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二册目次

籌兵三畧三卷

〔明〕曹飛輯

清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籌兵三略序

太[illegible] 李維楨

曾長卿尊人憲使公與先大夫同城進士得稱年家兄弟長卿為諸生與瑜魁才頗數不得志于有司更其名曰飛蓋有趙子棄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之意肄習騎射討論韜鈐案于鄉隸大司馬府會游直指幕兵江淮薦其有將帥材所著籌兵三略吳廷尉郭魏兩兵使稱善相序其一略曰陣圖一曰火攻則徵諸而家通之者也 其一曰兵机百款則撮今之時故參以古法而用之者也 善人以知古不知今為陋況知今不知古為害皆長卿挽攬古今若是乎不得与揚威白帝合騎之校叩囊底智取賊某翁都護案旂印有利劍空一日三摩娑若處女耳豈李廣數奇力不勝命印抑時多霍嫖姚不學兵法等塁和左耶顧丞劉伯獻嘗崔峻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劉畫言使我數千卷書行于後世不易棨景之千駟海内大矣有知長卿如前四公以其三略比于圯上老人授張留侯者長卿足自雄矣

火攻陣法序

顧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弛極矣余承乏西臺時擁非疏請挑田世風鼓舞將士以為恢復疆土計殊狂痼疾終難平瘳余小友曾子孔其先大夫以憲副備兵天津為雅君愛婿諸生時有聲江漢間晚年秘讀孫吳胸富甲兵以武科屢若辟峯宵録因撫狂變幕府中悲其遇又奇其才急召見面與諸劉談移日相與論說陣法火攻未有以難也遂令淮揚將士俱執贄祈學余未幾還廷尉去曾子咨西淮揚疏理神武本謀退而作陣法火攻二書大約中明計蔦秘諦益加詳明陣圖鏤行揚州守火攻鏤行顯道曾子身自督造火器籌畫剪妖章功成當事將若之明廷給依歸徒踐過西陵持火攻計說就正并請余敘余亦出所著相印可曾子恂恂若處子然膽氣可當數萬雄兵學識恢廓為當世隆中有才如此所不急獻當宁處至天子於卜俾早得登壇建極鼓太平何時觀耶余既不敢謬附詞章而不能為長卿者掛管余齡自擲筆札之識淮陰諸以虞之他日可乎 西陵主人吳之鯨題

曾生火攻書序

蘇眉山謂光黄間多異人異人者扃戶讀書則枯蟬抱樹搦管爲文則蠹蠶競巧提刀杪槊則怒兕出山鷙枝騰海彼其人自不可以齷齪案面相目之予所善黄梅曹長卿父嘗祭酒也垂髫用鉛槧屢試輒詘其倨侮俛首破萬卷爲詩文時流見之皆詡易嘉亦不可一世獨時從其物當時君羅先生遊約核裳墨守之痼褒衣登大將之壇陟岧嶢山水之助乃屢躓風簷忽嘗慨去於業於兼國超之所長而通之所短然云決一舉得售一時直指知俠默跡上之得吉操關陰一術在文武之間自知陣法一書多謬石中丞汪司馬歷行九邊周旋於部勒得用火法最精遂著火攻書余雅慕長卿今年值秋江徐顏成覩長卿忽見客余訊其議論方略家米借箸固不減澳陽老將自陰行隸書而下直叩其中所儲以佐其吾端一似楊雄羽獵賦而讀時事動中機宜令人鼻尖出火真光黄間異人也余觀五大之用以火助攻其明以水助攻其強門令狀所謂惟專烈焰霹靂當之其處中之其郡其讀濮晃錫所列其事中國之長技何以不止及此豈微之人吏者彰製天所以資中國與頑邊境之害哉若以來貪熙於濮其於又何如曰知子之火攻篇自可釋然曰助有主之其矣道其今民與上同意處其識而色若問效而墜車中於大具知服衆神勇其武人陣法火攻皆其助也長卿所製火具奇妙良稗實用於此特其娶心一葉耳特漫語以識之

竟陵散士蘇談　　以安鄧日譽刻

淮安兩直指先生選知陣圖紀要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鑒

巡按登萊監軍御史淮　士任　選刻

兩淮都轉運同知譚天相校刻

陣法總叙

叔謀楚黃曾　元集

陣法本於天壽楊辛伏羲八卦黃帝井田維時黃帝征蚩尤命其臣風后建握奇八陣窃觀握機經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正四奇十九字為陣法之祖其後太公增演五百餘字至孔明傳受異人之本太公風后而演述詳明其中衡軸衡遠奇門分合之義無精至李靖合君太宗之殊未了了並方圓曲直說圓地布圓相為伍法歷覽諸家惟餘奇握機精五結八人於異議造後世猶張及李荃張燁裴緒諸八別演八陣冗雜難窮趙本學辨之甚悉其李衛公本諸葛諸葛本握奇三家為陣學正宗大約會其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八卦九章相為經緯運之以陰陽表裏奇正分合而縱之以三十五行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八十八數縱之整餘車徒部分營壘或先據要害或先扼咽喉蛇蟠月偃中移後勁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囂不謹按地兩陣之在熟使簡要不宜頭緒太繁惟伍法一明八陣迭運推之多多益善無往不利矣兵法行則為陣止則為營營陣之設蓋所以示步伍整行列使更番壯軍士之膽而儲聖敎精技另令以一人耳目收人心志者也何為示步伍每人站立縱廣各二步又兵法五人為伍故曰步伍步伍一示進退自由暫刺無礙不至比肩接踵擾雜運何為整行列地有崇阻原谷形有高下曲直十人為列十列為隊隊間客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四軍特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速奔退無遷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敎習之法也何為使更番凡陣以一分之三為奇伏正陣亦身奇伏亦足三者合為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無已凡戰須更番一戰一食一憩前軍戰疲後軍更進左軍戰疲右軍更進以逸待勞何戰

不克何為壯軍士之胆行兵若不拋陣毋論三軍擾亂如麻前無遮蔽坐風披靡陣前有車車前有牌牌前有拒馬拒馬前木園竹園繩園蒺藜種種不一軍不久駐止立車牌鎗挽之類軍若久駐則用柴營木柵羊馬墻掘壕塹伏陷地雷如此縱強敵當前我兵胆氣自壯不至抱頭鼠竄矣陣中全以金鼓旗旗為号鳴一鼓舉黑旗則為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為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為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為圓陣金鼓中如天鶯声号笛鎖吶喇叭搖旗中如旗分心边号帶高招等項不可不细辨也五勝陣別主旂幟取勝是又在大將变化若夫軍中号令最秘須做古陰書陰符密定數十字惟令本軍將官頭目知之即露封然牌通知可也余幼裴笑袁長昭師訓蓋自弱冠時即從師瞿先生談習兵略中年屢蹶文場遊學边庭居陽和涂少保幕席又時從遼汪司馬于雲中山海又間從石大中丞密授秘訣戊午捉武第以直指游先生薦趺李督詠同聘召五再而出當事於懐余碌碌舉曲跪投贊

直煎都閫衔待以賓師之礼復承直指吳先生召居幕府指示陣法退而搜索秘書先撿閱古今圖陣列為一卷係風后孫葛李衛呂三家共詳載圖說餘與大去于前目中以備参考次抄匣中舊藏陣書撮輯演圖明其攻法破法彙為一卷而以水營車營附載焉又其次以所傳友人之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為五十有五之說周旋運行演為二十餘圖而末以營陣攻守各說序其大概以候採擇昔称善師不陣善陣不戰此言豈謀制炎先声後實軍志素定奮数人之心不待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預決于前若後人談兵於不先講陣法則兵無紀律安能取勝耶余無扛鼎之力穿楊之技至一切六壬大乙奇課無演禽数学粗供占卜惟火攻一節採習略精具載别圖苟有用我於惟是五行八卦營陣最易而不難最簡而不煩雖非陰之驅市人甚忠武之野戰戚饒為之何憂強敵何畏孫林我輕敵天地安法者扣天下先注意將有如大將以人賞罰嚴明号令三軍相与爪彰當胆法河契再有死之心

無生之氣有不戰戰必先矣若徒信行兵為寄徑視陣練為優戲雖有百萬徒成潰亂已

歷考古今陣法

八卦陣

伏羲先天圖陣

井田陣、

奇握陣

黃帝因風后所演則伏羲河圖為圖陣以表其正衰為奇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分佐今正奇於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副之乾其實亂為天天位乎上坤為地地位乎下巽為風風附乎天艮為雲雲附于地前朱雀為鳥為離火後玄武為蛇為坎水左青龍為震木右白虎為兌金中心大將握之四方八面皆取準焉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數起于五共四正加中心象五行終於八卦加四奇少中心象八卦且陣數五八而簡盡通此則妙矣

奇握方陣 奇握五方圓曲直鋭一一形 而千變萬化渙圍不亂

五陣之變必始於方方陣為天衝重列圓西方主空殺氣也其形方兵主殺於於方安魁木於方可

以破直
握奇圆阵
圆阵为天圆不动圆用方变为圆圆为中央属土
土魁水於圆可以破曲
握奇曲阵
曲阵为天居两端圆由圆变为曲曲为北方属水
水魁火於曲可以破锐
握奇直阵
直阵为从布天一圆由曲变为直直为东方属木
木魁土於直可以破圆
握奇锐阵
锐阵为地方布圆由直变为锐锐为南方属火火
魁金於锐可以破方锐复变而为方
河洛体用营阵
阵法以百八为半河图五十有五洛书四十有五
体用合一总之不离河洛而起于数河图之体数
一二三四五为奇六七八九十为应一与六同宗
居北二与七为朋居南三与八同道居东四与九
为友居西五与十相守居中五奇居内五正居外
合一正包一奇黄帝之阵天也衔也风也云也合
居外地也衔也轴也合居内亦合四一奇而包一
正洛书之数二四六八十为奇一三五七九为正
一居北六居西北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南
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东隅以共之三居
东而八居东之北隅以友之四隅为正四方为奇
各一奇间一正诸葛之阵六四隅为正四方为奇
亦各一正间一奇与圣贤制阵之理与河图洛书
一相为表里与八卦九章相为经纬
周礼立表图
周礼大司马四时数整旅茇舍治兵大阅及表而
止逐以狩田
周礼卒伍图
周礼小司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后世束伍法
始此
太公五行阵
周太公阐方数图作五行为準

太公三才陣

周太公謂五行為三才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

魚麗陣

鄭大夫子元所作鄭為大周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如魚隊之附故魚名麗鄭不偏師而作偏一師各当其一面也

諸葛八陣図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已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正四奇之説諸葛得授異人術因風后八陣而演之始得詳明今傳握机文魚腹石磧是也其法以六十四為正軍二十四為遊軍六十四陣為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其二陰陽則十有六也六陣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存乎二変二変者一之用也其曰天衝上下不和為衝地軸而静不動為軸前衝後衝首尾相当為衝風附天雲附地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此相傳太公所作以演風后奇握之義而武侯又不遇得太公其傳其諸葛与風后名同実異風后則伏羲先天周用諸葛則文王後天方陶風后不本六甲諸葛則取遁甲如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為八門以休生開為傷門乙丙丁為傳奇凡出軍必還奇與門合為吉其每方八陣合八方為八八六十四陣蓋一方八個位而非以八人為伍也後世相傳司馬以五人為伍孔明以八人為伍陵之误矣其曰數起于五而終於八者有云四正加中心為五加四奇去中心為八者不知兵法伍人為伍古通通行蓋数起于伍法而終于八陣也其後有李筌許洋裴緒曾公亮輩因風字義而遁臆説雖稍有合然終不免于牽合附會焉

六花陣

唐衛公李靖因圖所作本孔明八陣而変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点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点鈞連而有六陣左右俱营各二陣

左右虞侯各二陣各皆八点相從所謂八陣為六
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圓
外直畫之為方既而開之其形六出故名之六花
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六花中一廂前二廂
後二廂左右各一廂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
為七軍陣乃六花別名也叙究恒用三萬人分左
右六廂一廂為營法五方為方圓曲直鋭之形安
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五陣之制由衛公
所演孔明八陣每方八個伍合之為八八六十四
個伍李靖六陣每方八個伍合之六八四十八個
伍非八人為伍之說也

十二辰陣

李衛公演十二辰各有所司以破敵

偃月營陣

李衛公所演地帶半險作此陣

四門斗底陣

李衛公所演凡軍行逢賊分作四分令四角相接
結成方陣後急逢賊即戰賊遠則行陣而行常令
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
常衆輜重每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為一隊六各分
為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為則焉

伏羲八卦陣

按八卦乃伏羲先天圖因河中龍馬負圖而演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虛中以為大將行居此陣法之祖不拘數萬旋到八卦中象太極旋号令按卦象一旅號手立前以待敵中一層排弓箭手三伏奇兵若冲乾而坎兑左之冲巽而離震左之奇正相合攻擊得勝

伏羲師卦陣圖

按師卦陣伏羲氏仰觀積推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為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于中以為負布八坤于外以為輔聚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交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其順也靜也坎其陰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予內外三十二陰皆為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為先鋒北為後遊東西左翼西為右翼東南為前軍西南為右軍東北為左軍

西北为後軍隊在其中矣初爻为殿二爻为中三爻为戎四爻为駐五爻為前六爻为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为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文王係卦辭重師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當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稟三聖之辭則師為直衍为明兵为和陣为武仁義節制兩著備矣

黄帝井田陣

按此陣之根本于象天之積序星中公田為中軍大將所居之處八家私田合四正東西南北四軍前左右翼後左右翼後八卦八陣皆本于此

黄帝握奇陣

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黄帝制之是為圓陣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按此陣蓋黄帝臣風后所作其握机經古文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机此十九字為萬世兵法之祖孔明八陣全祖于此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巽為風風附于天艮為雲雲附于地前離火鳥為朱雀後坎水蛇為玄武左震木為青龍右兌金為白虎中之兩握倍于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奇居重馭輕之謂也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速奔退無遽

握奇方陣

按此即方陣爲天衡重列闕上下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從爲八陣計陰陽各三十二合之爲六十四卦二十四遊軍所以象二十四氣也西方生金殺氣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陣法皆起于方方陣即從圍可用以守方者所以拖抗也高平利方方利變五陣之變必始于方卷而藏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机之數在軍中舒而張之則爲曲直銳而握机之數在陣後

方陣可以破直金之尅木也金尅木故方可以破直風居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衝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爲義故名衝軸奇兵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衝。

圓陣

二十四進軍

按此即圓陣為天圓不動局由方變而為圓陣中央土為圓天或圓而不動地軸居中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壁之居也圓陣出以方陣規而圓之八面皆对敵圓融而無空缺者也被圓用之土尅水故圓可以破曲

直陣

十四進軍

按此即直陣為從布天一圖由此變而為直東方之木為直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夾天地之左布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是也直陣者前軍居中右軍居右左軍居左節到而戰也凡对敵用之木尅土故直陣可以破圓

曲陣

二十四進軍

按此即曲陣原天居兩端圖由圓变而為曲此方之水為曲陣天居兩端其次风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曲陣者右軍在前軍前之右左軍在前軍之左前張兩翼以進也捲敵用之水尅火故曲可以破銳

銳陣

二十四進軍

按此即銳陣为地方布圖由直变为銳銳復变为方南方之火为銳陣地方布風雲皆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为地為北是也銳陣者右軍在前軍後之右左軍在前軍後之左如鳥喙矣鋭之進也撞敵用之火銳金故銳可以破方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

按此陣法以百人為率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河圖為体洛書為用合用為体河洛皆体合体為用河洛為用存体發用退藏肯密正即軍營静止山峙出則軍行動也雷奮南北東西思向忽背八方如環并天神地引伸觸類于之萬之從之不離何洛而起分數光儒謂孔子定權謀而天仉雜桄武習權謀而天机淺均于河洛不知也

周禮大閱正表圖

周礼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一字平列以为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群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述事为書）契（合驗为契）辨號名之用帥（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為常）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鄉遂之位）御載旜（通帛为旜）鄉遂載

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旟鳥隼為旟各書其事與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卿以下即戒衆庶修戰法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出徒卒如戰之陣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第一表乃止三鼓摝鐸掩其自而振之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驟之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大周而去徒走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為節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五人為伍　　二十五人為兩　　百人為卒

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百人為旅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按周礼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両四両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与追胥竭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国二軍小国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

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九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從之六軍皆起於來伍伍兩之法明兩陣可布矣

太公閲方教閲五行陣圖

金　水

土

火　木

按五行陣周太公呂望閒閱所作軒轅制陣始于五方終于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之用其全也太公前蕳方僞其法閒方一于二百步每部口地二十步之方横五步立一人縱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布于中央四隅以為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東其中以為閒他教閱之所蓋天地之數水位西北火位東南金位西南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故以五行為名至于陳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為正各安其所五步六步

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或謂五行黃帝所作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為五行誤矣

太公增五行為三才陣圖

按此法乃太公所制也布為天地人三陣其法不行駐俱要三陣不離假如敵兵擊天陣地人二相救應循環不斷雖然名陣不可失節制衛隊俱同若變作一字長蛇陣擋退敵人也如正戰地字居正人天三陣為奇從傍攻也奇兵以前為上以後為下以左右為中二傍而出之故以三才為名有謂日月星辰斗柄指背為天才山川險易兵陵草木為地才將帥士卒器用之資為人才則謬矣

武侯魚腹八門陣

按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任蜀中東之所作也壘石為之迹在夔州魚腹灘自古相傳來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本之宗握奇為之原其執形推之式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 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其為露也 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 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 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為中軍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為正四獸為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為伴奇大將所握别為遊騎二十四陣以禁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騎首後奇尾左右奇翼遊騎底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而翼翕張以為權也底牙往來以為勢也身体手足鵠立鸞擬以為主也鼠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為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 黃帝圓陣分表裏孔明方陣定八向圓陣裏為正表為奇方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李衛公六花七軍方營陣

中軍

按此陣諸達乎原廣澤然後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分為七軍四十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八百人右右軍及左右虞侯軍列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而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地狹不拘中軍在中六軍總實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右虞侯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左虞侯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北偏南與右虞侯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侯在前即右虞侯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本營幕得相統

禍患俱須相救援者欲得放馬其外營幕即挾長布列體馭營中寬廣營外仍置拓隊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為六花陣圖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剏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圓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点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点約建而有六陣左右總營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点以相從所謂八陣為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圓外真書之為方疏而間之其形六出故號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軍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為率騎隊二十五人為率車隊七十五人為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為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盪隊為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用述為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廂一廂為營法五廂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

李衛公十二辰陣

挾此陣中為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巳為前衝亥為後衝寅為左突申為右擊酉為白虎卯為青龍午為大赤子為大黑辰為權虎戌為決勝未為先鋒丑為破敵十二陣各步千八百人為十二隊而為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于陣中隨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為八百人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于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插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于隊中減人多兵即于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為營動則為陣遇有緊急鼓声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井攻敵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二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用時向敵黏戰只精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步狀如衝陌詐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收其胸後擒其尾

李衛公偃月營陣

按此陣凡地帶半險須作偃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陰如月如生每營相去䟽密及安置隊伍與前法同其門則臨時計之若兵馬多少常次所説此火内也如有警急畜牧並于營後安置二説安置之法與圓陣相俤每一大營有四十千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共一千營皆空其内八間閙三巡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戦前 楯後督旗鼓中央大將之所條法準上同

李靖四门斗底陣圖

李靖法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横列在内為兩重其兩行戦鋒隊横列在外兩重為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進前居陣内右偏直列為兩重其兩行戦鋒隊進前亦直列為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為陣右面其第三分戦進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為陣左面第四分戦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為陣後面令四角相接営成方陣候急遇賊即戦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戦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戦鋒常累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

在前行隊從横相当布列使均也

混元陣圖

混元陣勢猶如混沌未分混如一圍紛紜不散如混天象中內外星位未分盤迭旋風如長蛇形勢其散不亂狀似太極已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西南北稍居其位方列陣但一片不錯進如風雨退似山移善取于山善利險戰必須閑習識其自然號令觀斯陣時火知進退妙合遇敵取勝須運用一心盜戰四面遇險出奇值陵設伏聽將以號凡攻圍戰守此陣法變化可權備戰時矣

都天火輪陣

按其法中央圍成奇兵八隊周住外面奇兵十六隊正兵十六隊一出一備周而成形進出不測備敵人攻破那一方主將俯內面奇兵故其破陣之處若用伏將外面奇兵八面埋伏正兵誘回主將領奇兵居之故斯炮內外攻擊可勝如要破此陣令八隊奇兵分八面攻進大將統正兵從中進破其陣也

天圓地方陣圖

天圓地方陣猶如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兵卒雖行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間之數三軍司令一刻陣皆從八陣內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入陣如棋盤之格而兵卒交戰耳也

迷天九星陣

按其法裡面奇兵八隊正兵八隊一正間一奇為圓陣在內中央大將領天倉旗號吊達一先鋒外領着天英旗號出戰護之外面十六隊人馬留八個口放敵人進入被住後兵裡面正兵奇兵俱掄做天神模樣敵入奇正双出截戰敵見衣裝人面異樣一時慌亂必被擒也若破此陣分兵四陸四隅攻進每一面用兵主陣人馬九隊兵四九三十六隊數破其陣也

五行錯綜陣

按其法乃能陣勢也以十六隊人馬布外面八方四背布內應四角數共另留八個口數入其口內左奇兵觸其腰外面當兵抄進三面攻擊林將之法其妙是矣無四方四角四奇俱皆一般依法敵人自然不敢犯其裡如要破此陣只先以兩軍擾其後面再以五軍從一面攻之破其陣也

橫天八卦陣

按其法形例九宮兵四九三十六隊人馬八一宮居中央外面八陣周於方陣四面八方輪流互戰絕不要離中央一位每一陣四隊人馬互相救應不可失序其測用奇伏變化出乎各人心中妙用不拘執一固破此陣法以大軍破之主陣從中衝左右各二陣中宮散八陣俱散

天地縱橫陣

按其法中央大將統八隊人馬布成圓陣內主將八路相應外面布八陣以備縱橫之勢每陣要按五方布內十字外排列速如東顧南南顧西西顧北北顧破東其八位數各五方位不論兵之多少加長於臨抹相擊相次不散一人中呈八陣以備不虞此陣若得將精熟無人敢破之斗用東衝之方形似

二十四氣陣

按其法布長方形為二十四節俟奇兵十二隊正兵十二隊以一正兵一奇中間大將于四方上布四陣為東西南北以左八面戰时正以奇左奇出正隨内外相應如奇當判正奇皆翔律相生四方皆同此陣雖有物數若不知法則破破決闘四軍法四四一十六陣人馬由角攻入破必角乃四時相接之妙其決春夏秋冬各占一面四角上相接所以重其從四角深入擊其中軍使四面不能顧其以兵從内出其破其陣也

雲陣

按其法中建而外不陣如天上有雲四外雲排散還聚則有雨矣其法以四將領兵四千作先鋒交戰之時誘敵人趕入先鋒分為兩傍前兩開大口現虎蓋使敵前鋒衝至中軍虎蓋兩牙合兵圍之先鋒復合擊其敗軍大殺勝也其法最且軍之法式三面夫攻伐其陣也

急用隨雲陣

按此陣亦是九軍之法以九隊人馬練成衝車之勢前三隊為先鋒一陣中左右三隊為二陣後左右三隊為三陣其勾連曲折參伍不斷如魚之鱗陣雲之形倘如前隊受困二隊相救如此首衝尾應其尾首兵追其後軍亂也

九曜連環陣

按此陣法亦是一分三是也前一陣一隊在中左右翼各一隊人馬中軍亦然後軍同之如此敵人前隊受困二隊救應三隊後來之大應深入信地八面伏也

火焰陣

按此陣乃九軍術法也其制度共三九二十七隊八馬以成九陣每陣奇兵一隊在前正兵二隊在後相連不散每出陣奇前正後如火焰之勢而不可當也最佳地八軍之法耳

青龍勢陣

按其法以正兵四陣在中兩隊奇兵在正兵前陣左右之前為兩眼中後左右共奇兵四隊為爪足以奇正並行故也此陣亦可取大忘敵人謂其前軍以精兵左右衆之敗也

常山蛇陣

按此陣宗真宗征唐時常被敵騎兵所擊步兵不能支覓宗之所作也其法首如蛇頭盤在中尾在後左糧草在中輜重同馬四方八面或布陣札營皆以鐵索穿板加以鹿角蒺藜刺行貢其法但倫散人不能外攻只是各須各奇正不相左救不能進退敵

罘罝陣

按此陣亦是十隊人馬按十干之數其法以內隊作前鋒次二隊副之後六隊分左右犄傍擊之使敵一札陣可取勝也最六軍勢

雲龍陣

按此陣法以前中後三隊為正兵左右各三隊為奇兵正以傍奇舉前中後俱要相連不許間斷如衝擊似一條不離書盡從屬用此陣每臨戰正兵到精利之時親自擊鼓傍出奇兵以勝之其破此陣用左右兩兵之法破之然就勢在前不在後左右也

黃河九曲陣

其法以九隊人馬作九曲形自連不間前後相應衛入敵陣以取一時之勝也亦其信地傍奇破其法也

飛龍陣

其法以十二隊人馬每隊內正兩奇一奇間一正其形如龍飛之勢相連不斷後三隊並行而攻之綜陣之法也亦怕左右兩來則敗也

鳥翔陣

按此陣共奇正兵二十七隊再以游兵三隊為一陣行則居前立則居後其前四隊為支幹中六隊連環結陣左右各二翼以助陣之威後二隊為鳥之尾打陣之時如形鳥形一般頭先入陣兩翼次之尾又次之後三隊為鳥嘴在前衝敵此陣極利忌入信地則敗也

雁行陣

其法每陣兵七隊奇正相兼如雁飛一般一陣陣去不論層數隨兵之多少每陣號令只許進前不許退後其法利在迎戰暫要到底其勝敗依次前後定之是六丁衝陣之法也

桀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

此陣擬兵三千有餘多寡蓋其營外三十餘步排車炮後伏湧珠等炮各派火軍二名中陣四面重列三眼銃手兵分三擊如敵衝營該中軍吹號头一声現来去向本兵車炮畢後入營再吹號头二声對敵湧珠等炮畢中營放號砲一声放銃一眼如此三銃放畢退後裝某二班急出听號放畢退後三班急出放畢則頭班復出循環如之彼时量其彼急吹號令其假炮次第衝打然後視其賊勢堪奇兵追戰之

樂敵戰守四方陣圖

戰守四方陣分布不論兵之多寡在相勢拒守待敵賊時從分單丁離營十餘丈留兵出路餘挖品坑深三尺口闊尺餘上覆各軍隨帶鄉布一方四角釘處坑口用竹木簽四根劄于坑中上用草土蔽其形跡如敵衝營先用大炮鳥打次用排槍銃手分隊對打如頭打完退後裝藥二三隊循環如之如賊近營必隔品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大衝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類列左列右內外哨伍以按五方形如日字便變該陣合散無錯紛伍無亂後急進退不怯不忙步如魚貫此吾正大兵大衝之陣也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即收列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即兩翼支長蛇取勝卒從倘遇山林險道必難著進須變伍兵扎勢探路而行隨路設法見險設伏遇峻出奇料弱可擒順流可取陣勢操練精兵机見存乎一息此大衝陣聊具矣

車輪陣圖

車輪陣勢善攻于山善出奇正使爭進正四顧無窮形如滿月進止有方若據山勢可變長蛇陣而擊之若演教之法須節制兵旅能變湖陣則此營伍便宜亦善收八面攻敵設伏出奇哨分隊伍能善于水戰交師圍師必缺乘敵而擊之順流而取之運用之法變化一時又在就勢實審敵也則除山海據之退似車輪驟散驟聚動如奔狼靜若潛魚羅以旌旗照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太公有信此升真節制之兵亦不大勝亦不大敗須留乎車輪之陣周以包湖陣之變矣

水戰總說

兵家往往重火攻而罕言水戰蓋以陸戰猶可人力運籌水則全賴風帆未可易談水之險者海洋次江淮河漢次五湖而決水灌城猶在得地形之利昔人有以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渚水灌穎川淮陰決雍水雷公列泝泗彭注毒上流或決雍平濟以水成功者不少然第一者風候第二形水性第三海船須堅固第四習水營水操第五備水上火攻第六船隻情百寡之操可使為魚鱉若乎陸列訊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敗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

一審風候

火攻貴資上風水攻先據上流亦資順風我據上流而得順風者上也若敵據上流我得順風則可因風催火我據上流敵得順風則又利用弓矢強弩謹避敵火海戰又須探潮信未可遽也長江沛河五湖暴漲向無不同者于占天文觀日月星雲以避怪風惡浪又別有説也

一識水性選水手
各處水性不同惟附近長年三老能知之譬如以閩
廣船工水手操舟于浙直山東以浙直山東人操舟
于閩廣豈能遊風傍趁嶋嶼有某處長年至某洋而知
海底之泥為某色又閩廣间有海児能臥海中月餘
不死者又如長江河淮中有某漁子尋還急流投入石
窟中捜魚為生此等人要令附近巡司多金購求給以
双糧每船舵工水手尽以此等人充用如其人少此技
亦可學而精宜不善識水性者

一造海船
軍中先設水平以測高下遇戰則有樓船闘艦走舸
海鶻其修禦則有蒙衝遊艇其船式則有黄船福船
哨船艟艨蒼山八槳尖船沙船網梭飛輪艨艦海船座
船子母輪舟踔筏之類如蒲筏瓜便浮索皮船小帶
木贌械筏箱艻之数已採擇其船之大者直進截
楼船立中者能體海鰍船之小者大者為中軍坐船中者
為左右翼而分其陣小者俟出前後而傍船製不
第一做褐衣私被用水牛革葉藏于船内止用雨人窒

中左右手指一日可行数百里

一立水營
水營之制惟戚继光精具然亦不詳细茲先上是五
法五船中各以一舟树五方旗幟為號其安排船式
中軍五舟在内前後左右各二任其一營左右二哨
每五舟二營左右四哨各五舟宜帅得步五中来手
然此可言于寛平風恬之时海港有湾曲湖常當風
遠風之不同至于水操前尾相接則太難遠千里嶋
嶼不可不知其名要港口亦須有船湾泊在此以
防賊冲水營之制亦与陸陣五方八门方阅曲直形
断陣势相犄角用遊多設小舟為遊军伏兵于要
害伏军在不可不備夜以灯火為號不可不详

一水上火器
船上大桑須收藏安便放火磚火砲火毬須步係燃
之将入方可擲下大箭著棚帆當中一片則去君則
难救其火船用激舟载萄薪立上風火龍用竹去节
制箭雕成龍頭口向上而藏火药水底龍王砲滚船
神油猪液水神机砲隔河大龍陣火燿大妖等拋入

天地运旋阵图取河图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合之为五十五数无位中宫有进退

至圣心易行兵阵图

九方阴阳多寡相间成五为五九四十五剩十以

为运行之军。

先天十二宫分将阵之图

十二方每方五位推午以一阳当尊巳止四阴地

不满东南巳亥止四阳天不满西北巳未宫加一

以成六师

一阳提五运阵图

此阵乃运体

两仪阵图

两列各天九地十　中天七地十

三才阵图

三才三七二十一天数偏四天居中三八二十四

地数偏六地以一生中宫为主将

四象阵图

此阵天六地八各居四正一天居中二地辅之

天地五旗阵图

此阵以五天六地依五行布五方各有主将

六合阵图

此阵四天五地各六分上下前后左右六处大将

居中

天左地右阵图

此图以兵尚杀主右一地为将居中宫四地运之

五天五地合成五十两中宫又五仝数备矣

天地顺布阵图

此阵大将居首左旋以天一地二至于万休次

天地和合阵图

此阵以一天间一地依五行数入主天

天地机阵

此阵以天一地二之数层累而上则尖锐而锐可

以直入冲阵

太极地将阵图

此阵以地一为将四地散于四方在地为四土又

在天为四时之交

先天天三地四阵图

此陣八方其七方各四地三天剩四天二地為將
營

戴天履地後天陣圖

此陣以中宮五地程各五地周各五方旌旗調之

後天陣圖

此陣五加一為地六變為化坤九位各立營事剩
一地為大將

後天天地進行圖

此陣以五天五地相間中宮守以五地丟土之象以
根金木水火土之五方

後天天遶地外陣圖

此陣天包地外地居天中以地乃陰德主兵故大將
居中

後天地天泰陣圖

此陣五地在上五天在中地氣上升天氣下沴

後天變陣圖

此陣天三地三相間從六地置中宮為一營伍一
天乃主將也

湘吳兩直指先生選刻天地運旋陣圖

兩淮都轉運同知譚天相刻
參謀楚黃曾飛集
後學將胎張全儀
布衣廣陵郭天麒較

天地運旋陣圖說

古今理數之祖起于河洛而河洛不外天地陰陽天
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而天地之數為之依矣夫天
地並數而地多五數者何地有陰德陰多不足其數
益五方偶配天兵主除兵其地道也以陰數二十有
五合陽數二十有五互相包擔而所從地之五數以
為內外遠近前後左右莫能不澤其理甚精其說最
妙數之為六甲合之為十二月十二時十干十二支又
星五行五色各有所主分毫不爽如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則有青趙隆閔鄧寺張陶秦劉荀
畢十二將主之是月是日是時從兵其旗幟甲服色
有假配如子用淡黃丑用大黃寅用淡青卯用大紅
辰用大白巳用淡黑午用大紅未用月白申用大黑

丙用洪白戊用洪紅宗用大青旗幟冠服係此大青五行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其四水火土金木相生以成其始也其四水火木金土相雜以成其文也其四金木水火土相尅以成其終也大約此圖不外天施地藉天生地殺陰陽為正至子中間生生尅尅變化無窮出鬼入神莫可端倪武侯以起五終八衍五之始五終六皆出于此豈其隨机應變千頭萬緒莫可窮決又豈止二十圖已耶是圖也演于泗州盱眙之吳仙觀陰學張相與論謨敷傳其蘊會而廣陵郭布衣為之修序其圖云

至聖心易衍兵陣圖

其法用十運遣其微向之運諸一動所在方向隨之地之居一中宮為地四天輔之一陣可變為五十五陣

武侯八陣衛公六花本此而武侯起于五終于八然又始五終六是武侯相生以為正雜衍以相尅以成其終

按此圖生生尅尅變化無窮行神行鬼而正為奇陰陽剛柔仁義動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與其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千頭萬緒一以貫之數之則分陰分陽合之則不離於陽且陰陽互根陰陽互動首尾相應一如率然之蛇頭目呼若四奇之不變四正之有變且比也九方無方有五則內五九四十五恰恰剩十以為運行之軍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先天十二宮分時陣之圖

此圖流八天數一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為四十有五晋無方三位十二辰分之則有六十天數多於管幕上流一天而地不滿東南日一千坤以戌亥乾天不滿西北各一天干戌為天漢去尋之位如此謹之如王十有五之數也

天旋地轉天生物地載物陰陽為政也子為天關此以亥為天門四天數天不滿西北也至辰而陰陽合於巳為地戶用四地數又地不滿東南也午止一將以象天文翼居未上六地以象坤象天子之六師成上為天罡原無軍士以亥之天一補于戌以午之天四補于巳共成一伍此方用散戰勇悍精壯強械枝精之士以守之未為神師之衆以護居午為夫合也午上大將統敵所臨之方而寅戌俱動以攻之到卯則寅未與亥三方相應六方俱應到辰則甲子辰到

辰則巳酉丑論合則巳申辰酉卯戌寅亥子丑相合也論冲則巳亥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四偶則寅申巳亥四正則子午卯酉四隅則辰戌丑未論穿則子未丑午寅巳亥申卯辰酉戌論陰則丑卯巳未酉亥此相夫妻也陽則子寅辰午申戌論合陰陽則子丑寅卯辰巳為陽午未申酉戌亥為陰進退不窮故散如流水之接法渠大棲四 子深出

一爲握五運陣圖

按此陣乃変體也東西南北隨敵攻之遲疾之旌旌一動兩方之旌旌各動天二隨之成五兩地六輔之仍以各旌調動正攻奇攻别有妙用

兩儀陣圖

按此圖以天九地十分布兩儀上有兩小儀四隅下又有兩小儀四隅中宮九數爲井田天三地上及卅師兩小儀歸中成五中宮天數各數一子兩儀又成五此孔子所易心法不假外求智力而成一陣辯旅陣皆然人自知戰人自知伍自李衛公以花陣裁八陣此又本衛公兩折衛公之陣也兩列各天九地十中天七地十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三才陣圖

按此陣以天七地八分布作三才中宮天四地一生之外五地為運兵遊師三方天數各歸二于中宮成二位五累係主將各歸三方成伍主將亦以伍此與士卒同甘苦之義將入伍雖欲獨享勢有所不能也中一地為主將四天鋪之其所主將統合三者提調三方中之外別有伍運兵供依從數三方三七二十一天數脩四又居中三以二十四地數脩六地以一主中宮五為運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四象陣圖

按此陣天六地七各居四正一天居中二地鋪之其法法以教人所犯之位順其以第三位出戰敗之蓋所起之位為春而三位則秋矣肅殺之氣故主此大約以地數先進天數隨之往往之時自然事為天地相間旌熱太宮而至于刀槍旌旗與一切氣星人各隨陣分立

天地五運陣圖

按此陣以五天六地依五行布五方各有主將行遂分兵四方截戰各方之數十二々主一營々事各又一旗其從師四方地數各入一于中而伍其伍個伍六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六合陣圖

將

按此圖四天五地各六分為上下前後左右六支大將居中其法上與下合前與後合左與右合此而動彼而隨動天動地隨地動天隨本皆為正變皆為奇亦陣之變也六支皆五成三十六支皆四成二十四伍一為將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天左地右陣圖

按此圖無衝殺故主右一地為將居中宮四地運之乃四土數於辰戌丑未以為奇柔生殺之權土之五天五地合之成五十而中宮又五則全數備矣中宮五地雖為大將宜各統二營以五行分職今中宮雖五土土亦各五色旗故分土之五色以旗調之

天地順布陣圖

按此陣大將居首左於依次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為序依圖斜對相沖為衡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五與十四與九其法乃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木四九生金五十生土中間要諸相生之義以天一地二之數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天地和庭陣圖

按此陣以一天成一地佈五地散入五天内以主持五天外以捏调五地内外相应則天地和应而不至于隔绝不通矣十寸天地各五為五十除五地入五天為將則五十有五之数全矣

天地銳陣

按此圖乃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也此為銳陣地前尖後润变者天生地成天变地化之際地可容入行陣中藏陣前坤後左格佯相往起首为一而三面皆三其十也三面皆十混数攻一面而三面皆動無有不制人者矣以天一地二之数層累而上則尖聳而銳可以直入神陣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数全矣

太極地將陣圖

按太極圖以地一為將轄也其陰也四地散於四方在地為四土又在天九四時之更也此圖之原起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實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也中陽左旋二十五陰右轉二十五以二十五相對能一地主兵為將四方以四地為輔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先天天三地四陣圖

按此陣每位各七俱天三而地四乃北地之坤獨四天以為大將七位俱各以一天充一營事大將握七營亦七其數矣其法不論分位以與敵向者為乾其分位之移天定之忌此分八方共七方每方四地為四七二十八三天為三七二十一剩四天二地為將營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戴天履地後天陣圖

按此圖以中宮五代捏各五地用五方揔謂之天亦從地天分甲丙戊庚壬地分乙丁己癸辛天之五行亦從地官起于五行五行也五各具一以司政如春則木為一主之夏火秋金冬水土則寄于四季數雖為五實一管事曰始于五終于八八卦八方也八卦也五加三也五倍為二十五六倣三十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陣圖

按此圖五加一為地六變為純坤是天入六數六為地矣每九位各六管事本位之統俱以天一主之為管事之人其位之分合妙不可言此陣極為密緊極為變散屠殺之陣也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之數分為九則為六九五十四恰好剩一化為主將合之則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天地運行陣圖

按此圖以五天五地相間中宮守以五地爲土之數以按金木水火土之五方乃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陰陽錯綜更番迭戰兵爲陰德故佳、、地爲大將握兵之權五陽五陰相間中剩五地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天遶地外陣圖

按此圖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地爲陰積主兵故爲大將居中五天環遶于外爲動之象六地居中主靜隨敵從那方來先以外之五天對壘而以地隨方應戰主將在中立營天數二十五居外地數三十居中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地天泰陣圖

按此陣五地在上五天在下地之氣上升天之氣下降而五地之中各一地主事亦小往之義兵主殺故從之其天俱伏于五天則君子道長之說也隨數從何方來五地各分種旗為五方色五天亦五色而各地之一音專其旗幟自為一局共十一除地動而天隨并合天陣之變體也此陣變則全變化則全化非若天前衡之一步變也後衡之單變雲依大變風依地變雲從龍變風從虎變陰圖說鳥圖雨變衡變軸之單為變又另從二十四氣之進軍八卦二十四氣八陣妙用惟精圖知之而主卒不轉如推此法雖有鳥之子有機陳隨其機而推之分合各各陣在精之事也

後天變陣圖

按此陣天三地三相附於六地置中宮為一營餘一天乃主帳也凡敵隨其所至之以以逸禦變以陽主之各陽一動陰又雜之周流不滯圓轉如環此變體也征人而不尽敵以主此戰週圍三八二十四地佈六地往中营三八二十四天佈一天為主將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新刻直指吳先生編到八陣全圖　共六十頁

西陵吳之鯨

古今陣法圖敘

天垂兵象聖人則之伏羲畫卦神農列陣井田封建而後法漸以備因八卦五行而推演之以極錯綜變化之妙陣不一名不過步伐止齊奇正相生循環無端而已因輯陣圖以見數有倚伏世有治乱人有闘爭雖盛世不能廢兵而蒐講武有古法在久安長治之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在神而明之耳

天啓三年仲夏刻於廣陵署中

積卒星

積卒星在天市垣房星西南五營軍士也步天歌云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

按積卒中外八星井字之形東南西北中央兵之制也黃帝五軍風后八陣總因推演之取義於五行八卦耳

積卒陣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其星十二顆在房度西南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軍也合內外為九即井字九區九軍也內外各三星品連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廂前拒為鳥陣前朱雀也後拒為蛇陣後玄武也左角為龍陣左青龍也右角為虎陣右白虎也外体圓天陣布也內体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此外局也內二縱相对天衡居前後也內二横相対地軸貫中央此內局也又外四位之相

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客陣隊間客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处為首也合之為五營散之為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陣八陣取制於四司也星象布于天故注存乎人非神聖無能化裁矣

星向前前拒為鳥陣

星向後後拒為蛇陣

星向左左角為龍陣

星向右右角為虎陣

星之外体圓布天陣

星之內体方布地陣

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

星東西各二天衝居左右

星二縱相對天衝居前後

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

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

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客陣隊客隊

前三連如後三連

左參連如右參連

星合為五營

星散為八陣

陣名例

偃圖

偃圖　卻月遊兵

變圖

天覆陣　地載陣　風揚陣　雲垂陣

龍飛陣　虎翼陣　鳥翔陣　蛇蟠陣

原定名號

天前衝　天後衝　地前衝　地後衝

天　衝　地　軸　風　雲

八陣八例

主將一員　副將二員　裨將四員

前哨官二員　後哨官二員

左哨官二員　右哨官二員

管正兵官十六員　領正兵官三十二員

管遊兵官二員　領遊兵官八員

中軍選鋒若干

內外守門官二十四　俱於管領正兵內取用

奇軍四千八百四十人

正兵三千五百二十人
遊兵一千三百二十人
餘隊若干人
　探聽報事等項人役俱於餘隊內取用
以上小成人員併連餘隊大𡘜五千之上中成八倍之
大成又八倍之惟中成統之以中將大成統之以大將
左右副統亦皆稱是

八陣用例

總陣

天前衝四隊　天後衝四隊　地前衝六隊
地後衝六隊　天衝十六隊　地軸十二隊
風八隊　雲八隊　遊兵二十四隊
門旂二十四面
中軍復衝選鋒併餘隊响器旂搖金鼓俱全
以上小成共八十八隊是為八陣中成共七百四隊
是為八部大成共五千六百三十二隊是為八將
將臺旂八面
元色旂一面　黃色旂一面　五綵旗一面

五章旂一面　青色旂一面　白色旂一面
赤色旂一面　黑色將一面

變天覆陣四十四隊 遊兵在內 後做此
天前衝四隊　天衝十六隊　天後衝四隊
風八隊　遊兵十二隊　元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中軍將士守門等官併四面探事報發人役
金鼓旂二對　响器二副　金二口
鑼二面　鼓一十二面　梆鈸二個
大銃四口

變地載陣四十四隊
地後衝六隊　地前衝六隊　地軸十二隊
雲八隊　遊兵十二隊　黃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餘同前

變風揚陣四十四隊
天前衝二隊　地軸六隊　天衝八隊
風八隊　地前衝三隊　地後衝三隊
天後衝四隊　遊兵十二隊　五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作同前

變雲垂陣四十四隊

天後衝二隊　地後衝三隊　地前衝三隊

天衝八隊　地軸八隊　天前衝二隊

雲八隊　遊兵十二隊　黄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變龍飛陣四十四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後衝四隊

地後衝八隊　地軸六隊　遊兵十二隊

青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變虎翼陣四十四隊

天衝八隊　風八隊　天前衝四隊

地前衝六隊　地軸六隊　遊兵十二隊

白色將旂一面　门旂二十四面

變鳥翔陣四十四隊

天後衝二隊　天衝八隊　地軸六隊

地後衝三隊　地前衝三隊　雲八隊

天前衝二隊　遊兵十二隊　赤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變蛇陣四十四隊

地軸六隊　天衝八隊　地後衝三隊

地前衝三隊　天後衝二隊　風八隊

遊兵十三隊　黑色將旂二面　门旂二十四面

大寨器械

大纛　高招　门旂　角旗

隊旂　銅鼓　畫角　响器

大將号帶五色旂　中將号帶五色旂

小將号帶五色旂

望樓砲架雲梯等件隨宜增设

八陣圖說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伍人為伍十伍為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变而陣為小成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亦可变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八人而為大成

其部列營陣以將台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

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

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

其制以千人可布六花每面用六十步六花一曰前鋒一曰後軍一曰左虞侯一曰右虞侯一曰左廂軍一曰右廂軍圍而圍之象六出花中軍為奇外六花為正內分三道其隅落鉤連與八陣同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花者圓陣也

此段論八陣小中大駐營方面相去步法

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為方陣每一面用一百二十步

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一面用六百步

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一面用一千二百步

以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

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

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

內離散步加中軍而為間也

此以八陣分変八號

右哨三十二隊

号	以	定
一号	以天[illegible]一隊東北[illegible]	風雲五隊 定作一号
二号	以地[illegible]隊東北西北	風雲各隊 定作二号
三号	以後地軸地 後衝各二隊	[illegible]衝各 二隊定作三号
四号	以後地軸四 隊各後天	衝各二隊 定作四号
五号	以地前軸四 隊左右前天	衝各二隊 定作五号
六号	以前地軸地 前衝各二隊	[illegible]前衝各 二隊定作六号
七号	以地前衝四 隊東南西南	風雲各隊 定作七号
八号	以天前衝四 隊東南[illegible]	風雲各隊 定作八号

左哨三十二隊

此以遊兵分定号立八号之地

遊兵一号三隊二号三隊三号三隊四号三隊各具号之旗每隊八旗[illegible]又離隊四十五步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左右二陣定作一号共作四号分列兩層進止間間間隊共八陣同惟下営時製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撃全在遊兵

一号	遊兵	一号	遊兵
二号	遊兵	二号	遊兵
三号	遊兵	三号	遊兵
四号	遊兵	四号	遊兵

遊兵共左同

近兵二十四陣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一陣定作一号共作四号分列兩層進止間間間隊共八陣皆同惟下営之際製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撃是全在乎遊兵也

下営之時十二隊為一層共為二層以備達用若分変各陣所天鵞手一手即時分列兩哨左哨十二陣如変天覆陣一号却月二号撃伏地載陣四号却月三号撃伏餘陣詳具分撥圖兩哨領下亦要隊内兵士衆寡全隊間隊分変守攻惟勁悍男健者可充其変乃奇兵也

遊兵十二陣

此八陣共遊兵分号進止出戰之圖

右哨三十二隊

左哨三十二隊

[illegible]

近兵二十四陣

八陣号令 [illegible]

凡遇操練之日、使聚各赴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為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左哨列三十二隊、以天前衝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八号、立於哨首北、上地前衝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七号、立于哨次北下地軸一隊地前衝一隊天衝二隊一連為六号地軸、二隊天衝二隊一連為五号、地軸二隊天衝二隊一連為四号地軸一隊地後衝一隊天衝二隊一連為三号地後衝二隊雲風二隊一連為二号後天衝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一号

遊兵連為一号遊兵一号三隊二号三隊三号三隊四号三隊各立八号之比、每隊一人離三步又離隊空十五步以次各对左哨前立兩号听候接陆閲視放砲三個擂鼓多將禎升講武堂請命將台發号鳴金吹打

左哨八号一連行起鳴鑼招隊自中軍前左首行至南前第一半邊分列七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八号六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七号五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六号俱于右哨南前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空十八步

四号一連鳴鑼招隊自中軍左首行至南後第一半邊分列三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四号二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三号一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二号俱于右哨南後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空十八步以上左哨南前一層　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後立南後其南後一層縱横六各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是為四隊合為一隊其遊兵四号係正兵行尽自一号跟次二層之後卻月

右哨八号一連行起鳴鑼招隊自中軍右首行至南前第一半边分列七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八号六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七号五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六号四号前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空十八步

四号一連鳴鑼招隊自中軍右哨行至南後第一半边分列三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四号二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一号一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二号俱于左哨南後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横十八步以上

右哨南前一層縱横各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復立南
後其南復一層縱横亦各四隊是四隊合為一隊其進
兵四号候正兵行尽自一号跟至二層之後却月中軍
号笛响馬步旗諳中軍所發放銃回还各隊傳令諭衆
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哱囉响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
伴牢馬第二声哱囉响步兵舉旗騎兵乘馬合教場步
兵听發放銃放肅静砲一個第一声哱囉响整肅隊伍
第二声哱囉响整器械第三声哱囉响即点鼓间隊出
一号自後趋前次二号徐行次五六号徐行其三号四号
七八号及却月遊兵听鼓續後助喊以随中軍指營以
随後行一鼓一步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個吹天鵞声
三声摩旗三次發喊三声戰声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
步金响止喇叭响单擺開一号二号鑼响点火放銃弓
弩鎗牌齊作戰势戰声喇叭响官軍齊唱護護護三声
喇叭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為第一
陣
次点鼓後面隊尽出三号自後趋前四号徐行次七号
八号徐行其却月遊兵听鼓續後助喊以随緩行過第

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個天鵞声一声戰声喇叭响發
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喇叭响单擺開三号四号鑼响
点火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势戰声喇叭响齊唱殺殺
殺三声喇叭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
為第二陣
一次点鼓後第一陣又開隊出五号前行六号徐後却
月遊兵如前助喊以随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
一声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三声戰声喇叭声發
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喇叭响单擺開五号六号鑼响
点火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势戰声喇叭响齊唱突突
突三声喇叭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
為第三陣
四次点鼓後第二陣亦開隊出七号前行八号徐後却
月遊兵如前助喊以随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炮一
個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
急行十八步金声止喇叭响单擺開七号八号鑼响点
火放炮弓弩鎗牌皆作戰势戰声喇叭响齊唱訶訶訶
三声喇叭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為

第四陣

放起火三枝每皆間隊出一三五七号不動二号自後過一号十八步以填其四四号自後過三号十八步以填其六六号自後過五号十八步以填其八八号自後過七号十八步即為偃陣具卸月進兵踩伏於後放砲一個吹天鵞声三声摩旗三次發喊三声各趋原分地方下營從撥成行面俱朝外

听轎身喇叭一声天前衝四隊地前衝三隊西南地軸三隊地前衝一隊風雲四隊面東南天衝八隊面東地軸三隊地後衝一隊風雲四隊面東北天後衝四隊地後衝四隊面北風雲四隊地後衝一隊地軸三隊西北天衝八隊面西地軸三隊地前衝一隊風雲四隊面西南金响止戰声喇叭响單擺閗陽蒔鈎連以成八陣之規營內各設迎風肅靜以靖內氣營外各設迎風肅靜以鎮外形喇叭响天鵞声發喊擡鈸响收隊回營 自八陣号

金主此俱言

擺陣之法

八陣變法

放變天覆地載二陣先整前哨金鼓旗二隊响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擡鈸二個大銃四個當中起火二枝將台舉元黃二色旗變陣放炮一個典鼓該天陣往南復行布天陣該地陣往北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擂下營金响止單擺閗鑼响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奇唱護：護三声此封陽蒔鈎連曲折相对分門立寨以備出鈸轉陣間喇叭吹天鵞声一声發喊擡鈸响收隊此回小營合也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回從陣打得勝鼓嗩嚂喇叭号笛齊响各归原地此二陣合變節次但

天覆前哨官領約束 地載後哨官領約束

変風陣右哨官領約束中軍舉五供旗放砲一個点鼓該隊接續往西復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鼓下營金响止單擺閗鑼响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奇唱殺：：三声天鵞声發喊擡鈸响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陣鼓回營以尾為首打得勝鼓嗩嚂喇叭号笛齊响各归原地

变雲陣左哨官領約束中軍舉五軍旗放炮一個点鼓該隊接續往東復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摆闹放銃弓弩鎗
牌皆作戰勢齊唱殺ゝゝ三声天鵞声响發喊摔鈸响
收隊回营响君節次間前
变龍陣右哨官領约束中軍舉青旗放炮一個点鼓詠
隊挨續往東南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戦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摆闹鑼响放銃弓
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ゝゝ三声天鵞声發喊摔鈸
响收隊
变虎陣右哨官領约束中軍舉白旗放炮一個点鼓詠
隊往西北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戦声喇
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摆闹鑼响放銃弓弩鎗
牌皆作戰勢齊唱殺ゝゝ一声天鵞声响發喊摔鈸响
收隊中軍放起大三枝二陣皆動復回誌陣
变鳥陣後哨官領约束中軍舉赤旗放炮一個点鼓詠
隊挨續往東北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戦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摆闹鑼响放銃弓
弩發牌皆作戰勢齊唱詞ゝゝ三声喇叭响發喊摔鈸
响收隊

变蛇陣前哨官領约束中軍舉黑旗放砲一個点鼓詠
隊挨續往西南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戦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声止車擺闹鑼响放銃弓
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詞ゝゝ三声天鵞声响發喊摔
鈸响收隊回营以尾為首

天覆陣

內外之分為第一变
外之分為天覆陣為隊與營兩儀陣分內之隊

以右天前衛二隊
列前居正南
以東南西南各二
隊列天冲兩側
以右右前天冲
四隊列前中
以右右天前後冲
各二隊列兩端
以右右後天冲各
四隊列後中
以左天後冲二隊
列後
以東北西北風各
二隊列後兩側謂
風附天而形圓也

南右前门一十六隊

南左前门一十六隊

如遇南路声息前哨官即詣帳前請令专命放炮一個中軍恭孔旗揮隊而出布隊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密遣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执白旗前於本路放起大一枝报事人旦火入营报警放炮一个本哨官点鼓即整營後一号天後冲二隊風二隊各于营前金响止擺開威列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戦声喇叭响發鼓急奔敌前哥唱頭：：三声鑼响放銃各軍四喊各冲兩救遊兵随後出陣夹攻賊勢若盛速擺二号天冲四隊風二隊径從接殺特粘傷救兵文鋒急救起火二枝兩路伏兵並起遮截归路追殺擒拏如賊势不退急依後定各隊各隊号數暫令領隊官以次冲救如果賊氣敗挫偃戈奔走金响止中軍方僎喇叭响發喊摔鈸响收隊一面差官報捷打得勝鼓回还老营其遊兵卻月護後直待各隊照号回营已定仍旧依号分列若回老营中軍吹轉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得各隊立定照旧兩廣卻月其三号天冲四隊天前冲一隊天後冲一隊四号天衛四隊天前冲一隊天後冲一隊五号天冲四隊風二隊六号天前冲二隊風二隊临時慿听本哨官臺救賊哀視為進止救法同前

地載陣

內之分發為地載陣有雲無風同繞陣中間之隊

以右地後冲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冲兩角以五各後地軸各三隊列右居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橫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冲各二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冲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冲兩角謂雲附地兩彩方是也

北左後門一十六隊

北右後門一十六隊

如遇北路声息後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炮一個中軍舉黃旗揮隊而出本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將審遣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持黃旗前於半路放起火一枝報事人望火入營報警放砲一個本哨官即監管後一号雲二隊地前冲一隊点鼓從左门出雲二隊地前冲二隊点鼓從右门出各于營前金响止成行擺開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敵前各唱護々々三声鑼响放銃各軍發喊一声併擊前敵進兵隨鼓出陣夾攻待賊佯敗兵交鋒急鼓起火一枝兩路圍兵並起合勢圍捲脚收漸前如賊勢倡撤急依從定各隊门号点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左數如果困極正兵夾攻取勝鼓捷金响止中軍方卜位天鵞声發喊伴鼓响收隊一面差官報捷打得勝鼓回还本營其原遣進兵却月復後直待各隊照号回營已定仍旧依号分列着回光營中軍吹號角喇叭二声打得勝鼓進兵仍分兩哨亦特各隊立定照旧三層却月其三号地軸三隊地前衝二隊後右门出地軸二隊地後冲三隊從右门出三号地軸三隊地前冲一隊四号地軸三隊地冲二隊五号雲二隊地前冲三隊俱從左门出三号地軸三隊地後冲一隊四号地軸三隊地後冲二隊五号雲三隊地後冲二隊俱從右门出临時看所本哨官量敵众寡視为進止敵法同前

右右之分為二變

右之分变為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經陣右下隊

風揚陣

以右天前三隊列前居
左角
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
天前冲兩維
以右前地軸五隊列
前中
以右前後天衡各四
隊列地軸右右
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
衡兩旗
以右後地軸三隊列
後中
以右地前衡各三隊
列地軸兩維
以右天後衡二隊列
後備風兩衡兩形

西右後门一十六隊

西右前门一十六隊

如遇西路声息右哨官即诣帳前稟令傳令放砲一個中軍舉五傑旗搖隊而出右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待探事人手持白旗前於半路放起火一枚報事人星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出營中一号前天衡四隊点鼓從右路出二号後天衡四隊点鼓從左路出金响止各於營前成行擺開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敵前吞喝殺〻〻三声鑼响收鋭各軍

吶喊一声倂擧前敵遊兵隨鼓出陣天攻待移倩敵兵丈
鋒若賊勢益橫急依後定各隊門號亦鼓督令領隊官以
攻如前虛敎如果賊人敗北棄甲曳兵我軍隨勢追擊不
許深追金声止中軍號筒喇叭天鵞声一声發喊掉鼓吶
收隊一面即着官報捷打得勝鼓回進本营其系遣夾攻
遊兵却月護陵直待各隊照號回營已定仍旧依號分別
若回老营中軍吹掌號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
哨應待各隊立定照旧兩層却月其三号地前冲三隊天
後冲二隊從右路出四号東南風二隊地後衛三隊從左
路出五号東北風二隊後地軸三隊從左路出六号天前
冲二隊地軸三隊從左路出七号西北風二隊從右路出
西南風二隊從左路出臨時悉听本哨官量敵強弱視爲
進止數住如前

右之分變為雲垂陣為迎敵雲用從陣並一十隊

雲垂陣

以右天後沖二隊居正中
以左地前後沖各三隊列天後沖兩旁
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
以左前後天衡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
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衡之下
以東南東北雲各三隊列天衡兩端
以右天前衡二隊列後居正面
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沖兩但謂雲附衡而前聚有斂也

東左前门一十六隊

東左後门一十六隊

如遇東路声息左哨官即䀌悵前詩令傳命於炮一個中軍奉五壹旗揮隊向去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單先行家遣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持黄旗前子半路放起火一枝报事人見火入营报警放炮一個木哨官即照营中一号後天衡四隊亞鼓從右门出一号前天衡四隊亦鼓従左门出各于营前金响止成行摆闲吹天鹅声一声摩旗一次发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救前斉唱

殺々々三声鑼响放銃各軍吶喊一声倍步前救迎兵隨鼓出陣如賊前贼大急作後定各隊门号五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五鼓先將轻僨救兵交鋒急發救火二枚兩路伏兵俱力徃奔贼寨摆奔旗喊攻精其查亂兵如覚回顧失措正兵更攻隨發衆乱追擊两兵内外夹救生擒賊魁餘贼僨其潰散金声止中軍便喇叭吹天鹅声一声發喊摔鈸响收隊一面着官报捷献俘打得勝鼓回还本营其原遣夹擊伏兵却月箭後直待各隊并号回营已定仍四條号分列若回老营中軍吹指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迎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主定照旧二層却月其三号東南西南雲四隊従右门出四号東北西北雲四隊従左门出五号前地軸三隊従右门出六号後地軸三隊従左门出七号地後沖三隊天前沖二隊従左门出八号地前沖三隊天後沖二隊従左门出臨时悉听本哨官量数小大視為進止數復同前

前後之分為三變

後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候陣後一軍隊

龍飛陣

以東三隊列東南為
以右後天衝一隊列首為首
以左天後冲二隊列天
衝次
以左後中三隊列天
衝次
以右右後地軸各三隊列
地冲中
以右地後冲三隊列地
軸次
以右天後冲二隊列地
冲次
以右天衝四隊列後為尾
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
列天衝二側為翼謂
之雲從龍而形象龍
飛也

東左後門前出二十六隊

東左後门後出二十六隊

如遇東南路声息右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令放炮一個中軍擧首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行密遣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执白旗前予半路放起火一枝報事人星火入營报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營後一号天衝三隊西南雲三隊五鼓從右门出天衝二隊西北雲三隊五鼓從右门出金响止各予營前成行擺闹不動一声哮囉响夹攻遊兵兩哨摩旗發喊戰声喇叭

响發鼓声唱哭〻〻三声兩路徑冲鼓前正営犄伏鼓兵叏鋒之際二声哮喔吹吹天鵞声一声営前正兵摩旗一次喊一声戦声喇叭响發鼓急斧鼓中㕔唱哭〻〻三声鑼响放銃各軍混冲兩翼併力大戦急鼓起犬二枝兩路伏兵並起邀截归路追擊擒拏如見賊功系収急依徑実各隊门号正數留令領隊官八次如前左鼓如果賊衆數挫偃戈奔走中軍方徑喇叭天鵞声一声發喊摔後响収隊一面差官报捷打得勝鼓回还本営其康遥遊兵卸月護後直待各隊照号回営已定仍旧依号序分落四老営中軍吹轉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将各隊主定照旧二層卸月其二号地後冲三隊天後冲一隊従右门出三号後地軸三隊天後冲二隊従左门上四号後地軸三隊走後冲一隊従右门出伍号地後冲二隊天後冲一隊従右门出五号地後冲三隊天後冲二隊従左门出六号天冲二隊東韵雲二隊従右门出天衡二隊東北雲二隊従左门出臨时悉听本哨官兵鼓盛衰視为進止鼓法同前

前营变為虎翼陣有風無雲用陽陣前一半隊

虎翼陣

西北風　右地前冲　東北風
右天前冲　右前天冲
左前地軸　右前地軸
右前天冲
左前天冲
西南風　右地前冲　東南風

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隅為前王以右前天冲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天前冲二隊列天冲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冲各三隊列地軸兩脇為翼以右天前冲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右前天冲四隊列為後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冲之後各從天冲風隊為兩形家車也

西右前门前出一十六隊

西右前门後出一十六隊

如遇西北路步見左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炮一個中軍擧白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軍先行客遣圍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持黄旗前于半路放起火一枝報事人望火入营報鑿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营後一号天冲二隊東北風二隊点鼓從右门出東南風二隊点鼓從左门出金响止各于营前成行擺開喇叭吹天鵞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戦声喇叭响吞鼓急奔敌前齊唱哭々々三声鑼响放銃各軍吶喊一声併擊前敌遊兵隨鼓出陣夫攻見其粧佯敗兵交鋒輸敗退却回走中軍金声止喇叭吹天鵞声一声發喊擇鋲响收隊夫攻遊兵却月護後打得勝鼓回営之際敌兵復来追襲本哨官急吹転身喇叭一声止兵截勇当前遊兵仍旧夫擊营内急放起火二枝両路圍兵望風並起合勢圍掩同力截殺作急点鼓开接二号前地軸三隊天前冲一隊從右门出三号前地軸三隊天前冲一隊從左门出金响止各于营前成行擺開喇叭吹天鵞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戦声喇叭响發喊齊唱哭々々三声急奔敌前出迎一号鋼响放銃各軍吶喊一声相继接殺如賊加增急依後突各隊门号点鼓皆令各隊官以次如前接濟如果賊人情得惡護甚衆中軍方但金声止喇叭吹天鵞声一声發喊擇鋲响收隊一面差官振旗打得勝鼓回走本营其原遣遊兵却月護後直待各隊照号回营已定仍旧依号序分君回老营吹转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両哨亦待各隊立定照旧二層却月其四号天前冲二隊地前冲三隊從右门出五号天前冲一隊地前冲三隊從左门出六号天

冲二队西北风二队从右门出七号天衡二队西南风二队从左门出胯时悉听本哨官量敌众寡视为进止散陣同前

鳥翔陣

東北方首以右天前冲二队列後、為凡以右後地轴三队列天冲右以右前地轴三队列天冲左以右後天冲四队列轴右以右前天冲四队列轴左以左後衡冲三队列天冲右以左地前冲三队列天冲左以東北東南實各三隊列地冲右為翼以西北西南實各二隊列地冲左為翼謂雲陽冲右形象鳥翔也

東左後门二十六隊
北右後门二十六隊
如遇東北路声息後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炮一個中軍举赤旂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待探事人手持白旗前手半路放起火二枝報事人星火入營親營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營中三号後天衝四隊點鼓従左路出三号前天衝四隊点鼓従右路出金响止各於營前成行擺開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二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鼓舞齊唱呵〻〻三声鑼响放銃各軍

鳥翔陣

東北方首
以右天前冲二隊則後為尾
以右後地軸三隊則天冲右
以右前地軸三隊則天冲左
以東後天冲四隊則地軸右
以右前天冲四隊則地軸左
以左地後冲三隊則天冲右
以右地前冲三隊則天冲左
以東北東南雲各三隊則挟冲右為翼
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則挟冲左右羽翼謂雲附冲右則為鳥翔也

發喊一声俱響前鼓遊兵随鼓出陣俱響待粘儀鼓兵交鋒如賊勢益横急仰後定各隊门号互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座鼓若賊兵以計分众来攻左右两脇本哨官即於左边放炮一個速整營前後地軸三隊従前首夾擊東南雲二隊従後首夾擊在後却月遊兵三隊直出營中前營正鼓即于右边放炮一個速整營前前地軸三隊従前首夾擊西南雲二隊後首夾擊右後却月遊兵三隊直出營中前營正鼓各各同時發鼓戰声喇叭响齊唱呵〻〻三声該放銃鑼响放銃該各營擺開冲陣三面賊兵如賊大敗中軍金声响止就促喇叭吹天鵞声一声發喊捧鈸响収隊一面差官報捷打得勝鼓回还本营其原遣夹攻遊兵却月復後直待各隊出号分剿若回老營中軍吹號角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两哨亦待各隊立定出旧二層却月其三号東北東南雲四隊従右路出四号西北西南雲四隊従右路出五号地後冲三隊従右路出六号地前冲三隊従左路出七号天後冲三隊地後冲三隊従右路出八号天前冲二隊前地軸三隊従左路出臨时愚听本哨官量敵強弱視為進止鼓法同前

蛇蟠陣

東北東南一隊變為蛇蟠陣前風無賞用餘陣二隊之隊

以右後地軸二隊列前居西南為首
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後為尾
以左後天衝四隊列軸右
以右前天衝四隊列軸左
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
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
以右天後衝三隊列地衝右
以左天後衝三隊列地衝左
以左天前衝三隊列地衝左
以西北風三隊列天衝右
以西南風三隊列天衝左
以東北風五隊列西北風右
以東南風三隊列西南風左
陣成則加而形象蛇蟠也

西右後門一十六隊
南左前门一十六隊

如遇西南路上息前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砲一個中軍舉黑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鼓放畢先行寨運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揮旗人手持黃旗前于半路放起火一枝報事人望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營中一號後天冲四隊並鼓從右路出二號前天冲四隊亦鼓從左路出合哨止各于營前成行擺開不動待經傳鼓兵半出急放起火二枝兩路伏兵並起邀路截殺營外

两哨夹攻遮兵摩旂一次发喊一声战鼓喇叭响发鼓急
奏敌前唱诃〻〻三声呐喊併力夹擊務在万全致勝如
賊形盛大急依　後定各隊门号点鼓督令候队伍以次
如前左敌賊兵潰乱遠遁金响止中军但喇叭吹天鵝声
一声发喊摔钹响收队一面差官根擒打得勝鼓回进营
四正兵即时入票起兵待各隊数号同营已定仍回依号
序分君回老营中军吹擂鼓喇叭一声打得勝鼓进兵仍
分两哨上待各隊立定照四二层都目其三号西北东北
风四隊从後路出四号西南东南风四隊从左路出四号
地冲三隊天後冲三隊從右路出五号天前冲二隊地前
冲三隊從左路出六号前地轴五隊從右路出後地轴三
隊從左路出雖聽出哨設置鼓大小號為進止鼓法
同前
以上各陣安畢次輪号喇叭鳴金吹打左右二哨各归
入号起依次回营行到本哨地方立定听候擂鼓

四奇變例

大成 八將爲一軍有六十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人爲大成

小成 八陣各列有三千五百五十八人 可變兩陣爲小成

中成 八列兵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八人 爲中成八陣

如東北有警東北一將出四部爲翔陣屬副統領之各王地界圍營捷軍以爲正兵東出三部雲垂陣北出三部地載陣各屬副統節制爲奇兵俱進兵從後躡焉

謹按八陣八門三吉五不吉倘吉門與有警之方相背如之何夫急則從神緩則從門假令冬至陽二局甲己之日丙寅時東北北方有警此時天乙加六丙於八宮直符在二宮若遇警可東北天乙下及正北直符六戊下皆吉可出兵門出無奇又無吉神如之何此時當依張良以箕加之出天門入地戶而去亦吉

小成八陣成隊 五十六人

起手小演法

以哨長主標麾令節次照常特斷前變動時止用放炮一個鼓聲多寡為節如直變方先放炮一個擂鼓一聲直變銳放炮一個擂鼓二聲直變曲放炮一個擂鼓三聲直變横放炮一個擂鼓四聲

哨長外截圍定三次持號京式先引中長帶十人列中横在兩右長後圍定立住

四長居兩翼四角左右宜當中横十人分八人照用補之即方隊

哨長現中帶號令執旗隨變傳之神者抽補者補缺者精妙者閑之不息若親戰以藏長代權兼長亦戰以所更易代之

直
棋
曲
銳
附左右三衝圖
五哨三才之陣
中隊八陣以上五十五人式

縱橫四衡三疊圖 亦五十六人

此以五十五人之隊分作四隊以居一方若八其隊則得一陣有四百四十八人遇此斷不必泥是局也八十八隊五陣古法之最良

合車類法

小車則合之大隊中車則開之在中車多則圍之本大隊用以格戰時用者少作戰信壁者多大約量車大小多寡隨地隨人置之得法可也烏不能具伴作一隊或伴在本大隊中空處戰則或合全隊或合作隊置之

直變橫

圓走二次哨長黃長帶十小黃容布居中後圓走後十人各斂居後左右二十人俱橫向前立定其四長各帶二小黃子左右空处補

銳變直

後角二小黃退入中仝中右八小黃隨哨長黃長趋向上其後十人即忙繼之中四長各如初領隊即大橫陣也斜走直即直陣也

直變曲

圓走二次哨長黃長帶十小黃反布在中後圓走前左右後四長各領二小黃如曲布列其右十人橫列右上右上五人橫列右上下五人仝後十人直列如右

方變直

四隅小黃急入中如初俱隨哨長黃長退向右後角出繼後十人旋轉取直

橫變直

哨長中長帶傍補空十小黃趋左上取齊後長帯後十人趋右上取齊即大橫陣長蛇勢也其首引者向前斜

迫撮直即直陣也

直変銳

圓走二次哨長前隊長第十黃豎主在中復圓走後十人如後斜立後長主後左角中左後二小黃趨向後長補其右右左中黃主定四小黃隨前左二長補左後空处右長領二小黃斜居中即銳陣也

曲変直

哨長黃長第右右小中黃從後左右中間出右後十人合和從黃後周趨左上取奇中三長各如和領隊既後斜上取直即直陣也

百人式 合百伍哨長計一百一十三人

小八陣全式

大方隊

此五人一圖者

大圓隊亦是五人

大横隊

大銳隊

大曲隊

百人五哨空式但
中開濶外開五以
取勢審節杪耳
亦名曰山角陣勢

由銳殊無定向繪此以示課焉

此治寡圍敵習遶戰巷戰斬不失利有如循環逆者主君

教取多則又銳大覆等陣變化之旨出不窮

小隊五變圖

凡此小隊取致寡得陣可以制衆大約從清遵變者以直為主當進戰時妙在通變前五十小隊取直此取互可以例現

方變横

右下十五人急斜趨上取齊右上長兵貼身四人皆向前左上十五人急斜上取齊左上紅長兵貼身一人俱向前五中左右小黃二十人各隨左右斜趨補空其式上步多下步少如斜梅中二黃長隨從旗團立其中四長各補四角空處亦名曰反弓陣勢與倒推大陣仝異用不同

方變銳

右小白十五人急斜趨上以次取齊左上小青十人急斜趨上以次取齊右上小白五人隨白長向前上極左紅長帶貼身小紅一人向前中左小黃十人急趨左照上取直右下小青十人急趨左八步仝上小黃取齊後小黑二十人在左者宜隨下小青横向左担開如斜式在右者宜暴向左退以斜取齊如斜式中右小黃十人

隨上進起向右後如斜式中十一人宜先向前大擺閘
以便後者好退曲可類推

方變圓

前二十人横向右走五步立前中十人復向前進如圓
式右上五人先入中立以待前人横來右下十五人務
以次進如圓式左上十五人務以次退如圓式左下五
人退入中與右上五人对後二十人横向左三步復以
次進退如圓式中四角二十人各稍向中斜進三步以
待左右十人退入中五長務先收向中以便中二十人
進若外休一圓中二十人中五長各横開立外四長仍
補四隅

方變右曲前左曲

左中上小黃下小黃十八俱斜趨向左上取齊 左小青
二十人俱以次斜趨左上 小黄取齊中紅長與上紅
長俱横趨左補角下中小黑十五人俱斜趨向右傾右
小黑取直外青長與内青長合趨右貼小黑補空右中
小黄十人見中三哨長噴宮貼前即從下斜趨貼上擺
如懸梅式二黑長合二黄長白長以次收右立便是

圓變横

前紅二十人以次進取齊右入中五小白直往右之下
全衆斜上取齊左入中五小青急斜趨上並接紅之右
平下十小青亦斜上取齊左右兩旁処即以中左右小
黄二十人照左右方位補之如斜梅式後小黑二十人
全下小青五人俱以次進取齊中二哨長圓走二黄長
略横開二步立定其中兩長各補左右四角空外四長
仍原位

圓變曲

前取齊與左右進上取齊俱照圓之變横右一擺布列
左中十小黄急趨左補斷処務取直後小黑二十人全
下小青五人急斜趨左六照上取直其二黑長先趨左
補次二青長又次二白長紅長黄長俱靠左向右補立
大約在上紅白長宜先退待補中三人急照前立其中
下小黄五人急趨進五步轉向後斜布中上小黄五人
急横去右數步向後斜俱如斜梅式

圓變米甬陣

先中紅長向前進五步立中白長向後退四步立以待

前西南角五人退入次前右五人稍斜退五步如上右立定前左五人稍斜向右進七步立定前東南角紅長急入中與右紅長並立前東南角五人稍斜向中退二步立與右五人对峙後黑長進青長退從東北角起二十人進退如前左中外青長急趋左中立空下五人稍斜下退三步立左中五人急斜向下進七步立定左上五人稍斜下一步立右亦如之其中與重勿動

横变銳

左中補角紅長急退入五長勿動前極左五人急斜退下緊頂上左人立左小黃十人急斜進斉下步半立左中補下角青長急退向中二步中五人向前二步後左小青五人隨外青長横趋向左取斉後小黑二十人黑長一人俱挨次向左量行步數移对上右角取齐如斜式右補角黑長全右下小黃五人量退二三步如斜横式取斉

銳变曲

下黑二十人以次斜退向左取斉外補角青長全中青長二黑長二黃長俱趋左以次補空上紅長退入全中紅長補之右上白長退入全中白長補後之左中斜立小中黃十人複斜向左大相間如梅式中三人向前三步止

銳变圓

前小紅二十人以次進如圓式前紅長如角後二十人以斜進如員式原黑長如角左右小黃二十人各照左右退入中前後对峙如四正式中五人先斂定中位待退者好立右角白長退入全紅青黑三長分立上下中间上右小青五人順下归中其二十小青斜移下全下小青五人以次進退務如圓式外青長仍如角右向二十人斜移下以次進退如圓式外白長如角

曲变出角陣

前中左小紅五人直進六步複横右二步極右小紅五人斜退同中前中右五人横右四步向後二紅長即移向前之中前極左五人横右二步向百億先帶中後人退後二步待前好擺列右向復斜立小黃十人在左者只斜趋下三步擺立如梅花式在右者急斜入中向西南角各子梅花式右上小白二十人急斜退移複隆下

搽入如前間百長亦於黃長急入中上下立左小黃十
人退立如右仝上右五小旗退下作後又其上五小旗
退轉作右後二旗長先趨入左中立定次下五小旗趨
工作前極下五小旗轉入中作後二黑長亦入中定陵
之任其小黑二十人從左搽入如前

五哨出角陣

頂二紅長五人急斜向右進上取斧右紅長急橫入中
立左紅長退六步待前五人下便以取斧右白長即趨
右上五人中仝五人直上取斧右下十五人以次斜趨
上取斧右白長稍斜趨上補角二旗長上五人仝右五
人進上取斧左五人稍上勿動下五人隨下旗長急斜
趨下取直左小黃十人急向左空处立取直後中五人
急轉出向左下角立右黑長即如所領仕仝後十五人
斜退取斧中補角旗長紅長叢左立中五人挨如左二
步布開右小黃十人斜布取斧左黑長退中道

兵機百款目錄

傳採兵家諸刻非不詳備然殊錯雜無條理[illegible]紀
合為百款各歸門類俾究心韜鈐者一披閱間稍
得其梗概至用兵之妙存乎一心握機應變項刻取
勝匹夫徒勇固不足恃讀父書者是又紙上陳言[illegible]

時政八款 兵家勝敗關時政得失故首採時政八條

一事權　去因循　捐自是　酌古書　固根本
慎用舍　閱文辭　徙風俗

[illegible]八款 用兵必看源本故採兵源八條

重武庫　任大將　清官兵　集偏長　明賞罰
審天時　擇地利　覘敵情

陰秘八款 兵書雖直多用詭計故採陰秘八條

符契　間諜　探候　覘敵　詭譎
暗營　伏埋　誘詒

預貯十二款 兵馬粮餉舟車器械兵家必用所當預備故採預貯十二條

貯兵卒　貯餉芻　備戰馬　備戰車　備戰舡
備器械　備火藥　備盔甲　備旗鼓　烽燧
壘堡　雜具

兵事二十款 兵家如占卜數術等事種多端故採兵事二十條

太乙　奇門遁甲　六壬　選擇　教戰

營地　步伍　騎兵　車兵　舟兵

演射　演弩　演刀　演鎗　銃炮

籐牌　狼筅　演棍　演拳

分布十二款 正兵未行必先遣各兵分布而後正兵次第就道故採分布十二條

幕兵　諜使　鄉導　先鋒　塘報

翼兵　奇兵　遊兵　輜重　策應

布營　巡綽

行兵二十款 行兵必先發號懸令而後下營交戰故採行兵二十條

軍發　軍誓　清道　懸令　齎粮

暫駐營　久駐營　夜營　行軍　討戰

不戰　料敵將　察敵形　披利　就順

奇伏　山谷戰　水戰　屯田

攻守五款 攻城守城之事最煩故採攻守五條

攻守　攻城　攻城之具

守城　守城之具

京營三款

五軍營制

邊防四款

九邊議

新選兵機要訣百欵

大理寺寺丞前直隸巡按監察御[illegible]

淮揚海防兵備參政前吏部考[illegible]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譚天相校刻

參謀楚黃曹飛集

後學齊安淩應元訂

時政八欵 兵家勝敗關係時政得失者十條時務八條

、一事權

夫事權之欲一令天下亦既鑿鑿言之矣第言之而究其所以一則不過曰否執其一以馭事而已夫子莫之執中執一也則一之爲天下害也故得其一則萬事理執其一則萬事蔽吾願諸居要路者毋各執其一須宰輔九卿科道會心於一採訪時務酌量參考凡行軍號令切要與夫戰守机宜先定一規模天子總攬於上輔權調度於內授之經畧以示節制拜一大將俾得專閫便宜行事毋以首鼠猶豫奏請于上毋以應否會議漫詢于下昔黃帝以風后爲師武王以呂望爲師漢高以張良爲師蕭何爲相韓信爲將後主以孔明爲師關張爲將誠能將相調和事權歸一鮮有不奏膚功者若聚訟盈庭千條萬緒使廉司百府人人得握其柄人人得操其舌天下事不可知矣

、去因循

國家之因循久矣一旦東西多事則振刷之一會也乃人事急矣則鑄總督天下兵馬印總督陵京印事稍緩而印已銷官已改矣事急矣不問其材畧而府爲上將不計其品第而佩之金紫事稍緩而洗垢索瘢昔之爲李郭今且爲罔虜矣事急矣忙召兵不必有勇知方也忙置器不必堅甲利兵也事稍緩而兵已逃器已析居然歸馬放牛矣夫撫順加失時何等戒嚴未幾而清河而開鐵而遼陽而廣寧使一步進一步我一步退一步敵至忙敵去則懈甚至數過而忧不矣離船破而犹不補漏曾不思遼左既去山海一線京陵攸關言及于此當爲寒心是尚可慾慾忽忽乎攸致不即内犯正天子我以補刷之大机括不知城堡修葺果固于金湯乎將官之材品果有郭子

儀辞仁賞其侍者予帷幄折衝之客果能戦必克守
必固陰制敵之死命者乎三年之艾當急儲之毋謂
一邊土便以饜敵之心而我一凡泥便足以封函谷也
、捐自是

前代叔季往〻壊于朋黨然南北分為兩洛蜀朔分
為三未聞三五人為一黨至百于其聲而莫可窮詰
三兩年更一黨至翻覆變詐而莫可底止雖然朋黨
之成起于各执己見自以為是文臣偶建一謀則曰
良平不足數也武臣偶出一計則曰孫呉未之先也
議戦者以守為非議守者以戦為非即如畏者鞄事
一事百尊以議牛鞄者見驢鞄而色喜專議驢鞄者
見牛鞄而色喜甚矣偏是之為害也以此水火氷炭
戈矛劍戟相尋無已奈何以祖宗數百年丕基為我
偏黨之戯局耶有不發賈生之痛哭哉夫人即屑柔
語以英雄丈夫未有不欣〻者何慕英雄之名而不
死英雄之實乎語云忍人之所不能忍此漢高之所
以滅項也願當路者先持一忍字而自是之心稍〻
可漸剷矣

酌古畫

兵家之要在乎審候握機相時而動故時當戦雖空
國粜六十萬付王翦而不以為俾功時當守雖司馬
懿甘受巾幗婦人之遺而不以為退怯時當和雖有
句践城下之盟而不以為恍辱第戦必則勍有内應
詐降傾探嚮導先鋒奇伏策應然後閉壁一戦勢如
破竹若虎噬狼吞唾手成功而後可守則必堅壁清
野如銅山鉄累毫不可犯凡城柵壕池車牌拒馬蒺
藜可以阻絶人馬捍禦矢石者無不種〻俱備而後
可万一戦不克守不固亦有講和之路百般妙用非
可預設如近日封賞市賞之義全在陰陽間諜說使
陰布金寶珍玩厚賂姑媼寵臣立使解甲休兵此亦
羁縻之一策若彼求我急彼去我緩舌鋒口劍刹須
無一定之實者塵飯塗羹嬰兒之畫餅也何益哉

○固根本

根本者百姓也故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往時當事
者如遼東一鎮類中舉五名即前河東已失而廣寧
一帶仍舊例中式宗藩行聖特恩中式龍飛鄉會加

額錫類起廢恩選朝請命夕報可其為汲拾人心以保無疆之意詎不深且長哉顧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斯無恒心矣今數年加派小民閭閻財力俱竭民不聊生人心潰散森見四起可謂根本之長策哉故今須急勅水利屯田為民間閒屯積餉以調元氣如北五省及江北廬鳳等處閒墾荒也灌溉水田貯積常平倉粮如四川雲南廣西安撫土民使民得盡地利閩廣浙江防禦海寇使民得安故業通商賈湖廣防江湖草寇禁華糶糴廣積貯江西土狀多積穀南直土瘠人稠急興水利清屯種凡京省特加粮儲官一勅使之盡意于民有司以積穀開屯注上考既無剥削之苦又開清貯之原人心自安兵變潛消是為無形之長城也

慎用舍

從來鼓舞摩勵之術不過彰癉二事而今舉朝臣工所深用為憂者亦惟是舉錯紛更用舍莫必而已始焉借遷而得官繼焉攘利而卸事一官也而時用時黜一人也而倏賢倏不肖變理何地而可以朝拜夕罷甚者何官而可以隨遷隨轉郡縣佐貳之與甚冈係者犹且三四年一遷内而宰輔卿貳外而撫按司道或報遷數月未及到任而業已别轉或蒞任數月條令初布而忽尔他移官自視為寄逆民視官為戲局不以安靜偷閑挨過歲月則以鋤畏避禍苟全爵位曾有久居要地把握綱領擔當國事者乎曾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諗四世道者乎愚意國家用人全在重始進退賢如不得已旣賢則用見不賢則去見可殺則殺見之云者必實實落落見有顯迹孰當居文衡孰當操武柄孰當主度支孰當司封孰用舍必期于當可用一人不必小善舍一人不必小疵用一人必盡得展布生平使地方寔受其益而後可以假遷舍一人必真見以為侮食或中道變節有害地方而後可以言舍願當事者孜　慎用舍毋徒視為泛常也

、周文綱

令天下承平既久文武職官周于文網牢不可破當此多事之秋運籌帷幄者雖係文臣而折衝禦敵者則賴武臣果能恢復土守閫却敵者此豈赳赳武

夫可以雪國恥伸國威耶凡武官戎裝叩首稱呼老
爺犬馬不如此何等辱人賤行而是之文網獨不可
破耶大約天下事張本以沐面舊規失之曾记向有
大將過閱時當事者悻悻謀禮節未幾而逃矣嚴冀
遠矣何体面舊規之有與吳起為病卒吮疽。田單拜
土卒為神師。果能真心寔意思報君父之恩何必拘
拘形跡較勝負哉念我幼學壯行欲為名世為忠良
儼然腰金衣紫高享爵祿而碩恣恣忍忍徒以文網
抹殺一世釣魚負薪屠刀賣笠往往多英雄埋沒其
中筍意撥亂返治可以椎視大泚者未必非文華之
學可以奏績建勲也

、挽風俗

說者曰風會之流時勢必然果爾則自唐虞以來人
間不盡為鬼蜮乎是在大豪傑迴狂瀾而砥柱之且
今天下生齒日繁習尚日侈彫繪已極陰險無端不
具論如文章不談先秦而漢而宋米顛蘇狂史書不
工左馬班揚而宗諸史耳談詩不做開元大曆而宗
李長吉孟東野甚至浪史淫編盡付殺青又在鄭事
之下服飾冠用扰肓可駭冠之飾玉自有子也方巾
圓帽旁畫飾玉亦何異也紗羅絨綢不尚厚而尚薄
是明以薄為道也色不尚五色而尚尚秋色為素是
何不祥也江淮之間有等寄愁天上埋憂地下結為
一哭會每相見必把袂痛泣謬效杞人為世道悲最
為可恨種種多類不可枚舉亦欲挽回是曷在老頭
巾幘幘坐青氈上能為哉又豈在有司之威權赫奕
足以刑驅而勢迫哉齊王好紫而國中皆紫衣楚王
好細腰而宮中皆餓死則在躬率之耳然五方風氣
各有不同遠水近火恐不相及也惟各處土著鄉紳為
一方巨室最足以表率里閈小民而使之潛移默奪就我
矩範也風俗既同八心自正蔑陵踔節之事自可消矣

兵源八欵（用兵必有源本故作兵源八條）

、重武科

國家文武兩途各有所統文官貯之文科武官貯之
武科祖制也今欲貯將材宜專重武科文臣鄉試必
以次由縣而府而學道已列青衿方送應試武臣亦
宜通立武學由州而府而都司以武甲科任都閫職

加勅尋督武學既入武學三年考選應武舉其愿試一二塲兼勇力雜技三塲要通時務取實學中一科者即得選官與文臣等不必重複况近例已一科即得應會試咨用矣州縣正武官以武舉考選仍三年考滿以次擢陞府正武官以武進士考選俱屬武選其武政便覽㒹依縉紳仍听各附近守府參遊總兵管轄取考語受兵備官撫按節制各府州縣既特設武官提調武生其各處舊币机兵民壯及保甲内壯丁俱屬管轄衙门悖该府州縣要害駐札不許在城其考選武生必狀貌俊偉膂力過人技藝精絶行止無虧令里長保舉必選如此則將來之大將偏裨皆貯於此至於衛所抑也可以把總應襲舍餘皆屬提督武學都司考選赴試而武科之額自應與文科等則將材自尽归武科矣何必他求耶

、任大將

古天子推轂專閫委任一將蓋以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語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一旦有警君不擇將是以國予敵也今有建復都布按三司之說又有建立一大將與輔樞開呈者有議倣漢蔡壇故事受以符契者愚意須倣漢文帝武帝例立一上將而另鑄滅虜强弩驃騎諸將軍印十顆分布十大將凡兵器甲粮餉皆得自理毋亞掣肘成化弘治時亦有此例將之大者曰天將地將人將神將其小者曰智將勇將福將廉將兵法所云以五材為体（智信仁勇嚴）以五謹為用（理備果戒約）等又設九驗之言詞以考之為九術之利倒以復之至詳且盡大約上將之設非文武之全素具根器者不可非洞曉古今興亡臨陣立斷者不可非博通天文地形兵法練熟人情物理以身殉國誓死靡二者不可非飄然聲華勢利之外謙虛下士不自矜功矜能者不可將既得人特加寵任登壇授斧一切遵依新定功令俾得便宜行事然後知會經畧監軍以示無專擅可也其次偏裨以下惟高萬人者為萬夫長高出千人者為千夫長高出百人者為百夫長

、清官兵

凡選兵者非可專恃名募也在京有金吾有團營有

京衛在邊有邊兵有班軍在外有衛所州縣又有機兵民壯先儘此中清其占役汰其老弱句補足數選其精壯有力者教以武藝日加操練又責令地方官編立保甲每十人精選一人先壯丁無事九人共養一人有事官給月粮聽調出戰者即取之近山水戰者即取之近水凡壯直山西陜西河南近邊者即就附近邊兵調遣山東南直浙江閩廣近海者即就附近海兵調遣廣西雲貴四川湖廣近土夷者即就附近土司調遣其有地方異材令各處府州縣正官及在官七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一人自効則與舉主同賞有罪則與舉主同罰未有不能得人者先清官兵次收保甲壯丁次行選舉則平居干城自壯而有警易於調遣矣

○集偏長

用人之法全在因能授職各取所長一人之智力有限必合眾人之智力為一人方能成功故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以應天道（心腹）一人

謀士五人　天文三人　地利三人　兵法九人　通粮四人　奮威四人　伏旗三人

股肱四人　通才四人　權士三人　耳目七人　爪牙五人　羽翼四人　遊士八人

術士二人　方士三人　算法二人　今但大懸榜格云有能滅歘者大則分茅胙土小則肘後懸金不思全才少而偏才多宜細開榜格○張掛京師○及各府州縣衛所○有文武兼全者授上職○文勝武者數款授何職○善天文占候　善識地形　善談任間諜　知陣法　突衝以兵大衆滔略　精火攻　武勝文者數款授何職○狀貌奇偉　能勇過人　進其祿職　迄兵中　善弓矢刀槍　健步日可行數百里　片長必錄專任一事庶得爭獻其技各厥奮功矣

、明賞罰

軍中惟信賞必罰為鼓舞大機權孫武子穰苴○無他神謀秘術○只是立斬貴臣○（七徵）以此人人赴湯蹈火漢法有軍功者即於營中刻印封之故軍令得有急就韓信求假王漢高即以真齊王馳封方今賞一人罰一人中上又自上發下外之歷各道監軍撫按經畧內之由臺省樞貳宰輔扰擾顧忌此乎不决何所示勧何所示懲自後須定功令有合賞格者即就軍中先賞之有合罰格者即就軍中先罰之本管將官便宜行事然後遞詳奏請可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應賞亦有運籌決策雖未身冒矢石亦賞當首推也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應罰亦有勢孤援寡主客地

利不同亦所當原也惟賞罰一明卒錯自公亂之初生可以消釁亂之既生可以立靖矣

○審天時

兵法之要首順天時天道不外陰陽陽為實陰為虛實有常而虛不常天示災変我以順應天示吉祥亦以順應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雖然黑氣出營。赤氣臨軍。六甯起風。三形生霧。皆為敗氣。當其時苟能覩其凶変脩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譴告而舉者焉亦可易凶為吉矣細玩天地五行日月星辰雲氣風角歷家所占候不一在用兵者因其擇而用之耳（天占 地占 五行占 太陽占 太陰占 五紀雜占 日辰占 五星占 二十八宿次舍占 瑞星占 妖星占 經星占 客星 流星 雲氣 風角）其有太乙遁禽六壬遁甲奇门諸家以及聲鼓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關勝敗休咎之兆其理甚微其數甚充亦不可不旁通也

○擇地利

兵家最宜擇地兵法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又曰不知山陵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以天下形勢揆之大河南北燕薊晉衛地平如掌西北隴陝無百里之平吳楚閩浙二廣之間山水重複西南巴蜀滇黔地接蠻夷高山峭壁深澗重淵行軍者騎步舟車在相地而用孫子言地有六形（一曰通 二曰掛 三曰支 四曰隘 五曰險 六曰遠）又言地有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急去之勿近也。又有九地、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圍地、死地不可不辨。凡軍好高。惡下。貴陽。賤陰。卯陵則處於陽而右背之。隄防則必據其陰而左向之。至于因地形而布為方、圓、曲。直。銳之五陣。此又不可不知也

○審敵情

兵家以知己知彼為要訣知己易知彼難我欲行兵取勝必知敵人之山川形勢。必知敵人之兵馬糧餉。必知敵情之虛實強弱。必通敵人之寵姬謀者左右。必盡曉敵人起居動靜。必悉敵人用兵之奇正詭詐。又必能料敵人之出上計中計下計。不出吾於量度而後可以取勝。如漢高時黥布反卒不出薛公所料則得矣近日敵人候出候入我不能料其進止黥首之誘我困我不能得其情形虛來則張惶失措駭

退則困循揚敗而後悶亦已為晚見兎而猶不顧犬忘羊而不知補牢天下事莫知所終矣

陰秘八款

兵者詭道也最防漏洩多用秘計故作陰秘八條

一、符契

太公制與主將陰符凡八等大勝克敵之符長八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服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三寸又有其事煩多書不能明者當用書不用符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宋康定初置符契長五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鈐虎豹為飾中分二段牙檀相合先勘合訖即將篆文面相向合定于側左符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乙等兩半字右五段留在京師左五段逐道主將收掌又有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剖為上下二段內有魚形下段內刻空魚為勘合處宋真宗製漆木為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無臨陣則分而持之又有字驗法文牒往來日月下書雜先置

蜀兩面。用符配定字号。或用古詩。或千字文。配定。如請弓箭。即書天字。上加印記。即知所請。四文書本字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

8 間諜

孫子言明君賢將動而取勝在于先知。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鄉間。因鄉人而用。內間。因官人而用。反間。因敵間而用。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于敵。生間者。反報也。凡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故反間不可不厚也。今我既不能用間于彼。敵有間我。又不能因而用之。兩軍相守。勝敗相持。愛爵祿吝黃金。不以上智為間而詗悉敵情。真可為不知兵者矣。李靖言古人用間。其妙非一。有間其君者。間其親者。間其能者。間其功者。間其讒好者。間其左右者。間其催檳者。敵有寵嬖。任以腹心。則傾而帝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則揉其情實以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則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聘于我稽留親羅。窺探其情而用之。李筌論用間亦有八術用術。用間之道。惟在微密潜成。漢王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秦多以金縱反間。易李牧司馬尚。而以趙蔥顏聚代。破趙軍。此皆善師者不陣也

○探候

用軍之法須探為先。欲知敵情須用我腹心偽為賈人乞丐。或詐降。或投軍。或乞食。以為內應。有能時往時反。詗悉敵人陰事者。上也。即不能反報。而陰用事彼中。或至期如約。開門應我。亦上也。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者。令彼鄉人引導。或刺獸足為卻行。或伏禽鳥隱叢薄間。蓋欲密聲跡避損人知覺。諦視他物。揣知敵情。見水痕知涉渡。早晚。觀樹動知來驰驟。衆草多障。使我疑也。飛鳥不泊。下有伏也。駭獸奔逸。謀潜襲也。敵使來。目數動。數舉言。肆者。刺客也。敵來困而請和者。謀也。欵卑辭厚節者。驕我也。使跳蹶來為虛。不止。侮我也。厚價啗我左右。欲搆我密謀也。使來言語辯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挽我不備也。使言抵

強者欺我也。凡營兵一千。探步兵十名。探馬兵十名。探馬五里兩騎互探騎五人。一部人持一白旗。一降旗。見騎賊舉降旗。見步賊舉白旗。無賊則捲旗。有賊則鉦。立望樓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狀如斗。令人望賊有敵道方面以小白旗指之。望樓車中建望竿四十五尺上安望斗。如覘城中虛實。人立斗中而覘。

覘敵

善用兵者惟因其嚮〻之未至雖卧薪嘗膽十有八年不以為後嚮之既至雖一日一夜去國與九十里不以為速嚮之在人。其別有二。曰天嚮所謂天嚮也。曰淫雨大雪暴風大霧星變妖祥暴水大災雷擊旱魃人瘟馬疫凡嚮見于我。急宜厭避嚮見于人。急宜乘擊所謂人嚮者曰移營涉水。分兵易將。絕根未合。陣亂兵疲。令雜主疑。兵情將驕。得間心離。內变大潰。嚮生于我。急宜秘避嚮生于敵。急宜詳察。是進退攻守之計。一任乎嚮而已。然又當視敵鼓角人馬微候諠靜以避之。雖然見敵可擊。又當反處敵人。不漏詐誘。如去鳥起。下有伏兵。其或大兵之二。請為樓鳥。

安立不動。或隱人立于草木之中。執彈射以驅飛鳥。令人疑之之類。則察覘者又須以他事恭之。

詭譎

兵行詭道自古記之不戰而惰陰傾之術夜行之道也兵家反泄之法有四、其一曰辨色。如昔以青旗招將佐。今以青旗指士卒。二曰旗幟。如昔以青為左。白為右。今青為直。白為曲。今且變黑為白。使敵不知吾左右之名。四直之勢。三曰金鼓。如昔聞鼓進。今聞鼓止。昔聞金止。今聞金進。四曰烽燧。如昔以一燧退寇。二燧索救。今反以一燧索救。昔以有烟為有警。今以有烟為無警。又有暗號之法。如我一鼓一金。二鼓二金。彼此相合。即是吾軍。否則捻殺。如我之人馬多寡分為兩隊。我左隊左旋。右隊右旋。雙日左旋。單日右旋。彼此相間。即是吾軍。否則捻殺。潛易之法。以將聞于天下。易將不易兵。以兵聞于天下。易兵不易將。兵發之日。去精微而宿無蹤。晓出夜行而畫不趨。將發之日。不徵儀仗以疑敵軍。不發號帶以安我士。或佯北以誘。或詐降以佩。或半渡以擊。或聲東擊西。

或直傾其巢。或輕騎拖蘌。或故用老弱詐降詐敗。以誘之者。他如夜出女子。白衣搖櫓。撐蓬藏篷。詭如此類。皆臨機應變。未可預設。善用兵者師其意不師其跡可也。

○瞎營

凡軍發有征伐，但令收拾行裝。不知令之往何處。行營不用金鼓之聲。旗於之色。有後開物件。傳到即照令行此。凡傳某物。自起處傳來。必親到行營主將手內登記明白。仍交主將收查。要止傳此。不要行傳。

竊物。還後行傳。是物。要見趕傳。貫耳。小箭。要收拾。信幟、或賊不遠、或防伏賊。傳長令箭。即便於腳下立定。軍中腰牌。所以禁諠譁、暗記識、出奇設伏、晝趕夜襲、則用之。其制長四寸。闊五分。陽面書其哨其隊、某兵、陰面書某官押寫號令。油飾掛頸。静夜吶則各腰牌索物則錐徵而用則大。

○伏埋

明兵不如暗兵、所謂攻其不意、出其無備、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法每一千人。以三百為奇伏。還意當分

其末則可取。平地難于設伏。多于崎嶇險隘山谷斜徑。度敵必至之路。伺其解甲輸弓之際。或用假獅假象、假牛口中放火、或用神像、如閻張呂布牛頭馬面鬼臉帶之、即用鬼神形執器伏、忽尔沖陣、令人恐怖或用地窖暗藏精兵。或于寺觀岩洞埋伏。或用伏毒伏大伏等伏網、或用品字坑、諸如此類種種、不一此所謂藏于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也。若近日用兵、那先知我兵幾何、馬幾何、從某路來、某日起程、某日交鋒、如此焉焉不能取勝也、

誘隔 言馬

拖賊之法不止一端、又設為隔騎之具、勿令賊知、先示之以弱、誘其必來、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墮我之圈圍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穿而不可脫。其預設以伺其來者、曰伏弩、伴馬拖馬簡白穿古穿、倉卒擲撒、自致顛蹶者、曰刺球、蒺藜半針、絆項、鹿角、皂角、枋。道狹路、隘。困地、設、陷。曰踢圈榛栊、伐木結草種水裂石断橋塹坑。又有誘騎之法。使賊馬見之。踴躍奔騰。自投陷穽。不容止遏者。曰芻麪、餌麩、麯青麩麩。其他

如水柔之勁風沙之走。雖云微妙。亦自多端

預財十二欵

○財兵卒

將以智將居上、才將廉將勇將福將居次、而驕貪無足數也。將材既已久財、兵卒不選難以教戰紀効新書言選士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第二不可用奸巧変幻之人。惟鄉野老寔及平日慣戰、此二項人可用、今之司選者、必專取肥偉、或專取力大試以制石、或專取武藝、或專取伶俐、原是四者又必有膽氣方可應選、第一選人以精神為主、而兼用相法、若將威素立、則先收以恩、若將威未行、則先振以威、使就我彀中、雖然指、從者人、獲免者大、士有老少勇怯強弱材技貴賤鄉俗之性不同、苟能操從得法人人可用、兵法曰。貪者。守。帥。廉者、主。賢。仁。者。御。御。辯。者。通。使。謀。者。應。敵。怯。者。守。陣。勇。者。破。敵。奮。激。疑者。掄。詢。掃。敵。聾者善視。瞽者善聽。各取其性。皆可以使為股肱則勇。第一有讀書不成。去學劍。通精天地人三策。欲大有所用以成名者。此其人選入幕中。設為上賓。不在兵士之列。其一貧窮困厄如。奮不顧身。或有仇欲報。有

恥欲雪決志進取。遇賊爭先者。為一等。名曰冒刃士。可使衝圍陷陣。持營坎寨。其一氣貌力壯。拔距伸鈎。強梁橫暴者。為一等。曰陷陣士。可使攻堅破銳。爭險奪路。其一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者。為一等。曰鄉導。可使指引道路。涉渡關津。其一通曉四夷言語。舌辯許巧。善移人意者。為一等。名曰遊士。可使入敵遊說以為間諜。其一踰高絕險。輕足疾走者。為一等。名曰健步。可使覘賊情。其一歷練老成。辦事勤謹者。為一等。名曰慎士。守門盤詰者。監倉庫。其一過犯特赦圖報知過者。為一等。名曰使過。可使破堅入險。出為先鋒。退為後殿。其一能捷騰翻擊。狗盜雞鳴。踰溝越壘。善識水性者。為一等。名曰抄掠士。可使潛竊夜號亂敵營寨。其一工醫人馬疾疫瘡腫。百工伎藝能造戎具者。為一等。名曰藝士。可使隨軍各効伎藝以備使用。其一膂力過人。驍勇絕倫者。為一等。名曰力士。可使陸為刺客。其一弓弩射法。雜藝出衆。善造車善調馬者。為一等。名曰教士。可司其技藝。各立班頭。以訓練衆兵。以上數等。先為偏立。使歸部伍。所謂良匠無棄材。良將無遺士也。此外如永順保靖鈎刀手、慓廣弘農綱字軍、山東西埂頭棍、臨清標兵、河南毛兵、少林僧兵、徐州箭手、五臺楊家槍、臨洺關諸走報人、浙江永康義烏兵、淮揚鹽戶兵、閩廣漳潮航海兵、江西景德鎮礦房兵、徽州徒步、湖廣柯陳兵、及沙市城陵磯、漢口樊城黃麻遊俠、山西臨晉走馬賣解者、廣東之海鬼、諸如此類、收入伍中、倘以稍偏、不特演習、亦可得其死力、但須附近土著、保結、不得令其遠遁、應募烏合之衆、聚散無常、時歸時叛、為害匪小、此又不可不預防也、

貯餉芻

未言足兵、先談足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餉、士不往、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今天下公私財匱極矣、若云發帑、恐帑亦非不涸之源也、若云加派、今閭閻困已極、百姓不足、邦本已潰、無從搜索、兵之所需餉芻為急、惟有屯田為第一喫緊、其一清軍也、原額屯田八十九萬有奇、今所存六十五萬零、可得三千一百四十六萬、今京軍十二萬、南京四萬、盡補天下失

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
用米三之二、是以養矣、其一墾民田、江北河南山東
北直陝西、其拋荒田土最多、南直湖廣濱水可以圍
田、閩廣多淤泥田、誠特設一墾田官、專督開荒、既足
兵餉、又備馬蜀、此天地自然之利、為足食要務、至于
礦必不可開也、稅必不可設也、節省挪移、其類亦有
限也、鐵法之利、差足省銀、而今亦未盡行也、鹽課、亦
有常供、餘鹽尚且勿給、而必所不增也、鹽法惟復本
色、今邊開納米麥、使得一面開屯、所當急講者也、田
之外、惟做常平社倉、民間俱得輸粟納罪、則多積穀
麥、可禦兵荒矣、

備戰馬

逐利追鋒、步不如騎、戰馬不可不預備也、洪武初設
太僕寺、專督馬政、又建行太僕寺于北平、及遼東山
西甘肅永樂時、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
三苑馬寺、又立茶馬司于川陝等處、以易番馬、法至
詳也、戶馬變而種馬、種買變而為買俵、而馬政壞矣
大約　所利者騎射、內地之馬斷不可用、之于邊市
馬全不可用、惟宣府張家市口民間商販對買、有價
上五六十金者、可備戰馬、京軍俵馬解到之日、亦可
選用、甘肅茶馬亦可選用十之二三、又聞河南山東
馬市亦間有可用者、至于巴蜀滇黔、崇山峻嶺、騎不
如步、即有良馬、止供本土之用、今苑馬之政不齊、太
僕多用折價、一旦有警、祇恐棍徒給價暫買馬、既不
良、未及進營、先已倒死、何以長驅直入、收駿騎之用
耶

備戰車

凡平原曠野之地、利車戰、一則治力、一則全伍、一則
整束部伍、每戰用偏箱鹿角、自環為營、車外方拒馬
蒺藜、車上樹竹簾生牛皮牌、以為捍蔽、車內載大藥
器械、以利擊刺、車旁用弓矢弩箭、大藥銃砲、迭番迭
戰、膽氣自壯、所為不飼之馬、有足之城、一車常用步
卒八十人、又有當十騎、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乱萬人、
漢衛青有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馬燧為狻猊車、
宋萬全車、李綱製輸車、製勝如意車、弩車、戰車、國朝
有全勝等車、劉莊襄天和專以製輪小車破敵、今考

其制度不一（連環車 木字車 百尺大銃車 飛車 戰車 獨戰千里車 編車 象車 鹵車 巷戰車 發車 草車）大約散騎輕剽以安車制之遠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故以車禦偏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机此用車之利也

〇備戰艘

陸戰利車騎。水戰利舟楫。戰艘又不可不備須也。舟有大小遲速便拙之不同。有遊艇。蒙衝。走舸。闘艦。海鶻樓舡之異。廣船有秋會東莞二製。福船有六號一號二號大小稍別洪名福舡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又有海滄開浪亦福。浙直船有號船擅船蒼山八槳鷹船漁船網梭沙舡鳥嘴子母舟連環赤龍等之別。總之惟有車。輪。喇。漏。手內者。令人轉動。其行如飛。臨敵先從內裏放神。砂。神。火。令彼不能見我。戰一齊撤開船板。各立于旁。將內拋火毬放鏢鎗。使鉤。鎌。等器。敵舟必破也。又或卒水無舟。欲得清渡者。則有蒲筏飛絙皮囊木罌械筏渾脫革皮可以利涉。或欲禁彼之涉淺。則有聚鈎涉針水毛蠣水蒺藜鐵菱鷄距。深則有[illegible]鈎拒檣刀口和尚膝仰神臂晃鎖。種種不一。雖有舟楫安能及我岸耶

修器械

語曰器械不一以其卒與敵也。故之所長者。在強弓勁矢。一發又中。但不能及百步之外耳。漢唐禦遠往往以弩。故攻弩之力爆閒者可十石。繳張者可二三石。斛子床子等弩。雖強。然費人力。可以守不可以戰。宋來有神臂弩。本朝則司馬用之。其法始傳。寫弩伏弩。猶力于業。又有諸葛弩可置數十矢。東南善用。未可及遠。鎗有十六種（楊家鎗 馬家鎗 金家鎗 張飛[illegible] 鈀 担 古 等鎗之）刀有十五家（如偃月刀[illegible] 大刀[illegible] 車刀 苗刀之[illegible]）劍有六家（如[illegible]王[illegible]）如少林也海夜叉大大林小大林[illegible] 連環振頭根十八棒風磨[illegible] 牆枇拜十八面捏狀[illegible] 採折條子質采鉤杆）雜器之家曰鐵鞭曰夾棒曰單手操鉄鏈子曰蒺藜箕頭曰金剛圈曰鍾掌鐵尺曰李公拐子曰剛人曰狼筅曰鈀曰鉤馬上器械曰鞭曰鍊曰鑛曰流星曰鎖爪曰回馬又上帶使流星鞭曰双劍双刀曰馬叉曰天下鐮曰天方基曰鎗曰

閩刀曰斬馬刀曰月鎗使拳格兵器之家十有一如勍拳北拳溫家鈎掛拳孫家披掛拳張飛神拳霸王拳猴拳童子拜觀音拳九滚十八跌眠張短打破法三十六拿法破法七十二跌法解法等至于弓矢南方弓柔矢小不能傷敵今邊方亦效　人強弓以柳木箭大鉄鏃亦足與敵相當兵士武專習一藝武兼一二藝不至學雜其他藤牌大斧鉄蒺藜拒馬木飛檑飛鈎袖箭神鎗銃扒石灰人糞毒藥種種不一非可遂載也

備火器

我與敵戰惟勿使近我百步之內。諸器械俱不如火藥為中國第一技。北地有備無砍東倭有硝無磺兩廣川貴亦間有其一而不備火攻之法先求種火砌輸妙訣次備埋伏器如諸葛地雷攢地龍地熱銃藏要路其次火車火牌可以禦敵奔衝火人火馬火牛火禽等相机而用令彼不得傷我真人真馬奔乱破陣臨危取勝火砲火銃威力甚大如大將軍二將軍滅虜虎蹲百子邊銃佛狼机鳥銃三眼四眼發貢可以攻城攻柵火箭神机一發六七百步即九龍筒亦發三四百步一窩蜂六合尚可以衝散大營其有鏈棍刀剷狼筅俱以火箭瞎戡敗燃火又有一中火噴筒神烟神砂神水法小法火爛火毒火順風揚去最能傷人大飛抓火石榴火妖又可焚机火毬火磚城上山上拋下令人駭心奪目至水中火器猶宜預試其製造大兼器具一一先辨未可草草

○備盔甲

盔即古之兜牟戴于項首一以壯威一以避矢石刀鎗有以淨鉄五六斤加銅煉成二斤者其製様不一有名一塊鉄一名鍋盔古人取以煮飯有四明盔有六葉盔有皮盔有竹盔有藤盔內用綿惰一項頂上用仁縫此盔之制也至于甲為用命之本當鋒鏑而立于不敗者此也南方地險多用步難以負重天雨地濕鉄甲易生鏽爛赤藤甲輕堅。誠芋矢刃。利于水火唐猊鎧用透骨草雜蔔子為咀製造如牛皮厚實作甲亦堅便又有倜儻連環甲又有生水牛皮甲。以破斫碗畚碎。取末大麻。調生漆傳上。桐油漫邊。又有鞋底甲皆必畫番惟厚楮皮依倘得二寸厚法法製造刀鎗箭俱不能入造甲之法步要欲長馬軍欲短

苦手欲寬、鎗手欲窄、步人右掩、馬軍左掩、利于舟車
不利于步戰、馬甲惟頭面胸膛要緊、貼額用佈布納
作一二片。而有鐵額可隔、甲身合卒鞾止平腹下、用厚
班布裙、被甲鞋捷、遇藉皆被幡　甲內襯以舊襦、則
護惜皮毛、不致傷破矣。

○備旗鼓

凡行軍耳只聽金鼓、目只看旗旛、夜看高招燈、如
某色旗豎起、兵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兵有
各營把總、把總看中軍、以鼓行、以金止、大家共作一
個眼、一個心、當號笛。即是吹嗩吶、是要聚衆分付中
軍事務出行、放銃一個。是要更變號令、即止定歇宿
處、吹喇叭一遍。大兵起做飯、二遍吃飯、三遍赴信地
扎營、喇叭吹天鵝声、各兵即吶喊、吹擺隊伍、即每哨
一齊擺定、吹單擺開、即一小隊相地平離、一丈五尺
旗兵過、只吹喇叭一長声、各兵轉身照旗所向、歸過
打銅鑼、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點步鼓、各兵照先樹
旗、次發兵行營、點鼓一声、走十步、擂鼓各兵趨走交
鋒、下營擂鼓豎旗、放火兵旗、收掌號收回、打金退發

人探數撥、向收隊塘報探小黃旗、是有賊至、各哨
兵認各總旗色。左点左行。右点右行。前点前行。後点
後行。本旗收探在地。即立定。如旗不起。即是信地。夜
看高招。兵畫一船。大將建五方旗。居中不動。南方有
賊。大將舉直旗應之。東方舉青旗。西方舉白旗。北方
舉黑旗。無賊掩之。大將置鼓四十面。又令進兵持五
色招揺旗。遇山鎮開黃旗。遇溪河開黑旗。林木開青
旗。烟火開赤旗。橋梁開白旗。以告大將。每一營將官
認旗一面。金鼓旗一面。門旗二面。坐纛一面。五方旗
五面。高招旗一面。巡視旗十面。把總哨官旗各一面。
旗總隊總鎗旗各一面。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將
官下隊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
邊生旗面、以黃應德、德主也。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
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
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
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軍士盔有纓無旗
軍中置清道旗一副。共二面。金鼓旗一副。共二面。門
旗照五方色各二面。共十面。豹尾旗二面。大五方旗

五面。五方神旗五面。五方高照旗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色之色與大旗還同意)中軍坐纛一面。五方轉光旗五面。用在將臺上五色出征旗五面為轉光旗之用。二十八宿號帶。(帶上繪列宿真形)三軍司命旗一面。此主將號旗顏色隨意。不預設以防泄漏。(祥用長鎗旗方二尺)角旗八面二十八宿真形旗各一面。凡遇出兵日所輪勝宿腳以此旗領軍夜營旗燈紙油。亦照五方。

烽燧

凡置烽燧視山險平地以為遠近掌燧火必擇謹信有家口者置烽之法每烽設土烟日四五座下連火臺〻上挿擬榥安火炬造箭先泥裡後泥表使不漏烟火炬長八尺乾葦作薪乾草傅節土箭裡常挿著狼糞煙火使燄若後烽放訖前烽不應即差腳力人走問恐被掩蔽白日放烟黑夜放火若被陰晦霧起望烟不見原放之所即差腳力速告前烽霧開之處依式放烟凡賊入境不滿五百人放烟一炬三千人放兩炬五百騎放三炬三千騎放三炬萬人則放四炬戚繼光防海之法又設車駕每駕高一丈二尺上用木横下用草蓋以南方無狼烟拱把之草大炷不及故必用多茅苫蓋庶隣桐望可見

堡臺

城守之外平野若無墩堡敵臺何以隨地為守況西北諸邊又與敵相犬牙平堡制圍垣宜高大約高二丈加陴睨五尺共二丈八尺圍垣既立數臺宜講臺宜高則四擊不礙堡大則臺多堡小則臺小臺宜一面附垣臺下須設數樓如人家守家樓之制堡街一壕墻為墻於壕之內堡之外臨壕為墻。則壕愈深矣。堡為道。則堡愈險。二地道穴垣為道以通壕墻內人三塞門以土塞堡門為 垣以逮林灼也堡器如雞簾挨牌火鎗弓矢礟石銜木火箭大銃亦當多設東南多崇山峻嶺深溝高壘堡不必多若西北全繫于臺堡之多一以收保無遺失一以禦敵人之沖而阻其來上自山海下至居庸迥不過千里陵京咫尺與他邊不同堡分大中小三制一里一小堡二里一中堡三里一大堡小堡一里中堡二里大堡三里所費約不下三四十萬金一勞永逸費亦不修也小堡百

人中堡二百人大堡三百人以現在邊兵及新兵分布此賊金湯兵事各守信地有事互相救援堡之外多設墻地陷阱重重護守雖有百萬之衆焉能插翅而飛騰耶

兵事二十欵

太乙

世法用兵、最重選卜術家、合兵法[illegible]奇門六壬三家、太乙奇門、皆謂出于齋之[illegible]傍堅云壬則范少伯之書、詳哉言之太乙者、其理皆合于歷家之說、然太乙言九、即洛書之九也、其曰主客大將泰將進擊之類、皆因兵而命名、簡而明者、無若廟筭詳而核者若遁甲圖、斷以言兵者思過半矣、太乙者紫微天乙、星南太乙星、乃天帝之神、掌十六神以補人極王者恭己奉祠握兵伐暴布筭運籌明太乙在所而筭之筭得一陣、兵之出西北、得二必出南、得三出東北、得四出東、得六出西、得八出西南、得八次北得九出東南、筭中無五筭者乃大小將塞無門也、又於太乙置陣、舉旗之法主客、筭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舉黑旗、筭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筭得四六宜用銳陣而舉赤旗筭得二五宜用圜陣而舉黃旗筭得六七宜用方陣而舉白旗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如天目不在囚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不在

開休生三門之下不所謂三門具五將發也（太乙統宗寶鑑陣圖）

（三首傳于永樂時泉州洛陽李人張華所製）

奇門遁甲

景祐遁甲符應、任宗景祐時人所著也。遁甲者何？天干九十、甲為之首、統領諸干、至尊至貴、其所畏者獨庚金耳、故須遁匿其甲、勿使受尅于庚。然乙為甲妹、可以配之、使其情有所牽、丙丁為甲男女、可以制之、使其勢不得肆、故以乙丙丁為三奇。又十干中戊也、庚辛壬癸乙丙丁、皆專制用事、而甲無專位、與六干同處、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午同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又以六十花甲子在于九宮挨宮為甲子、遁一位為甲戌、又遁一位為甲申之類、皆有遁甲之義、獲餘乙丙丁無與同者、亦三奇之義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九星者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寄坤宮）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也。九星八門、在地盤原有定位、如休門天蓬屬坎之類、此一定不移者。其在天盤則隨直符直使所指、與地盤參錯相值、而吉凶生焉。乙為日奇、丙為月奇、丁為星奇。三奇若遇休開生三門、謂之奇與門合。休一在坎屬水、開六在乾屬金、生八在艮屬土、即歷家所謂三白也。又八詐門者、直符、螣蛇、太陰、六合、勾陳、朱雀、九地、九天是也。此直符遁九星直符所指、陽則順、陰則逆、轉其中九天九地六合太陰為吉。若得奇得門而又值此四位、是為全吉。然又有反吟伏吟、伏因旺相擊刑迫制之類、不可不察也。（冬至為陽遁順布六儀逆布三奇、夏至為陰遁逆布六儀順布三奇。三元者上中下三旬也、五日一換符頭、故半月一氣而三旬用也）

六壬

六壬之說更繫于太乙奇門、然其法詳于六壬直指兵占、則有軍帳賦兵帳鉤玄、鄴都占法、熟于此可以盡兵法矣。首推十課寄居（甲課在寅、乙課在辰、丙戊課在巳、不須論丁己在未、庚申位辛戌、壬癸亥其真、癸課在丑）、次推十二月將（正月登明亥、二月河魁戌、三月從魁酉、四月傳送申、五月小吉未、六月勝光午、七月太乙巳、八月天罡辰、九月太衝卯、十月功曹寅、十一月大吉丑、十二月神后子）、又推月將起例、貴神順逆、貴神起例、貴神治旦暮、則分配定位矣。宗門九課、人式起例、一賊克（凡上克下曰克、下克上曰賊）、二比用（陽日用陽神比、陰日用陰神比）、三涉害（剛日以日上神）

各用某日以辰上神為用四遙克五昴星六伏吟七返吟八別責九八專見明赵例後通五行生旺死絶法參考各畫而吉凶見矣此外雜占如占神光占旗占刀占鎗倒占剪雜占田螺雖爲小技亦少有驗然亦未可盡信也

○選擇

談兵者多用太乙奇门六壬三家然驗歷日吉凶辨五行生尅則選擇亦不可廢也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為先忌冲太歲全神天金地金將欲出軍假令木日尅知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门出兵天勝此

名子孙為父母報仇勿令金命上將以金日金時金门必敗言金尅其木日也出軍最忌月建之日天火狼藉日凶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即春甲子乙亥為八龍夏丙子丁亥為七鳥秋庚子辛亥为九蛇冬壬子癸丑為十虎四離二分二至前一日四絶立春夏秋冬前一日九醜乙戊己辛壬之日子午卯酉之時受死日龍虎日兵禁日五反日大敗日天地爭雄日五不遇日五不遇時伏尸日血光日宅亡日白虎頭日天翻地覆時暗金伏斷日時俱不宜出軍演禽之法以二十八宿所值之禽推演蓋日禽衆家禽時禽本身禽番禽他禽人禽初傳時禽中傳番禽末傳初傳過去事中傳現在事末傳未來事又番禽為天禽時禽為地禽凡使禽須要我禽高強有氣飛泊得地能制番禽乃可并畢最強其尼次之每宿所值禽有食畏愛喜忌山禽不下水水禽不上山夜禽日不出日禽夜不行飛禽怕蹭嫩走禽怕刀砧亥子為江湖寅卯為山林丑未為田園申酉為刀砧辰戌為岡丘巳午為湯火其有貴人登天门時十二貴神例天罡取時用方法厭穰法接特依法亦自不爽也

教戰

凡教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　雄勇者擊鼓刀楯為前行持稍者次弓箭為行將帥先告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仆則跪旗舉則起習知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鬭之倫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大凡講武以示法程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手使展伸便利提擊致意次教足使進止合宜往

来遲、疾、未教心、使應務恭順、執事精強、又教之祇對令贊喏、磬折趨蹌趨捷、教之裝束、使裹幞結佩器使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礼衣食寢卧、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教戰之法鼓令既審、指揮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色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色人為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卒也、

○營地

未行兵之先、凡一應鄉導、先鋒、奇伏、策應、供備、別正兵將發、凡兵止則為營、行則為陣、未立陣、步布營、先擇地、依形勢高下、平險、水陸、各因地宜、就其所安次有營其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井令東西南北、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象配營極易、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凡營主各有專司、軍未發前、即布令司兵官、令分頭巡隊、司騎巡視馬騾、司貴撿校兵甲器仗、司倉監管兵士糧食而隊兵擺二廁、百人共掘一井、每軍各帶掘井壞器具、俟下營時隊長即督各兵起土造飯、積柴不可遠離、水營海營相去一箭之遠、以便起行、濟泊、不致相碍、

○步伍

周礼小司徒會萬民卒伍而用之、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將命卿、師帥中大夫、旅帥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一軍二府六史胥十五人、其後管仲內政、雖精詳、其實、皆起于伍、後世相傳司馬法以伍人為伍、孔明八人為伍、誤矣、孔明四正加中為五四奇所以制勝、備雖隊伏翼者孔明八陣○每方八個伍○八方為八八六十四伍○李靖六陣○每方八個伍○合六陣為六八四十八伍也○自古及今未嘗有外于束伍我朝惟王驥立伍之法、淺近而明、不立巧異名色、戚少保以把總、哨、哨統、旗、旗統、隊、隊統兵、亦不甚明且意到頭、是用周礼伍法為便、惟四兩為卒脫離伍位、今以本朝官制恭定五人立一伍長（什長不用）五伍二

十五人立一隊長一隊五十人立一哨長五哨一百二十五人立一百総二百総二百五十人立一把総五百総一千二百五十人立一千総二千総二千五百人立一守備五千総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以都司參将統之遊擊專統遊兵自伍長以上旗幟各分大小五方五色旗有長短大小不同。每五人一火兵挑行李。司炊爨。隊長馬夫一名。認旗一名。哨長馬夫一名。認旗家丁一名。百総高招一名。鳥銃手一名。掌號一名。鼓手二名。嗩吶二名。喇叭一名。揮鈸一名。旗一名。火藥人一名。塘報二名。巡視旗二名。併事一人。書記一名。醫生一名。馬夫一名。把総千総守備參遊加旗牌銃手角旗門旗水匠鉄匠軍牢徒步厮役薪水俱聽大将預定各營分派已定先照偏伍冊式二傳先請大将印鈐一收大将一發本管官收訖各官兵俱用保結直書年貌籍貫以防巡換頂替凡兵所執兵械遂置之無用矣今定伍長一位止執小旗一面腰刀一口神砂神烟一包在前一伍長後第一名或大牌或圓藤牌亦用腰刀一口蒺藜一筒第二名弓矢弩箭第三名狼筅當鈀兼火箭數枝四名長鎗兼大銃砲五名鳥銃鈀短鎗兼大噴筒二伍仍執小旗一面腰刀一口神烟神砂在前伍長後第一名執牢牌或竹皮或藤或長或圓腰刀一口蒺藜一筒第二名或飛鎗鏢鎗兼火妖大石榴第三名用少林棍利劍利刺兼火禽火獸第四名流星袖箭兼火球火磚第五名用神水一筒火器械一件上暗藏大箭鎗危廝殺亦有一中大約每兵以輕重相匀每人必執火器一件小刀一口便利人取首級其餘各尋認一件以為制勝之具以二伍定為各項器械分盡矣

騎兵

步兵有伍騎兵凡軍中每十兵二騎安營未伍惟各參遊千把哨隊及偵探塘報等有騎每一騎一夫十騎一獸醫如他用騎戰則亦照步東伍馬兵與步不同必選平日善騎年力壯健能射能使馬上器械者方可大約步以騎佐騎以步佐未可偏廢也兵法曰凡我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飢冬則溫廐夏則涼廡熱刷毛鬣謹烙印蹄戢其耳目毋令驚駭

習其馳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撫勵勸御必令全好乏絕撥補武往從要云馬雖平安亦可每日騎習使之慣熟諳會金鼓騎色進止回軍轉陣遇敵之法馬格有五等善走駐坡蕩澗者名曰跳蕩為聚為一等可衝突敵陣追逐賊寇探報人馬擒生用之有精神惺惺又善跑驟名曰嘶脚馬聚為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有見聲馬動而不嘶鳴馴良者為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劫營寨使敵賊寇偷渡亂營用也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速走者為一等可使作駐隊旗掩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衆有不出數等齊諸色類者與聚馬共為一等臨時撥諸排徒馬之鞍韉前後稍高鞍之雁翅前豎而後平轡圓呈中立不偏底闊靴易入鐙馬上靴用軟皮上繫皮帶與今人軟四泥靴相類而不用釘距

車兵

車兵與騎兵束伍同選時先擬千把百從車正家長亦同騎兵例必須伶俐知書者膽大有主張者一名側立聽事正將眾車中取三十二名前來中年上下曾經受苦挽推耕犁得全力之徒六人為車兵專管推車又有力而精伶俐者一人為舵工各給腰牌低選填又擇年少伶俐者二人為火箭手又選伶俐有膽力者四人為鳥銃手又選年紀中大謹慎者六人為佛狼机手此車上之兵也如以馬兵為殺手則不用選殺手如仍備殺手一枝則再選有膽好漢一名為隊長隊內有殺氣少年二人為團牌手力健者有神氣骨肉勻稱二人為長刀手又如此一人更加粗壯有力者二人為大棒手身長膽長二人為鈀手又大兵一人遞名選過即揀選填查一車完即給方色如式認牌一面車兵擺列圈一將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圈擺成行伍坐定一把總者但完放出各車正將圈用水牌粘糊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 下完定示日于教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派宗成司情明白至期各照所派車上去處各為信地尺寸難移凡車兵不用盔甲惟車正用盔甲每車舵又專管車兵而車正亦得兼管其佛狼机手兩鳥銃手俱聽車正專管教手一隊聽隊長管而車正亦得兼管二十人為一車

一車為一字三字用百總為一局四局一把總為一司四司一千總為一部二部將官一員是為一哨多多做此

舟兵

水兵之制惟戚少保稍具然亦不詳大約亦是伍法伍舡中各以一舟樹五方旗幟為号大旂用黑布為号其要排舡勢中軍五舟在內前後左右各二位共一營左右三哨各五舟二營左右四哨各五舟豈非從步伍中來乎凡舡一隻補盜一名專管一舟之務舡工一名專管舵舵門下攻守捉手一名專管捉頭前攻手正騎手一名專管帆檣作上下持調舵鐵斗手二名遇賊則上斗用頭標丁射賊舟神器手四名專管無敵之神飛砲掌號手一名專管應司哨号令及專獨舡對敵進止号令守艙門二名駐敵守宰守平時一應家火損具掌兵八隊每隊之長一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隊長同一隊內攻守皆兵用命賊近要添火桶平時督兵習藝備治軍火器械隊之多寡相舡相地損益之

演射

凡教戰必演其諸藝演藝首先射凡射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勉容無作色和其肢体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視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惟當自速莫患力羸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体後乃射之其的必始于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術成矣或升的高山或置的深谷或嵬或擲使其的縱横前却不失所準乃可射禽與敵凡弓忌左傾箭忌直觸順忌旁引頭忌腳聳臂忌出西背忌後傾此射法骨体之病也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衝此皆考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與名指壹小指中指大指頭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句之此北邊之法也北法力小利于馬上漢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既弦則置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北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耳其挽弓欲使弛弰入挽弛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使承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有声步射之法有四字四縣滿端遲盡

之矣馬前之法有三曰分踪对蹬抹鞦並分踪花巧
对蹬偏于向左說使敌数叢射二数在右將旋馬以
應酬之乎善騎射必習為左右手可也（教射之法身刲記）

演弩

北人騎射漢人踵弩前代名將如漢耿恭虞詡唐李
靖郭子儀宋吳璘劉錡宗澤輩用踵弩以破羌戎然
不可勝數而漢且有置踵弩將軍之名宋始有神臂
弓之制蓋射數及遠爭險守隘莫利于弩弓之力小
弩之力大弓猶可接弩則應弦而斃隨响隨到耳有
蹶張弩銅机弩腰開弩三弓床弩三弓弩窩弩連弩
伏弩扶絲弩又有排蔦弩耕戈弩其制不一然弩不
及遠特以制敵之騎射為便我朝劉莊襄天和以神
臂弩禦敵斃敵数百步之遠考其制果精妙備以佛
菜無不立斃微而用之誠為利器但近日火器又遠
于弩机亮工力少者

演劍

吞劍和習有眼法擊法格法刺法洗法有單舞法有
双舞法倭之劍徠鋼極精而戚與苗弩羌哥比肩語
云長箭欺弓快馬輕刀則劍利輕而不利重可知矣
擊法有五曰豹頭擊跨左擊跨右擊翼左擊翼右擊
刺法有五曰逆鱗刺坦腹刺雙明刺左夾刺右夾刺
格法有三舉鼎格旋風格御車格洗法有三曰鳳頭
洗虎穴洗騰蛇洗劍訣歌云電擊昆吾晃太陽一升
一降把身藏（左右顧四劍四）搖頭進步風雷响滚手連環上
下防（右手一劍左右各一劍進左足一劍收劍一）左進青龍漫探爪（偏二步進）
（兩手劍用左手十字右）行單鳳獨朝陽（用左手一刺進二步左右手跳）
（擦之劍刺一劍各一跳左右手各一蓋右）撒花蓋頂遮前後（六右滚花）
（手一兩轉步兩劍作勢）（六劍兩）
足馬步之中用此方蝴蝶雙飛射太陽（右足進步右手東去二劍左足）
（進步左手一刺一晃）梨花袖舞把身藏（進二步從上）鳳凰浪翅
乾坤少（右手進右手特身張兩手仍翻下回身左手一劍手東去二劍左手入一劍刺照分進方足）右掠
膝連肩臂兩旁進步滿空飛白雪（劍從下盤上四）回身
野馬去思鄉（刺右手抹膝一劍刺一劍右手抹肩一刺右手抹腳一劍手抹肩一劍）

演刀

武徑總要載刀凡八種而習法不傳今所習腰刀非
團牌不用故載于牌中長刀則倭奴所習嘉請時進
犯東南戚少保始于陣上得之舞雙刀法化若使一

伏虎打我頭卻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若被他撤
棒走了當身一抹刀他若一水平鎗來扎我卻以右
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秃龜來斫我卻回以
右手監住右手斫虎口他若使一單鞭來打我膀不
拘左右以手監住一抹刀他若使老僧拖杖掃我脚
以左監住右手一抹刀若撤棒走了就劃虎口他若
使一横龍鎗來扎我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
使一仙人教化來戳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
使一老鸛啣食來斫我脚以刀十字架住一刀就斫
虎口他若使一鞭鎖來打我以右手監住左手一抹
刀他若使一拳手對天來打我以左手監住右手一
抹刀他若使一虎頭勢來打我不拘左右一手監住
一抹刀用此有法

演鎗

鎗法之傳始傳于楊氏謂之曰梨花鎗法貴熟々則
心能忘手々能忘鎗楊家之法手執鎗根出鎗甚長
虛々實々奇々正々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
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

手然陳之行陣又畧不同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
解乱紛什非疎無以擱掷進退左右必使以短兵相
衛習法八母鎗起手你劄我々攔鎗你扎我脚我顛
鎗你上扎我捉鎗你鎗起我纏攔下你扎我々拿鎗
一合先有圈鎗為母後有封閉捉拏梨花擺頭救護
要明裏把門外把門內賊是花鎗名曰秦王磨旗二
合先有纏鎗後有攔鎗黃龍占杆黑龍入洞拏鎗救
護閃賺花鎗上名曰鳳點頭三合先有穿指後有穿
袖鷂子撲鵪鶉救護閃賺四夜鎗四面是鎗法名曰
白蛇弄風四合先有白拏鎗攔退鎗救護後有白攔
進步如猫捉鼠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鉄掃帚五合
先有四封四閉後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迎封接閃
賊是花鎗名曰撥草尋蛇六合一截二進三攔四纏
五拿六直閃賺是花鎗曰下進場撥草尋蛇上進場
秦王磨旗一截二進三拏四纏五擄六直大進場秦
王磨旗鉄掃子必無路裙攔鎗伏虎鎗地蛇破地蛇
鎗促頭鎗破中平鎗中平鎗破中平槍鎗中壁高他
遠近卻不妨高不攔低不拏當中一点難遮架去如

箭来如縧指人頭扎人面高低遠近都看見鎗是伏
腰横先扎手和脚疾上又加疾扎子退遲鎗有三
大疾一立身不正二當扎不扎三三尖不照必上照
鼻尖中照鎗尖下照脚尖你鎗疼我鎗好你鎗不動
我鎗扎来得緊去得硬不遲不緊是個空跳法顛煩
惟用封閉提拿上攔下攔六鎗封閉拿拿有大门小
门止此已足用矣

鋭钯

鋭钯自有倭時始用在閩粤楚蜀滇黔，舊有而制
乃同。軍中最利此兵法五兵五當長以救短，以
救長短兵種類甚多此一種可攻可禦兼矛盾而用
若中鋒太長而横太短則不能架拒賊器若中鋒与
横股齊不能深刺故中鋒必高二寸且兩股平，可
以架火箭以用叉執者架故名扒此器之兵二名共
給火箭三十枝賊遠引架箭而発之近則棄箭而用
此器萬全之計也習法钯對刀入我四角我四下不
相粘揪手起高殺扁身中攔為大𠝹丁字步要大𠝹步他起高
我就趕上剷扁身中攔我要後手高出胃去我出中攔钯他直打下

我將钯抽大门趕上壓落以我用提步勿使他起着

藤牌

古有圓長二色生衛而不生利用木加革者重而不
利以藤為牌出自南方雖不能禦銃子矢石鎗刀皆
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每兵执一牌腰刀一把腰刀
手腕一手执鏢鎗一枝伏長我短持定無隙將鏢擲
去毋論中否彼必應我急取刀左手随牌進入一入
鎗身内則鎗為棄物我必勝彼矣但擲鏢后舞不及
取刀此為大病牌無鏢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故
彼起鏢勿輕發即岳武穆雷牌麻扎刀之制令軍士
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术拐子馬是也出入陣中進
退便宜且衛且殺南方適用利器製頗精異置于行
伍功係狼筅之後蓋恃以督躲護于上方旅筅下哭
進因號之蹁蹼利于出入故也

○狼筅

此器形体重滯轉移艱难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殊
不知此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户當棒力大能勝
此步切為始之所使然後以牌盾伍其下以長鎗夾

其左右鏜钯大刀揺槊于後夫筅類柴而不能鼓非
有誘利器相資鮮克有濟矣中用此等器臨敵白刃
相接心奪胆怯他器單演不見可恃雖平日十分精
習臨時張惶失措惟筅則枝梢繁盛遮蔽一身有餘
眼前可恃足以壯胆庶幾人敢站定如賊用火箭則
只持有鈎鏟筅遮旋展來不與闘只將筅三四枝者
齊斜立迷于大旗面上旋看筅鈎形墜重不能擧即
以我長槍戳去此必破之方筅根要粗重手執于中
要前後相稱寧重後毋重前附枝軟則刀不能斷層
深則兵器不能入敵人胆大用列于前乃南方利器
筅竹浙閩不如兩廣浙則用茅竹兩廣用簕竹

演棍

兵法有奇正有虛實度衆寡強弱之勢決高下常遠
之機識前後左右之局審彼己主客之形有長而匿
短有短而見長有呼而動凡天有吸而靜凡地能陰能
陽能柔能剛可攻可守可縱可横今少林棍法大類
是焉以上中下四平等勢與兵法以正合乎倒拖戦
倒拉鞭等勢非兵法以奇勝乎分門定户何其定也

虛槍詐敗何其虛也鉄牛耕地非以剛推銑與乃内
賊穿提則柔制剛矣泝雁出岸非以勇取捷與乃遠
岸二捅則以逸待勞矣高揷柳劈華山非以高為勇
與乃舗地錦白蛇吞風則藏用于下矣由手為陽收
手為陰提圈外為陽拿圈裏為陰夫非兵法中陰陽
魅制之義乎若長技短用則有一提金龍攔塘鎖石
槍為短技長用則有單手劍鎗刀出鞘風掃殘雲爲
倒播手則有劈山劈柴換陰手則有鉄扇抉彩爲又
或左右互易前後中更或提其根或握其中或指揆
攻前或擊左破右或以寡敵衆以弱勝強彼認扎而
我則打彼認打而我則扎彼靜我乱彼忙我緩皆皆
之中看看之内闔闢盡該巻舒具備乃奇中令人
莫當随機應変使彼叵測身法眼法旋踵靡定手法
足法收放自如此謂棍法合兵法也小夜叉少林棍
法也夜叉云者以釋氏羅刹夜叉之稱其神通廣大
降伏其心即可為教護法釋氏又以虎為巡山夜叉
其即此意也總訣歌云陰陽要轉兩手要直前脚要曲後脚要直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步步進前天下無敵

演拳

拳法活動手足慣勤肢体此初學入藝之門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輕固進退得宜手可飛騰而其妙也顛番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横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閃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古今拳家宋太祖三十二勢長拳六步拳猴拳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入内番十二短打呂紅八下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此皆有名若以各家拳法兼而用之如常山蛇法上下周全無有不勝矣大抵武藝無不由拳法活動手足也

分布十二款 正兵未行必與幕兵商議先遣諜使次 遣卿導先鋒遊奕策應而後正兵次第 就道款集 分布十條

幕兵

古者行軍必有帷幄之士或精占候或通太乙奇门六壬或熟地形或知兵法或善布陣或善審軍中氣色或能揣知敵情或能臨陣觀變制勝或能飛砂走石諸異術以及一切數射教打教火藥造車工匠醫士術數鷄鳴狗盜偷兒宜特設一營分處上中下三幕居上幕者待以上賓如善天文地理兵法者當以師礼事之款有謀焉則就之呂尚伊尹張良李泌諸葛亮術仙大人若是豈將極富貴之所能羈心服之若父尊之若師加諸上位焚香頂礼跪而請教于秘帳之中而後愉惆惋于我他如朱亥專諸荊軻聶政輩幃幄中亦須多收數人以防不虞可也

說使

古人論士以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首子貢聖门高弟以出使顯于春秋蘇秦張儀偶爲縱横遊列國探候王之心而說遊行爲其用揣心之法

先以道德仁義礼楽忠信詩書経傳子史計謀成敗渾而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浄其志闚人之心情有所愛惡去就欲從而攻之陰察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卜其心察其容聽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毋使反究為養由之操弓逢蒙之挾矢無不中者制人之術在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己所長蔽己所短好言道德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以縱横禦之好談法律者以權術挫之必乖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無使出吾之右徐以廣弔ゝ之要害其心使神不得為心之主忌生安樂富貴榮華声色喜悅度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談弔則悲與賤者言談度則悅將其心迎其意或度或弔以熟其志情変于内形見于外常因所見而視其所隠所裡測隠探心之法也

鄉導

凡行兵必有鄉導渡險則有谿伏之處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駭之撓顛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自投于死安得勝數故即數國之山川邱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藩蒂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卒衆之衆寡器甲之堅危必盡知之可以料敵則鄉導焉可無也假于近山之處敵兵在前步兵執旗立于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営令馬兵先馳回即振旗十塘但振無警其步兵即向山立営山形方ゝ属土即執黄旗山形曲ゝ属水即執黑旗山形直ゝ属木即執靛旗山形尖ゝ为抗ゝ属火執红旗山形圓ゝ属金即執白旗後面兵來照形下営鄉導或用俘擄或用土人須防奸偽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為用使当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者措之出處密防其貳也然不必泰皆堪用之士但能諳悉行途亦不必土著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若遇天景暗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当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用指南針及指南魚以辨方向

先鋒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凡行兵前軍統施後軍統旗隨鄉導而行先正兵而發者必有先鋒先鋒與選鋒者別選鋒乃簡選精銳凡遊奕跳盪兩翼策應皆用選鋒若先鋒必須熟於鄉導渾身是胆者方可充之如平地則借車為捍敵山行則多備鐵騎手持藤牌竹牌生牛皮牌須人執火藥遠器如發貫佛狼机馬銃三眼四眼火藥輕便可以射遠者直須入陣以摧其鋒況先戎頭陣一敗不能復振即撲地而死晉劉牢之諸葛侃等以驍勇應謝玄募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隋楊素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有不陷陣者還即斬之李嗣業臨敵立陣前執長刀大呼當者人馬辟易白孝德將去袍幘持戈戟而撲擊刺龍仙斬其首携而歸皆以先鋒取勝也

塘報

凡塘報每隊選一人須選捷步善騎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每營計十塘自一塘倒遞上前凡敵情我得須知阻于遊截至于塘報得實我兵所獲有功或先敵遊截塘報之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酬之犒賞特加于家山谷結營如噴珠而出步步相連以便更番迭戰凡鄉導所得情實及先鋒勝敗或我兵暗遣偷兒探刼寨消息俱賴塘報傳知又設本營傳事者通報一切內外大小事情一曰運軍每隊用一人執小藍旗巡視運動庶血脈流通進止有度矣

翼兵

先鋒既前行正兵居中兩翼無精兵佐之譬猶人之無手鳥之無翅是謂孤注如正兵一千左右須各二百離中一二里左冲右突任大將指揮或正兵不用全用兩翼成功或正兵方戰而使兩翼佐之益助其勢或正兵戰久而疲兩翼應之稍僨其氣或左右更用其一或左右共攻或表裏合擊或從背反擊其功匯小韓信將兵三十萬擊項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夾擊敗羽垓下秦王世民與居突通夾擊王世充郭子儀與葉護夾攻敗衆進收長安張浚楊存中夾攻李成俘八千人從未翼兵成功者不大翼兵亦須令大將領之或不依而同或一呼即至来如風雨疾如雷霆令人應接不暇賊衆莫知所以禦之

○奇兵

兵法曰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受命于將又曰以正合以奇勝四奇傳命于八正八正取稟于四奇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又步為正騎為奇堂〻正〻為正伏埋詭詐為奇又以八陣為正二十四遊軍為奇蓋臨陣制勝全繫于奇是以握奇為立陣之体中間奇零握奇陣也諸葛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以一正間一奇太白陰經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李靖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車徒居前為正馬軍跳盪為奇又曰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歷考古今太公以五行為正三才為奇周公三軍為正游列親戎為奇衆棋為陣士卒為正車馬砲為奇韓信右中後為正前左為奇曹操先出合戰為正後出奇擊為奇大約行則奇兵居先止則奇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牙如爪其用不窮至于趙教之吹赤幟之建木罌之渡自古及今未有不以奇取勝者軍中宜特設一大將令一二智謀專掌奇兵營與上將相應臨陣設奇啣枚而進以為萬全必勝之策可也

遊兵

兵法以六十四軍合六十四卦以二十四遊兵合二十四氣則遊軍所繫非坐可知也風后握奇二十四奇兵遊于八八之外外而未始不內　初握机二十四奇兵遊于五五之中內而未始不外觀每陣必設遊兵環繞如卻月之形此與翼兵奇兵不同遊軍自有額數必不可少一曰遊奕一曰跳盪一以巡哨獲術偵戰僻得以攻取使駐隊得以安間一以衝突邀擊使敵人無斜掩襲我軍進止自由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為後此擊遊將軍之事也

輜重

師行粮從軍事所先戚繼光每謀一大陣別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箱車遠視如城　下四面營每軍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八頭棧車騾內以六人為營即机二架每架三人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嶲掌收拾騾頭車正二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專脩留後奇兵一隊〻長一名為銳手八名

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籐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銃砲火兵一名專管各隊飯食此奇兵一隊專管輜軍每車載米豆煤炒一十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計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官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員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三輛各騾二頭共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兵十名共三十名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大小將官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煤炒三石七斗九升以上六石二斗五升共米二百石煤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此製雖妙然輜重車輛大多恐為敵所襲藏不若于各附近城市寨堡四散安所用多寡私藏秘地俟軍行隨取即有一二日無市鎮者令火兵各載米菜火許馬上火帶蜀豆火許各兵人帶干粮可備三五日之用古人有累三日粮五日粮刻期取勝猶為利便

策應

凡行兵有前軍有後軍前所以備衝鋒後所以備策應後軍一名殿軍此在進軍之外別選猛將精兵堅甲利刃或請一二小營如前軍已勝合併而前交鬬賊營有識賊家如賊伏旁擊或繞背而攻我師不利後兵得探旗塘報寔信設銳而進出其不虞奏功最捷近來有長驅直入勝負未決時屢名救兵不至以屢覆兵敗將是可鑒也

布營

凡兵止則為營行則為陣米立陣光布營營先擇地依形勢高下平險水陸各因地宜就其所安次有營寨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並令東西南北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家配營概易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凡營主有一專司軍水發前即布令司兵官全分頭巡隊司騎巡視馬騾司書檢校兵甲器仗司倉監管兵士粮食兩隊共掘二廁百人共掘一井每軍各帶掘井掘壕器具俟下營時隊長即督各兵起土造廠樵採不可遠去水營每營相去

箭之遠以便起行湾泊不致相擬 此段与營地篇同

行兵二十款

○軍祭

其礼除地為壇用太牢以祠黃帝軒轅氏其牙神纛神祠以少牢其幣牙以白纛以皂用剛日祠之于壇統以青旌蔡以帷幕風師雨師馬師其薦獻亦用牲牢酒脯香幣祝文曰維某年月日将帥具官某謹致祭于某神凶党首難于記乱常毒流生民悪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殲克敵繫神是助尚享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軷祭軍以車轢之而過謂之軷較軍在道路凡過名山大川百神祠廟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軍誓

書之所記三代令生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壁士心為戰陣之首也令出師凡將發及戦主帥當親臨士衆明白誓言感激衆志然後起行誓曰大将某官告尔三軍将校士卒謹听予令令我寇不服侵犯疆界擾我邊陲害我黎事毒流于民孔重授我斧肅將天誅尔尚乃一心力銳乃戈矛共殲

大懟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家服勤王事毋干典刑國有火征討倣漢詔伐匈奴声罪致討又倣唐德宗罪己之詔布告天下使薄海内外共起義兵以勤救賊可也

清道

選擇既定已將發行出軍清道亦為首務凡大將繫飭旗鼓擺列于前非為美觀蓋無事日軍行則為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事仰為分扎營壁之用立表之須一閑歸頭变化立成安營定壘各有趁附應用旗牌人數軍令牌以面可用四人大门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擺龍虎旗五面五方擺五方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名角旗十面每面一名五方高：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坐纛一面用人五名護纛親兵二十五名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即散營内掛察監軍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金鼓二副鉦二擊鼓二哱囉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板二細樂八共用吹鼓手三十八名每五方旗招一面 後護旗各精兵五方共十層用兵五十名大將馬前令牌三面官三員長短兵每排五名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馬後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二疋觀信胆勇員役執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當听督遣審令押後兵二十五名各用長短器

懸令

凡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干粮鞋履器械一：俱足听令而行不可預知所往以至泄漏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遍喇叭响收拾軍裝第二遍响整隊排立第三遍响先令鄉導及遊兵前引隊伍不許停擁隔斷軍行尚悉喧静則有序雖以鼓行金止又不得煩叩金鼓只緣旗舉則只行按則止伏大將居中不動四方有賊大將舉方色旗應之載旗鼓內旗招則前進正立則止却偃則回遊兵亦將五色旗以告大將亦載旗內 旗徑過城堡不許驟擾止宿必依隊伍過山林必設伏又防敵人之伏平地防陷穽過橋樑先以重物試之渡水必須備舡筏如無用大索數條繫兩岸樁橛上令水手攀索過水方令各隊將

刀鎗器械每十條二十條為一束或近使處採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或用葫蘆羊皮渾脫皮囊渡人馬防賊上流壅決過坑穴每軍把一本橛子及薪草填之立渡峭峌峻壁則以梯〻序其壁過泥塗用草木鋪道上干土鋪之更防險對賊兵守要害用飛神砲神臂弓勁兵破其困厄軍中擬載粮蓄宜在路中心行兩下申隊遇掩冦暴來翅探稍避其鋒候去則邀擊之騎軍我其外不得負重步軍帶物不過十斤

齎粮

凡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軍日支一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萬石鹽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一軍一日六石一月一百七十八石五斗一年一千三百五十石馬日給米一升馬鹽日支三合馬一日支茭二圍一月六十圍人一年支須布一十二疋絹七萬五千疋布六萬五千疋每出軍攜以牛酒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羊一口分十二節六百二十五口牛肉代羊一人二斤二萬五千斤每一斗麵作二十斤麵一百五十石饅頭一人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餅羹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菜一人五十兩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兩羹鹽三人一合四石。一斗六升醬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醋每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薑十人一兩七十八斤零一兩葱三人一兩三百九十六斤零四兩隨筵葉側大鼓拔鼓腰鼓笛板欿陣業鉦鈸角觝投石超距若深入敵境人持干粮二斗可用數旬米一石九蒸九曬可得二斗每食一大合一人可在十日盐三升以水和入鍋御口中可止渴葫蘆竹筒可以盛水遠兵遠行則有糜餅䴵餅麵餸雜餅未能悉載

○下營

凡兵師之營擬于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把亂取山川地形使利水草隨其險易遇平則方到圍水則圓閑山路則盤回水路則迭屈置營先計人數列營戎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立表十二辰立五旂長二丈八

又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立午地白虎
旂立酉地玄武旂立子地青龍旂立卯地招搖旂立
中央無牧汲飲不得出表外軍宮將下之時當營兆
置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
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
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聽從營進止其
馬合群牧放下營土地寬平即布大方陣如在賊境
即須穿狹其營四角便圓圓則易守古制一軍一萬
二千五百人今加四千五百人為奇伏非正門不得
輒出入營地不居大谷之口大山之端墓塚之旁衆
金仰湿之地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不居江河溝
澗灣曲之地不居大江陰絶梗抱之中不居惡谷之
地(如黄名杻豆入牛口三類)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
里兵馬下營訖營未須當四司官與兵官及左右令
分頭巡隊查點兵士司騎及佐巡視馬驢司曹及佐
檢校兵甲器仗司倉及佐監督兵士糧食十隊共掘
一井兩隊共掘一廁下營近敵境使軍士防毒

暫駐營

凡軍不久駐可立鋪為營諸頭向架令均黄昏擬鼓
各着本鋪鼓声绝刺鋪訖兵士更不得出白德便断
烟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听營外有警當鋪
不得高声敵鋪傳遞四面即知有警預作隄防又有
攏鋪營其鋪如鸡棠攏幕外七尺攏鋪之外造土壕
一重擔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
着衣甲車馬在旁横到車營法每五十步一乘百步
取一乘作戦車車中出戦隊其車于營及外營横排
牛在當中拒馬鋪在外仍連車轅為左右廂和門凡
立拒馬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桐去前槍城五
步布置首尾相繋魚鱗布之則牢固矣遍營所以搁
馬若入敵境留秣不給即須尋水草牧放每人給搁
馬索一條入夜則為遍營以護畜産每日行軍三十
吉行五十五鼓起程辰巳時即扎營止若不近城郭
一二箇時即掘一小土壕預備箴兜窒勉如見有水
泉則防有毒若無水處必立地督率衆兵即掘一井
恐防賊困或各兵自用竹筒帶水收飲或有警急即
取干粮充飢而行

久駐營

軍久駐砍柴為營其柴密排不過人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句急疾轉車便可為城若久駐營中置一望竿掘壕當外凡掘壕立鎗則白繩臥定其壕底闊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裡拍作土牆高四尺五寸令實勿登攏塌裡面削平其上通人行壕門掘徼即搭施浮僑急疾作夫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搭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闊二十五步每坑鹿角鎗三枝尖頭入次令緊近壕布棘城一重闊一十五步築城營凡起土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墻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依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闊五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木柵因數逼急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連木為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深使其缺內重短為闊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為女墻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闊二丈深二丈木柵裡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探遠望

夜營

凡軍營下定于營外去幕二十步到隊仗如臨陣對敵法晝夜嚴警隊官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匹并鞍勒放飼飾有警馳告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于當軍日向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三面角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者就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繫賊後來得賊使必獲兔捷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造作更番須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或全馬軍至一更持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炬五條乾草一束仍令火種若有警每鋪並相傳報凡軍中至夜百步著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勉時聽伺如夜間數營馬嘶則賊備夜出攻掠之類又選聽耳少睡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豬

亥為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聞其
中夜中膳号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夜隨意注四
字或天地或風雲上一字天字風字是坐喝下一字
地字雲字是行答及夜巡時坐者唱某字巡者即答
某字如唱答不相同即是奸細報大將處分

行軍

大將既授命于君、興師動衆、選吉日、鑿凶門而出、長
驅十萬之師、張設輜重什物軍需之類、深入敵境紛
紜雜沓、事有萬端、不可不明、然所最要者、軍行之法、
試畧言之、其法先以右虞侯馬軍為前。次左虞侯步
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
軍。[illegible] 次左軍馬。次左軍步軍。次左虞侯馬軍。次左虞侯
步軍。其行。每逕。隘。處。即令三五騎迎馬四剋。以候不
虞。餘軍准此。候望右虞侯既先發半。安營踏行道路。
檢行水草。左虞侯則押後收拾行遺。排比隊伍。整齊
軍次。使不交雜。若軍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侯
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准前卻轉。其
虞侯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若道狹不可並行。逆即一
戰鋒隊為前。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次
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平川闊可併並行宜作伏行
法其法每伏戰鋒鋒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
隊並行次之餘伏准此若更趲前頭行者每伏五隊
横列前行往後次之如每伏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
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隊為戰隊。第三
隊為奇伏隊。第四隊五隊為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
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副隊頭
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遇為声援。若兵數更多。皆倣此
轉。如軍行賊境。須為三才陣而行。遇賊並即成陣。戰
鋒在外。輜重在內。（三面入營陣中）所謂發引有序。後患有備。
此軍行之大畧也。

計戰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
近之用、其術有六、夫將取敵者（貴）于要而攻不急声之
以必取、潛後所備出口俾敵知之、此兔彼實必後陰
以兵卒點乘之、其術一也、所除之境界于浜渕大壑
不可卒濟、即駐兵蕪壘、鑿林斲木、廣為舟航、示以必

濟夜陰令精兵銜枚于他處潛筏而渡攀沿流之守使彼衆亂大兵從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截斷他之路文軍側面以挑戰敵關馬始以為我所備必使即陰令輕捷者旁間道以踰擲竹索橫續以平渡出其不意我即四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故操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即亟出奇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而四出襲之使外潰而內駭此其術五也敵戰時于大陣後以擲兵伏之不埋旗鼓弓弩惟以強弩劍楯戈鋋而出伏者陣大戰士伍圍則廢師前陣合後伏兵先出衝弩射之後魔前陣兩翼兵隨適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皆奇以近而取勝在速也如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不戰

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兵小罪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勢均矣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聽于自然耶夫關(鬪)勝負

信人者可誘而擒貪而忽暴者可貨而賂輕變而輕者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者可離而間凡兩軍相望而悉不知其將者當令賤而勇者將吾封銳之兵犯而挑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退北佯而不及見利佯而不知此智將也勿據與戰若其衆喧嘩旗旛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雖衆可擒又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土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不整見小利佯為不敢爭設奇兵誘我以奔北內實嚴備而外為弛慢頻使諜者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究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減竈合營則促獲非得性而不舍非全兵而不使以多擊少必候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即須曲為防備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是也

8 察數形

兵法曰數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數遠而挑者欲人之

于死生之場若謂之戰如其必勝而戰者謂之謀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為次下故齊人之得爵不曰戰而曰取魯人之于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于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于安邑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于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也夫邀整々之旗擊堂々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事也以將帥之事而責士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而責將帥乎令之將帥而以勤戰敗衄者皆尋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國雖大好戰必亡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善之善捨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鬪有不得已而鬪者也欲望嚴飭諸軍將帥格致謀夫策士講夫不戰之法若夫鬪智角力于勝負未分之地吾所不取也

○料敵將

夫因敵治戎。交而未合。不以實々決事。必先探其將之能否。而後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故其將愚而

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木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貴多。足以併力料敵取勝而已。若不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也。大抵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人。其形之變十有五。見賄可擊。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勤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可擊。援亂可擊。不暇可擊。涉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

可擊。不定可擊。皆謂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為計也。吳起曰、其進退多疑。其家無休。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心。塞易開險。可要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乘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避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飢未及食。解馬而息。可乘而虜。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敵人有不卜而與戰。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風大寒。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一也。盛夏炎暑。早止晏止。士卒飢渴。務于取遠。二也。師既淹久。糧食無備。百姓怨怒。祆祥數起。上不能止。下無其準。前攻失序。言声高慶。三也。軍資既竭。薪芻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四也。徒衆不知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莫至。五也。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六也。戰勝而驕。士卒献功。行伍失序。軍中嘩亂。七也。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入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若其土地廣大。財富人家。患施博流。賞信刑察。發必得時。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者。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又當視敵鼓旗人馬、隊伍、諠靜以避之。凡金鐸之声、下以濁。鼓聲之音濕如沐。旗幟皆重而自垂。曳如沾露。此衰敗之象也。戎馬驚鳴。士卒恐懼。妖言相惑。以耳相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喧嘩。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審察之。此又有奇伏之变。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謫為伏兵。使人立于草木之中。挽弓挟彈。以祛飛鳥。令人疑之也。類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參驗而後動也。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静之理。以衆攻衆。衆々有不攻。以寡攻寡。寡々有不攻。以備攻備。備々有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計也。

據利

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迹而不在泰。爭水不得渡。則利路或拓我前。或衡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騎恐

一時披索不到。或誤闖入敵伏之中。為其所陷。不及報。我冒然而進。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隘。首尾難援。豈容不先為之防。今用遏琳。御擋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為十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号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千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旗色。即住下。照註之五行山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前兵執何

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即將本哨少退。入我兩旁立營之中。當路口。色山連原立、住營。哨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廝援。如敵前來攻我中。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兩山出兵夾攻之。如彼攻左營。則右營出兵為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為援。彼退則我躡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入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我備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即兩頭兆住山險。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

攻右。則攻左。至於伏兵先居高險。以待敵。彼亦無能旋其巧。況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雷、釘板、蒺藜、鹿角之類。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伏伺以待其來。是敵人欲衝衛。然又不能。縱如敵斷我備。以退為進。後哨作前哨。御擋而回。敵亦難邀截也。如遇大江側臨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截。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軍。無過此勢。以為營之法

水戰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營。壞敵

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害之輕者猶使緣木而居。懸釜而炊。故曰汾水灌平陽。洧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公別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故兵法曰。水以佐攻者強。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沙城。或法毒于上流。或決塞于半濟。其道非一。須見設水平測

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屯田

趙充國之屯湟中孔明之屯五丈原人人能言屯最為上策國初屯政與鹽法兵防並行而三邊之餉無匱自弘治間葉淇請變鹽法而邊餉始不足矣今鹽法既壞屯政不行建議者以為倣周人之田畯命官秦人之力耕命爵漢之孝弟力田唐之給牛耕種以鼓舞邊民此一說也先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請于邊關一帶隨邊田沿山種樹一以備柴薪之用一以備邊塞之蔽于以限敵人之馳騎于以為我軍之伏地此亦確論然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裡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自有在也其詳載之別傳

攻守五款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于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竊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一曰奇一曰伏坦坦之路車轂并馳人磨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擂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心腹者曰伏道故兵出乎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乎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今夫盜之于人挖門斬閂而入者有焉伺戶之不扃踰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

者有焉扶门斬関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户之不爲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秉撩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毋日门之固而他户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扶门之道也奇道之兵他户之道也伏道之兵秉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中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収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関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抜武陽連出延岑軍後疾以精兵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顔而不備愬愬自文城張破砦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関関之左有谷但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関而関潰此用伏道也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之一陣之間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取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脩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闉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為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力足以制者宜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靡守之以待其斃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斃若城堅兵衆敵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裡受敵拔之未定為利不拔且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以下失去一段)所謂量我之衆寡者史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之城中之糧數計人為

資粮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粮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非攻城備攻具並後行之得主地並後臨之趣其所攻謂攻其軍士之所在絶其所恃謂斷其粮道而守其歸路使相交不得相救也圍其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偽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則攻一面則四面挠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豈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污井灶不毀神祠佛像怨愆敵也破賊鼓声未絶不許散掠俘虜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暫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有物女者三日外不許面貫在營此軍礼也得賊城堡既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因守以積粮儲芻之物所以免转输之劳也

攻城之具

地道　距闉（山与土）　併棚（接併栗木為棚）　頭車（為攻城）　濠橋（長短）

雲梯（以壕為準）　飛梯　竹飛梯　躡頭雲梯　火車（以四輪車中為炉上施鐵鍋盛以油　兩面張芻推至城下燃大而去）　轒轀車　尖頭木驢

水牛車　木幔　壘樓車　行女墙　木女墙

行天橋　避雷木　飛車　颺塵車（約行柵直二三十具　如飛梯狀之狀）

填壕皮車　巢車　搭天車　搭車　鵞鶻車　鉤

撞車　攻城避矢半截船　攻城剗搭梯　鐵貓

火鉤　火鐮　火叉　短刃　短椎　抓搶　即刀

搶　拐搶　列鍬　驢耳刀　鐯錐　城眉鑼　鳳

頭斧　注盤　木檑　皮透槽　皮幔　地戟　風

輪舡　拒馬槍

○守城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於善守者、彼不知其所攻、故稱為城高、池深、卒強、粮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変或彼不來攻而[illegible]致彼[illegible]多方以謀彼師、或因其以致彼師、或彼求關而我不出、或彼非去而惧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敵国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矢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于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土脈疏而

池隍淺守其未足彰水不供雖有高城宜弃勿守右有五全一曰城隍備二曰兵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上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湟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矣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利便以強弩叢射飛石併擊殲之則軍声沮喪其勢必退若得敵人稱降已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為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竊以常法也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約容一軍人馬如築于閑時須稍寬闊作四門二閘二閉門外築甕城甕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吊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墻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團設樓（敵團城角也）甕城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牌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觀候敵人

守城之具

平陸築城下闊与上倍高又与下倍（假如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　羊馬（高可一丈以上六尺以下）　壕橋（直對羊馬城門）　甕城（上各設戰棚其製与敵樓同）　牛馬墻（在城外壕上）　弩臺（上狹下闊如城製高与城等）　白露屋（中容一人以為望候）　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　團樓（城角團設）　吊橋（係于城壕上）　垂揮板（閑箭窦于敵棚前設）　篦籬笆（以荊柳編成長以竹牛皮在女墻外以狗腳木掛之）　皮行笆　木馬子（一撲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腳木（植三柱于女墻内柱上施横木釣掛）　牌板（与城門為重門）　暗門（門下留牌板鑿門數十孔）　陷馬坑　机橋　地澁　鐵鉤刀　鹿角木　搊蹄　鐵菱角　木女墻　塞門刀車　木檑　夜叉檑　塼檑　狼牙拍　車腳檑　飛鈎　泥檑　檑車　絞車　鐵撞木　麻搭　水袋　水囊　下城絞車　繩梯　穿環　唧筒　甕聽　風扇車　布幔　皮簾　木立牌　竹立牌　指實槍　抓槍　拐双槍　鉤竿　判子斧　叉竿　上色毡簾　壁樓　飛炬　燕尾炬　大藥　鞭箭　鐵火床　遊火鐵筩　火樓　橫筩　撈練

杖　注椀杓　大礶　雷震大毬　沙羅狂大油櫃
簡　通錐　鉄大鶏　竹火鶏　引火毬　行炉
蒺藜大毬　鈎錐　大鈴　拗錐　拗鉄　鉄猫
寛木鉄灯矩　灯榕子　樺燭　鍬　钁　鉄鐐
石灰袋　牛皮　尖斧　糞砲礶　颺石　礟石

邊防

九邊議

塞有垣北塞土垣其外有山即天所以限中外故名
邊其垣起遼東山海関迄附肅延袤九千餘里即秦
始皇使蒙恬所築歳久傾圮朝鮮葺治之其東為遼
東起開原盡一片石延袤千餘里開原東為朝鮮即
高麗建州女直海西女直毛憐女直残金遺孽駐牧
開原東迄西為三岔河境外福餘衛為白雲山境外
泰寧衛玉醫無閭以西則皆朶顔衛駐之是之謂三衛
即兀良哈古山戎部落也遼以西為薊州起山海関
抵居庸延袤九百餘里塞外皆朶顔居之又有土蛮
北遠把亥出居察罕脳即元知擁家孫俺答等皆其
部兵最強与俺答持不相下皆薊州外境也又西則
為保定鎮東起沿河口西盡故道岩延袤七百餘里
即近内地並倒馬抵亦之外皆部落矣遼国時遼東
以西為大寧大寧以西為宣府蓋東臨以遼東大寧
宣府為三大邊邊亦衆時捐大寧畀三衛自是遼宣遂
中断声援皆隔絶大寧之内為薊薊之西為保定大

既棄自不得不以薊州保定為边薊去京師只二百
里耳保定之西為宣府起鎮安堡盡枳兒嶺延袤千
四百餘里又西為大同起陽和盡丫角山延袤六千
餘里又西為山西鎮東起丫角墩西盡老牛灣延袤
一百餘里宣内距山川紛糾地險而狭顛称易守若
大同即設有大边二边然歩久皆傾圮其重險尽棄
況地多平衍又其地沃饒其視薊鎮為山疊障屹然
天險者豈啻天淵哉山西而西為延綏鎮東起皇甫
川西尽定边營延袤千五百里即有二边傾圮已甚
又西為黄河河之北為寧夏東起塩場西尽中衛永
南距河為險北倚賀蘭山為固在昔称四塞焉凡延
袤一千餘里頻之南為固原鎮東起乾塩池西尽寧
羌州延袤七百餘里頗称内地鎮以西為甘粛鎮東
起鎮羌堡西抵嘉峪関嘉峪関之外即陽関陽関之
外即玉门関玉门関之外即西域蒙恬所築城大半
玉固原西已尽矣罷九界議

戍

經武勝畧正集十九卷

〔明〕莊應會輯

明末刻本

經武勝畧正集序

良將之用兵猶良醫之用藥也工於醫者有神聖工巧之妙其於五運六氣三因七證不執方而用然使方書可以盡廢則素問靈樞前無作者而近代丹溪東垣等書俱不入肘後青

囊矣談兵之家亦復如是說者以趙括徒讀父書而無用則詑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書無益於成敗之數乃馬服君已先言之矣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然則括非讀書無用之過咎在不善讀書而易言

之以至於敗耳余祖父世以儒術起家而余幼操柔翰謬登壇坫釋褐以後忝膺小相之任比衡文閩海雖僅兩月而究與文字爲緣是生平敭歷皆禮樂文章之會未嘗交綏建鼓一効師武臣之力也嘗思宣聖贊禮夾

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學士童而習之白首未能究其用噫隨陸無武不幾爲世所少乎今日豈乏運甓之荊州輕裘緩帶之叔子又豈乏圍碁賭墅之太傅捫蝨而談之景畧寧以經武襄

右文之治不可無事忽有事之防衣袽桑土所稱國雖安忘戰必危也余不習兵而好學古兵法凡縱横捭闔之流言各一家非不連牀充棟然非望梅畫餅僅資拾瀋之談卽魚豕望仙聊襲蠹餘之舛如七書一編當今功令懸爲網羅介胄藉爲羔鴈者而出自宋眞宗時廷臣奉詔裒集卽太公問答諸條已多後世之所附會而司馬尉繚更煩紕繆他可知矣余於此帙裒輯有年上自邃古迄於

熙朝其間運籌帷幄之臣代不一人人

不一事各取其議論事蹟以類相從而窾析條分歸於實際務期言言益人心智着着可効行間而總不越多筭勝少筭不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之要道也從此銷氛息警海寓晏清用爲豐年之玉可否卽用爲凶年之穀可豈漫以池塘春草空梁燕泥之珠畢此歲月居諸之案已哉

素齋居士春侯莊應會識

經武勝畧正集引言

汝愚一瓢生也夙交於素鶴先生又先與尊伯兄司寇大夫少同研席其時意氣豪上毎共談忠孝節俠英武雄畧之槪輒不禁擊劍拊膺勃勃乎有封狼居胥意嘗恐有人先我着鞭比先生昆仲相繼魁南國對

大廷而生馬齒日長潦倒名場無復曩時之壯志矣且婉戀斯饑一時難煑投筆而嘆志士所同迺挾策而遊燕中擊筑談天終無所遇黃金臺畔駿骨一寒如此哉去而走齊梁歷秦晉踰太行之顛經恒冀之墟幷陘道上臨晉津頭觀破壁拔幟背水囊沙之智算旣而陟履中原過汴宋之故都太華峨峨河雒泱泱再策蹇而南則泰山天近所謂燒絕棧道示羽無東與還定三秦明修暗渡之處也孔明褒斜子午大軍踩此北伐宋臣扼仙人大散以保陝蜀門戶古英雄沉機妙用多從流覽得之昔司馬子長踩會稽禹穴登九疑浮沅湘而史學大進余之遊彌廣志彌惰而學殖亦彌

落其真晝息暮歸之候也方將杜門鏟影長隨莎草以沒而素鶴先生亦且解組來歸歸則遯迹林泉娛情書史題其居曰素菴蓋安之若素絕不作終南佳境之想而要其忠貞天挺英偉而性自有不容泯者居恒誦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之句深有意乎其人嘗謂余曰棄繻請

繆皆漢儒者事也千載而下聞者壯之茲幸以閒中歲月尋楚漢燈前之壘縱鉅鹿壁上之觀枕上可以過師山川可以米聚是用邀靈筆墨用代旂甞因將所輯經武勝畧一書屬余以較讐之役余讀之竟而嘆先生之憂世深而濟世鉅也先生卽忘情軒冕而年未強仕抱此經濟大畧

天欲平治天下舍先生其誰哉行覘竪駮流鴻賛

聖天子中興之治使疲癃故人得永享昇平無事之樂幸矣先生哂曰子姑就書言書無多言余謂此書一出竊得緒餘便堪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無論胸藏數萬甲兵如先生也

同郡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識

斷經武勝略姓氏

福建提學副使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甲戌科進士　吳鍾巒稺甫

庠生　吳郡王心居壽眞甫

湖廣左布政使　叔莊廷臣龍祥甫

國子生　兄莊應熙亮侯甫

丙子科舉人　兄莊應期午侯甫

恩貢生　弟莊應詔宣侯甫

庠生　友白汝愚果明甫

國子生門生白樹嘉嘉蔭甫仝較

庠生　男莊京生玉階甫

冏生玉驄甫

朝生玉墀甫

儀生玉笥甫仝訂

侄　奕長庚甫

傑生雨定甫

竹生斐公甫

佑生雨申甫

撫生爾衍甫

傑生雨英甫

汝生玉汝甫仝閱

經武勝畧正集理治目錄

卷一

經武勝畧正集理治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界明甫較閱

仁武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旣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繇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齊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

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殘出亡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
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
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
也若秦國四世之勝據山河之固任用白起王翦豺
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獮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
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讐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
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
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孫吳商白之徒身

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
然矣
韓信謂漢王曰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章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宋檀道濟為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拔城破壘俘四
千餘人議者為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
李靖平蕭銑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籍銑
將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
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
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荊
而南堅城劇屯敺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錄是
江漢列城爭下
宋建隆七年克潤州金陵受圍吳人樵采路絕李煜
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先是大軍列三

砦潘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上太祖指此砦謂使者
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
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襲美率所部依新
濟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
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
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仁厚之德至今稱勒人

口蓋爲將者過慈則我武不揚過刻則秉心維忍

昔人云將有德五仁智信勇嚴而仁字尤要良然

徐達將破張士誠與諸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

大軍一舉霆雷震驚焚掠屠戮勢所必至粤稽往代莫毒於長平之坑趙卒四十萬繼慘於楚項之坑秦卒二十萬其他妄殺肆掠者指不勝屈有味哉一將功成無定河邊之冢念之殊令人惻然也

議者云天用絕命恭行天罰將軍受天子之命非用林文罔克底定不知仁義弔伐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乎無辜之庶民哉此孟夫子不欲以血流漂杵之句盡信武成也即使克敵制勝往往築京觀以示威然余尤欲以行殺之道不存殺之心爲爲將者勗

王霸二字本不並立此段中有王政有霸術覽者察焉之

應天只在師人

義師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親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凡攻敵圍城之道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湯誓師曰予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既克殷問群臣曰欲將何施尚父曰殷民有罪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illegible]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耕之以[illegible]

以道王曰善哉

兵之不可偃也用藥者然良藥活人毒藥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悉

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兄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與救宮盟津之師無異極文伐楚伐戎只是仗義豈即義哉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父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

漢光武時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帝遣偏將軍馮異討之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討諸不軌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莫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侯騎言其國王文泰

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

宋太宗將遣邀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洪武朝廖永忠兵入蜀與湯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

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重慶明昇面縛銜璧輿母彭氏及將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句句實着更勝孫吳

內治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管子曰國之重也必待兵勝而後重兵之勝也必待民用而後勝民之用也必待令行而後用故先和其民以行師先籌己力以算敵先閑糧道以進兵先度地勢以作戰先決利害以致勝則兵未出境而無敵可預討矣

唐太宗曰先王尊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

蘇洵曰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

也

義可怒士從人本心上激發重賞重罰尚其次之

司馬法首序蒐狩順其時而要之以神以禮最爲大政厥後成有岐陽之蒐康王酆宮之朝皆天子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越王苦會稽之恥欲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有甘脆不足分不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一日出道見怒蛙而式之御者曰此何爲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式士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之有勇者乎

漢建興元年諸葛亮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吳好則無東顧之憂南平乃厚中原之力兵是本根既固運用始出非若從世輕鬭殘民犄幾取勝也○孔明雖草廬打定三分局面實須刻不能忘操親吳南征足國只爲大舉

唐邵素使高麗素請于懷遠戍增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宋太宗時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故重之謹之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繇夷狄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

所選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通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今之乃兵與八井田為兵法之祖

方計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矣○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

王者與兵士不分乎兵凡守戰尤當以養民為本務

權足氣備資給饒足戰足守則司馬與司農表裏可知

武王問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守攻擊之備盡在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一兩漢前盡于寓兵于農固守猶古法已更周官難復但存其意則今日營屯戰守亦可彷而行之惟在于有司之識曉也誠如是東南解析輸之憂而北有備存之富矣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計況其本者

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王晙爲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浚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

開屯之利如充國漢祇董巳效於前晙督桂州亦用勞民頼洵哉屯法之難廢矣○晙敗吐番禦突厥亦有調度屯種一政豈無見哉

宋吳玠與敵對壘曾普遣僚民屢汰冗員節浮費且治邊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歸業者數萬家

唐置屯田以給師是守國要道又調戍兵築堰與充國以騎兵屯田同意

而克在和民
和則衆爲戰

道勝

吳起曰昔之治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又曰昔在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謂韜鈐者率尚機術不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居恒孝弟忠信與最勝之武此孟夫子所以津津于井田學較而制挺之威當時儀秦縱橫莫之栖過友人謂今日言此得毋迂余應曰事迂理實不迂耳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 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度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民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畢竟以道勝爲上 戎政修明敵氣已喪此戰勝廟堂非搴旗斬將以殺敵爲功者比也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飽易饑必有孝慈廉

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鬭戰者無勝兵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

居國事者當俯分國之任

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生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因而成

兵家說着仁義道德便嗤笑迂拙誰知尚父六韜已經發此義故曰不明于理不可言事不務乎為不可制外務相之學乃克運將之畧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强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

舜以干戚而服苗會以泮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

至言傑論

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霸以力勝者强强兵滅霸兵絕帝王之兵無敵於天下

鄭人賂晉侯歌鐘之樂晉文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和狄正華國之福也八年九合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

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戰國之君連兵結難戰爭始起疎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不親道德廢則不得不疎理勢然也唯聖人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治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衡也以名法治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衡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之本智平者

人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

司馬侯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張衡東京賦曰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隘與襟帶秦負阻于二

𨋎驅辛關項而受沛

[illegible]韜曰聖人必于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繇亾之門

[illegible]子曰教者生之道也生之道不厭嘗寬故惟豫戰者死之機也死之機不可嘗試故惟節節豫則節之體兵節則豫之用矣不豫則體弛而氣散不節則力竭而用窮

盡忠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凡爲將者全係心術舉一拘而加四海運寸晷而熔萬禩皆心所爲也故必先練其心時勤洗滌使瑩瑩湛然光明正大視國事如家事視君事如身事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

忠義

濰水之戰楚將龍且亡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

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後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力盡用兵終必爲之擒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勝右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此語激王心肯其欲內二方為漢也

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我得以至於此幸與信謝項王

唐隱太子嘗以書招尉遲敬德贈金皿一車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于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

張俊屯兵吳江將苗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偽拒不受且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詣浚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會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帝帝加勞久之

李顯忠慶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乎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

顯忠累敗金兵動謀恢復可謂天性忠孝者矣後因邵宏淵挾私忿撓大計以致符離之潰惜哉

金人攻汴京王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張所異其材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尋金人率數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示無他意彥益感勵士卒焉

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王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顧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反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因路兵

不顧家不顧身何等赤心

至不敢出逾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遣人齎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宸濠時攻安慶解圍顧穴公邀戰樵舍大破賊擒宸濠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猖獗幾不可制矣

忠赤

唐朱泚之亂李晟率衆征賊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敢顧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紿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閒諜命斬之

宋欽宗聞种師道至喜甚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洪武朝鄧榮最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　上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嘗過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

忠良

李愬平吳元濟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廄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忠慎

董卓與皇甫嵩會嵩拜岳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後卓秉政召嵩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爲禍小則困辱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
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内召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
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

嵩豈不知卓姦只是愼之又愼克全一點忠心

唐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
汝北抵魏郡李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
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
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
高祖詰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

勣忠密不忠唐於純字有愧然後爲唐將所建有
功即此忠密之心也故取之

唐康待賓據長泉反詔郭知運與王晙討平之元宗
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
父有宮延閨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

忠勇

漢光武在魯聞耿弇爲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
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
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
遺君父邪乃出戰

唐德宗時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李抱眞與河東馬
燧合神策兵救之遂解圍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
眞退保魏帝倉卒受奉天聞問諸將各引麾下還屯
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
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

宋潘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
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
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

宋端拱中威虜軍粮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遣李
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契丹將於越諜知之
率精銳將邀于路尹繼倫適領兵巡徼於越徑趨大
軍過繼倫軍繼倫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
乘我不捷亦且洩怒於我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
躡其後彼銳氣前趨不虞我至力而戰勝足以自樹
縱死猶不失忠義乃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
躡其後行至唐河徐河天未明於越去大軍四五里
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

人皮宰若契丹相也既於衆遂驚潰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而侵帝手札命韓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伐次爲斷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椹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大潰

因路蔽欲與淮陰侯背水布陣一意移屯即出與馬服君遣使趙閼同機

金兵犯順昌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

敵襲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南侵籍諸路民爲兵魏勝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郡守渤海高文富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遣人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勝權知州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歸應

忠烈

將死官也故古之出師鑿凶門而出將每畏死致死愛生喪生不知死得其所夭亦壽也貪生畏死生亦死也倘此處關頭不能勘破則雖有志而終不堅有氣而終不銳

漢耿恭爲將時車師畔與匈奴共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乃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單于知恭困欲降之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漢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矣

宋宗澤將兵擊金人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宜亟行天討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

慷慨陳忠發憤人意是時帝欲倚澤惜哉潛善等之沮也

金人有割地之議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宗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

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等所抑憂忿成疾諸將入問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忠猷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繇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遂圍成皋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似此切至之談何如敵與章奏

趙充國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策

漢宣帝詔破羌強弩兩將軍與中郎將趙卬出擊羌羌人降者衆詔罷兵獨趙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生降羌以破

不惜餘命而對上明言利害老臣何如

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充歸功於二將軍出乎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漢光武帝使大中大夫來歙遣馬援西歸隴右隗囂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見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

囂意不甚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尋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前不能令人軽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願陳滅囂之術帝乃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爲陳禍福以離囂黨

不有擊忠臣

援還入見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世人但慕服波論議侃鑒識見高明余甚難其忠誠懇云

漢永初中羌胡幾破并涼大將軍鄧隲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詡聞之曰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

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恐不足當禦李修曰吾意不及此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

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荅其
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

漢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皇甫規見征西將軍馬賢
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郡將知規有兵畧命
爲功曹使率甲士與羌交戰賊遂卻後羌攻燒隴西
規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
策其將反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賢等人勞于功不勞歸于不得人也）夫羌戎潰叛不
繇承平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
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

言軍下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
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
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
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
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沖（西歸趙沖者）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
之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
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孫桓爲劉備所圍求救于諸葛孫曰未可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衆士心
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即不救安東安東自
解及方畧大施備果奔潰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
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及至破備計多出
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
者耶遜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
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
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稱善久之

晉杜預繼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

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
二止於無功耳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
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以謝自秋以
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
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
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帝乃許之

唐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唐休璟
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秦漢以

（眉批）欲八而無求于事者乖一番訴論都一句不異莇筋語
（眉批）讀說情緊切將佑權紛一點隱匿
（眉批）難得此和衷之妙
（眉批）不上忠誠真是良言

夾當郡縣之士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狄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若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之利也

國靈州則棄靈州保靈夏若國靈夏將若之何便知靈州不可去

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曹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

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復河西此其時也不報旣而西延家依龐魏數大族請援張自歸諸將猶豫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熾去郎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

目中不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乘國危子弱之時而不撲滅後日興師命將豈不難哉

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議欲棄綏郭逵曰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見弱也其[illegible]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旣夏人欲以塞門安遠[illegible]

兩易俱不宜只是識得破寸得定做得出

易逵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復遣其屬趙卨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塞卨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雖符書尙在也使不能對乃寢初詔焚綏州逵匿不下夏人又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逵曰受詢則不得不道名山恐自是番酋無敢向化逵詗得殺楊定姓名諜告斬之境以謝罪遂得是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虜乃執獻之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宗澤邀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

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與秦先鋒張俊夾擊敗之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久入援不可緩會僉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

金人戰不利引去宗澤遣子穎請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中興可兆金人可滅在陛下見幾察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譏之今沓有占於儀眞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覇之謀非再造之業也

高宗遣士㒟謁諸陵岳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覘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肝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

韓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緩急爲應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計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條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也

劉向曰將相和於朝則士民和於野有武穆忠武兩將而檜橫主和議奈之何哉

可見將相之家忠書長遠慮之謀

宋隆興初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揚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籓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弃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

割地與和猶沃膏濟火也膏盡火滅地盡國亾必然之理況棄其籓要哉恐負陛下恐愧於璘是何等心事千古人臣只當不得負愧二字

趙方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守之令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蓋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

帝問恢復於孟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畜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

宋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趙范請合謀討李全范方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兵燬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酋徒則權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一籓鎮之事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illegible]兵

各留半以構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趙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舟五十艘入淮襲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琸雖不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弟{{琸弟}}令親履行陣不可止坐籌幃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發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於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于北山陽下則進射達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者不謂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三十萬在眞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安靖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無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妻蕭氏今逆全

諫論侃侃

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遽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翔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

三書忠言纍纍惜善湘彌遠等之掯軏也

正統六年春大征麓川侍讀劉球上言曰　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併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圖邊徼非計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墪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耳

得此言守首守在四外之説念明

正統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

外兵不可輕發最有見識不得不用用須有用之

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

正統十四年十月虜犯京師郭登欲率所部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闕庭侁賊腹背受敵首尾不徠奏至賊已退再上疏言虜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其漆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

郭登憤邊事未戢思得公廉有爲者共事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蒞政惟肆貪淫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儻或[illegible]大同一鎮首先受敵今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耳

成化時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曰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大其情叵測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騁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寄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亟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致誤大計也

嘉靖三十年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illegible]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十曰

實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
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
利於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
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
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
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尖能盡厭
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㨿互市
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
隆慶元年本兵楊博上邊議畧曰狂胡匪茹分道憑

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
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
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宜大遼東
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
所獲即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
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冶至八達嶺皆賊徑
所趨安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
山西門戶雁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
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

營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頻稱天險嚴以
宣大必須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虜
鄰先年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擣巢虜畏
之今用此可以牽虜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間一綫
之路兵食咸仰本鎮瘠腴收穫惟墾荒豊積足以稱
孫矣

貞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水不離乎地兵不離乎民）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兵凶器戰危事苟勿慎則六師一動不几以國倖哉大易垂訓者至矣言容畜即井田寓兵於農者是言師律即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者是言錫命即大君命將跽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者是言小人勿用即師中行輿尸不當即軍無二令者是言小人勿用也蓋朝廷之上內相外將任實均之寬陸勿央能無莫夜之戎故荊棘銅駝胡馬長驅中夏金屛綉詔大勳竟毀垂成君子得輿何至十年不克故汾陽出帥朝廷倚以爲安司馬再相夏人不敢復寇從來閫門之典禮樂農工均難其任剋克詰戎兵之大事哉惟深體乎大易之辭則斧鉞彤盧自無爽授行見出受成歸飲至以奠金甌於冏鞏而貽國祚于無疆矣

丹書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尉繚子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獲福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陣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而克商誅紂無他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唐代宗時吐蕃與回紇入寇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

今宗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遂與數騎出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驚顧子儀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鬪藥

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令取酒與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合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先儒胡致堂曰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矣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余觀初兵之言令公事與師貞義甚合特表而出之然諸將請以騎士從而令公獨不許是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義亦於茲可見矣

永樂五年五月張輔等督兵征安南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遁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殲賊也及輔率車騎至茶龍舟師亦至軍行紀律肅然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

五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生擒季犛及其子澄於海上山中餘衆悉降交南平

師行有紀遂獲天贊人助鏡唱班師其見師出以律否臧凶之理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目錄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簡帥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法若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以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

兵懷歸地以任簡擇

之事不聞君命皆縣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内吏遷上賞百姓歡悦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道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悉見其勞苦之謂仁將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

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進之以重賞退之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之謂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遠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騎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騎將氣凌三軍智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猛將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

先語察事勸而與食賞長希言賦物均平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栽栽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

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容貌作作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戒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温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不二心所謂十過者

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置將不可不察也

觀將之法大備矣若許負之說止在於識形貌但可備一端之學耳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明矣

既云內外不應凡有微見皆外也何以知之乎看一觀字乃知問言窮辭等不過借端而燭腑燭髮只在虛迹靜得之間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夫勇之於將乃分數之一耳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又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爲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爲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閒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犯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許洞曰兵家行師援津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心膂三軍之司命也苟欲命將務以精誠擇其可否者有四一曰容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

去名貌者神之聚也必瞻視不凡體度凝厚言語皆
神之燭也必傾耳精詳智慮安審舉動者神之用也
必行坐鎮靜意思深沉行事者神之本也必臨事有
斷堅定不移察其神固驗其舉止盡其為人之道矣
國之命將其審此與

品局固自有與真贋亦各不同有美如冠玉而中
未必有者有口若懸河而竟無實際者有巧捷雕
蟲而不習刀斗者有內抱經緯而外若椎魯者有
形甚木訥而智解連環者有不修邊幅而才堪大

任者凡此非秉衡者高懸巨眼獨秉慧識破俗見
而甄別之真才亦何繇自見哉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又曰君不擇將以其
國與敵也繇是言之可不謹乎古者國家雖安必嘗
擇將擇將之道惟審其材之可用也不以遠而遺不
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鈎齊
桓公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公收之以勝穰苴拔
於卒伍吳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疎賤孫
武之死合自起之世舊韓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隸衛

[illegible] 將英賢之起不[illegible]一途[illegible]見賢[illegible]

青人如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
鄧艾以參軍擢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
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討其間哉
甯人論將嘗視於勇未見所以取勝之道也
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真偽
不能竄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
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而不疑然將
材之從固繇上之識拔而將材之成則還繇將之
自練故必練心術以為根本之地練膽識以為承

受之基練操守以為挺持之幹與夫精而玄機粗
而技藝無一非為將者分內事則無一非有志於
將者所當自練也○將之貴練悉矣然練又必先
於選選將之法必其智足運勇足擔一念忠貞足
歷百世而不變乃可稱將當有事之際必廣為搜
羅凡內外文武各舉所知無論現任華任一體超
用且更設名項以招之懸重賞以賜之厚聘以
徵之寬文法以羅之深愛慕以孚之庶幾奇偉俊
傑不遠千里而至矣

魏公叔痤害吳起譖之武侯起懼奔楚悼王聞其賢任
以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
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
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公曰吾知其可將
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
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
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

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況和非以長惡乎衛
其與矣

燕人攻安平齊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轊獨
得全齊人以其多智習兵共立為將單縱反間於燕
燕惠王信讒使騎劫代樂毅將毅奔趙單用火牛破
騎劫復齊七十餘城

一則用將得宜而數年傾覆之國一朝克復一則
臨敵易將而已成之功反致喪隳用舍或乖

成敗立見將其可不簡與

淮陰韓信之亡也蕭何追之漢王曰所追者誰曰韓
信也王罵曰諸將亡者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曰計必東能用
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於是王召信拜之何以王素
慢無禮請擇日齋戒設壇具拜之人人以為得大將
至拜乃信一軍皆驚

高帝既縛韓王信歸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
多少曰如我能將幾何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曰
於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
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乃天授非人
力也

高帝侮士慢罵毀跣踞見今於何之言而即齋戒
築壇拜信為將其胸中涇渭原自炳然豁達大度
足見於此然卒以禽信鳥盡弓藏不無慨嘆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其鋒甚銳初文帝戒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文帝勞軍至細柳營惟亞夫堅壁不可入又軍中不許馳驅帝稱曰可爲眞將軍矣帝亦善將將矣

武帝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帝雄才大畧雖好大喜功而外攘四夷內興禮

樂爲漢家雄畧之主於此詔見其一斑

漢朱儁爲中郎將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破之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王殺郡守褚貢屯宛下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洪爲帥衆復盛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洪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洪斬之

晉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權而用之兗州舉馬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

不謬所舉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傍若無人溫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將兵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

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及苻堅因呂婆樓之薦招猛一見如舊交語及時事堅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以爲輔國將軍專意委任軍國之事無不繇之

王猛以不世出之才被褐詣溫爲溫者正當延攬以資國用而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三秦豪傑非猛而誰乃爲羯虜所驅抗衡中夏倘予時早留甄別得展其才何至胡馬腥膻銅駝荊棘九齡之先

見不用而唐室以致播遷桓溫之驇別或訛晉室
終淪江左千古之下令人遺憾
晉永和間趙攻涼州裴恒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躭
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
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
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乃拜艾中堅將軍
進與趙戰大破之及趙攻涼州艾率步騎三萬進軍
臨河乘軺載白幍鳴鼓而行趙將見之怒曰艾年少
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兵馳擊艾連敗之石虎嘆

曰彼有人焉未可破也
唐貞觀八年以李靖爲特進加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帥諸軍討吐谷渾太宗謂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
代楷模及吐谷渾侵塞欲以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
聞請行上大悅命節度諸軍討之
永隆元年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高宗
謂之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
衛大將軍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總兵征討
永道元年高宗以婁師德爲河源軍經畧使擊吐蕃
原缺第十三葉
功也
德宗征討藩鎮付託匪人政令不一事繇中制罕
克成功憲宗承統之初能用黃裳之策專命一將
不置監軍宗幾克成都繼屯平河朔得非措置當
而能若是耶中興之業良有以夫
宋太祖嘗以幽薊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
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曰可孰可守帝曰
以翰守之曰翰死孰可代帝良久曰卿可爲深慮矣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諭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擊也又
曰副將之下不用命者斬之彬仁厚故往往專任
焉此可見宋祖之能任將而彬之能受任也可爲
命將之準亦可爲爲將之準矣
天下之大不可謂無才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
謂無人而名將實不聞出非將材之難所以取之
之途或未廣也雲雷草昧分龍逐鹿實逕開先之
符國祚中興奠鼎浴淵濟濟譽髦再捧重輪之日
何獨將舉異代竟難屈指當今一壞於文武異途

再獎於兵農分制儒紳視武弁右文之意太[illegible]
使簪纓之氣不伸東南勤轉輪塞外之士咸燕[illegible]
令庚癸之呼相繼問之分閫授鉞率皆脂韋軟冗
必儲養以豫于城必廣搜以羅英傑安危攸寄則
考之五事五權四機六術以驗其韜鈐民社所司
又試之治變治力治氣治心能嫻於臂指仁爲主
而輔之者勇智料敵而作之以忠運用惟心操縱
以術寬文綱微使掣肘重事權可布腹心無浚膏
而有債帥之誚無徇名而來畫虎之譏主施推轂

之隆士效纍革之報東鬮可冀黠虜何憂不然渭
水丹書終困八旬之叟圖龍粉本何資一世之霖
今日者亡羊補牢北門之鎖鑰安扃蘇長馬腹東
方之物力已窮惟冀文武兼收紹
三祖神聖之烈保民簡帥振萬方風會之靡詩曰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其念之哉　吳明識
管子曰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則將爲要矣今
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內而籍名羽林備職佽
飛外而建牙樹纛帶劍橫金濟濟烈烈非不幾力

行間而膺公冏奏者何哉倘亦拘于資格文武異
途泥於科目搜羅勿廣英雄才傑伏在草茅者不
能効無因之至乎今日而爲儲養將材之計則安
可不廣延攬精較覈以上副
聖天子聰鼓思帥之懷也海宇之廣不患無奇才
朝廷養士數百年不患無忠臣而用才者未于無
事之時儲有事之用則一日有發若棟梁既圮方
操斧而入鄧林即曰得之亦云已晚考諸前代如
漢文帝拊髀而得頗牧唐高祖欲殺李靖太宗力

救得釋而後日征討之功多出於靖蓋未有不儲
之於素而能辦之於猝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諭國子諸生有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
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詩曰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可法人
知
太祖訓廸諸生之心而不知其儲養將材之意夫當開
國之初已逆知風會日靡必將置將畧於不講而
勤勤戒諭乃爾豈非煌然　廟謨哉乃說者謂我

乃今御極運如中山開平成國誠意恭靖輩供一
時風雲未聞預儲夾袋在不世出之主自當有不
世出之將何必爲未夜豈齊之計乎不知豐年資
玉凶年資穀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不預計其何
能濟邇來之所以無名將者其故有二所以不能
原吾之無其故亦有二古之教民也未始分文武
爲兩途七八歲訓以射御射御嫻而軍旅之事幾
半矣若係以刀劍刀劍習而軍旅之事又幾半其
寓武於文意固深遠而今不可得矣古之教民也

并未始分兵民爲兩局也伍兩卒旅原出於井邑
且何管大夫曾用以伯齊而貞觀師其意爲府兵
以強唐其藏兵於民之意蓋深今又不可復得矣
而且有挾軍器之禁而且有蓄兵書符讖之禁於
是閭左編民目不睹征戰耳不聞鼓鼙有稍稍
自異者亦養成膏粱紈袴浮靡脆弱之習一旦遇
兵若晏居之駭海鷗之驚音儔而不能舉口呿而
不能言而安得將材即武科所得自誇馬射仍重
論策論策重依然文家習氣矣夫論策寧不足重

試觀今日論策中之經綸若何不過拾老生口吻
唾餘耳拾老生唾餘便可膺然充材官之選而安
得將材縱論泰寧時無將可也將不爲用可也今
邊塵屢警虜騎縱橫將伯助予亦孔之亟聞所爲
閫外事將軍制之者安在聞萬里長城北門鎖鑰
十里照乘如李牧守鴈門吳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先臣楊溥日夜擐甲披冑止宿古北口垣上者安
在與未有以應也則今日搜羅之法不可不廣一
宜令郡縣博訪一宜令司道識拔一宜令公卿舉

所知行見天下之材官技士彈鋏歸來於都下齊
才異能鬪雞起舞於林泉而藥籠積參苓貴朮之
材矣但將之材品不齊則將之職任難混如有文
武剛柔仁智信勇嚴兼備者宜使爲大將如有肅
行伍堅營壁能當一旅之寄者宜使爲裨將如有
能衝鋒陷陣臨敵不懷生者宜使爲戰將如有能
固守持重營壘嚴整若充國在湟中者宜使爲守
將如有能曉詩韜事習熟陣練若高崇文之錄五
千人嘗如臂使指者宜使爲練兵之將如有能開屯

盡刑積殺百萬若棗祇之屯許下者室使爲養兵
之將如有能立標召募勇士如歸若馬隆募兵自
旦至午得挽弓五鈞挽弩八石至三千五百人之
多者室使爲募兵之將如有能出奇殺敵變化百
出若淮陰背水囊沙一出而敗齊破趙者室使爲
統軍之將昔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
鬭將非智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亦可云衡鑒不
爽矣我
國家甄別自有專司銓選自有定法余何敢以放

廢而犯出位之戒但目擊寇虜未平易勝憂杞而
用兵必先擇將擇將必先豫儲故竊爲狂議如左
云
蓋聞御將篇云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
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
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
妙論
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御才將
尤難六畜其初皆馴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
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
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
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
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
無駃騠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
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
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
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
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
盛彦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

待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肯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
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
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延之
論者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
辭者與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武
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
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
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
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

以得其志一鵰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豈其芻秣粟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也騏驥者其志將不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

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英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戰不勝於敵勝于將亦不勝於將勝于君詰戎之

道惟在明主之愼於擇將專於任將而已雖然簡用之既誠尤須駕御之有體一朝授鉞閫外事將軍制之如以獨任勳勞立功於塞外繼或以兵威其縱肆志於行間初以軍國大事毋中制以重事權尋或以震主高勳叢內讒而滌其咎是必聖君在上賢將在外三捷未奏則請兵益兵請餉益餉賞罰惟將進退惟將絕無中御大勳克定則士歸於伍將歸於朝爵賞惟懋禮遇惟隆一無嫌阻簡之既不掩其明御之復不失其道斯爲得矣不然

漢高之縛淮陰。朱王之斬道濟。初非不御之有方。而卒至夷戮。或來後世薄待勳臣之誚耳。偶涉老蘇御將篇。愛其透議微言。曲折盡理。特摘錄以為國家推轂之準。云但其曰漢高可為知大計者矣。此言法也。非言情也。鳥盡弓藏。敵破謀亡。不令人千古浩歎哉。

練卒

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籍豺犬之兵。將雖良智。衆敵不能獨勝。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是故將得兵而有勢。兵得將而有勇。漢書曰。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

士不練則不可以陳。不可以陳。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營。不可戰。不可以專水火之利。有馬而不可馳。有餉而徒以飽。然則言武畧者。練為要矣。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

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人之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兵有方陣圓陣或方而變為圓或圓而變為方隨

將所措也左而右之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

司馬法曰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蘇子曰泅呂梁而不沒者習水也當大敵而不敗者習兵也水不習將恐沒兵不習將恐覆是故兵不可不習也

巧不過習故兵以練為勝

唐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李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

蘇子曰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將見於今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

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

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一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繇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

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强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日國家所以奉西北之

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于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

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挠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又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壯子弟故其無事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乘艱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隘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號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而人人足以自擇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也

劉基曰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斵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虎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與搏者教習之功也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平日貫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若弗先習將覆下是[illegible]奚能望獲乎今與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illegible]遠不競明矣是故先王因於閑隙大閱備衆繕修兵器爲國預備也

又曰古制邊郡以備敵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有護[illegible]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勿此而勸以厚賞戒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

王鳴鶴曰今時教練沿襲虛文一朝有事兵部召募將縣選舉卒然凑合驅之以戰此時全在才能集事權可當機雖一日一夜片言片語皆可訓練在上之人假之事權而重其賞罰夫前有千金後有猛虎兵雖勇怯能無知臂指乎

欒書論楚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

管子作內政寓軍令卒伍定于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遊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福同憂居處同樂哭泣同哀夜戰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目相見

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薛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重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其餘一時下馬乞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便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主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治兵欲觀其教閱廷玉乃列部伍鳴鼓角其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却其衆如一朝恩嘆曰今日乃知將軍之訓練也廷玉愀然曰此非末技之長臨淮王之遺也太尉善御軍當功罪少不如令者斬以徇軍士畏軍律不畏水火太尉薨而無復校藝矣此不不足爲軍容觀也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諸將麾兵發礮石攻城初帝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懼會北戎遣使

得教兵之法

[illegible]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袒裼鼓譟揮刃而入[illegible]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懼形於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各呈其技賊衆乘城望之破膽
宋郭逵在延安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職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洪武二年　上問國子生曰爾等習書之餘[illegible][illegible]射否對曰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也乃諭之曰古之學者

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唯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可以爲法耳爾等勉之
永樂十三年　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臨睢沂潼關諸衛選[illegible]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從赴北京[illegible]視
夫京營原有戰兵營營以戰名是兵以備戰也則帥是兵者當以戰教之然不得經戰之將爲之司命所

教皆虛文而練戰皆套習也經戰之將畢竟出於邊
而鄰於虜者其見與膽自是不同故必申嚴京邊互
用之例多得邊將以為坐營教以邊方之戰法部京
營不樂練習責在該將隨宜訓練誘以賞餚以罰嚴
論以義開導以樂從凡邊上列營馳伏諸制及對虜
塔臺諸法弓矢合用諸器均不可以不諳者依法為
訓勿責旦夕但邊將內調心多厭苦應恤其私在戰
將左空後錄仍陞邊任勿令淹久使有髀肉復生之
悲其不帶練家丁亦宜安恤得所令其以一隅百鼓

勵諸人如是則將可安心士可練戰而京營有實用
之兵矣
各營既已分演大帥乃合而練之合練之法先令善
美者於教場之中規度營盤量兵多寡以為袤廣既
量地說分別左右前後中軍以立表儀預擇習知陣
法者導引藍旗領隊焰方圓曲直之陣凡其開趨立
之位出入之路進止之節分合之變俱一一指點而
須熟之然後示期合衆集于墠地禁止諠譁依方建
旗四角皆用五綵牙旗金鼓鐸角俱各齊備大將以

下各有統率如嘗試中軍大將披甲胄乘馬立於旗
鼓之下吹大角三遍擊鼓三次有司傳旗士卒皆跪
五營正將俱趨集於中軍以聽誓大將乃令同講武
以教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
常刑誓訖各營將振鐸分循以警衆各以詞告有司
舉旗士衆俱起騎步皆行及表擊鉦乃止三軍整列
定位聽中軍擊鼓舉旗為號布方圓曲直銳五陣而
以應之要在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長參短以短參
長同軍轉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

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
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旗點鼓動則軍齊合旗
角再響則軍齊離三合三離三聚三散如法者賞不
如法者罰如是而兵知所教矣
語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怪邊腹之將無事
之時偷安居火任其嬉遊及至一旦有事如驅市
人了不識兵聞有三呼飾聽辰聚午散真如兒戲
何嘗練寇哉必實着一番精神如挑選民兵各有
嚴最金鼓旌旗各使習熟自什伍隊哨部與營將

各相聯屬使知畢死於敵無死於法雖禦如風雨難撼如山岳斯兵稱有制之兵而將亦爲有能之將耳

鄉鎮之民隨處有壯丁隨處可團練但有司不先鼓舞則約束不齊民亦畏厭而無敢首倡也故必令自上行立保甲之法十家爲甲選二壯丁十甲爲里一推二甲首弓弩戈矛隨宜建置農事之餘乘閒便習鄉中各推一二端莊幹力素爲衆所推服者爲鄉之領袖而約束之編屬之不使任其縱逸亦不使其

生事山陬多盜之所每於村堡總隘閒建樓立柵樓置警號有盜則擊之一村有警遠近俱應各率其里甲而互相堵截焉盜賊亦烏敢橫行哉此所謂守望相助不可易之遺法也

夫鄉兵古之遺制也蓋所貴乎鄉兵者謂其各聯絡一鄉之豪傑使其無事則自相團習有警則互相堵禦有功則賞以官資寇敗則各安農業比閭利於自衛父子切於相守驩然競起不煩官之費而無處無敵愾之風故鄉兵者猶有古之遺意焉

度支選上言議兵者必曰招募他日則有聚而不散之患議食者必曰加徵今日則有垂斃剝膚之慘夫誠知天下不必招募原有可練之兵不必加徵原有養兵之費特未之察耳夫各州縣設有民壯非兵乎又有工食非兵費乎大州縣約有數百小州縣亦不下百名奈之何徒聚市猾爲衙門攫金之翼虎耶曷責成州縣官就中選其年力精壯堪習武藝者留之其羸弱者汰之另諭近民願當者擇而補之春秋更番以一班在縣延請教師訓之武藝不時親試而賞

罰以鼓舞之另撥以雜差惟爲國家養敢死之士焉以一班赴集軍門或兵備道教以陣法量增衣糧屢試而膂力過人武藝出衆者留軍門聽用可補哨把等官之如一縣果皆精勇本縣官應加特薦否則以不職論夫不招募不加徵兵食自足且有事一朝即可集事竣則仍歸州縣其視徵募紛紜不天淵哉

兵無選鋒曰北要在選步騎車水之宜而用之即四者不兼用亦必分村而授之最下給餉養定則而等其食賞罰損益選師訓練也然後行約束頒禁令使其

又與膽目就我之練而不覺然後教以進退使目練
于旌旗耳練于金鼓然後可以臨敵制奇變化百出
耳
練兵之法先於選選兵之法則又有舊籍新募之別
舊籍者汰其老弱清其虛占核其實閑然其精壯而
已其法縣行之則擾善變之則馴故新募之兵先選
而後練舊籍之兵即練以爲選要使冊籍先清而後
分曹角藝殿最之賞罰之則催督之弊核保結之實
嚴容蔽之條使精壯者皆喜見其長老弱者自難護

其短且老弱者聽其自爲覓補令彼亦自知當退而
無憾爲如是則雖有隱占賣閑諸弊數未而炊豈容
埋粒況事若比技不知即是澄汰之方也且爲申飭
中外其士卒有勇藝超于什伍者爲什伍長超於哨
隊者爲哨隊總其將領有能精練軍而勤撫字者加
以級不能者遞以降撫領以核之司道以監之直指
使者以稽察之果名實相符則刻疏優擢毋吝賞毋
失形如此力行之而仍後惰媮乎吾不信也
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
方金皂北方水碧東方木黄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爲
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黄旗於前立如東西南
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
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臥即迴審看大將軍
旗平之兵須依節度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
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
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在前住則立于帳側駐隊等旗
別樣別造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如兵數校多軍容復
衆各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

爲標記旗身旗甲取五方色迴互爲之則更易辨恒
須管營自別務使指揮分明
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
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對五色旗六
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
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
命諸將分爲左右皆要兵士精新甲冑鮮熾分爲左
右廂各以兵馬使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

以前爲後進無奔逆退無趨走以正合以奇勝聽音
覩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
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之與離
皆不離中央之地子午之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右廂
陰向而旋左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
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
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
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
法者吏士罪之務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綵旗十二

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奪旗
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
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
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凡教戰陣每五十人爲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
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
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
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戰隊即立
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
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刃第三聲
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目看大總管處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唱
嗚呼嗚呼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閗唱殺齊入敵退
敗斂可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
聞角聲即須息叫卻行膊上架槍側行迴身向本
處[illegible]立第一[illegible]絕一聲簇隊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
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及卷
幡舉槍簇隊鬬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

即十隊合爲一隊即是五百人爲一隊法及舉幡舉
槍簇隊鬬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
十人爲一隊第二聲角絕即散五十人爲一隊如此
凡三度行教畢諸十將一時取大軍賞罰進止第三
聲角絕即從頭卷引[illegible]還
教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
交即盡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爲一隊添入中
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爲隊如不須更
合隊即交戰一准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

看大總管處赤皂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爲一隊從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爲一隊如交戰卷幡舉槍旋隊並依前教戰完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都爲一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卧即散五十人爲一隊還依舊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鼓還營進止如故散更聽一合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可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

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應擘而錯擘入他隊言語讙譁不聞鼓聲旌旗分擾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合於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

凡偏裨須各授以兵則練習亦當各責成以法固不必日集之場中以餼之也不必群習之教場以疲之也惟朝其耳目心膽如一金鼓旗幟如一坐作進退如一賞罰予奪如一以至火器弓拏技藝無不精熟音昔如一必如是而後謂之練兵大將以是而殿最之必如是而後謂之練將

韜英子曰欲練士之技者先須練其氣欲致勝於敵者先須治其心故氣不練則不銳心不治則不定氣不銳則有技不能施心不定則遇敵不能制心治而定氣練而銳少可以敵衆小可以制大

兵之練銳必先練藝厚募教師分曹專習先授口訣後習手勢一兵止令精一藝不使冗泛已精本藝則更兼之可也然必有分練有兼核有總厲什以課位隊以課什哨以課隊把以課哨營將以課手把總遞

相按核毋爲玩愒而設賞以勸之嚴令以約之又爲册記勤惰呈大帥以按閱之殿最之總之振作得法則下之鼓舞自神而立成精銳耳

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也技之器有大旗有挨牌有虎叉有鈎鐮刀有長短擒刀初教各令以木棍習手足攻擊之法爲總訣歌八句使其知所持循曰陰陽要轉兩手要直前脚要曲後脚要直一砍一挑渾身着力砍後即鑿破旁無敵約教二月之後已知大意則擇其足之便利

[illegible]

一[illegible]牌手力之強者為大旗手為叉手手之便利者為鈀鏜及長鎗刀手其餘為鳥銃神鎗短鎗刀手各習二月之後則攻擊之法得矣益用棍如讀四書分習牌人旗鎗等手如人習一經四書之理既明六經之理亦明也

凡技有五一曰遠技若鳥銃也以三發而一中者為及等九發而八中者為上等無虛發而能高下左右備盡其巧者為超等二曰長技三曰短技長者槍筅也短者刀棍鏜鈀之類也皆以舞對疾猛不失正法

者為及等更加純熟能盡其巧者為上等極精極熟而又身兼他技者為超等四曰奇技如鏢槍神箭飛刀飛撾之類也及遠命中者為上等百發百中一必傷人者為超等五曰騎技強弓命中舞械如飛者為上等能旋上下滾鞍若飛射打擊刺百不失一者為超等

凡有兼習者如刀牌手砲刀棍之類是也有分習者如弓弩刀手火砲之類是也

[illegible]曰射主中[illegible]主靜行主遠鼓主進金主退鈴主坐角主作旗主指揮凡者習熟則坐作進退無不合式攻殺擊刺無不如法合千百萬衆使如一人矣

諸守城之所最利者莫如火器然使守城人能用攻城人不能避則攻者受屈矣若使攻者能禦守城人稍稍雖有利器亦不能施火器且然而況於他技乎故用器者在乎人通變者在乎智必使敵萬變我萬應心運於器之先技妙於神之輸則反攻者為守而我守者反為攻矣

什伍之中兵有南北技亦異習在南兵則專其用南技在北兵則聽其用北技惟火器則無論南北人人皆當習之而又人人皆當習南中之火器也于是多為部分量其多寡分別步騎車三用而簡之其步兵以衆敢矯捷者為上騎兵以輕標驍健者為上車兵以有力識火者為上其餘各記其類而分記之

[illegible]健而輕傈者習騎戰驍而有力者習車戰強而疾走者習步戰智而通變者為間諜[illegible]說者為斥堠壯而明達者持旌鼓弱而無能者給廝養八者各適

一定用所

爲將者雖可旗鼓然使技藝所恃則勝必自法何能身先士卒見將不習藝平時教閱即有正法花法亦孰從辨之如誤取花法爲是則雖日訓日練終無實用儻事不小惟將知武藝則教師訓練自以正法爲教勿以花法混入其中矣且器之長短各有所宜將一習之則知某器可用于何地某器可用於何陣而器械自然精良斷無窳鈍不堪之弊耳至于火器尤軍中利用品製多門萬物不一將必自知之精一一

簡點然後奇用秘用毒用慄用無不適中而無失時攻擊之患此猶將所最宜留心者

尉繚子曰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斜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從之無疑然能敗敵而制其命

從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鐦有餘則車輕人鋒鋭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兵將纔聚人馬未相諳識不可興師攻討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雖法令嚴明人心未附主將須親行諭問材技勇怯高下選揀堪可作何任使曉諭賞罰立定信義犒勞激厲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興師戰無不捷

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師對敵如羊網虎蹊昔李廣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廣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

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諭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練卒一事爲兵家至要考諸古人之議古人之事既彰明知彼但陣練之書汗牛充棟浩廣而無選擇要所適從余特約其要爲答部議一篇見即教傾營之方有兵責者甚〻可窺爲未務也

三代之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

宜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中夏教茇舍辨
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
立三表教坐作進退之法其制莫備于周禮一書
春秋之末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
夸競而秦更其名號爲角觝何足稱哉前漢嘗以
九月會都試課殿最東漢以立秋日肄兵習戰陣
之儀然其法不詳唐制仲冬之月講武于都外季
冬之月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習騎隊
法其宵時操演則以八日教藝五日教旗最爲得

中至於旗號按五方之色則有李靖法若李筌法
與靖法畧無同異而立旗布幟之圖載武書者較
詳於靖宋于仲冬所司請教武遂申命將吏選閱
軍士布爲方圓曲直銳之陣令習知旛旗指揮之
方金鼓作止之節行列險隘之路而其營例則有
[illegible]廚而卓旗則衆皆集一點卓旗則隊頭集等之
說諸營將校各守方位以爲營度教騎卒有五變
法教步兵有四變法亦云詳矣至我
國朝內有京營外有衛所將有專司兵有額數而

日按月亦有營度迨承平日久軍紀懈弛操練虛
文何益於事驟至兵不識將將不知兵一旦與師
不幾驅市人而戰哉偶覧武備紀效諸書深嘆總
戎戚公[illegible]兵諸制之詳妙也大抵謂教旗先練耳
目耳目既練可以應節教之場操南北之兵異則
有南兵操法北兵操法水陸之兵異則有水兵操
法陸兵操法撮其最要者陣莫妙於鴛鴦營莫妙
於方營練莫妙于分練分練之法在于挨牌自一
隊起至三隊畢合一旗練自一旗練至三旗畢合

一哨練自一哨起至三哨畢合一司練自一司練
畢合四司練自四司練畢合各營練雖三人五人
十人亦可練亦用戰法亦有奇正即射法雖五步
之內必持滿而射故雖三人五人亦用法原將庶
令衆士習熟且令衆之操須射完事在主帥用力
有限不能徧閱在士卒花正雜混無以見長不如
少操得以盡力較閱及其親切射孫子百人教戰
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
戰教成合之三軍者是也蹤是而旌旗不亂其色

鉦鼓不惑其聲令不移其手足以之行守行伍止爲營壁非所稱堂堂陣而正正旗哉甚矣兵之不可不練也蘇老獻曰兵既不安不學務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爲尚終年肄習竟無精兵且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歸于一二勢者詎可謂無精微之理而不學也雖然技習之名不可枚數教習之法不一其方皆以

用得其實爲歸則無不當也昔人有言車勝馬馬勝步不知兵有所用之方則安設所用之實如奴虜所恃者騎所精者射此惟精練步兵可以勝之宋得謂步兵獨遜于車兵馬兵嘗見步兵務前自古而然李存勖以騎兵列前步兵爲後衛遂解幽州之圍岳武穆以扎麻刀破拐子馬于陸横行朔數用荊楚卒五千人凡此皆以步兵爭勝于車騎利平原步兵利阻塞外而用峻阻車有所必死地之虞騎有奔突脫陷之患似不若步之爲[illegible]穩

提作止便利也議者謂車者有郲之城不秣之馬騎者一息千里馬輕人逸

國朝鹿角武剛之制甚備車重矣棚椿課養之法特詳馬重矣余以爲車馬步各有所宜舉步兵而車騎可見也今兵氣委弱所當速振無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乘今虜運之衰及時練兵以挫其氣斯爲久安長治之圖也

經武勝略正集帥師目録

卷二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將術

皆將學術致堅整謝論師者宜取長去短

夫人柔順安忍、失於決斷、可與修節、難與權宜。強悍剛勇、失於積慮、可以守難、難與持久。貞良畏慎、失於狐疑、可以守成、難與居始。清介廉潔、失於拘局、可以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於通廻、可以深慮、難與應機。

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論大理、必死則忠。廉潔則有守。愛民則與士卒同甘苦。可殺可辱可煩、亦就其僻處乘之。

昔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乃符堅之不善也。嘗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堅爲垂所

能先事大爲事先而動隨應

脩明矣夫爲人所脩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爲符堅之謂也

乘人不善而掩之寬非長策須恃吾有以待不可攻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愼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亾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夫主將之術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知

非假威權有牽制則失事機

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强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强其國必亡

端末未見驚疑鬼神然所貴乎將在能正能奇用不測不爲不測形若當務機詐則不免小有才矣

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己也絜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退良策不欲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紀綱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離多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擇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況機遠

慮所以不失秀時順變所以建功勳篤行所以歸
愛聽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
言所以服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昭
衆畢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
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丘陵欲如雷霆機
欲如鬼神恩欲如炤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
當國之大命矣

（右採[illegible]明堂○李泰勇力篇○）

世俗談兵謂將帥專恃勇力觀此書議論必有聖
賢仔細工夫方堪推轂

老蘇着議甚精將家要領

蘇子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
欲為所以養其心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
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
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
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
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
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
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
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
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
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
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
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
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

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
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
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
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
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
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
矣

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垂著篇
籍當此之時合從連横轉相攻伐代爲雄雌齊愍以

擊彊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

將學有深淺故膽涓同師而勝敗異將質有文武故形迹相禁而嚴厚分

工鳴鶴口教練之道只要三軍之衆閑吾節制明吾紀律聽吾金鼓至於臨戰時作用却在將帥與兵何與

爲將之道師心者不精先覺者有證擬勝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使爲將而不讀兵法將何適之從蓋兵法乃先哲之精蘊愚而習之可以長智智而習之可以通神

要言

凡爲將者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寵虛名而收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張耳陳餘酈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同事而異形者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孤軍必走無二而趙以内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自在爲將者司之而已

漢建昭時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

陳湯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慓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將帥不宜公人閱按

晉武皇帝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

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嘗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守分界而已

古來名將各因學術所得為克敵制勝根本而以寬仁信義稱最者無如羊叔子一人

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十人進攻扶餘城諸將

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

唐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儒術為將畧誰則知之

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瑋將兵紀法嚴密綜理周詳禦李繼遷父子暨西羌諸虜皆使畏威不敢動是父彬以仁厚勝瑋以威明勝也

宋高宗命岳飛討江廣群盜飛至虔賊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圍其餘黨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因授將佐方畧悉破降之

韓雍曰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遂會諸軍出東道遣褊將平勝

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進攻大破之天順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史焉

襄毅行兵多以威嚴勝若稽往代惟孔明治蜀年素取陳可以方之較諸叔子之寬信武惠之仁厚不啻星淵矣觀此見將術不同各居其至則異道而齊勝也

將權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知兵之將國家安危之主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必通九變之利必察六敗之道靜以幽正以治合利而動必取于人成大功而爲三軍恃也

夫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必勝不勝必揆諸道方可必戰無戰不然畏此簡書又當恪共君命矣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軍捍晉燕之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辭與賈約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晚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縣于君何爲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皆震慴於是逆擊燕燕師遁遂取所亡之地而歸

斬莊賈法令嚴明至此故不戰而屈晉燕之師

燕田單圍莒即墨三年未下或讒之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直欲久仗兵威服齊自王耳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遺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

何敢言此乃斬之遣使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拜
書以死自誓繇是齊人服其義諸侯服其信莫敢有
謀者

樂毅久頓齊城故來間者之口燕昭黜讒伸義使
毅感恩奮激得馭將之道主權將權均為不替

楚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
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
義不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今歲
饑民貧卒食半菽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

飲酒高會非社稷臣也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
枝梧遣使報命于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
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
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
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不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
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
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
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毋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
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撫髀曰
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
勿能用也上曰何以知之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
功爵賞皆決于外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
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
其所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士

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是以匈奴遠避虜
曾一入尚擊斬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雖有頗牧弗能用
也上悅赦尚而官之

文綱密則將權輕委任疎則成功少築壇推轂吾
安得蕭馮而數奏之

漢景帝三年拜周亞夫為太尉會兵滎陽吳方攻梁
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

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高侯等絶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

往梁救梁非所以救梁也委梁不收使吳悉銳于梁然後乘虛絶道則堅壁不出巳勝推鋒破敵必矣於不奉詔見分閫之權於絶糧見運籌之勝

漢陳湯沈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因郅支不奉詔說甘延壽發屯田吏士及烏孫衆襲擊之延壽欲奏

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太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巳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部勒行陳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薄城下吏士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諸葛亮以馬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每與談論軍事晝夜不倦至街亭敗績遂收殺之蔣琬謂亮曰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自今以後明罰思過厲兵講武較變通之運於將來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蹻足而待矣

秦王堅委任王猛親舊不能間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四上堅不允猛爲相端拱於上百官總巳於下軍國之事無不歸之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

當罪國富兵强戰無不克及攻晉陽使將軍徐成覘燕軍過期當斬鄧羌固請猛赦之陳于渭南陳師誓衆曰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與諸軍深入當竭力致死立功報國衆踴躍競進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勉之羌要以爵賞曲意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軍燕兵大敗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百姓安堵

苻堅委任王猛太后弟德有罪猛不待奏下巳陳

屍于市權豪斂跡威勢重焉及爲將翌羌撓法懲
功而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如騶能殺虎以成功
業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乎
隋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對陣先令一二百人
赴敵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復進還亦如之
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至於有功爵賞不吝雖微必
錄眾是戰無不勝所至有功
唐李光弼治軍嚴整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
皆變將士畏其嚴兵馬使張用濟謀逐之弼因來謁

責而斬之軍肅然
寶應元年絳州諸軍剽掠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
令郭子儀知諸道行營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
以委卿子儀至軍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收元
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
景山者孫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曹瑋知渭州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
行者管軍閭掠芻者八人道其壘海怒而斷之覘事
者以告宗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
客海具伏即械繫之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
笑而謂其衆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
慄
岳飛受命討楊太于洞庭賊黨王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戰無生理遂降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
者立斬以徇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所須犒賞
秋毫不私嘗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
矣
景泰朝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

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于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
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弃　祖宗所設地不
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
蕭養又有獞徭而三楚之貴竹苗獠庭處蜂起前後
命將督兵皆出於謙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勛
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
外靁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力焉

肩任

將未受任軍事在君將既受任軍事在身故不當以身視身有當以軍視身身視軍毋任威威有本養不重則不威毋任明明有本中有欲則不明毋任勇勇有本恀不義則不勇毋任斷斷有本律少爽則不斷小惠弗偏小信弗孚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廉惟虛惟和惟慎時察士卒之饑飽勞佚而甘苦同之死生共之推赤心置人腹集衆思廣衆益謀定後戰是之謂戰勝於一人

漢光武時武陵蠻亂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率軍征進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惡是耳

漢明帝永平時班超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行到鄯善鄯善王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官屬明者覩未萌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詔詐之胡曰匈奴使來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

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百許人悉燒死於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

魏王珪圍中山燕淸河王會表求赴難遣將軍偉餘崇將兵爲前鋒偉蟣盧龍近百日會遲留不發

[illegible]王實切責之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逗留
月餘偉使輕軍前行通道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
欲行餘崇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
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
臣節不立雖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給
步騎五百崇至漁陽遇魏兵擊却之衆心稍振會乃
上道

隋開皇中番禺夷反嶺南騷動高凉洗夫人遣其孫
馮暄將兵救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

獄更遣孫盎會三藏寺合擊仲宣宣衆潰洗氏親披
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
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封拜嶺表遂定
上拜盎高州刺史册洗氏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
給印章聽便宜行事番州總管趙訥貪虐俚獠亡叛
夫人上封事論之上致訥於法勅夫人招慰亡叛夫
人親載詔書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

以一婦人而忠順擔當兼處繁治劇底惠彌著歷
來罕見其比

唐李靖統兵討突厥破之頡利遣使入見謝罪上遣
唐儉等慰撫幷詔靖將兵迎之頡利雖外爲卑辭內
實猶豫靖與世勣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磧北
則難圖矣今詔使至虜必自寬萬選萬騎襲之可不
戰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
曰此韓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
發世勣繼之虜不知兵至衆大潰餘酋乞降露布以
聞

金人敗盟南下劉錡率兵登陸趨三百里至順昌城

諜報東京已降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料則能
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爲
守禦計時諸軍皆以金兵盛請以精鋭遮老稚順流
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已陷幸吾全軍
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
部將許清奮議與錡合錡喜鑿舟沉之寘家寺中積
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分命諸將備戰守錡躬自督厲取劉豫所造癡車以
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以匝蔽之悉焚城外民居

六月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
伏擒賊將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
夜遣千餘人擊之殺傷頗衆旣而金兵薄城錡令開
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
至是與許淸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
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
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
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月
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

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
兵退五十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
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
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滅則匿不動敵大亂百
人者聞吹嘂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
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衆
十萬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
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
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

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
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
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
衆皆感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
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
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
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
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鵞車砲具不用而

械成等還錡至城下責諸將帥喪師衆曰南朝用兵
大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
（驕兵者敗）
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
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
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
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
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
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
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

關賊軍皆休沓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挑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戰但以銃斧死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木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每以鎗標去

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

正統已巳虜酋也先犯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王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留于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捕之　王御左順門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　王且啓　王下令曰捶順者義激無罪少遂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

籍順等家衆姑退於是　王乃起謙出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

土魯番冠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肅州兵備陳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僕僕劾務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卻之

合志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經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用兵之要在崇禮重祿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

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心離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謀欲密士衆欲一良將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引咎自與動從於衆專任自己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私禍殃是從

夫戰兵先欲專一專一則十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用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之術乎然

秦圍閼與趙王召群臣議救之廉頗樂乘曰道遠險隘難救趙奢曰道遠險隘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遣將令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

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請刑不許歷復進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古語云師克在和又云廣衆謀集忠益使趙奢之計無合以主則閼與之役不行許歷之謀或遺於奢則北山之捷奚自惟奢之拾策不遺細微王之任人兼籍衆志斯功之所以成歟

劉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

將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於是三顧孔明於隆中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先主之於孔明真可謂志同道合三代而下罕有其儔

曹孟德遣蔣幹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親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

秦苻堅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四上堅不允曰吾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猛爲相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綜之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堅雖胡虜其任猛一事明斷不撓犂畧中原抗衡華夏豈無其自

符堅議侵晉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illegible]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illegible]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不聽[illegible]肥水之敗

和輯

師克在和。將相和則士豫附

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上下相咎是爲事機

凡人當功罪相賢否相軋之際誰無競心但圖家事大一身事小我早日修怨搆隙而一當警發誰肯同仇且不無幸敗而下石者故必盡捐蒂芥乎心怡氣攝寸心如海潤天容任彼以不情加我以非意衝我以抗顔拂我總如飄瓦虛舟而一以和藹相與如是則人縱暴戾相加久將自化我惟不競人自靡爭矣

趙藺相如爲將以勇聞於諸侯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吾不忍爲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見每朝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與相諫曰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相與爲驩

書稱寅恪詩著靖恭臣工未有不和衷而克濟國是者後世有徇私懷怨更冒以殿上相爭如虎之名不有愧于廉藺多哉

漢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耻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吾安得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

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司出結友而去

漢張奐坐黨禁免官凡諸親舊莫敢爲言惟皇甫規前後六七薦舉及規爲度遼將軍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

天下薦舉賢才者有矣晴肯自乞冗官居人下者乎不特同寅協恭而已書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規越人遠矣

漢皇甫規累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無所問

吾當爲朝廷愛才忠臣之心大臣之器

曹公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如何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出

釋私憾以濟國是較之藺賈不爲多遜

唐至德二年賊將尹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無算衆氣百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爲遠戰自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戰鬬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經曰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遠之所謂不能正其所謂眞能同垂青史顧不偉哉

晉武帝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

江夫無掣肘

適冦翟與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

金人攻淮甸詔楊存中同都督江淮事令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楊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帝親禮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合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自下

司馬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亾等矣上下不伐善如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如此讓之至也

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不索自己之尊也）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以己煩也而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漢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將諸將各有配隷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吳陸抗陷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

荊州牧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曹操以子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所在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大喜

街亭之役有勸孔明更進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反爲賊所破者是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自今有忠利於國者但勸攻吾之闕則功可蹺足而待不然兵多何益

史天澤征益都李璮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

景泰中詔褒于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邀功賞能無愧哉上疏固辭

英傑

黃石公曰夫爲將者務攬英雄之心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

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者志亦小才大者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以爲致御之術

項羽擊秦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羽自悉兵渡河既渡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卻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爲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當秦之彊天下莫不震懼救鉅鹿者十餘皆閉壁伏獨羽以孤軍直進破秦禽將誅無道秦其英傑之槩至今讀史尚有生氣

沛公謝羽鴻門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髮皆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感激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潰明日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達旦儆備既明巡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內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兵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

曰子奇乃走子奇復寇睢陽圍急巡令南霽雲犯圍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

人之大倫大節君臣也父子也食君之祿任君之事變生一旦畏懦苟容真婦人兒女子耳當時貴為卿相親連肺腑俱觀賊自金而擯斥疎遠之臣碎首孤城粉虀賊手雖其英傑之氣稟天賦植而保養猶固以致播越何哉

宋紹興十一年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誓師濟江晨炊玉麟堂先進者與黃金一兩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誰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旗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自古濟大難定大畧豈必盡藉武臣入則謀謨廟堂出則勘定亂畧如張睢陽虞允文輩正儒者中之英傑始可免司馬懿不達時務之誚云

廣意氣自如　敢出入胡騎　丈夫勝畧作　大過人

膽略

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

又曰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

漢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合四萬騎圍廣軍廣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

胡陣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吳漢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將五萬人救之超召將較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于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

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諸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漢明帝時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遣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縛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踩此不敢向雲中

晉元帝命周訪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椳以拒之桔槔不得為害賊又遣將張彥陷豫章訪擊彥破之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于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兵少必當還掩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于是遂歸

觀其征杜弢而漢沔定。非賢佐以才。焉克有濟。

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營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至邵陽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齎勑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為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兵法崇辨夫疑

隋以楊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

唐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討之將發大饗士杯酒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

一衆心爲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
不出遣奇兵絕餉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
使羸兵抑賊壘挑之盧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
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公祐棄靑爲走
追生擒之江南平

賀魯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蘇定方令副將
蕭嗣業回紇婆潤趣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任雅相
領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
合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

雙河與彌射步眞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
金牙山方賀魯將畋定方縱擊遂大破之
再出擊賀魯與李靖乘水擊蕭銑一法皆是攻其
無備也

宋欽宗時女眞入寇京城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
种師道請啓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僞
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
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墮
歸扼而殲諸河執攻不可

未定可擊

宋宣和間康王至相岳飛因劉浩見命以鐵騎三百
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于滑
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
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敵有梟將舞刀
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
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宋宣和二年岳飛將兵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

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
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
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
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
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

兀术趨杭州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
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
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
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藉兵爭來降附

遣降者縱火于內而乘亂擊之于外得爽輕之[illegible]
亦亂而取之之法○用降者全在察其可用結之
以恩不然亦不可輕用也

宋李寶守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將蹂（卻且不可反）
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須因召對詢
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投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平（反言以令之備）
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楫與寶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
力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散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
洋行三日風甚作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

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此時方見鐵石）酹酒自誓風即
止明日散舟復集趨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
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
圍海州巍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
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
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引去

經武勝略正集帥師目錄

卷三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威望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

漢光武時匈奴人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天子召李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周訪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名既著遠近從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代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

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閫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

隋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拜爲廬江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伐陳以擒爲先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

唐高麗餘衆叛起薛仁貴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久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

田承嗣傲狠不軌郭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叟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顧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材類如此

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岳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

宋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岳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紮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

韓世忠圍淮陽賊堅守不下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illegible][illegible]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

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兀朮犯河南命李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璧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浚會顯忠至孔城鎭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冒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後以奉旨監蔵廬走顯忠遂各以軍還

魏勝善用大刄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

威望動人一箇魏勝竟認作一旗一魏勝矣

王驥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臨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密與相比匿不肯捕逆於是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會衆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驟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而思機發驥威名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征矣

識量

陰經云將者國之輔明主所以擇將者量其材遇其用監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乃可任也

漢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將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魏太祖將荊州未定遣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賈狁爲義成軍帥時淄青李納雖外奉朝命而心嘗

酋所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內行營、結路綠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既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清將士心服之、

東晉末、劉道規爲荊州刺史、叛臣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絕都邑之間、荊楚既破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唐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耳、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飲罷、衆心乃安、

唐太宗時、薛仁杲率左右一千餘騎、追奔直趨折墌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陣、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

唐裴行儉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馬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此必錄本來識養、若一時矯制、亦不能神色裕如若此、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後漢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元海都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

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俟一節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且戰且却是誘敵之法將以擒之也若防禦則不可如此

胡惟庸為左丞相憸而貪以徐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閽者福壽使為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為　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帝以是益重達

寬仁

太公曰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仁則愛人材也有仁而不忍人者過也

自古行師貴仁然弔民伐罪誅暴除殘樹德以滋去惡以盡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越棲了辭卒致吳宮之沼楚遊增策自貽垓下之擒故曰義者仁之斷

漢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illegible]上召超還以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illegible]我以[illegible]奇[illegible]今所言平平耳尚[illegible]戒之節

大寬易[illegible]之謂用法以嚴行惠以恕兩道兼行乃可[illegible]如一人矣

晉以羊祜為平南將軍[illegible]與進據險要開建五城

不肯服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焉

當日晉強吳弱皓又暴虐祜以威德懷之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使非陸抗獨綏其間吳其沼乎

唐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私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成者夷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貴賤但存紀綱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

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勢儉單騎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而至便移就代州都督儉遂親課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則易生驕侈表請利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

宋開寶中江南李煜違詔[illegible]臣禮部曹彬率兵先赴荊南發戰艦潘美帥騎士水陸齊進太祖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惟示威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彬等率士卒晝夜攻城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及鑿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爾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歸京師僞朝文武官吏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卽遣還之因大搜軍中莫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簡視彬一不問

天雄卒有犯盜者曹瑋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

不以軍法治民正其不以常法治兵寬處卽其嚴處

廉謹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

尉繚子曰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

漢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擊薁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遣之威化盛行

晉加陶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拒武昌賊陳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何爲不可擊恢破之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蘇定方從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恒篤城有胡人降副將王文度覆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乃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逮爲民擢定方爲伊麗道行軍大總管

西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

已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劉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

凡身列薦紳操守第一況爲將者與士卒同死生均利害我浚其利而令彼宿其怨無論素絲一染更難潔白而一窗有事必有掉臂不顧者趙括日[illegible]田宅畋者可監也不寒心惟猛力修持務期冰蘖庶得兩全身名外濟國事耳

明察

韓子曰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敵表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而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賂我左右者欲搆我密謀也。使來言語利便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倨強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詳察之將我刺者挾之謀者反其謀驕者亢其驕侮者凌之搆者示之將掩不備者復之欺者誅之留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之

從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

彼下一着我即應一着彼未下一着我已先一着。兩鋒相對之處不可差繆一線輕重毫釐神哉兵之為道也。

劉裕攻南燕有後秦姚興使言晉兵不退當遣鐵騎號維陽長驅而進裕罵之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雒今能自送便速來劉穆之咎裕促其怒恐來救燕裕曰若將能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使告耶此內懼而自強之辭耳興果不能出。

行軍如裕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裴濟監戍兵于威虜軍塗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然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胡兵遁去

宋張公詠平李順之明年復有劉旰相繼叛命公命討平之既而凱旋忽有持首級來者公曰當斧其接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所斫未卽復是誰殺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真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何嘗獲首級公乃先錄中傷

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

韓雍討南廣猺寇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剖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御勝

將用技之以計而索其情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
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
大三軍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
時反受其殃

吳師敗越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
膝行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
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

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
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
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
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勾踐曰吾欲聽子
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
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吳王曰吾無
以見子胥也令蔽其面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
太宰嚭

從而乘之敗子胥勸王滅越而爲嚭所阻卒致沼
吳今亦肉袒請成而蠡謂不可逆天遂以霸越謀
之不臧是用其咎吳之謂乎

漢諸葛孔明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諫曰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
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
來有累世之恩而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
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
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

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
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不牽於流俗之議酌劑乎時務之宜真天下才也

漢昭烈伐吳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
與吳拒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
諸將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
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
之者以此故也遜上疏吳主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
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

恐結營祭其布置必無他變遂將進攻諸將曰攻當
在務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無利遂曰彼更事多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相持久不得我便
兵務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
營不利遂曰吾曉破之之術矣乃救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

晉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
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符氏之敗王猛孫鎮
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克 徧留 武）

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
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帥舟師
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
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
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
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
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
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
得入精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
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
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芟
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
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
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
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蹙乎不如拔使入峴
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
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

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
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果然）
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
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
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
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
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數萬往就
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
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

兵出戰陸胸賊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夕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禾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先是張綱乞師於秦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自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奮威

評曰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

晉陶侃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

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運甓惜陰是那樣一副勤敏心腸臣工法此當無曠職

梁韋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繩準

書曰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叡得之矣

唐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馬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蕩州縣供億不稱輒殺人抱

王彩饋勞賓介無敢往遂自請與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遂又取夗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夗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𣲖玉才之

遇一事即有一法解之此真能幹辦者

詳愼

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

能速妙于能遲欲速者必敗善思而後善斷輕斷者失室

陰陵之失項羽之勇無所逃霸陵之失李廣之智不能免吾騎遠出吾軍遠探或雪迷路遲而士卒易怠

或瀰瞞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塵市草莽而難認形勢或風雨聯宾而不見山坂或星昏月黑而夜入它道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爲惡證在我有自認之法一則採探馬軍及吾軍將士嘗帶五色花紙錢替代數杳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安在搭袋之內遇白晝兼程星夜潛蹤路經辨認野無蹤跡雪則用五色花紙錢替代之俻繫掛於茅葦草木之上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次序則積雪之中不致迷道雨則用石灰布袋之僃印灰點於地

仍以點之多寡而富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先回則
添紙錢增灰點而使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回則又
減紙錢亂灰點而使前隊之不相誤紙錢則青黃赤
白黑五色以表遠近灰點則以一二三四五數目以
表往來紙錢則收以便袋腰袱而以備綫懸灰點則
更以竊窃而用以印點賊人見之將謂村民所竊之
具猶人捕獸之跡而不知吾軍用爲鄉導後軍欲尋
前軍則望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得此認識是謂
目認

凡軍中遇天子有制詔戒與三軍時下不便於事者
不得泄漏於外即將回奏謂大戰勝負未知賞罰未
定或彼軍未退欲擬抽軍狐疑士衆或改差將吏人
情未便之類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謂不便於事是
也

欲滿不可欲辭辯後不可行則慮有所失行軍在外
不誅賊陣吏卒有過轄則拾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
定分未可刑責抑且行軍不利又恐軍心不樂也

唐文德皇后之葬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上馬出
肅章門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
者至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
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
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辨真偽肅軍門爲將須知

宋狄青攻邕州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
入城招復老壯慰遣之晨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有賊
屍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奏青曰安知
非詐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公旨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虎鈐經曰、將納私則士卒盜。又曰、去私徇公。所以存國。

石雄爲豐州刺史、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賜有賜予、皆不入私室、置于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思奮發、

唐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樂爲用、所向皆克捷

李勣前忠寄後忠唐、是箇赤心烈氣漢子、散金帛將士、其餘事也、

曹翰從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賙贍士卒、皆願爲用

成化中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日心殺之、盡實無能爲、但我軍驕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爲今之計、但選精銳、嚴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漸湖川地高先[illegible]獻之處、無所蓄積。

貯後未竟、催攝已空。機杼纔停、布帛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仁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屬衆職焉。

將有禮將、力將、無欲將、以余觀之、無欲尤要。蓋公則法令得行。普則上下一體。故曰無欲可以爲王佐。

卓識

經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料敵制勝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勝

韓信取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閼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擒矣

有來淮陰功成得毋倖乎使趙王用左車之說信其危矣何乃乘勝而輕越險固也

韓信定臨菑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信用囊沙計擊殺龍且

或人與左車並稱卓識而龍且與成安皆以拒諫

取敗然則膺師中之任者可無集群策而折衷乎

漢馬援留西州隗囂甚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懽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援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使援奉書雒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

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此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

魏武帝薨文帝即位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欲召仁還宛司馬懿曰孫權西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

太宗自將討高麗尉遲恭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

恭之仕太宗以勇敢聞今其言思慮深長不以小害大何其持重若此其爲唐之元勳也豈一勇之夫哉

李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

宋狄青討儂智高交阯願出兵助討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俟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人服其遠畧

宋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郭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擒也執中嘆曰君眞知兵懷敏即覆師矣

宋杜充將還建康岳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

料敵如見

克不聽

岳飛以復河南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

歷觀古今將相不日富貴可期則曰垂勳竹帛建尺寸之勳冀不貲之賞武穆志存殄賊有功不居而高宗信讒頁之亦獨何耶

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

還京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俊屢行至應天高宗即位

宋張浚薦劉子羽知鎮江府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逆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析

淮與江關係知此自當決策守淮

真屬徹骨髓之言

一步一步都是看透了是十識

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

宋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杜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維揚人始服其先見

宋端平三年趙范知池州史彌遠訪將材於趙葵葵以范對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

何從而防哉今或謂莫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避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邇山陽天長之邇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遏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覘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

信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長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馯駘之冠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敢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陽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念慮必人人思統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騁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

之兵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屯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吾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也朝廷少召范禀議復

今知池州

談鋒歷歷聳動人聽然皆刊板不易之理所以可嘉

嘉定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illegible]議兵葵至日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算中悔已無及[illegible]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日兵不能集集不能[illegible]奈何日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二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日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日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

洪武初陳友諒寇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衆皆恇懼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獨不言 上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問計安出乃日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哉易易耳取威制敵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友諒盡覆其衆

上問劉基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illegible]上容易且富而弱宜先若為[illegible]

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縱崇之叛陳氏
士誠則囊中物矣會方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
敵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
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

英宗時虜報甚急衆議南遷于謙廷諍曰京師天下
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廩在此
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
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
分

正統十四年虜臨關急城外墩上等處倉場草束芻
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
燒之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命謙曰事有緩急
迫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得此持久坐
困於我非計也

先見

為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眞僞不
能亂于察覩小大不能移其稱訂才不可不周用事
不可不周知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九
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

漢元帝時隴西羌反詔集議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
為憂而遭羌變丞相等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
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

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
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
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定丞相御史皆以為民
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
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
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
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于少發師而
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萬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留屯田備要害賜奉世爵關內侯

漢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

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

兵法云兵難隃度湯乃能屈指計捷兵坐籌決勝之上策也知彼知己君子謂湯有焉

唐大軍征突厥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裴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嗟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唐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執

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及肅宗至德二年上思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

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言不驗無泥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于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爲國遠慮乃忽其言而

不用至禍敗已形回思龜鑑已無及矣盍審忠謀于無事之日而豫為圖之之善乎

李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李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

宋郭逵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

宋宗澤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縣登州結女真盟海

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乃不遣

澤外拒虜金內戢羣盜始終以克復為念和議為非智慮忠誠非人所及

宋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劉錡統軍馬自臨安泝江絕淮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

正論

上略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

軍讖曰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

漢馮奉世與其副將嚴昌計以爲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命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爭逐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漢肅宗新卽位時北虜圍關寵於柳中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能得人情）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一番建白字字不可移易

唐德宗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李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

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制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及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皆棄強示弱以招窺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得敘勛行賞今府庫空竭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兵當有勞賚賞典不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盡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日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

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illegible]渾城故不許

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宗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于人言令延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

宋宗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所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遷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其前後建議輒為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

極言和金棄汴之非語語不依違兩可

宋康王即位岳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

劉汜戰敗于瓜州命楊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金主亮死存中輕舟渡江以伺敵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拒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

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與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于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還徵[illegible]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illegible]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illegible]

亘相恫喝始欲歸太迂矣

驍鷙

龍韜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

論將者率尚文武剛柔以一劍之任爲末技不知咨嗟坐籌機操發縱衝鋒破敵氣奪三軍伎可各宜莫容軒輊拔山扛鼎之材蓋不可少也我

高皇以中山爲大將而鄂國開平有陷陣功豈非以疆場搏戰端有藉於膂力方剛者乎則驍勇之士甚爲今日所宜錄也

項羽下相人少時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曰書足以記名姓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乃學兵法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與項梁起兵於吳誅秦及秦圍趙懸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即其帳中斬之將二萬人渡河沈船破釜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時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秦據關中雄視天下羽以匹夫九戰破之是亦時

悍真拔山蓋世氣也

漢孝景初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

廣初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因善射騎殺首虜多爲

武騎常侍文帝嘗稱之其膂力過人真足與長平冠軍相上下

曹公追先主於當陽之長阪先主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

翼德勇矣猶藉據水斷橋乎可見險要爲兵家勝着

魏兩葛誕使文欽襲司馬師師自汝陽潛兵就鄧艾欽倅遇之不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將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

以十八之年拒數千追騎過此更當何如

陳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

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彌明徹遣人入胡何知胡在陣乃自酌酒飲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矢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唐太宗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太宗出圍更帥騎兵還戰

此係儀虜與長平坑卒不同。

唐太宗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薛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薛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也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賊將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止之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弼壯其志因問所須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噪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知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

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稱王鐵鎗

洪武朝傅友德守彭城王保保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虞兵寡不敵覘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于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戰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單騎克敵何虞兵寡開門陣野臥槍待賊非王于興師何同袍同仇若爾

審慮

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至于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强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堠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空動而不遂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故不敢不慮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故善制戰者必先審于己

漢靈帝時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

連破之又戰于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奐說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一世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冢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內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治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令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度宜不失權便

魏鍾會以才能見任司馬昭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進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

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昭笑曰我寧不審此蜀數為邊患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强使之適為敵禽惟會意與吾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族滅耳不須慮也

慮事精審　會果不出範圍

定謀

軍讖曰將能平能整能受諫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謀可深而不可疑則敵國畜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必先察敵情臨陣決戰無有二心

將不知攻戰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慮定後戰好謀而成

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岳武穆曰勇不足恃在先定謀

夫兵無必勝之技有必勝之謀千日之閑一朝而敵之者謀也

蜀姜維議出軍伐魏魏使鄧艾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兵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而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至急攻不克乃遁泰每以一方有事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好謀而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邪

蜀役數民貧任事者當養民息兵為自全之計而維智慮又非泰比數役繁勞兵民兩困卒之炎精

告頽蜀以不永誰之咎哉謀國者其審定而慮圖之則淺矣

宋吳玠與吳璘進兵援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率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

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乃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剡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以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懼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

議胡盞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以輕兵射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

經略謀欲寄士衆欲一令觀璘之所以勝二酋所以以測知兩將異議與寄衆安出者其機判矣

備預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必得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不可以爲王者師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

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illegible]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illegible]洞曰戰守之客惟在豫爲之備城郭溝塹豫其固也方甲鞍馬豫其利也作止攻援豫其習也斥候開明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教事兼舉定爲晝一之規庶幾以靜制動以近制遠以逸制勞戰則

必在守則不危矣。

夫官有司而事有任凡朝廷一命之寄寧有可曠者故凡涖是官、卽當思盡是任、寧無事而爲有事之防勿臨事而貽後時之悔凡整頓器械修繕城堞教練士卒之類俱事事要精時時要核不可以苟且塞責則一旦有警、取諸左右而逢源矣、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子思子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訓昭然況兵凶戰危聖人愼焉廢弛無備一旦有警如何猝援故將不備則無以

威敵士卒不備則無以制勝糗糧不備則何以固衆器械不備則何以應用然備具之謂將備各之謂卒加派日重造作日勤而餓民且嚬聚以云備也亦復何用故將備則豫養其材卒備則豫練其藝糧糗器械備則務稽其實是在當事者審之而已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時將如寇至、然上命討劉闢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進討遂擒之、蜀中悉平、

宋趙方以和議既成、諸將武備寢弛、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匱以壯形勢、時金兵循方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金獎快聊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

第金陷襄陽且未來則來而足以待守。

正統十二年、經撫大同宣府總督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竊窺圖爲入寇宜預于北直要害增置城

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疑不行、時泰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軍餘盡撥屯種、量起科亨信奏言非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亡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詔從之、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目錄

卷四

勝畧在將當將不可不慎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卷四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懸果明甫較閱

方略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管子立政曰寢兵之説勝則險阻不守廉愛之説勝則士卒不戰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記曰隱情以虞蓋隱巳之情以虞度彼情我知彼而不使彼知我此際亦微矣哉擴而言之伏于九淵動于九天雖知如陰迅若發機兵言萬端只此而巳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于敵家之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倏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勝敵者勝于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于巳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動莫大于不意謀莫大于不識

夫欲強必養之使強欲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

漢兵大破趙軍諸將因問韓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楚圍滎陽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後與之戰破之必矣

漢武帝時趙充國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爲虜所圍漢軍乏食充國乃與壯士潰圍遂得解武帝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匈奴欲入地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後羌人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匈奴欲與羌合已非一世臣恐羌

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迺解仇作約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預為備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皆叛犯塞上遣充國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充國曰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克國

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騎突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以遠兵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後戰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掠者解散虜謀酒泉太守

辛武賢奏言虜朝夕為寇漢馬不能冬屯宜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虜必震壞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稍引去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故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因陳兵利害曰罕羌未有所犯若置先零先擊罕羌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大計臣聞兵

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為寇宜飭練士馬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若釋取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恐國家

發衆數不二三歲而已臣計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解弛望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敝遂上屯田奏曰臣今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相因並起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亾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吏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

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倖不出令反畔之虜竄千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亾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亾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且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今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留步士萬人屯田地

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
不絕便兵弩傷鬭具烽火以逸待勞兵之利也屯田
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臣聞戰不必勝不苟
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勢貶重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念奉詔出塞
窮天子之精兵雖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此人
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上于是報充國曰
將軍計善從之明年羌虜悉降充國奏請罷屯兵奏
可振旅而還

金城方略大抵不出開屯固守坐制敝敵和民間
虜數意而調度悉宜老成持重雖廷議嘩擾忠藎
彌堅古今名將何以過之閱終不勝起舞

漢永康中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數
寇三輔桓帝詔問段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皇甫
規張奐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術略熲因上
言曰臣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
二萬許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
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
産疲羸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
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
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
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
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
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
加誅轉就滋大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
許之

孫武云料敵制勝上將之道紀明深見豈尋常介

冑之士所能及哉

漢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
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兗豫兵赴之李固駁曰荊楊盜
賊盤結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
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瘴
氣死亡者十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
復堪鬭軍行日五十里而竟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
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
馬之食故軍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

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肢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
吏民猶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
哉四府悉從固議
魏主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司馬懿對曰吳以中國
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舂其
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
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
墮破之必矣諸葛亮攻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
山魏主使懿統軍拒亮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郿爲後

鎭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
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
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
二日兼行足矣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亮
不攻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
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仲達用兵吳蜀之間智略孔多然顚走險奇一路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
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倉廩
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復將
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劉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
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
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
詣備軍降
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遣
長孫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
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

乃因攻將臨渝鎭高祖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
爲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
強兵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
離間因上書曰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
其時空寄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
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
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于衆心國人愛之
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又阿波首鼠介在其
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

毅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拒閔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虜羅遊速兵菁則撫閔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會吐番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與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唯吐番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閑隴屯戍向三十年今用用易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番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我則俟斤部落還吐番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

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

不從裂地解兵之請固係識高而機宜緩急之間何神妙也

李愬降吳秀琳遂以其衆攻吳房始出攻吏曰往亾日也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騎五百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賊逆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唐馬燧討田悅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章悅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比悅至燧縱兵

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抱眞茂問曰糧少而深入河
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冀三軍爲首尾欲
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
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衆皆曰
善
凡事于無奈處須求一解脱洵美糧少悅因壁壁
雖日挑戰其能動之趨魏州而必救之形成矣如
舞棃花盡進退屈伸之法
唐天寶時突厥新有難王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

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
剌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
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
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横野軍以實之併受降
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
離散部落坏穢邊城其在于今爲岩疆絕好一經
略
宋熙寧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
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
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
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
西築武勝遣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
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
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
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
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幸今諸羌瓜
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
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

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
勝或詣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爲漢
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
子純心術行誼多不滿人意而西羌番漢間厥功
不可忘也
宋紹興中僞齊遣李威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
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帝命岳飛
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
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

襄漢旣平撫復之基以立

殄羣盜飛遂渡江抵郢州城僞將京超乘城拒飛鼓衆而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指王貴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以騎兵擊其步卒成夜遁復襄陽時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尋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

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會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飛請以定盡曰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乃復遣歸湖中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

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撞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

岳侯用兵神妙非謭劣能測然古來名將亦有負

冠軍蓋世之姿而勝負平分者何武穆莅壘所至輒如霆雷擊物風雨摧枯此天防耶抑人力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矣

宋王德與秀州水賊徐青戰於崇明沙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擣灑庫聲亡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

張浚宜撫川陜辟劉子羽參議軍事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介五路之

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逡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與金人戰不利宣撫使退保興州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遑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而

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遂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

趙方帥邊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肅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

孟珙收復京襄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奏略曰取襄不難守爲難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者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累報元兵欲大舉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弟瑛統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關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尋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于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

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隷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還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于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將兵入蔡火其積聚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皆沿邊經戰之士令彭璋領之

用兵先度形勢

控要害扼虜衝絕敵援事事中窾

淳佑中淮東受兵樞密俾孟珙應援遣李得帥兵赴之珙子之經監軍珙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又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

當傾國爭之者是也尊兼知江陵府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

守荊非止爭荊也因國藩係此故併力嬰守誠所謂扼領搤胸之法

自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大至詰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入興元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

此議且是智 已生謀 以少擊衆之法

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窺蜀大安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于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然友聞議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審往流溪設伏北兵果至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馬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圖擊敵後隊政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

擊敵中隊知天水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揮兵齊進

大也設伏不 [illegible]設伏先 爭捷

觀友聞調度何等精審惜衆寡不敵也

[illegible]

洪武朝我師攻陳友諒之皖城不下劉基請彈丸地何足久勞師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

石城叛升馬文升右副都御史為巡撫佐總督都御

史項忠率京邊諸軍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困石城潰擒閣進左副都御史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

蜀盜藍鄢叛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佐治兵昊至閬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衝擊賊營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昊曰

此尙未見大敵朔足喜空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于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尙張部御史高崇熙謀招諭賊賊請降而乞往臨清市昊曰臨清市猺獠喉上達重敘下遶澗溜其地饒富沃衍渠可委與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巾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擒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廖麻子死倍黨尙數萬竄于東鄉山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我反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擒出入要道賊當自伏死也

正德初虜陷石州京[illegible]用廷臣議　召總戎戚景通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戰將率股肇費奔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聬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賁而賞有差封殖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

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衡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强此百世之利也

正德初楊公一清總制三邊劉瑾惡公不先自巳內批罷公五年安化王反寧夏　命太監張永討賊承奉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

緩寧夏甘凉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内變不可測非公無能爲也永問内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覲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即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内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内變奏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又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已

謀不軌遂頓足即 命縛瑾下獄然尚未深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竟誅瑾等永乃備言公本謀公始柄用矣弘治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 勑公經略邊務總制三邊兼理馬政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内變或因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廵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墻二百餘里濬濠塹一道又廵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濟完備虜不入套者二十餘年及邊備稍疎墻日薄濠日淺弘治十四年虜踩花馬池拆墻而入寧夏鎮廵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于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空邊塹一道七百里弘治十七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阻遏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

腹裏頻年旱荒倉廪空虚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條來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急于戰莫安于守臣恐空談不如親見自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韋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兵衆務盼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

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illegible]計
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
功可圖則近怨不足卹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
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
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
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
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
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巳失一面
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

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巢穴寧夏外險反南備河
[illegible]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
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萬千里
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
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
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設法整修賊來有以
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我數十年未
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舉也

經理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行師先謀安民欲攻敵
先謀通糧欲謀疎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
欲謀守據先謀備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
取遠先謀不失邇苟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為揃利
而趨害者也

漢馬援擊西羌羌潰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
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謂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

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
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
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漢永初中羌胡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是時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
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鑿石剪木開漕運道以人僦
直僱借傭者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魏鄧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
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illegible]之後

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晉隴右兵三萬人蜀
兵二萬人裴塩典冶為單數要刑漸作舟船預為順
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
也

巴江湖而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為險固荆蠻之所
恃也杜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
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凡所興造皆考度始終鮮有
敗事

後周韋孝寬在汾州屬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

寬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
城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
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
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
令晉州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稍三日計其軍
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
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
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
固板築克就卒如其言

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
降者稍稍叛去王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
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為患虜脫南牧降帳必
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
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
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
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
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旁編戶
居者奚之有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

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
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
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
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驕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
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為備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
河曲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
書奏報而虜已叛

突厥默啜之部落來降者當遷置[illegible]所是矣然淮
右河南之間實中國腴饒之地雜戎錯處未必無

患今之處降夷者亦須斟酌方所何如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稔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積十年牛羊被野

控守要害開屯盡利俱禦戎上策

唐李抱眞爲懷澤潞觀察留後䇿山東有變乃籍戶

三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

用澤潞之民訓練作兵且比及三年俱成精鋭凡練土著多法之

李抱玉守鳳翔表馬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嘗所由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譙八日而畢虜不能爲後遷河東節度使以其力

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冐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衛冐器用完鋭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

帝嘗語吐蕃方強張慨至流涕郭子儀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瘼傷

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邇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不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于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

也
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遂數有晉乃引晉水注城東瀦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柳固堤燧悉召諸將吏皮馬廐度得數千人令騎卒教之數月成為精騎

曹瑋嘗用行營都部署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築六堤以捍之偷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為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為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

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曾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獲課首一級者必勝甲器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除者既多因請羌有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

步兵善入處　順人情　因地制

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地罪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皆可為法

曹瑋徙知鎮戎軍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繇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控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

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

築城隴東以遏虜衝給田護作以安土著二事淺得安攘之道

宋魏勝初起義時無州郡撫綱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備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豪右環漣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怠恤如己至斜築遠道犒勞士卒金主亮聞之知不可取

間諜者要在時修皆可得敵虛實此用兵要法

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勝盖自治軍旅人皆精銳蔑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剛其襲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

棗陽許國移金陵孟宗政代守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追逐自障乃于西北壕外游水爲淳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賑之爲給田般屋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

處置來歸之民不但得民又可得兵至怨必賞親必罰與不學兵法而暗與之合尤其善兵處

宋淳祐中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後壽春孟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備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海無所限隔廼術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淳祐中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孟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絶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蹬空措置關屯兵積糧聚芻于何地聲勢固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

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

撫哉夷部誠非旦夕事聞風遣調何如數郡分治珙見良然

宋紹定三年趙范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發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河之堤往一請撥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北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

徐達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糧、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

正統七年　上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為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敗將所之辭三衰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翺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無人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粟或足以濟其用在邊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職守

余子俊知西安以城中水鹹民飲輒病為開新渠、引山泉匝繞城市、人得戶汲便利至今又鑿山開道、瀉

斥鹵灘田千有餘頃、後出鎮、榆林、公復廣其戎營浮三十六營壁、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所至地方人民貲用賴以安阜、

弘治甲子虜賊大舉楊一清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塹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後總制今陝三邊軍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蹂以入、命官屬沿邊巡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疏陳戰守方略以聞

周忱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為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已而邊事緊急戶部移文忱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木磨明亮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擬錫、以副急用、正統間宮殿當繪飾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勑命忱供辦時忱以議事赴京遇諸塗、勑使請忱還治、忱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

[illegible]其處事周而發多類此

宇登欲大與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虛乞官爲措置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有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軒蔽御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巳意設爲擬虺龍旐天綱繫蔹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闈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擲頃刻十餘里皆陷

嘉靖朝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

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翰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薄遂羅麌之欲以防我內治卽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乎謂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爲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務恩而往已通何川各鎮邊防尚未開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處形鋒要害宗兵已集武揚安在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土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武軍之所恃尚木輪戟械之所恃尚未發器械敗非兵威今咸虛窗木空其數武濫作而未極其工大廣循滿隱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勅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

少保戚景通總理薊門上言薊當肩背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瑕比年遁地遁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土畫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儲糧其在虜至則當睥以守趨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議先築二百座薊人多木狹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乃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

而待辰部亦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出立之將大駭將軍令周知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考合則課殿最賞資決罰有差點稽益以壯麗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一十萬

防奸

主將統兵在內偏裨領兵在外凡軍前有所缺用及賊兵事宜變動若用公文往來告報彼奸人於路接之或賊軍捉去漏洩事機反遭其害今將遺書題內於日月下書號即知所言事宜若有遺捉了無知者故配字定號置簿兩相符合主帥統將各收一本隨身

若戰勞未振士心內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爲後或一月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

選行以驗試將士

唐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人爲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馳至鎮潰卒亦已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兵十地方釋甲用之爲先馳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宋范仲淹知慶州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於是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

據地而賊不爭城成而寇斂跡其爲防遏計弭釁彌若深遠矣

嘉靖薊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肩金數爭之不得馮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衆共怨會諸軍請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譁譁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告公公曰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剋削之過不

然若亦非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曹其已平乃攡蹌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𣏌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咸曰公生我矣解散去

整暇

兵以治為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問

或曰兩師不期遇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許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備俟令雖敵來攻愼勿與戰俟天變少止觀強弱之

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警擾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猝之際大將何以即能堅行陣警疏令使師不自驚亂洞曰善用兵者行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令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前一騎見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持告夜則鼓如晝法煙霧蒙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亟馳告斯所謂八卦探奇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以突之大陣不可妄行觀變動靜而後舉是我常用其整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山谷深峭或崚嶝穹窿或坳汙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之何洞曰逈渠迂澗可以限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所以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排觸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谿水滂遠高下相乘不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巖壁相隱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朧可以戈矛當敵此皆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憩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如之何洞曰使勇者據

其前怯者居其後意遠之時怯者旗鼓而前必挫鋒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別勇怯之用曰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令驍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之急也所以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皆預備之道也

史思明分軍列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

至洛陽留守李憕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率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軍有紀律將能持重賊自不敢犯）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

不嚴整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兵者養之其氣盛則無有不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

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見机立辯）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氊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以敵者小知出左參）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

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自以驍勇）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以敵者士部將盡少不降何俟）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與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
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
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
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
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
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三道開柵為門光
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
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
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

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
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
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
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
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
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
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
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
敵吾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
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
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
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
及摯皆遁去

光弼治軍嚴整每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
皆變今觀其用謀取勝嚴整暇豫為唐中興名將
與郭子儀齊名諸將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然
無子儀之碩德重望而效其寬不免畫虎學光弼
之嚴不失刻鵠為將其審之

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怒僚屬入問
計宗澤方對客奕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
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但云劉衍禦敵耳誰知此時有選銳設伏作用兵
機神不可測而暇豫出之是為老將

順昌之捷劉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
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
譁終夜有聲金遣人進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

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
倚以逸待勞以故輒勝

持重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怠懈號令不肅食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嘗敢人之形勢豈可輕進營敵如示弱而隱其強示不濟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襲在近如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不退可疑）一不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殘傷即棄其旗鼓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爲敵所獲一旦逃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

攻於我須勒兵堅陣以待之（將候其氣衰也）此乘勢之兵威氣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嚴鼓振肅若有不可擊也

長於用兵輕用其長必敗短于用兵重用其短必勝

總要曰兩敵未交以數相持敵若先數我先動則以陽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如虎豹不動不人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羅網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覘敵而利討則禍愈於

先發曰先則奪後則備也又曰先人有以奪其心後
人有以待其衰也
東漢時關中未定帝命鄧禹進兵討之禹師行持重
不妄進有勸禹徑攻長安者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
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
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
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
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
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開門歸

附
唐莊宗勇而好戰尤銳于見敵周德威老將常務持
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嘗伺敵之隙以取勝
宋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
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
也遂縱遣之
當時智高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然青之用
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
為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可止矣若攻擊不已或

因致敗青所戒也行兵者取之
正德朝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
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
數多邊城虛空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擄況
河東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力養銳以俟今
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賊餘寇何補于
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
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莽逃難之賊取笑
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

定

蘇軾曰劉預之勝負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晉朱伺之善戰也戰必勝人問其故曰兩軍相對惟當忍之

毋小捷不驕小挫不撓也

敵衆我寡率還依園圍雖有闕毋容輕越更須審敵虛實之所闕或外內四面齊擊力戰不休必獲其利

戰時須令并氣勿亂待其少懈從其兵厚而不治處疾擊而出

戰以氣為主氣治則勝氣餒則敗此須養于未戰之先不然縣桴鼓之三軍成行欲弗亂難矣

前漢景帝時七國反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周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豈強制不甘心哉蓋識明膽破事情不須輕亂

魏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于安城師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當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議曰今與賊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許壽春竟拔

晉朱伺為陶侃騎督將時西場夷賊抄掠江夏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口擊賊伺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矣

晉南賊盧循寇建鄴宋武帝擊破之賊從至彭蠡湖乃悉立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來武帝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已折今日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者萬餘人

唐初段志玄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為通將桑顯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擊大破之

斜吳據東陽叛將侯安都奉詔討異異大恐奔桃枝嶺堅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脫身奔晉安

有問吳玠於其弟璘璘曰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

其情蓋金人弩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長以勁弩洞重甲於數百步之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阻其堅忍之氣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璘弟不知之足見璘有心云必）

咸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因利而疑非為于兵）客不當永欲走咸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者不從）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至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身踐步纔離須臾結陣示暇形也以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銜枚聲使虜不覺也

我客彼主勢不相當彼動我靜機用不測

于謙以淳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捍衛而備禦單甚乃皆宿兵久之乃屹然重鎮候諜報虜逼總兵朱謙下問于曰明日復報追石亨于應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

史斷

語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昔卓恨皇甫嵩有司奉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及卓被誅以嵩爲平西將軍

世有勇於忠者此故勇於孝矣。

北邙之敗魚朝恩嫉其策謬深忌李光弼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用弼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

宋岳飛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

射之神妙可知　史奇

父義之曰汝爲將用其徇國死義乎

宋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孟珙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闞樊宗獻策宗政鑿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夜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

於陣中存素袍白馬之念較[illegible]白雲親舍之思更難

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司馬遷又曰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燕太子丹欲刼秦王遣荊軻行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頭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於期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乃私見于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母宗族皆爲戮沒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于期曰此易事也遂自刎軻乃函盛其首并圖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軻見縛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王大怒發兵擊燕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

于期以刎頸爲易事與一等異死城名者相去不啻星淵矣

漢馬援平嶠南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數語雄壯殊甚）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蓐死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漢張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絶而不受

立志功名且致身不苟奐眞足重矣

周韋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當孝寬守玉壁齊神武攻之不下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無顧意（此[illegible]）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晉皇甫遇拜滑州節度使虜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彦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鬭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親僕杜知敏以馬

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虜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虜衆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無以抵捂。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至。卽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

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犒賞

北征錄曰。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雖赴湯火不恤也。

王越居常奢華自奉。用財若流水。悉以豪傑。皆爲死。一日大雪。方坐地罏。使諸侍抱琵琶奏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諸琵琶佐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由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

三賞迭加。揮豪中頗有針線。激勵將士。使功勞尺寸不掩。故皆用命。

蔿伏

下畧曰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

漢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信釣於城下

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作胯 跨越也）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寄食漂母俛出袴下正于此處見得英雄

諸葛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布衣躬耕不知者謂一庸人然自比管樂英雄未遇用世之志固未嘗一日忘也

管被

傳曰將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一言而廢。

班超少將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因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出使西域、屢立戰功封爲定遠侯、

金兵攻濟州嵜山砦魏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石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探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襄褚道請行任自勝始名於兆攻始知彼之功焉、

元末群盜起盜魁劉聚得常遇春而藏之遇春[illegible]其恩鹵畧妨遠志焉

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遂偕其拉卒數十來歸請爲先、

上曰爾以飢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儻得效犬馬之力。春雖死猶生。願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

開平勇冠三軍提戈出戰。所向皆披靡莫禦。初遇

高皇卽忠誠歸命。

聖人作而萬物覩。雲龍風虎。固不可以一人之出處論也。

前篇

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漢王具禮拜韓信爲上將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
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
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
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

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
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
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
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
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
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
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登壇計策隆中數語俱彷彿相似予嘗懷想在
年少時乎〇憶辛巳夏過白秋林齋頭見其捉筆
作留侯小傳有云厥師黃石公厥友赤松子余曰

赤松黃石史家飾言耳竟眞耶秋林笑曰此不過
爲留侯大致耳因思淮陰受知子房而好島良弓
不早悟不無遺憾焉

劉備見諸葛亮因屏人而問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
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
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
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
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

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先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經武勝略正集材用目錄

卷一

集材
識技
廣智
博謀
招勇
游說
威惠

威克
恩撫
激勸
得心
鼓厲
義動
布信
作思
用武

獎功
使過

經武勝畧正集材用卷一

晉陵莊應會泰倩甫纂輯

後學丘汝器畏明甫參閱

集材

夫爲將者務搜拔聚材以助觀聽以資籌畧春秋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盗之士無不延見收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沓迹廛下者甚不乏矣故大將有受任則與副佐謀求人之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仗策挾術自

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顔色察驗其所履歷可明試而錄之凡深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人能煉金刻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蹻健能猿騰鶻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寇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謀凡此之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

著泉用間篇以士之去留爲興亡意同

之不可棄也蘇智將之所貴甚爾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下秦實無人始爲可圖李良猶在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間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爲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之大患五就湯五就桀者所以爲遺邦之臣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爲伯者之佐韓信不用於楚而用於漢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蓋豪傑之士致之於朝廷用之於幕府則可以爲

忠臣爲義士遺之於郊野棄之于山林則可以爲亂臣爲賊子得之於我則可以成帝王之功棄之于敵則適以資姦宄之策古之聖賢務攀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畧延攬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樂爲我用之心吐哺握髮以啓其無歸我之意斯爲善耳不然者楊朱之岐多於泣非孟軻之水決於東西天之所以資我者將轉而爲資彼之具矣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周雖未興而呂望興豈不畏哉豈不畏哉自今宜廣行招致幕府將帥皆加延

務使無遺於草萊使無逸于郊野取之不拘於勢分用之不嫌于細故將見襄淮之翹楚江湖之豪放荊楚劍客烟波釣徒風聞霧集臂脅鼓求備吾之採擇矣、

人事軍律目軍中材藝片善莫遺臨事有闕如何卒救或施小計以獲大功設一計而收萬全或致死擒生或知當識變若多藝而無行則擇藝而棄行能謀而怯鬪則捨怯而用謀各有所長難爲求備亦有雞鳴狗盗孟嘗得以脫身夷門屠夫信陵納之全國選

士之宏多採究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不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群謀保生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繇、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

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未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軍之微權也

經曰部六軍之衆、署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

習者無所施其計，辨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力，敢力者無所施其壯。故曰軍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也。用士以刑，刑懼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將軍務中軍之門，有沉深多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備，飛箝闔闢，能知人之情，奪人之心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間間請謁之性情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

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截黿鼉，跳身捕虜，搴旗鼓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壘，出入庭今而無形跡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矯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五百二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詭陰陽者，下賞得而存之，名曰伎術之士。

吾計謀，使智囊之士。談說使說辨之士。離親合疏，使間諜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導之士。建造五兵，使使巧之士。推鋒步虜，守危攻強，使猛毅之士。掩襲侵掠，使矯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摧剛，使巨力之士。誑愚惑癡，使伎術之士。此謂任才之道，選士之術也。

兵家用人，貴隨其短長用之。是以善私與者，勿與恪鬪，慮其愛人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與進者，慮其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與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

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者使鬪，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險阻。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用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預談笑。深識大度者，使安衆。沉毅多力者，使斬關搴旗。善隨地形結壘者，使度制營柵。伎儒者使築壘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計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推引大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

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峨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遊擬備奇辭偉辨能駕虛矜大者使脊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曆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爲候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望龜者爲卜筮之士醫人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人醫之數大將軍擇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有功矣

上之求材正急下之應募必廣第全材實難偏長各

抱或有精韜鈐饒機畧而歉於力者或有負膂力諳武藝而短於謀者或有習于水而不知陸者或有捷于步而不能騎者若必苛求之則天下無全材矣惟棄其短而植其長練其偏而致其全斯無拔不收無材不効耳

蘇子曰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也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乎夫泰山不

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年四方之士相携而至者以百數

燕昭王當國破之後思得賢士與共政以雪先王之恥謂郭隗曰先王視可者孤得以身事之乎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

广築宮起黃金臺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
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
黃金駿骨千古佳話好士若此而有遐心者否矣
漢武帝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
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史稱武帝雄才大畧其安邊攘夷及興禮樂使
人各隨其器各盡其才於此詔見矣

漢建安中魏公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
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
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
爲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日謂辛
評郭圖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 [illegible]
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難矣吾將更舉子
盍去乎二人不寤嘉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論曰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多端寡要好謀無決

笈讀千古磊落豪傑之士如何與之共事
後漢諸葛武侯曰爲政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辟廣漢
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
大于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
可謂博雅矣
宋余玠在蜀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
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
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
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

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
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
余玠帥蜀大更弊政廣集智謀播州冉氏兄弟璡璞
有才隱居聞玠賢詣府上謁玠出見禮賓館奉之居
數月無所言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惟對踞以堊
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
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
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
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

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屯列兵聚粮爲必守之計

將受天子命身膺閫寄任不得不獨權不得不專决事責策不得不定于密幄而勿叅以築舍譁然子華子曰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所以治國家者非一士之言也況行兵哉三軍之將三軍之士譬之御車有泰御有僕夫缺一而殆譬輶軫之輻立至則務覽英雄誠饑餐寒

衣之不可緩矣天地之生鴻材也間代一出生之也不易用之也不偶用材者方且曰才如是乃可用也吾恐結網之家必待鱗鮪而後收有坐老河干已耳夫星辰川嶽之秀至者鍾于至人餘者散爲技流方術之輩才能勇藝之科挾一善一長遊於世而具全善者或不能當其鋒之銳而用之利何者孤竹之清柳下之和孔子兼之矣使損孤竹之清柔以柳下之和挽柳下之和劑以孤竹之清而其苗待中之光發其勢有所必不能至反令清者和者俱戕其至分生無益於當世而沒不能風流於後人故馬以走也牛以耕也犬以守也用者各以類收材亦各以類應昔孟嘗養士三千而脫虎豹之秦卒賴雞鳴狗盜之力以客之至賤而一日得其力則足全軀而保身孫是推之趙王信左車之說不十日而可致兩將之頭龍且納或人之言可無躁而奪漢兵之氣矣語云貝至微積之則成錦絲至賤繹之則成球紉兵家用人不似文治之法必選經明行修孝廉方正之等過可使貪可使詐可使軍志所爲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者是也議者或憂之晉楚多劍客吳越多遊士或沉鬱下賤或浪踪山水或歷落於騷壇不獲已之場念彼伊人道遠莫致不知此不足慮也誠懷延攬之心厚禮以招徠激勸以風厲則羅其英敵國窮前言當不欺我耳

識拔

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太公望屠牛朝歌賣食盟津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得此今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魏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項梁渡淮韓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語亦雄壯）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

漢皇甫規爲中郎將發騎兵討隴右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免人聞之翕然反善大豪十餘萬口復詣規降拜度遼將軍至營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强弱而將有能否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愚臣宜充軍事者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

按取人才與孫識高鑒明而屈已從人尤稱令節

晉羊祜爲征南將軍將王濬參軍事祜深知之或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大有將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舉善焉濬後爲益州刺史祜以濬有奇略密表留濬伐吳之役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晉劉弘爲荊州刺史辟陶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

梅陶稱侃忠順勤勞似孔明機神明鑒似魏武觀此遺子曲固之意亦可槪明敏一班矣

苻堅強盛邊境被侵朝廷求文武良將謝安乃以謝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觀人于微）

范文正告仁宗欲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歐文忠亦謂精求賢勞之士不須限於下位有勇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以貧賤

千古闢門籲俊之法

宋尹洙為經畧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宋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為統制

指揮劉錡張全智勇過人王信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矣

廣智

五帝之政以德三王之政以道夏殷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泰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焚崇曹操任荀彧許攸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昭烈任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東吳苻堅任王猛之智而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衆而生擒王浚拓跋氏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折

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面縛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

從來剛愎自用未有不敗乃事者。蓋危疑之任。機務之煩。非集思廣益。善下如谷。人誰肯告我以一得。啓我之聰明。故信陵以結礎請趙難。余玠以築館冀全蜀。信可師也。乃有自恃智識過人。而訑訑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究至欲勝人而反下人。欲自逞而反自蹙。則剛愎自用之過也。故曰挪日損。乃所以日增日益。　吳霞舟識

韓信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李左車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乃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擒矣以

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本不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齊

若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繇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敗軍之將可作軍師此淮陰勝處然則有材而不用與無材等耳趙王非般鑒乎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兄常山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誘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絶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爲其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方今清河實公之南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因而撫之以爲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令萼將之謂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君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萬之衆徇

河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十萬公南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及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人大敗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置酒[illegible]泰克用乘酒使氣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宣武將楊

彥洪密與朱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扶李克用起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脫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

將謀

秦少游曰兵家之勝非僅將良而卒勁也必有謀主焉故出奇無窮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乃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求技營陣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所便而無聊爲風角鳥占之說思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不思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轄也

漢孝景三年吳楚反周亞夫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亾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

蕩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誘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病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遂大榮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

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

岳飛爲將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鎭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以神明若武穆尚藉召衆集謀謀之不可廢如此雖然書云虞言同則繹蓋採之於衆而斷之于獨尤爲將者所當加意

世需才甚急而軍中則尤不可緩矣但問犬尋鷹竟忘謀士雖開幕府徒集賓客卽至獻俘紀勛亦不過曰某斬級賞無疑某入巢功定錄至曰某參

謀而建某策某贊助而收某功誰則信焉如是而誰肯以伏龍鵷鳳之才俛首來趨于幕下哉故今欲議戰必當首徵謀主果其有渭濱之叟隆中之奇不妨造請之壇拜之貶督臣之貴而師禀之功成則不惜爵賞以爲報夫如是而謂舉世無伏龍雛鳳如有伏龍鵷鳳出而謂戰功不收非吾所敢信也

招勇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其所恪、而不戰自敗也、昔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則謂之跳盪、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驍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在必當擇腹心從將統押自大將親兵前後奇伏之類。皆品量充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伸鈞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蹤兒集而別之。隨事呼用。使各使所能。無不盡力效故也

晉馬隆爲武威太守、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於是率之西渡溫水、破虜樹機能等萬騎、涼州遂平、

李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士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嘉靖朝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道。若不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察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今從賊者。空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

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

劉將軍綎之家丁合南北倭苗夷虜靡所不有黑獠鬼面者入水不濡時令司門延沂三尺之童赤身舞利劍如庖丁之運刃或側身馬腹旋復跳出馬俱騂騮黑驪玄采綷發能翁鷸超影不及形塵不暇越其家丁一能抗十強者一能抗百馬逸能止車覆能起岑嵎風驅攖夾挑猛真矯哉強士也

將以謀勝士以勇勝設惟有孫吳而赴桓踏健之弗集安能殺敵衝鋒等諸左右手之相應膂力之

夫固幕下所宜廣集也今天下之大山泉林莽間窟無撓步數十石投石超距堪任甲兵以破堅者故之舊吏如北直隸長箭手真保達兵山西白捧手河南嵩山礦徒毛葫蘆兵少林僧兵徐邳鹽徒青州長鎗手沂州沙家兵竿子手廣東藤甲軍處州坑兵漳州海倉兵上杭賴家兵廣西狼兵湖廣土兵皆風稱威武各擅厥長誠盡網而收之則將選天下之才兵盡天下之勇何敵不可破何功不可立雖然蘇子云天下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財吾既得而招之又寧可無術以倡之有術以倡之而勇者益勇怯者亦勇矣

綱說

孫子曰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

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陶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

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之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急攻石頭而大業自解即疾走大梁而趙圍自解之法

後周楊堅為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堅命上柱國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軍于沁東會沁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啓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謀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之所以致敗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堅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為諸將節度進成大功

王公越嘗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倘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走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illegible]惠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其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宋岳飛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以故士卒俱樂爲用、

亦有過嚴而下不愛者。飛嚴令如此、而士卒死不敢犯、蓋其惠足感人、故威足勵、豈縱無作爲而

漫致此哉。

威克

唐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繇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罰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

克濟矣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

李筌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婚姻變姓爲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謀下阻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生豪強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豪強有兼才者則馭而御之教而道之如畜鷙鳥養猛獸必節其饑飽剪其爪縻其足呼而隨之嗾而走之牢籠其心使爲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其惡恣其武縱其心横其志使禍盈于三軍怨盈于百姓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之資爲國之將不誅豪強何以威軍之威哉

齊晏嬰薦穰苴于景公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

事大說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賈約日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白請于君而之斬見法令之行也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以徇三軍士皆振慄

孫武書吳王以婦人試兵而穰苴亦欲得寵臣監軍孫武斬隊長以立法而穰苴亦斬莊賈以徇軍其用心一也

隋楊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禦戎嚴整有

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繇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隋末賊帥五萬餘人掠宜春賈挑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軌自率百騎殿于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隋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

唐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于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五代周韓令坤平揚州吳人遣孟俊率衆數萬來逼城世宗遣命宋太祖領兵二千援之帝所領多天武禁兵臨陣有逗撓不用命者帝奮劍斫其皮笠、陽為酣戰、其實識之、明日盡索皮笠、視有劍迹者、得數千人、立斬以狗、自是人皆死戰、

恩撫

軍識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强者計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其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古之善用卒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後以死易生士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于人者厚也是故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

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生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兵家得力得心之說從師卦容民畜衆來然義之淺淺有間如孫吳輩機術取勝不過以一時鼓舞致一時感激要兒愛子亦其籠于術耳若夫寄畜豈一用一夕之故哉識者毋輕語聖人之武也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

使其心爲我用安能使其身爲我用

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昔者良將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

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漢將軍李廣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皆樂爲用。

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使乞降。

漢靈帝時，皇甫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嵩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勒兵鎮守。初，百姓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人懷其惠。

激勸

吳良臣曰使民必死不如丼死丼死不如義死夫一人必死足敵十夫萬人必死天下莫當況義死者乎義死者恩信孚也故曰恩信爲嚴刑之宰嚴刑爲作氣之本作氣爲摧陷之水摧陷爲決勝之權故曰氣以恩作勇今以恩信行

司馬穰苴爲齊景公將兵捍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粮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

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行師而拊循士卒文能附衆也出戰而燕晉罷兵武能威敵也

李晟屯東渭橋時輸糴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總管劉弘基叩馬諫曰粮已竭士卒疲願且停營待兵粮咸集而後戰太宗曰功者難成而易敗機者難得而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阻我及其未定當承其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留遲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也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爲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苦饑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忍饑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

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將戰小却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遂敗

得心

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難。是先親於人。俾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

周文北廷命韋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通書而知動靜。用間是行軍第一要法。

五代王晏球圍賊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燕飲。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下城。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

正德朝周公金豁達不拘。有卿臣體。在延綏宣府時。務寬簡以覺輯人心。嘗欲笞一二走卒。時寒冬多不襦。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

鼓勵

武王問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柰何太公曰將有三勝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士卒隨將生死豈易致哉同寒暑同勞苦同饑飽乃能同死生爲將者不可不識此

武侯問吳起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對曰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亦問得有）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又須賜有

死且不忘恩子生者自足令人感激

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之曰子前日之敎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人今臣以五萬之衆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李筌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猜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崆峒人武燕趙人鋭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氣所生人性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堯問社洪之將北于戚水則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于艾陵長晉於潢池

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窺
兵中原雖身爲殭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
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軍擄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
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
橫要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
何得而稱多詐越人淺薄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
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吞大則越人何得而
稱淺薄燕趙人銳蚩尤敗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
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人何得而稱銳京

隴之人勇符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足偃江
水乃淮淝之敗草行露宿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
至則涼隴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
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恒
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與怯人何有哉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
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上令周昌
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爲
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將左右諫曰從
入蜀漢伐楚賞未偏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
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之兵未有
至者今計惟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
趙子弟皆曰善又問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
豨將多降

漢光武帝使使者璽書定封吳漢爲廣平侯率驃騎
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
將周建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
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漢

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
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
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

漢建寧元年詔段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
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
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
[illegible]
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
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

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唐李晟擊渭橋賊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

宋初征河東太宗每躬擐甲冑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士卒聞之人百其勇皆冒白刃爭爲先登凡檢弦之士數十萬列陳於乘輿首蹕甲交射矢集於賊

城上如蝟毛每給軍士矢數百萬必須刻而盡文以牛革爲洞屋僃士數百衆以攻城上欲親至其中慰勞士卒彰德軍節度李漢瓊泣請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軍用命戰士賈勇渫城之下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欲親臨之若不聽臣言臣願先死上甚嘉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力往取

驍士卒而臨以利雖非眞忠義亦是一時感動機關

种世衡遷知環州嘗課所部吏民習射以銀爲射的中者自取有過失者以射中釋免有觧請者以中否

予奪錄是人人自勵皆爲精兵比及數年賊不敢近其邊境

韓世忠爲武寧安化軍節度使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律之以法使畏法甚於畏敵不若激之使奮人自爲戰更勝一籌

義動

吳子曰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二萬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衆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呼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爲

主。使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共謁太宗于渭北。

子總受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總聞之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繇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用公出于魏撫鎮七年。一旦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效用焉。

德宗時朱泚朱滔王武俊聯兵反。泚既汙宮闕。羣賊附李希烈。希烈僭號。欲臣制諸叛。衆心稍離。自奉天下罪已詔。赦羣賊。昭義帥李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足下不能自拔于數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又於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爲兄弟而別。明日合戰。大破朱滔。

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

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爲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軍中有以詐用詐者。有以義用詐者。亦顧其人耳。如宗韓劉岳輩。義氣感發人心。自非假術。

布信

六守曰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办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領勁卒四十餘萬向祁山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軍始陣幡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請留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闘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勅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得一戰往者憤躍咸思致命臨陣之日莫不拔办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懿一戰大克

謀敵尚詐行師尚信孔明於敵兵壓境之時不失信於將戍軍無還令軍無二令茲可驗矣

唐蘇定方克百濟黑齒嘗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嘗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

月閒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嘗之拒戰唐兵不利嘗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嘗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嘗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曰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

作忠

蘇子曰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漢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大守馮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背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立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今長[illegible]漢[illegible]亦[illegible]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邪岐慕周不足以喻李文[illegible]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嚴[illegible]恨亦無及矣軾乃報異書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

唐德宗狩梁州顏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李晟[illegible]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孝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于懷先焉時救倉卑乏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晃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

宋山東盜起朝廷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宗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橫憤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當一面而爭先效爲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

大臣誤勤王之士非勤王者誤國家也

宋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illegible]拓合自階

原缺第五七葉

財致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北征錄曰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相為盛衰而不容兩立也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雖赴湯蹈火不恤也

作戰之軍資有三一資慮戰之才一資利戰之材一資裕戰之財故甲堅兵利車固馬良蓄積饒盈武士踴躍淮南子所謂為軍之大資也然運材與財存乎才而良才與材尤先乎財蓋才則將可以禮招材亦將所能廣蓄而財則非將之所能自致也自在朝廷耳故必毋立成府弗拘常格凡百所需畧不留滯推

心養士毋疑其汰損金遣間毋疑其濫則戰之先資裕戰具不至於苦窳而戰士庶幾乎達聚耳

唐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貨

宋种世衡守備西邊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旁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錄是為羌皆樂為用

來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退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伏者遂敗走火賴以全

越欲報吳蟠臺鼓之士皆赴火以賞在火也此以重賞募士而士皆濕氈入火二事一類賞不重則罰不行賞罰不足勸衆則兵不勝用財豈非行軍要着

勞功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

漢陳湯與甘延壽討郅支單于破之師還論功石顯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爵賞不但酬勞臣已也深足鼓將來之立功者宗正劉向之言入而元帝下轉環之聽有功不隱誠千古用人之準云

漢建武三年赤眉引兵擊鄧洪洪軍潰亂馮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

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宜論功賞以答大勳鄉其益懋乃功

漢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

擎追至鉅脉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

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蹴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此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令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卷一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兵法

上次須審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上兵伐謀一語妙絕。形影萌芽。即先幾一着。是金人銘所謂斧兩葉絕綿綿時也。

求勝安在 兵終制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求勝即得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

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亾無糧食則亾無委積則亾
輜糧是行軍要着餽運不乏戰必勝太倉因漕守必固關道絕糧敵可虜攻圍久困城可下孔明艱運於木牛赭陽困斃於羅雀非往事之鑒乎故足兵必先足食士馬飽騰後可投石超距輜重數語着之爲法宜哉

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繇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

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全特心明如鏡燭利害若鑑鬚眉不然聚米談山亦何益於事

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不來安可恃有以待則卒然臨之而不驚矣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作戰之畧有五一曰量二曰揆三曰覘四曰料五曰因量者量彼已之主之將之兵之食之天地也揆者揆彼已之山川之屯聚之長技也覘者覘彼之本謀之親任之動靜也料者料彼之出何策結何局也因者就四者而因其勢因其機因其利而導之也君明將良食足兵強天地孔昌在我速乘在彼且藏因其險易爲趨爲避因其屯聚或焚或據因其長技善逞

吾懸因其謀任可伐可離動則乘之靜則撓之設策則破之而彼我之局豈必待戰而知之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
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弗向背丘弗逆佯北弗從銳
卒弗攻餌兵弗食歸師弗遏圍師弗闕窮寇弗追此
用兵之法也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
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
治之所繇生也
又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
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
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
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
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
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
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
待之
夫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
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
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則勝
彼此居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
武王問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
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
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
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
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
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用衆必晨用寡必昏
久於敵境不若緩於出兵
遇小敵而不可擊者敵智勇嚴行也逢大敵而必鬬
者敵愚亡而無固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
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夫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
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
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
士疑矣

李靖曰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
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
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
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鬭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
又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

孫武是也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何謂三門按太
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
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
三門也何謂四種漢任宏所論凡兵家流權謀為一
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三種不可廢一

太宗問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逸
待勞以飽待饑此畧言其槩爾善用兵者推此三義
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怠
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之術
安能臨兵哉

云待則我得先着

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
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
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
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
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
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

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
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
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
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
義而已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
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
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左右者人之陰陽早
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
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神足流形形
隨神運妙妙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見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當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幟𥢶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臥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勢可入）無形則深間者不能窺（無機可移）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所以制勝之形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者也

句句行軍要領爲將者得此一句亦足制勝然紙上譚兵易臨敵制勝難有志于斯者尚慎旃哉

若敵欲堅陣我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備其所從來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脅

兩軍相對如未審其將則堅壁勿出以觀其謀否間起間伏以觀其疑否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否迫之凌之以觀其懼否挑戰佯北以觀其詐練潛師襲之以識其治亂出衆出寡以要其無筭此臨戰之筭物也

欲知敵情先有以致之如彼未言而以言餌之也

俱是以法術勝人

行軍之忌十有四入忌躁而滯退忌疎而急勝忌驕而貪敗忌怯而亂衆忌恃而欺人寡忌餒而不固令忌臨陣而更將忌臨敵而易入人國忌殘尤忌不戒受人降忌慘尤忌不嚴見人餌忌饞追人北忌貪

字字藥石

用衆之法宜整宜治宜分宜易妙在進止抽移所謂如山如林風發河決

用寡之法宜固宜輕宜銳宜臨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齊心一力死且不北

深入敵境而未見動靜或以羸弱且挑且走必有埋伏絕我歸路是須多令勁勇嚴加搜捕而以強弩翼之輕騎應之又急守糧道設犄角整堅陣張奇兵徐觀進止

心狹山高左右壁陡卒與敵遇而不得水吳起謂之

谷設伏衆不能用也必須選我輕兵急登高陵令敵死之士衝開前徑或分車徒四面伏定敵必堅陣未敢輕進矣乃又急出旌旗移營谷外半隱半出且擊且擄繼以驍騎列彊弩而衝奮短兵而鬬鼓譟來之急出是務大寧要陸之軍死地當在軍前生地當在軍後

林戰叢戰利害相守在晝則益旌旗在夜則益笳鼓勿畏几強必慮其火

兵有宜動有宜靜有以靜爲動有以動爲靜有守有

戰有不守守不戰戰知此者可與論兵

魏攻韓楚圍宋爲齊晉者直救宋而悉兵赴韓先自斃也是致於人也乃一也直走大梁一也先侵曹衛楚魏之兵不攻而解宋韓之地不救而全所謂致人也

兵有宜速者姚萇之急破苻登輕兵直造是也有宜緩者慕容恪之討段龕築室反耕光武之攻桃城休養二十餘日是也有懼其多出不意而襲之者周文之縱擊高歡是也有欲其多出不意而破之者姚萇以兵數千固壘示弱潛出不意大破登軍是也有不救之救周亞夫之不救梁王霸之不救馬武皆以成功是也有因敗致勝張方之討王義方軍大敗夜潛師進逼雒陽作壘因敗成功張繡追操用賈詡計再追而勝是也有宜急進其城者楊忠之討辛纂叱門者曰大軍已至急入荊州是也有宜緩圍其城者臧宮之圍原武謂妖巫相劫勢難久立緩圍令得逃亾賊果散去是也有小城當棄者劉昆陽而嚴尤謂徑當取宛是也有大城當下者沛公欲棄宛直進張良勸攻下之是也有專攻而盡下者梁武專攻郢州拔

之而西陽武昌江州建業如破竹是也有似應棄此趨彼而實非者李靖之討輔公祏諸將勸趨丹陽而靖悉力攻當塗丹陽隨下者是也有先攻後戰者王敦不戰劉隗而攻石頭是也有先戰後攻者陸抗不攻步闡先逆羊祜是也有反常法而出奇者田單之火牛淮陰之背水是也有力少而分軍必敗者楚將敵黥布分軍爲三布破其一其二皆破吳漢劉尚合兵克蜀呂光伐龜茲不分營而後勝是也有兵多不

分必敗者齊神武伐西魏侯景以兵衆雖大卒難
欲不如分爲二軍符堅八百萬之衆被擒於謝玄之
八千爲主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而陸遜督促諸軍漢
兵瓦解是也有兵寡宜急擊者石勒以少卒乘疲破
姚濬之師姚襄大軍不戰前秦鄧羌以三千軍壓其
壘怒襄出之羌詐北大破襄是也有因撓而乘之者
韋孝寬討尉遲迥失利觀者如堵高頴李詢整陣先
犯觀者而乘之以破迥是也有激士而使爲我用者
度尚之引兵士射獵密焚其營珍寶而激之使復往

是也
若布大陣不宜太分尤不宜太長高故曹成後主亦
可以觀矣將擇兵先具器故算不可不預定也
蘇氏曰知有所甚愛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
吾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
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
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
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
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

上也吾僞知之矣吾僞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
也不足以與吾中吾不僞取勝矣乎得之多於棄
之者[illegible]勝之矣彼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
完邪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權也
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
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之
憂在項籍耳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
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
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

恤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
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范蠡曰
凡陣之道左以爲牡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
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每
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
弱當遇強強當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
吾擊敵弱常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將既

不能虛其強弱以默示曰兵有老弱雜其間非選[illegible]
無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
知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
以智者藏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
其大得兵固要其終而已矣
主將當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
戰則乘之持之則客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
而兵氣鋒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
而師徒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

勢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
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
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
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
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
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
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
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銳
其彼弱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illegible]

勝負不在陳倉戰場中已具孫武軍形篇內矣

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
鼓寂若無聲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
怯乘懈矣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
方欲踣欲密欲緩夫方而踣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
不悍背城而戰欲其不悍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
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
而戰欲其致死大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
漢靈帝時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詔拜皇甫嵩爲左將
軍督與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

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
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知己知彼若卓算不下知彼矣）彼守不足我攻
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卓曰不
可兵法窮寇勿迫歸師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追窮
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
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

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墜擊亂非窮寇也遂騎追擊之連戰大破之

卓係漢末奸雄與義眞並將寃止相懸三十里哉

魏主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岳武穆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曹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以步攻騎）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以騎攻步）

世傳兵法醫方一樣犯忌犯畏便足斃人

夫兵何可無法也組甲不堅與肉袒同射扎不穿與折矢同用兵無法與無兵同則今日而談兵事未有不先之乎法者也法非徒以致人也自致而已矣徒以致人無論其不勝即幸而勝亦勝於朝不勝於暮勝於此不勝於彼而岌岌乎不可久之道矣明乎自致之道明乎自致而即所以致人之道則其於法幾矣其於用法亦幾矣法一定而用法者無定用法者無定而法亦遂錯亂而不可紀法愈亂而不善用法者詐爲奇神詭變之說以駕之卒至夫康莊而投柴棘其僨轅也可立而俟古聖之作也設衡以知輕重定繩墨以裁曲直立規矩以爲方圓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後人習而緣之雖般倕不能運巧增智於法外而以兵法

用兵亦遂如駕馬之羈靮服牛之軛衡所朝暮需而不可跬步遺者然而難言矣古時因蒐狩講武事聖王隱戰陣於不言而託其意於井田井田者一定之法也因獵之縱橫闔闢變化詘伸則法立而生局局立而生勢矣黃帝用局而不離乎勢太公用勢而不離乎局周禮搜旅茇舍治兵大閱布之爲局而天下共照其擬神之爲勢而天下不識不知管子內政之寄寓局之堂堂正正而行勢之掩襲而鞅阡陌之開悉反局之方位而以意行勢

之縱橫則法以屢變爲奇而不知一定不變者法百變不窮者亦法百變者非能變於百變也變於一定者而已矣變於一定者非能弃一定之法而變之也變於無窮之源而適見一定者之神奇而不可測高深而不可極而已矣何者井田之制有井有通有成有終有同有封又有畿而稅賦出矣井廣而邑邑廣而丘丘廣而甸而戎馬出矣同百里提封萬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畿方千里提封百萬而百乘千乘萬乘出矣無事則大營包

小營有事則小陣依大陣數軍實則餉峙而騎簡隊軍令則萬統千而千統百內得固而外得威然明聖王之用兵也豈如一斂之屈伸擱法又豈止一隊一陣之進止無愆哉降而管商如一入再入迫非素質再降而孫吳尉繚如裂幅邪衝詭道錯出乃詭而卒勝且後之暫鈐萃亂是而竟忘高曾之自出者何也唐太宗讀周官慨然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可以復三代然唐嘗倣爲名田而卒亡於豪強魏嘗倣爲均田而不能周于姑蘇綽用其

五六而不足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治隋安得於今而發反古格今之論井田不制兵法不立而運籌制勝之道不得不以孫吳尉繚爲宗夫孫吳尉繚其法可云變矣究之變於百變者人所曉也而變於不變者人所未曉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爲百變不易之理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即易之知進適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又曰陳兵縱橫曰亂即易之師出以律臧否凶也夫然後以近待遠以逸待勞

以飽待饑避實而擊虛變客而爲主致人而不致於人縱橫布之而無非猾柯之勝着變幻投之而恒如百轉之轂鈞有起而議之者曰敵有智者出攻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易矣應救煩擾則勞逸易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不爲敵致則我爲近爲逸爲飽敵能撓我則我爲遠爲勞爲饑烏乎守我法而不移哉不知善兵者避實而擊虛則實者亦虛變客而爲主則客反爲主此其故始於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銖鎰不爽故

其動其伏變化無窮實範圍不過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矣昔匈奴侵趙李牧守鴈門戒士卒勿出戰苐椎牛饗士卒士卒日得賞賜願出一戰牧不許匈奴玩之遂大入掠牧勒兵大破之充國至金城以萬騎斷枝渡河渡輒營陳度羌虜必壞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居數年先零羌果困乏若此者明乎法術察乎勝道而不以憑臆立見妄自擾亂也故公輸之攻九而墨子之禦亦九使公輸而無法則不待墨子之禦九而却矣使墨子而無法則不待公輸之攻九而破矣夫公輸之攻墨子也非不能破墨子也不能破墨子之法也墨子之禦公輸也非不能却公輸也不能却公輸之法也惟以法制法始能以法解法則未有不先自致於法而能以法勝人者也自致者何大將推奇而處閫外事將軍制之矣謹烽燧嚴斥候設衛浮客閒諜習戰陳而步伐止齊肅隊伍而才十為命鼓之而進金之而止旗之而舉麾之而下行三軍如一人矣夫三軍之士非屬父子兄弟之

親也非蒙詩書羽籥之訓也亦非必角之而力不勝咸謙遜而弗過也而三軍動靜如一人動靜者則三軍咸習於法也老泉云尺箠可以當猛虎被甲抱兵而寢則童子能因之尺箠者法也用法則猛虎伏矣抱兵而寢有法而不用也有法而不用三尺之童可嘻笑而扼其領項矣雖然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則是不拘常法者為勝乎其義云何睽乎一定不變者即可百變不窮因敵變化雖渺乎如玄雲之無際蕩乎若滄海之不測而此中灰線之路究未嘗不如規矩之於方圓繩墨之於曲直耳昔喻之醫有時用參苓以為補而却病有時用柴葛以為表而亦却病第不執方耳何嘗棄方哉明乎此而兵法思過半矣

辛巳夏錫山道舟中偶筆

奇正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測之哉

唐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李靖曰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

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使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繇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子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曹公註

孫子曰先用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

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

唐太宗問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

之李靖對曰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
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
易服出奇擊之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
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
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强弩犄
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
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
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鬭漢長於弩弩利

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
述番漢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
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正正奇奇奇奇正正如夏雲吐峯無可執着斯爲
　　至矣
勞者曠夜皆奇之精風霾雨雪皆奇之資水激火烈
皆奇之佐或潛而襲或遡而截或賺之使人而夾以
擊或詐稱敵使而撻以劫皆伏也皆奇也或示弱以
驕之或示彊以誘之或奪其所愛挑其所怒以激之
或佯北以致之或姉委以餌之或先聲以奪之皆疑
也皆奇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
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
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
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
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
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
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

奇道大山浚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
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
道勝負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
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遇之兵
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
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
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
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
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

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毋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鄣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

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繇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

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老泉此篇眞足發孫吳未發之理於文至矣於兵至矣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

勢豈得相及比若還此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宋明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為龍驤將軍拒戰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張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術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輕舸泝流而旋復迴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

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與世何人欲據我上與世習攸之爭曰上流惟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與世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與世乃率壯士擊走之

晉末劉道規督荊州盧循黨徐道覆掩至破冢道規使劉遵爲遊軍拒之前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劉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爲遊軍衆咸言不願及破道覆衆乃服焉

金兀朮會兵薄宋和尚原宋吳玠與弟璘選勁弩分番迭射號駐隊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走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

兵以正合以奇勝老泉强弱攻守諸篇論用奇之勝然法云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正何嘗不勝哉將安出不知此不可執論也不能正而先之以奇者蹶矣不能奇而執之以正正者蹶矣故必分奇正而用之終不若不分奇正而用之也蘇氏謂正兵之勝如盜之斬關直入奇兵之勝如穿他戶之不扃鑰而入斬關入者主人易備而攻之者用力多而成功少穿他戶者主人不及備而攻之者不少假於力而已提得而乘之豈非絡論而義不止此喻之獵于山者其爲獵之主者不過守一窟截一徑關已而投林擊兎之功不得不歸之鷹犬人且兒鷹犬之能擊兎而卒忘守之截之者之成功于不見則安得以奇爲必勝哉李靖破外廓而棄獲舟光弼不守東都而壘河陽此皆

用奇雖然二將者不能正焉能奇也余非貴奇而弗之道欲取勝則必託之乎奇欲出奇則必本之乎正故曰知正則知奇矣知奇可用奇矣

正兵止一道如行路者之周行然奇兵則有疑有伏有間道多方而不一術然必從正兵脫化而出奇乃眞奇如儒家必先讀四書而後能變化羣史不然便不得本領一蹶不可復救矣素鶴此論較蘇習山更高一着　求則識

分合

李靖曰。符堅擁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向出合擊大破。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

孫權爲將軍。陸遜仕幕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跱。豺狼闚望。克敵運亂。非衆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郎部伍。取其精銳。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

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東魏大將高歡大衆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饑饉。但宜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郡縣。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爲一軍。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別統精兵直接後熾。按軍而待。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後熾一敗。衆柵不攻自拔矣。

分有合之用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白茅灣。進克姑熟。

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兵勁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逃。

李然曰。常山陣勢。最不易破。是爲兵家陣法之要。

宋仁宗時。契丹入寇。詔趙延進與[illegible]李繼隆率兵八萬禦之。時詔賜陣圖。分爲八隊。虜騎至。延進乘高

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于殄敵，今虜衆若此，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于辱國乎，倘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于是改為二陣，前後相聞，三戰咸捷。

主客

唐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惟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先鋒，逆擊澹軍，萇退而澹來逐，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東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

主客則勢已不敵，況其深入深人而無絕尾之虞，則有變客為主之道在。

劉裕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

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歎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

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

遠人畏水近人畏鬼何者知與不知也爲主則山川道路險隘我盡悉之何處可伏何處可戰何處可守我盡利之彼遠道而來雖有鄉道不能先得是以貴主也○吾可以征敵不可以破不行也敵

可以破吾不可以伐不行也必敵已破矣吾已周矣然後行雖客於外人心所歸敵盡吾人吾猶主也若乃勝負之形未定而憒憒爲之雖徼萬一之幸其可得哉

紀行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吳子曰兵以治爲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又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繇生也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城矣

李靖對太宗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方生於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吳起所謂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

尉繚子曰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

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

有扈氏不庭夏王啓征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伍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

虜西薄之大敗之

漢孝文帝時匈奴大入邊詔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有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軍中嚴整雖天子欲行驅馳亦必爲貴之患後日平吳楚俱本諸此

漢武帝初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軍屯擊胡廣行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屯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

李程皆漢名將而一簡易一煩擾如此可見將畧在于取勝不必相同

魏徐晃擊關羽退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illegible]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

唐太宗時代高麗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北山出峽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勅諸軍聞鼓角齊出擊之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

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大亂薛仁貴大呼陷陣大兵乘之高麗兵潰

曹操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合瑋欲按邊郎同舍邀與俱伺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注至靜乃能至動

曲端御軍甚嚴紀律秋毫不爽張浚嘗按其部端獨

執挺以軍禮見問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軍籍進浚命點其一部乃于庭揩前開籠縱鴿而五鴿應點之軍隨至浚故欲盡觀之於是悉縱籠鴿五軍頃刻並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浚甚奬嘆

宋吳璘遣兵援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世將善之璘遂統軍進攻劉家圈背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先一日璘謂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萬炬齊發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麾之士殊死鬥金人大敗

戚少保繼光初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警少保上陳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欲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岔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召

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所嚮以全取勝

鴛鴦陣非美其名也伏義師封陣八方備具其始則衍自陰陽蓋陽起陰伏陰用陽伏相輔而行則無孤軍單弱之弊矣陣名鴛鴦想本諸此

萬曆朝戚繼光將兵守薊門上遣布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繼光下令軍中營伍

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
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
障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狀聞進繼光左都督
戚少保繼光建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
結縶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來則火器先薄
王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禦下拒虜馬排擊之虜却
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
以從今後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兼應主兵戍守營
更旨在精諭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

次訓導次批𢩦次應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
畢張無不以律

喻子曰軍不選鋒部分不白法令不嚴紀律不精
而欲兵之用不可得也故師出以律律定則軍政
行軍政行則戰心齊莅軍之初必先按部曲齊行
列別左右一進止伍什不差其數裨隊不亂其權
而後隨將所指三軍成行萬人齊力以靜則固以
動則成矣 弟宜侯議

節制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
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
吳子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
有百萬何益於用
又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旄幟所以威目禁
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
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

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耳目聽於心官威耳威目總歸威心吳子嘗言兵
以治為勝斯言發其秘矣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
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行亂陣則千人
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力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又曰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百人一卒千人一
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眾以弱誅強足使三軍之眾
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

一夫仗劍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賊死，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

將軍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魏武帝時，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司馬懿縱兵大破之。文懿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

晉帝奕時，鄭攀、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求救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輒虜掠畜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後其子愬討復蔡州，市不改肆，復踵其美。

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高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勍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

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殪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知軍中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啓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

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從之既而審其詐復還寨中耳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於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斬之諸將股慄仁厚乃召昨夜所獲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

宋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猶外騷動除狄青宣撫南院使時智高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窺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縶用等三十人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

不意大敗之

一友問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一晝夜絕崑崙關何也曰彼論正此論奇自在神明之耳不然膠柱而鼓何足與言兵哉

狄青戰於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陷賊陣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

請罪青撫違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金將粘罕據西京與宗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艮閤
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
景艮遁去澤捕得景艮誚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
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
宋張浚撫陜西一見劉錡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
後知岷州紹興三年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陜蜀
之地命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詔還六年帝駐平江
解潛王彥兩軍交鬬懼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

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
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
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
兵形如水水之行也束以兩厓則無氾濫之患兵
之行也一以將令則鮮驕惰之虞故鼓之而通鉦
之而止賞之而勸罰之而戒哨隊統於偏裨偏裨
統於大將三軍如一人往而莫當斯可以稱有制
之兵矣

賞罰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偷民當
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
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
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
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
而勸百罰一以示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貴信
用罰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

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
乎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
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雖貴
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
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
夫三軍之衆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此賞罰
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衆信賞

必罰以勸功及對陣交和咸見斧越爵祿之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懦者決進有幸生退有必死焉

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或遇非時賜賞及諸受獲隨時支散不得過時及減落不如元數改換色額散而不均必有怨生兵書曰賞不踰時是也

昔人有以築一臺而賢者皆歸揖一蛙而勇士畢至者苟有爵賞以勸之則智效其謀勇效其力而何憂

乎才之未出亦有一言撫循而軍如挾纊投醪分飲而士知感恩者苟有恩賞以勸之則怯可使勇弱可使強而何患乎兵之不精是故金城轉戰而璽書慰勞不待先零之既誅白衣先登而金馬賜賚不俟遼東之已定六州忠義一日來歸而八萬緡錢吾弗靳也三軍爭先舟中掬指而先濟者賞吾弗吝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爲馭將勵兵之術矣

晉與楚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

後漢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諸葛亮治蜀獨尚嚴峻嘗曰劉璋闇弱政刑凌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無以逾此

宋皇祐中儂賊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以謂古

之師還以訊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奏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于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獨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第次其功全軍加賞無功則斷罰其罪全軍加罰庶令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

國朝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察覈明白造冊到部當陞賞者各照立功地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勸

我北虜爲首遼東女直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廣地反賊又次之其捕盜并緝獲妖言亦有陞賞之例賞格種種罰科亦種種大約以畏衙令不畏敵爲如旗鼓不知矢石敢進尺不敢退寸期破敵不期拾級如是者受上賞不如是者置上罰乃若摧堅陷陣梟將搴旗[illegible]衆[illegible]戕爭先奪隘此係首功另行奏錄不可以賞格拘也雖然善賞罰者賞罰其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身將帥而欲得士卒之心亦在賞罰其心而已矣

馬無策騎不足致遠軍無賞罰不足有功但賞罰之道自來識者屢矣要不出公平察斷四言公則無私平則允當察則無冒斷則無撓一賞一罰出而三軍翕然聽命師行所以有紀律而幕府所以建上功也爲將者愼勿因循[illegible]之急[illegible]三軍可以無賞罰而[illegible]夫三軍可以無[illegible]罰[illegible]遠[illegible]此矣[illegible]

號令

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大將軍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竊斷於胸臆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偃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乖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崛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所掌器械弓弦斷絕箭無羽鏃劍戟澁鏽旂幟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妖言詭辭撰造鬼神托[illegible]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所到之處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奸

[illegible]是賛非搆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竊人財貨以為已利奪人首級以為已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將軍聚謀逼帳屬垣竊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面有難色此謂恨軍如是者斬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諠譁不遵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託傷佯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託回還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主掌財帛賜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怨

結此謂私軍如是者斬觀敵不審探察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營壘之間既非犒設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此令既宣吏士有犯必斬是大將以禮行罰[illegible]殺人有畏心哀此害衆涕泣而斬[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皆先[illegible]令[illegible]收功名者也

凡將先在令須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進退不定[illegible]惑亂以致無功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唐懿宗時裴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詔王式為浙東觀察使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式至軍乃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十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皆捷

宋仁宗時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

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

書曰令惟行弗惟反況三軍視一將為動靜將憑一令為指使則發號施令可苟焉從事哉主伯之

率遷以也。一命出。雖履展洒掃之細。罔不惟之速
而承之謹。然後事克辦焉。將帥統三軍于一身。則
當使三軍之動靜如一人。所恃者令也。凡號令之
節。角令三。鼓令[illegible]。金令二。旗令六。鈴令二。初角則
披起。一角戒[illegible]。三角則行。動此角令也。初鼓則
整行。速鼓則疾行。擂鼓則成陣。不絕鼓則交戰。此
鼓令也。初金則止。重金則退。此金令也。旗左麾則
左。出右麾則右。出前麾則前。出後麾則後。出中央
黃則中出。開營而麾則五方齊出。又偃則跪。立則

走。前亞則前。左亞則左。右亞則右。捲則退。視青黃
赤白黑之色。而各以其方應之。此旗令也。鈴初響
則下騎。再響則皆坐。此鈴令也。看令為律。凡應進
不進。應退不退。應坐不坐。應起不起。應跪不跪。應
捲不捲。應舉不舉。應合隊而不合隊。應穿隊而不
穿。不應合隊而故借他隊。不應借隊而錯入別
隊。方畫謂不聞金鼓。號令紛擾。致令失次。並以
軍法治之。故曰令惟一。令惟嚴。而後克濟於軍事。

軍法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
賊。身戮家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
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
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
外堅矣。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
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
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闔廬謂孫武子曰。兵法十三篇。吾盡見矣。可教婦人
乎。曰可。於是出宮女三千。孫子分為二隊。寵姬二人
為隊長。令鼓之。皆左。婦人大笑。孫子又三令五申之。
又鼓之。皆右。復笑。孫子斬二隊長。吳王使救之。不可。
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左右前後皆中規矩。吳王曰。赴
水火可矣。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
以為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
邪。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為市。無以帥先

無小無大令言不避

士大夫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絲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肱死以聞制曰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戒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建又何疑建踩見顯名

漢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蜀漢諸葛亮以馬謖才術過人引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街亭之戰謖違亮節度舉錯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魏將張郃絕其汲道謖與戰大敗亮乃收謖殺之流涕臨祭撫其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隋賀若弼爲將軍令嚴肅秋毫無犯有軍士于民間盜酒者立斬之

事從細令極嚴于極細處加以極嚴方見軍令之肅

唐元和中王師討吳濟賊令姚游率勁兵二萬圍壁攻城其將王智興復擊敗之於時壁獲美妾智興謹軍士守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命斬之以徇

此是其疾如火之法

宋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檄孟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

遣方閱撥大將孟權棗陽軍初賑事一愛僕犯新令宗政午發暁首還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突立斬之軍民股栗

此是法令之行

愛僕易姑息新令疑可暫原立斬不恕故法得行也與商鞅徙木之信意同

洪武乙巳李文忠統兵攻張士誠之杭州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彛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彛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

原缺第六十葉

綜辨

兵之所及平曠亦勝鋸齒亦勝繞山亦勝入谷亦勝
方有時因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
如焰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
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
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氣勢是形於外者實自其中整頓精密非關外面
可裝點動人

李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爭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

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
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
鬭則其鋒莫當

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使惰歸哉學者徒誦
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
氣奪則走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
則強衰則北

善戰者得時則乘時得勢則乘勢得機則乘機得利
則乘利捷如脫兎速若發機無之非乘也是故以主
乘客以佚乘勞以實乘虛以整乘亂又或乘其遠來
或乘其半涉或乘其未壘或乘其入隘或乘其疑間
或我乘我勝則當備其伏或彼乘我敗則更運我奇

建瓴破竹以云勢也此段議論得之

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
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
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謝玄為前鋒

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
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
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illegible]五千人直指
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
縱兵追之生擒堅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
整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使使
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
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
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

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決戰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衆遂奔潰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

堅謂殺便可斷有恃衆輕敵之意今麾兵使却而致亂不可止豈是紀律之師宜百萬之衆被擒於人手也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經武勝略正集武定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懸果明甫較閱

陣法上

武經曰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發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營謀先偏彼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嘗以我逸待彼勞嘗以我治待彼亂嘗以我近待彼遠嘗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鋭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視不相見故爲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進勇

世所用出生入死謀與我敵哉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相救此教習之詳也議者或曰戎夫介士出于閭井非有明達之資強敏之性而令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趨坐作隨旗變陣焱馳電發俄頃之際事目

繁多則心遽意倦勞而無暇安能乘便奮銳躡敵爭勝哉茲誠一端之論特施於忘戰之久市人之合或成幾焉若乃提卒十萬深入賊境大將在前堅城未下欲戰則勝負未決欲攻則利害難知自非整飭車徒部分營壘或先據地之要害或先扼敵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權後勁奇能收萬全之勝乎至如平原大野深林險道前丘後澤乘高趨下頓兵擁衆呼吸俟命若不素練施設敵間何以處之或曰唐人李筌號能言兵者其說曰兵猶水也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戰陣無間明矣而庸將自以敎習之法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八離則雜而無章四奇四正則定而不變昔諸葛亮推衍八陣以蜀卒數萬東屯渭水天下震動司馬宣王以十萬之衆抗之堅壁不敢出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敎萬騎之衆以復涼州謂二人爲庸將可乎此筌之言不足爲準也今將帥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鬪一而悟十要之與孫吳暗合爲極致耳

犄卒五營圖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旁度兩行其星十二點皆為內外二重外關以八八宮也內從以四中疊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于前者前拒之為鳥陣也向于後者後拒之為蛇陣也向于左者左角之為龍陣也向于右者右角之為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也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

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目面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故起於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于八正八正取稟于四奇也○其法皆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

伏羲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伏羲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於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析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前後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

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陛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調遣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乎此文王係卦而師貞[?]人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寄進退偏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稱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於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

黃帝握奇經 [illegible]

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

布右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眞聖人之筆也後世[illegible]經一本有范蠡樂毅韓信等註相雜蓋范蠡樂毅乃古人韓信[illegible]法約其義爲傳以係於經文之前至韓信爲其次序與法又釋范蠡之傳猶大傳之小傳也

後錯而爲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孫弘徒於雜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略辯別而分拆之如左云

[illegible]記

握奇[illegible]法[illegible]黃帝王天下之[illegible]四[illegible]於易象有[illegible]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天地定位[illegible]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坎離之外四陣爲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于兌艮震巽之內四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旋而衡居其所也布于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軸者車之[illegible]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面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圍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有奇師卦

外焉八神其畫二十有四其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焉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illegible]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識者闢於坂泉[illegible]出尤于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瓢以兵[illegible]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趙本學風后握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為外後為內、衙陣在外、圜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歷陣當衙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衙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而為大陣、何辨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衙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為義、故名衙軸、奇兵主戰、變動為義、故名風雲、衙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

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為龍蛇虎鳥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唐韜鈐客獨孤及目為風后握奇而為之記、及夫天陣地陣天衙陣三陣之名、遂於龍虎鳥蛇參衙軸風雲為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附會之言、亦相襲混雜之誤也、然古人制陣之意、主於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衛物致用之旨、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

分合、可以意會、必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握奇經文、蘊奧難曉、韜鈐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記為據、妄自揣度而為之、殊不知陣無多寡、不過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九陣而可以為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王應電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虎龍鳥蛇、四為正、四

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其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龍飛、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居兩傍、向

敵而制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分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因其後以猗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寡服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次氣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復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為馬以行天衝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衝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繇之地軸十二陣居中者也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所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皆陰陽各以用決威武為用也風者撓鼓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雲者稱其變化之義出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見敵之虛實故先遣遊軍驚動以窺之接遊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為兵候為應接為遊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為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為奪險為遊騎以當險陀戰則為探敵為陷陣為間道別支之軍皆蹻捷不羈之士其所並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為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為虎合後左總名為龍而四風稱為蛇四雲稱為鳥四為用體用皆

合八陣而為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為八陣也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兩衝兵不逐方升出而與兩衝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隨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隨變雲言鳥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為更休而不逐隅升出者亦使無空缺也虛實二壘此有二義謂出者為虛居守者

爲實陣有定名爲實，壘無定名爲虛。奇正者，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夾擊者爲奇也。天或圓而不動，以下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天衡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衡居右，天後衡居左，地前衡居前，地後衡居後。此據大衡在外，包運而爲陣也。一陣以天衡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衡并居前，天地後衡并居後，此據天地前後衡而爲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則空天衡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衡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

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衡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後爲左者，天前衡居陣右，天後衡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衡總爲右虎，天地後衡總爲左龍也。天地四望之屬者，天前衡爲虎，天後衡爲龍，地前衡爲鳥，地後衡爲蛇，以天地之衡分屬於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衡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衡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比，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衡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大衡在中而風雲在旁，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指向，前後相衡，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曰風雲各在前後衡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衡相比，故曰兩地爲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若險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衡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衡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衡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者，即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爲輔也。天衡地軸因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

之前衡居其前，後衡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其法馮軍旨在四正方。而四角空處，則以遊軍補之。必如此立陣者。蓋或敵衆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遊軍，必合而爲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卒來，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勒卒在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能窺耳。陣有定法，壘爲虛位，所布之陣爲實，不布

爲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前師
右師
中師
右師
後師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十六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上軍
下軍
前師
右師
左師
中師
後師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上軍
下軍
中軍
師前
右師
左師
師中
師後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十七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前軍
右軍
先鋒
左軍
中軍
後軍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共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而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其爲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

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閭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鄉有市以比人爲伍同伍得對比長爲公司馬以閭人爲兩同兩爲拒胥爲兩司馬以族人爲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爲卒長以黨人爲旅同旅乃中爲一隊黨正爲旅師以州人爲師同師二十五車爲偏州長爲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爲軍同軍五偏爲陣命卿爲軍將一陳之大將之當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乘公左右爲二拒六軍前右爲拒中爲先鋒左爲備後爲殿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

按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鄭魚麗三軍陣圖

上軍 下軍 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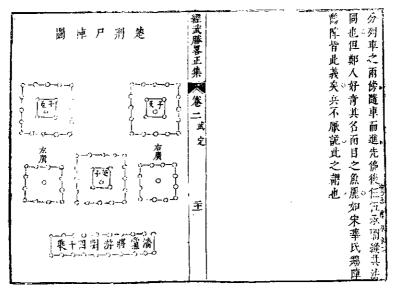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列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闕、如魚隊之目、故名之為魚麗、皆按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一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

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鸛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詐、此之謂也。

楚荆尸陣圖

荆尸陣記

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皆楚先君），篳輅藍縷（柴車敝衣），以啟山林。至武王始為軍政，而備於莊公。荆，楚地；尸，陳。故號曰荆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為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illegible]茅為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為戰備。

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illegible]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於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旃，軍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共王與晉人鄢陵之戰，三遇郤至之軍而遺喪其目，輕擾妄動如此，何有於武王之政哉。

夫楚自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

原缺第二三葉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五舊法用周制，五人為伍，十伍為兩，百人為卒，二十五乘為偏，務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為廄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代狄（山戎），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為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

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為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為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為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為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即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夾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illegible]。太公曰：山谷之戰，烏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

其陣不一苟吳得之晉三軍之圖其後偕用四車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爲之巳耳伍法爲古人所重如此

鷄父陣記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闔廬霸天下之所作也吳峕裸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奚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也秉枹百行一將軍載旹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

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吳制軍容如此其无䧺形匿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无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爲一卒一兩教吳乘車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與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巳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

奇正之術耶、亦恃能教其卒制而不能教之戰哉

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按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邑) 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故薳越攝其事) 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熸、(失氣)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尚威之也) 胡沈之君幼而狂、(二國之君年[illegible]可怵[illegible]) 陳大夫齧壯而頑、(夏齧年壯[illegible]) 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 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薳越) (非正帥[illegible]以服軍中之心) 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illegible]) 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於雞父、吳以罪人三千([illegible]) 先犯胡沈與陳、三軍以繫於後、([illegible]) 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illegible]) 三國爭之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

躁而從之、三國(許蔡頓)奔、楚師大奔、

管仲內政卒圖

右軍 高子
先驅 申驪
左軍 國子
右廣
右戎
中軍 公
左戎
左廣
胠
貳乘 大殿
啓

管仲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七十五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此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胠廣戎驂乘大殿等八陣之名、疑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紊而且亂、管仲欲以便用兵天下、務爲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棋、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可見蘇說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命也、先驅等則將之所自出者、若陣如貫繩畫棋、何足以爲陣哉

其後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司馬法握奇營圖

司馬法握奇營記

司馬法握奇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霸天下之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五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也、營伸為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車四十乘、故佇內或以萬人為一軍也、至穰苴為司馬、復行周公五乘之法、彼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于九軍八陣之中、與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且黃帝握奇陣圓陣也、因以圓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為餘奇為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為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為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損益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為司馬法云、

趙本學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辯

虎鈐經穰苴握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通典有穰苴法、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十之三布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為營法、配孔明八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為內外二重、方如斗底、四隅有鋪、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數、何辯之、蓋自古營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以利固守、便救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每止舍輒以兵師為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握奇、其狀如衙所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孔明以六十四陣、四而分之為二百五十六陣、布為

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包中黃、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二重、失其制矣、豈得爲穰苴法耶、田穰苴司馬法自古無傳、通典叠杜祐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臆見、同無足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不能易也、古人教閱、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節、不取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兒司得而惜將鑑廷不能竊其風、李靖沒而番將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者也、斯圖

所以不行于世也以此、

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內二陣爲游兵、各成一人以爲陣之部署、一軍則千軍可知、

又按太乙統宗曰、四維爲正、四正爲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門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乘之陣分爲四層配合伏羲方卦圖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爲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爲乘之、內外俱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故名曰乘之。其用一而十分、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迴遶四層。伏羲方圓圖之凡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凡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

[illegible]相爲經緯、外圓二十有八壁、分爲[illegible]陣四隅居之、內次圓二十陣、分爲[illegible]奇、奇各[illegible]方居之、再內三圍十二陣、爲中軍、裹圍四陣爲握奇、大小相包、象數相資、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使教宮女者、即此圖法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志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傳爲諸呂所竊、不復流傳于世、每歲立秋之月、例陳以爲醮劉故事而已、是時概指爲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

武經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裴緒演孫子武圓陣圖
揚 揚
丁 丙
甲 庚
己 戊
乙 辛
癸 壬
殿後
奇 奇
伏 備 備 伏
裴緒演孫子武牝陣圖
揚 揚
丙 壬
戊
甲 庚
乙 丁 己 癸 辛
金鼓殿後
奇 奇
伏 備 備 伏

武經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裴緒演孫子武牡陣圖
揚 揚
甲 庚
丙 戊 壬
乙 丁 己 癸 辛
金鼓
奇 奇
伏 備 備 伏
裴緒演孫子武衝方陣圖
揚 揚
乙 甲 庚 辛
丙 戊 壬
丁 己 癸
殿後
奇 奇
伏 備 備 伏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圓陣圖牝陣圖牡陣圖

衝方陣圖車輪陣圖罘罝陣圖鴈行陣圖說

孫子之方陣、于卦屬兌、于五音屬商、爲白虎、即黃帝五行之金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洞當以行伍制由得當也

圓陣于卦屬艮、于五音屬宮、爲勾陳、即黃帝五行之土陣、吳起之平軋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中黃以其居中位者土色黃也

牝陣于卦屬坎、于五音屬羽、爲玄武、即黃帝五行之

系有錯亍 十一心而 定化不宮 力方達也

水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騤陣或名却月陣韋睿以其五曲如龍蟠也宋武帝多用此

兆陣于卦屬離于五音屬徵爲朱雀即黃帝五行之火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羽翔陣鳥翔以其輕捷如鳥飛翔

銳方陣于卦屬震于五音屬角爲青龍即黃帝五行之木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衝敵也

車輪陣于卦屬坤即太公三才之地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深機以進止捷巧爲名

柴且陣一曰飛翼陣于卦屬巽即太公三才之人陣

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陣虎翼以其前騎兩旁而翻翼也故名虎翼陣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即此也

鴈行陣于卦屬乾即太公三才之天陣吳起之鵝鸛陣諸葛亮之衝陣鵝鸛以其進退有序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即此

武侯陣後以無備伏皆倣常山之法

各地如法高下利方方利變圓方高利圓圓利守左右高利牝牝利吞後高前下利壯壯利潰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發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斥澤利不追不及利狹坂丘利雁行雁行利維洞當陣方布

之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也故云平原廣野彼衆我寡則利爲洞當洞當利變可以變前爲後變後爲前變左爲右變右爲左其形正而厚可以勝中黃法曰方陣正而厚圓陣薄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洞當勝中黃猶厚勝薄也中黃陣圓布之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故云四面俱高中央處下彼衆我寡則利爲中黃中黃無角宜用堅守可以勝龍騰龍騰張其兩翼若掩取之以牝呑圓勢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肉必薄偏攻其肉牝可敗也故中黃勝龍騰猶聚勝散也龍騰

陣掩月布之前翼而後方龍之躍足在前此陣兩翼屈曲如龍騰也故云左右俱高軍行深谷則利爲龍騰其形前張兩翼便於吞掩使彼奔辭三面受敵足以勝鳥翔鳥翔前銳後重象劍之鋒龍騰以兩翼夾之其法曰銳而重者夾擊之故龍騰勝鳥翔猶複勝單也鳥翔陣黃帝之前銳而後衆鳥之飛首在前此陣前銳如鳥飛翔故云前下後高乘虛因亂因其進勢則利爲鳥翔鳥翔可以勝折衝折衝前衆後疎戰者相從善者有餘鳥翔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

虛可以取敵法曰得地昉者昌失地易者亡故鳥翔勝折轅折轒陣前廣後狹布之前衆而後疎以其直前折衝於敵故云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為折衝折衝可以勝握機握機兵得成行善昌亂敵而畏險陘折衝勢仰高守險以疲握機故折衝可以勝握機握機陣四文布之中齊而旁銳以其進止機巧得名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則利為握機握機利進可以勝虎翼虎翼備其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握機四備强弩善輕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

故握機勝虎翼虎翼陣直方布之首尾薄張兩翼以其游騎兩旁而舒翼故名一名魚麗左傳以中軍奉鄭公為魚麗即此川澤漫行草樹扶疎則利為虎翼虎翼前後擴中央縱張其四翼備其首尾且戰且息利于相救雁行延斜而行惡其斷絶故虎翼可以勝雁行雁行一名衡陣延斜布之前銳而後張以其連接如拜衡也故名背城向敵易斷續人則利為衡陣衡陣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可以勝洞當洞當此直陣厚伏居者衆用力者寡法曰厚前正者堅當選勇者其兩旁故衡陣勝洞當蔡氏曰八陣皆生於方圓方者坤也圓者乾也轅方衆且整陣皆方之變即箕離兌也其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陣貴攻良也其相為勝負者向背虛實之機也此公孫子所謂世有八卦陣法亦可參用者此也王氏按此八陣皆古有是名一逐地形因敵勢而設然不出五陣而已蓋洞當者陣之祖用以為當者五陣之方陣是也中黃者被圍而設五陣之圓陣是也轅方者對敵布陣五陣之直陣也龍騰者掩敵之陣五陣之

前陣是也鳥翔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illegible]方六即六花陣蓋圓之變也衆且者張其四翼蓋方之變也雁行者延袤兩行用之以行蓋直之變也因敵變化皆可以致勝今其法曰方務圓牝勝牡益圓不足以勝方牡不足以勝牝也耶雖有此理[illegible]不通學者知而勿泥可也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八陣辯

新令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為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為揚奇備伏揚

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千分合遞變爲方圓牝牡衡方車輪罘罝雁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形五音八卦以定尅勝之法何辯之㕘制陣之法握奇爲本八陣爲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氤氳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裴緒以十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

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奇正有先後前郤有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斜正臨時相敵以爲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衆拔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千餘去大兵之外以爲援馬謖不遵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尅制之理此兒童之戲巫覡之狀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詐也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嘗山蛇陣辯

新令嘗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嘗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子爲騎兵布爲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辨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遶之此奇正之所繇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況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

[illegible]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若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守、孔明以石壘布為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歎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乘之、八陣出孔明魚復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三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魚麗等陣、行常山蛇共為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偽而又偽、何足以為法耶、

按裴緒新令曰常山蛇陣步卒五部、凡四千、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上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飽待饑、其奇揚備伏、皆馬騎分而為八、凡三千人、遂便而居、以應援也、又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首、則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戰國人象棋六十四陣內外兩層圖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爭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為象武、是其義也、其盡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illegible][illegible]八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illegible]、[illegible]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

者也。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旁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柤馬、塡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于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爲正也。卒與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一陣之內奇正家談精妙絕倫）卒以當頭車馬、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門、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間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行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合焉。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垓下評記

天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前、西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爲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當乃以孔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爲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後、漢王在韓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內、爲左右所乘。

若以步騎使項羽之右軍詭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illegible]必欲兵自救而信或反爲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illegible]步之騎馬陞曰淮陰用之曾公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illegible]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爲三營八陣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退三突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illegible]之前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爲之其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凡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門闢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illegible]其爲雲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

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屋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垂足、游立蟄擄、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

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衝輪衡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諸葛亮八陣記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壘、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壘、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壘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武侯八陣舊圖

天陣一、地陣一、魚麗陣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陣五、

凡此八陣包括山川險易形勢、其布皆起方隊本體、其法存於分數、而其用則在握機、知此二者、觸類而長、變化無窮矣、方陣本體者八、變自此出也、凡軍行止布宿亦如之、止而爲營、則電擊四隊居四隅、其法用三十五隊、以四爲電擊、十五爲戰隊、三爲中軍、合

作六隊、作六華陣、或用九隊、隨地制宜、又十爲駐隊、又三爲殿後、及左右踵、凡三十有五隊、合爲一陣、奇留中軍電擊居前、戰隊次之、中軍居中、駐隊次之、殿後及左右踵又次之、其爲形勢、如人有臂腹手足、又互相羽翼、故能相救應、而無孤守之患也、八陣之用、變動無常、而皆以此爲體、凡戰兩軍相迎、在百步外、則電擊先出、乘敵未定、攻弱擣虛、利則大軍乘進、不利則退居四隅、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倏往忽來、迅速如電、不可制也、故名電擊、兩軍既交、戰隊整肅、遠則

施射近則用兵、進不過三十六步外、退不得越行次、惟敵敗北而閗擂鼓擊、則各散爲鳥雲以追逐之、非敵佯北而旗靡亂行列無次則中軍鳴金戰隊青散爲鳥雲以追逐之鳥雲或三或五無定部鳥雲聚散也

天陣者、據高原平坦之地也、前有漫坡、下視敵人、其勢順利、便于馳擊、則布之、前象華蓋、後象偃月者、法天星斗之文也、太公曰日月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之爲天陣、故武王取義也、

地陣者、居平原曠野、通道大衢、左右無丘林坟墓、以爲藏翼則布之、此四面受敵之陣、其形前方後圓、以法地天奉之象、環開五門、并駕武衛強弩、以防奔突、王將居中、用雲梯飛樓、觀敵變動、臨時出奇兵制勝、其戰如天陣之法、若敵爲衝陣、當面來、其衆倍我、則變爲金陣、以披之、金陣法見後、

魚麗陣者、亦據水、右傍林木、後背山嶺高岡、則布之、或與敵人分沮澤之地、後有高岑隱阨可據、亦布之、此一面受敵之陣也、凡精甲利器、悉居前列、中軍居戰隊之中、凴高瞭望、視敵虛實、從中出奇兵制勝、其取名魚麗者、以其在大澤中、如魚首之相比也、若引兵淺入、猝遇拒敵、彼衆我寡、士無鬬志、而後有溪澗淺水者、亦布之、分吾發後、與左右踵兵、悉居前與戰隊併力疾鬬、此以危決勝之陣也、故經云、龍蛇縱橫勢、能蛇皆矯首而蟠尾、伸縮退避、無有常形、要知左右相應、不相離也

木陣者、自上伐下之勢也、凡入敵國、遇見虜兵、前有戰地坦平而狹、後有高山大阜、利下馳擊、則布之、或危要衝斷敵道、遇彼衆我寡、度其必來、亦據之、其布戰法、居山之陽則備其陰、據山之左則備其右、敵兵來至、先後奇正、偃旗臥鼓、示之以利、毋張皇聲勢、敵若分兵當前而來、則兩端俱出、循山而下、合以圍之、戰隊從進、其勢如建瓴、故經云、前象偃月之形、若敵窺我情、分兵半至、則駐隊與中軍、無出前軍追逐

火陣者、自下攻上之勢也、敵得地利、先據高山大陵陣而待我、吾衆彼寡、我欲攻之、則爲大陣、分吾軍爲五、戰隊居前、平道伐木而又操行馬、排戈以進、驟往驟止、示之以利、無與爭道以避其鋒、令我駐隊盡持

強弩去敵五里依山而伏以爲兩翼令我中軍與左右離去十里以爲表裏而急出輕甲以致敵敵逐我則引而走與後軍合兩翼旁出夾擊之使餘奇之兵間道潛往搗其營壘其衆必破此所謂引而迂之以致其害也

木陣者孤兵深入猝遇虜來衆其勢不敵前後左右無險阻可依而適有大林則據之其布陣法分五前軍列爲五隊斬木開路以通中軍便利人馬弓矢居前矛盾居後林開木疎之處多用蒺藜行馬以塞中

道見便則出戰不便則止若敵兵十倍於我斷我糧道絕我歸路吾援不至則據林謹守多布火鼓爲夜戰法以擊破之可以潰圍而去此必因之兵制勝之陣也

金陣者破方圓之勢凡敵先據地布行陣待我其軍衆寡我分爲三或列爲五翼我左右護我前後則吾爲金陣以應之凡布金陣前銳以衝突擊兩端如雁翅以備兩翼中軍用弓弩後援視敵虛實臨時出奇制勝其戰如天陣法八陣皆因地勢以制勝惟金陣無施不宜蓋方圓曲直俱可破也

土陣者八面受敵之兵也凡遇敵師敗北我兵追逐深入其地猝逢虜衆襲我前後斷我歸路吾援不至而前無山阜後無丘陵左右又無水澤林木可爲依倚者布土陣土性圓其前後皆如彈丸主將居戰隊之中號令戒嚴進退齊一前行弓弩矛盾相翼武衛伸歐衛其左右開我四門用奇取勝焚其輜重示以必死若敵堅陣而守我布夜陣多爲火鼓潰圍而出此天下之危兵也

駐隊者取駐我之義也凡戰前軍合則駐隊秣馬蓐食整兵而待聽中軍號令卽出而代戰換戰隊以與敵戰鬬故名爲駐隊

彼駐隊之法中先出奇兵居兩腋以爲犄角鳴金四聲前軍却退則駐隊接戰奇兵犄角從兩腋出夾擊之

電擊如迅鋒是也有電擊以破敵有戰隊以應敵而又有駐隊代換故我軍常佚而彼軍常勞我士常飽而彼士常饑我氣常壯而彼氣常乏如此無窮敵雖

此等處法[illegible]詳明運用[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奇亦勢是也

衆強茂不敗矣此既足以破敵又置殿後與左右躡
何也葢防敵人分兵自後躡我也若敵二而巳一則
敵必分其兵來襲戰故備之後敵若分兵當前而來
則以戰隊為正兵電擊為奇兵敵若分兵自後而來
則駐隊為正兵殿後與左右躡法為奇兵敵若分兵
自左脇而來則戰隊左脇引而向上駐隊右臂引而
向下合以圍之中軍三隊便為正兵從中出奇以破
之敵若分兵自右脇而來其戰如前法是為四頭八
尾觸處為首也故桓溫過蜀見壘石而識之曰常山

蛇勢也八陣戰鬭皆以此法每一陣中各有奇正奇
正之外又有餘奇餘奇兵或用為伏或用為襲或用
為犄或用為疑或用補闕敗皆非正隊數俱藏於中
軍大將覘敵發動臨時分遣其法蓋存於分數此乃
武侯秘而不傳者黄帝所謂餘奇為握奇是也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思果甫校閱

陣法下

諸兵家八陣圖序

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所傳者握奇大數而已、至於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紛紜於天下、莫能得其樞要、使確乎其不可破也、自風后佐黃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損握奇之法、以四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久失其傳矣、戰國譎詐、加秦韓遊談、如蘇張、用兵如孫吳、皆不聞有推明八陣之法、雖漢武帝使公孫弘汲衍其義、而霍光習之於長樂宮、人悉名存而實亡矣、不然、衛霍名將、何無一言以及八陣乎、漢時群雄角逐、三國爭衡、雌雄之勢、未有所分、諸葛孔明以八陣之法、佐先主于崎嶇羈旅之中、竟成鼎足三分之勢、南方之戰、七擒孟獲、祁山之戰、聲振華戎、司馬懿見其營壘、以爲天下奇才、此武侯深得八陣之妙、而

祖乎黃帝之遺法也，雖其書不存，所可見者，夔州石陣而已。自太公至三國千有餘歲，八陣之法亡無復存，由而復明，自武侯至今，未有能發明其義者。去古既遠，異端如林，學者執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文，馳騖於意，乃詞繫說牽，皆選其妄，喪其真，八陣之意，愈亂而不可考。唐人李筌談兵著書，尤為異說，著陰陽向背之學，以八卦起成八陣，又以天圓地方、風雲龍飛虎踞、蛇蟠鳥翔，取物成象，附會其說，肆為奇怪，近乎不經，裴緒論兵，雖稍近理，然亦以八陣各別

為陣，又加以一而九，謂九陣之法，其部隊管曲分合之勢，與八陣背馳尤甚。其書又載孔明八陣之名，以乾為連衡，坎為龍騰，艮為中黃，震為折衝，巽為虎翼，離為鳥飛，坤為握奇，兌為洞當，雖必有依據，然特謬傳，必非孔明真法，裴緒設取其說以為九陣之証，焉耳。吾昔學八陣，以參法象之論，出于臆說，非八陣本意，取四奇四正之文，又復研究，然後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義，昭然甚明，無他險阻奇異者。然而所疑者，八陣之法不傳，猶未敢信其說。其後過永安，見武

侯布石為陣，縱橫八行，於是得其立法者，為甚詳焉。蓋黃帝八陣之法，以八人為伍，八八六十四人為隊，積而廣之，至八八六十四陣，皆是法也。武侯八八之數，不知自得之歟，抑亦有所宗承而為之歟，固不可得而知，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與夫四首八尾、觸處為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皆八八之義，冥符暗合。然後自伍法而求隊法，自隊法而求陣法，而握奇之文，招然可得之矣。蓋八陣之法，虛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陣法，皆虛其中焉。八人為伍，置伍長一人，八伍

為隊，置長副三人，以八隊為一大陣，三隊之數，均置于將吏傔金鼓旗角刀手銳士之屬，八分之一。大將總之，居其中，以制八陣焉。八陣之數，其四方三十有奇，計小陣六十四，而為大陣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各角配偶，迭為奇正，卷而藏之，則為方陣，為圓陣，舒而展之，則為曲陣，為直陣，為銳陣。八陣之體，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逸，退無遺步，敵衝兩頭，首尾相應，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方陣皆變陣之始者也。故自

方而參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銳而復直直而復曲曲而復圓圓而復方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环之無窮矣或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兵有衆寡必然之勢也武侯布陣止以八八六十四者果能盡合寡衆之用乎曰八八六十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爲一伍八伍爲一隊八隊爲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爲一小陣也八隊爲一部八部爲一將此八八六十四隊爲一中陣也八部爲一將八將爲一軍此八八六十四部爲一

大陣也自小至大從微至著積而廣之無非八八之數故武侯以石爲陣合乎易數通乎鬼神此江流之所以不能轉也又曰八八之數減不可易矣握奇之數存乎人雖多無嫌雖少無害也故一伍之間伍長足以制之一隊之間隊長足以命之以至一部一將而一陣自小陣中陣而大陣金鼓旗甲吏傔之數與夫大將總管于將之屬各有率統足以指揮號令鈐制四面八向而無失乎而此陣之大要也故嘗推演其數悉繪爲圖庶幾乎古握奇之學明黄帝不傳之書八陣圖微如指諸掌矣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壘於武侯今所傳握機文魚腹石磧是也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衝衝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單列居中間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衝四陣在衝之左者爲天前衝四陣在衝之右者爲天後衝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衝六陣前軸

之前爲地前衝六陣後軸之後爲地後衝各三隊天衝四而地衝六者衝有餘而軸不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者兩陣爲一隊也二十四隊爲遊軍居八陣之後凡十二隊正軍方列象陰靜也遊軍圓後象陽動也靜者所以爲動動者所以爲靜也飛龍翔鳥者陽體而陰用也虎翼蛇蟠者陰體而陽用也分合之機陰陽之師剛柔之宜非智者莫能窺凡兵之要欲簡不欲煩欲易不欲難六十四陣其爲

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共二陰陽則十有六也故八陣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在乎二變二變者一之用也凡兵之要不處內以役外不重末以輕本六十四陣虛實二壘而居者半也衝軸中居因寄外發而居者又半也龍飛虎與逆致兵用而居寄又半也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勝者此也夫兵之法在於審虛實遠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擣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萬不一失不有乎正何

有乎奇正以輔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若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為奇或奇為正須到萬變難與孫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遶虎嘯龍為之變用無定形愼詳其意動與眾乘勢險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摧何難不平噫之至然實喻其神順天之道應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議兵今之言八陣者與乎是昔風后因井田之法只立兵制開方九九而中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八六十四也今為陣者舞陣於制中軍以為九陣九九八十一也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八陣之目也今為陣者以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合為八陣夫天地五行辯詳後固非倒矣魚麗之陣又可參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雖曰八而用實四今之古兵者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有奇正列為八圖殊不知數握機陣數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機要所宗今之言兵者陣法皆九無復等殺罔已謬矣五人為伍古制然也作字之義亦本於此今之言八陣者必曰八人豈不為大謬歟嗟夫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

暗合乎一二者也武侯遠矣太宗之問李靖之對若深於是圖者詳而考之粗而形名猶或未盡況乎幾微之妙神而不可測也乎且夫後世九陣之失皆起於空中大將居之之語靖號知兵猶且如是於他何議哉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兵以正合以奇勝昔黃帝風后八陣曰天地風雲曰龍虎鳥蛇有奇有正奇變是適兵動如神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獨者爲武侯式是古訓布之

魚腹壘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八八成行爲陣六十
四其形正方如棋盤六十四陣後有二十四陣分爲
兩行諸葛之遊軍其形曲如偃月屹然峙乎大江平沙
之上巨流沸轉迄今猶存天其用以遺後人雖然斯
法久廢至今千有餘年觀其圖者漫然莫辨孰爲
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晉
桓温遠武侯遺百餘年人已莫能識獨温知其勢常
山之蛇首尾犄角是以相應而猶未盡通奇正攻敵
之妙唐獨孫及雖明韜鈐之客記其遺制而猶未盡

明其義李筌太白陰經繪爲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
則異與武侯之圖無外實本諸諸儒類皆紙上語又
舉諸家陣法以附奇之後駁而難同惟唐太宗李衛
公以爲形如井字開方九焉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
頭八尾觸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當可以爲開方之
明證嘗覩握機經馬隆贊即魚腹圖八陣地軸十二
居中天衡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衝四隊居右
天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地後衝六隊次
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比天地風雲四陣

爲四正也天地前衝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衝爲飛龍
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維
爲奇也然八陣中有握奇之數寓於地軸其爲九陣
即九天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兵或驚其左或驚
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
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單行未正營合未
定行列未正必先迴營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
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
爲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陣訓兵則

其文炳矣然其數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
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
總之爲八十有八其部隊則有職前隊迎敵有正隊
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
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殿隊爲駐隊之後拒
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皆隊間容隊陣
間容陣隅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敵而應當
以逸而致勞以實而乘虛其法可爲密矣或曰按六
十四陣四布爲營周從其前中開一門是特營壘之

法非可用之式圖也，於戲，殆亦未深攷之矣，且營壘戰鬭，其法則同，其用則異，部伍隊陣，隅落勾連，則因地與敵而制形立名則異，庸可泥乎，當用諸家之說，觸類而推之，今九陣而言，則天包地外，風附天，雲附地，析九陣而言，則一陰一陽，兩兩相從，似分而實合，以方位而言，則四陣為正，四陣為奇，以遊軍對八陣而言，則八陣為正，遊軍為奇，以戰而言，則正或變為奇，奇或變為正，接戰者正也，從傍擊者奇也，卻而致敵者奇也，左右夾擊者正也，以隊法而言則因其

名而別，雖百萬之衆，各有分數而不亂，如李衛公謂天地風雲本乎旗旛，龍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以置陣而言，則隨地而布，皆協於義，如馬隆所謂合而為一，平原如城，離而為八，隨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言，則天地取乎動靜開闔，用以衝敵，風蛇取乎往來屈伸，用以繞龍圍敵，鳥雲取乎翔翔，用以突擊，而握機經所載或蟠為圍，繞為翔，為突擊之類是也，以其取象而言，則圓者為天，方者為地，放而衝撓者為風，聚而復聚者為雲，捐而閉旋者為蛇蟠，張翼而突進者為鳥翔，四奇一首可為虎翼，六翼一首者為飛龍，而李靖方陣之法，即徧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為圓陣外嚮者，即天陣之類也，虜數十萬騎出入守邊者，即風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以擊匈奴，衛青將左右翼以撓單于，清溝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前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敗，即蛇陣之類也，宗城之戰，王重流蕭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少却，官軍乘之，重榮大敗，即鳥翔陣之類也，項羽垓下之戰，韓信

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即虎翼陣之類也，虜人之拐子馬，先以精兵從中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兩翼以邀我後，此亦虎陣之類也，崔乾祐靈寶之戰，十十五五，散而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後，嚴精陣於其後，又兵艦合，偃旗如欲遁，以誘其進，乃發伏兵自衆之，即突陣之類也，韓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則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軍擾亂，宋師迭

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即龍陣之類也
雖李廣衛青崔乾祐王重瓏韓世忠之徒未能知此
八陣之法而猶與古法合亦足以制勝矣今思古陣
而制教法法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勢
而分列因敵勢而變化靜則有定體動則有定用觸
之則爲首援之則爲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動尾
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爲八陣活法倘拘文泥
閡以求古法而不知變化神妙之用或繁碎而重疊
無以應卒而適宏是何以制勝乎大知陣法而不知

變化者固不足與語用兵之事也近年諸將併與陣
法失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奚以陣法爲昌不
思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地有巖
阻原谷形有高下大小幽亢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
行陣之法生焉苟謂陣法無所用之則三軍之衆皆
伺而布列是只士卒自占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
卒自占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
勢如風塵各各不相顧首尾不能相應安得奇正
相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項
羽止有二十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羽
由東爲一處而況兵以千萬計豈可無陣法自黃帝
以來皆用之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不自悟不能用
陣法而謂不可用其不知兵亦甚矣凡不用陣法而
勝者皆出於彼此混戰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強而遇
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焉
可執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爲常哉

雜兵家八陣辨正一

營陣之法起自風后初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

形勢以殲蚩尤其法用二爲正一爲應四爲奇而餘
奇爲握奇故謂之握機經風后握機經以天地風雲
爲正陣龍虎鳥蛇爲奇陣此外皆爲餘奇餘奇之兵
藏於中軍而法存於分數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魚
麗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勢以伐魏吳其法以戰隊爲
正電擊爲奇駐隊爲應殿後及左右擁爲奇而亦有
餘奇藏於中軍故謂之八陣圖風后制三軍用步輔
車爲正兵以騎從中出而突擊爲奇兵後世廢車而
用二軍故武侯於戰隊駐隊皆用步兵爲正兵電擊

中軍及左右軍、皆用騎爲奇兵、此外亦有餘奇藏于中軍、然武侯八陣、與風后若同而實異、後世得其書、不究其制度、得其圖、不知其變用之法、是以二術雖傳於世與隱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奸妄也、唐太宗問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者何義、而靖對云、古人秘藏之法、其實一陣、詭設八名、且若天地風雲者、本乎旗號務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又曰黃帝始制丘井、八家之法、起於此也、太宗復問鄉所作六花何術也、靖曰本諸葛亮圖、外畫之方、內　之圓、是

成六花、俗所希有、且握機言陣勢有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經曰風附天、雲附地、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居其外、翔擊以應之、其法實然、固非難考、而謂爲旗號何哉、武侯行師合三十五隊爲一陣、有電擊、有藏掌、有中軍有駐隊、有殿後、并左右師分布衆寡、各適地行之宜、如人有首臂腹足、皆以相得翼而謂之外方內圓、而爲六花、何哉、夫聖賢立法垂世、固有待於明哲之士、若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妙一時雄辨欺其君以惑後人、使後人用兵不知營陣、霸遇征討、不大勝則必大敗者、靖之過也、嘗謂衛公問對奇正一本孫武、而不知孫武所謂、先知二子耶、蓋孫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知之者出奇無窮、此言布陣之法也、奇亦爲正、正亦爲奇、此言分合之法也、布陣之法、於一陣之中、各有正有奇、而於奇正亦各有隊伍之別、今靖之言曰、臣但教諸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而虛實自知、審如是乃孫武所謂分合法耳、非陣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守也、而靖對太

宗曰、其言非極致、然武侯用此、嘗以寡當衆、未聞敗衄、街亭之役、馬謖違之而喪師、此其效顯然、烏得謂非極致乎、凡靖所論者、皆詭譎變詐之術、雖在兵家、不可無、要知非王師征討之法、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八八六十四者正陣之數也、三八二十四者握機之變也、正陣之數其勢方、握奇之數其勢圓、方圓者陣之法也、正陣之變、必始於方圓、方猶圓也、圓猶方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銳、自銳而變直、自直而變

鈸此五陣之變初終之勢也或曰武侯八陣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後人增之也杜牧之言夔州前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陣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數亦武侯之遺意杜牧之衆八八之數若握機之數有所未明故畧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疑軍以固有餘地遊軍以接其後列大疑軍遊軍皆奇兵也八陣文曰四爲正四爲奇豈八陣之外後別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曰握奇之兵既無定數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爲數何也曰

此一陣之大約也凡一陣之中握奇之數多寡與大陣相編如金鼓旗角刀手統士吏傔子將之屬主將親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輜重炊子斥堠鋒子工匠伎巧所以備從大陣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數也然後世不敢指二十四爲握奇者以爲握奇之發皆在陣中迷于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之說故也八陣之體卷而藏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陣中舒而張之則爲曲陣直陣銳陳而握奇之數在陣後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廢之可也存之使後世知有握奇之數而求乎八八之數之妙也廢之使後世因乎八八之數而推尋握奇之用也然八陣之體定於握奇若取而廢之則義隱與難見學者併與八陣而失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廢也八陣之辨其說如此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辨

握奇文曰四爲奇四爲正餘奇爲握奇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十九字者黃帝握奇經三百六十字之文也後世誦握機之文推而廣之曰陳者數也中心

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準焉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兵家者流雖縱橫辯論所可知者握機大意而已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意不明莫識其要有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者有以金鼓之數一二三四更相迭用爲龍虎鳥蛇隊之別者有以四正四奇起乎八卦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定陣執而不變者雖用兵如李靖猶不能明說無怪乎八陣之不傳於天下也嘗詳考奇正之文參乎鳥蛇之說採

其不知通而識其極致其指甚明其法不遠但後世不能推尋其義亦學古兵法者求之太過耳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八陣之名耳猶一二三四至于八也四為正四為奇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迭為四奇之說也猶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故以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正者受敵者也奇者旁擊者也又曰先出合戰為奇一陣之間凡所受敵者皆正也所以救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風雲四陣交敵則龍虎鳥蛇四陣為奇而應之矣龍虎鳥蛇四陣受敵則天

地風雲四陣為奇而救之矣然豈特八陣有龍虎鳥蛇奇正之說小而一伍一隊大而一部一陣者是也項羽二十八騎猶分奇正以破漢軍則知一隊一伍之間皆奇正矣今有二人鬭者一人從旁擊而救之其間者正也其擊者奇也故以八人為伍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人焉以八伍為一隊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伍焉以八隊為一小陣以八小陣為一大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隊一陣迭為奇正莫不皆然也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迭相為

用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後世巧文穿鑿遂失其真至於龍虎鳥蛇為四獸之陣以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白虎青龍玄武勾陳等紀[illegible]象之此又求之過也

雜兵家八陣伍法辨

八陣所以不明於後世者何所傳者握機大意而已所不傳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後有隊法有隊法然後有陣法故伍法不明則隊法不立隊法不立則陣法失傳矣然握奇之伍法具在非不傳也四頭八

尾起於一伍八人之數積而至於八八六十四為一隊積隊而為陣積小陣而為大陣無非觸處為首故門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伍者伍法之謂也以五人為伍近古司馬之法也以八人為伍上古黃帝之法也太宗問李靖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開方九焉五為伍法四為閒地此謂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乃靖不明乎五之義而穿鑿其說以欺太宗耳夫井田九位以為陣法猶可而云四為閒地何也如此則終於八者何據而言乎八

陣之法若曰數起於伍法而終於八陣之謂也知八陣則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兵法皆以五人爲一伍而八陣亦曰數起於五豈八陣之法亦以五人爲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則知伍法不止五人爲伍也李靖亦曰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轉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繇是言之黃帝八位之法不存所存者司馬五伍之法而已嘗觀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八八六十四然後知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以六十四人爲隊而握機之數不與焉自伍

法而生隊法自隊法而生陣法自小陣而大陣皆以八爲數也故一伍之中有伍必有長一隊之中有長必有副以奇數足之兵七十五人爲一大隊三代以來教車戰者取一隊七十五人之數分而三之取一伍十人之數分而兩之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甲士三人之數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人五人爲一車之隊積其又以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用之古今伍法之變也

八陣之法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或總捕之先出遊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 天衝）地居中間（地衝 地軸）總爲八陣陣後遊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潰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

居於中張翼以進爲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處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跡尙可想也闊落勾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推演孔明陣法而抵名爲風后握奇經也

通鑑分配諸葛亮翟塘八陣圖

吳縣惠潮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之總爲八陣天衝附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入陣爲三十二陽地軸附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給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而龍虎鳥蛇爲四奇所爲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六陣鉤連蟠曲八陣[illegible]

連蟠曲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六陣鉤連蟠曲圖、八陣鉤連蟠曲圖各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張燁誤以入陣六陣、皆爲孔明舊法、而各編隸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圓、猶以爲未及鉤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配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己意也、何辯之、蓋周制車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之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將之、中軍諸侯將之、與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闔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

頻且亂矣且蓋爲鈎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鈎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知陣隊之別而已臨敵交戰則以神速變通爲貴何取蟠曲之巧耶李筌張燁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難哉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屬制車乘率圖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李靖旣變八陣爲七軍名之六花陣（除中軍在外故七陣名六）再變八陣爲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亦除中軍言）唐司空杜佑推演布列之法張燁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兵乘之制以施於孔明之八陣外營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人中營另八陣陣八隊隊五十人遊兵三陣陣八隊隊五十人共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

謂孔明之舊法然也何辯之蓋李靖十三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鈎連而爲十二陣四爲奇八爲正奇用騎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鋒後軍也四奇取象於大將八正取象於四方此李靖法也張燁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燁演入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爲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謂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

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驅虎厰啓胠遊闕等陣之號、何嘗拘以井田丘乘之制。技巧詐術制、而以田賦爲據者皆戒也。風后之握奇、孔明之八陣、周制之農兵、各自爲法、張燁定以風后天地風雲銜軸銜之陣名、配以萬二千五百之車、徒欲強而合之、其可得乎、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牟彌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足軍山、其跡皆已泯然無傳、張燁用出己意、以六十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衝、十六天衝於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于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四先

鋒七斗樞八翼候、十二遊兵、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牟彌鎮當陣如此也、何辯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燁以四坤四巽爲二拒、而先鋒斗樞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衝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滿天星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而倍之、而爲二百五十六隊、以六十四小陣爲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爲內營、以六十四小陣重包之爲外營、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爲拒隊、以四大隊重護拒隊爲鋪爲望樓、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辯之、蓋通書所載大宮體用天地盤數、九宮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蠶室奏書博士居四隅、張燁好神其法、布爲滿天星陣、實準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營陣本同一法、下營方以節便爲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卽爲營、營一分卽爲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決不爲此也、

按諸葛亮以八陣布爲九宮、滿天星乃基盤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星八陣八卦四陣遊兵一陣　陣隊不等、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人分爲二百五十六隊各五十人爲一隊　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步兵中黃六十四隊紫赤白黑碧綠八宮七十二五星八卦六十四隊騎兵四隔四營三十二隊遊兵二十四隊　九宮五星爲

正八卦後遊爲奇、

撫本學張煒演諸葛亮八翼陣說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煒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煒以步卒一十六陣為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為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哉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煒以二十四陣為遊兵則孔明泰用騎兵之法也遲塘石陣八八成列騎兵環遶於後非特為殿後出奇接賊之時或居先或居左右為翼為候為衝為突為揚為伏無定名也張煒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太宗制兵當如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為正兵四奇遊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觜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進識孔明之兵法

馬隆扁箱車營圖

門

馬隆偏箱車陣記

偏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羌之所作也古者車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為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為殿或九乘為偏或十五乘為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為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迨漢衛青李陵始用車以為營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於後出入迭戰豈古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樹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兵不能討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

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乘相銜爲一陣三百人爲遊奕依孔明陣圖爲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四層八乘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攢簇外向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高則難用故偏其箱以承之故曰偏箱車也偏誤作偏非瓊山丘濬所謂凡車皆二箱獨隆爲一箱之說亦非張燁前後八箱之義也盖凡用兵進征與深入者虜情未審地險未明皆當以固守爲本孔明八陣圖内外相包部伍不

亂所謂先爲不可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爲深知兵

李靖鬭落鈎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李靖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六

李靖六花開方紋閱圖
李靖六花方陣圖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七
上軍
中軍
下軍

李靖六花圓陣圖

李靖六花曲陣圖

李靖六花直陣圖

李靖六花銳陣圖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闢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圓而製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三陣、左右虞侯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為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圓、外直畫之為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為率、騎隊二

十五人為率、車隊七十五人為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為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為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為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為營法、五箱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斯陣也、以開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illegible]孔明之閫奧、則猶有間也、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左奇 右角 先鋒 前奇

李靖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定遼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為十二小陣、四隅四陳為奇、四方八陣為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將兵十有六陣為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因奇統乎八正之員、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為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化而為此也、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

陣者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播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爲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歸戰舞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

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名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循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巳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兇、戌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遊奕八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補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于隊中減人、多兵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進則[illegible][illegible]聲一發、陣則立成、不須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同時伺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衢、所設作挑戰、

引之令人、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抄其腑、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按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其成十二將兵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爲四奇、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以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

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四正取稟於四奇、正常以奇為首、居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翕然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衆者也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内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為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為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為十二將兵、凡騎為四、步分為八、騎居四維、為奇為首、步居四方、為正為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為十二辰、混步騎而為一、凡外營周

圍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為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鬬騎出而襲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循環無端、至此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番將薛萬徹、阿史那純失思力之徒、皆黠桀之資、騎兵別聚為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部可得而制、若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析之使隨各陣、

屢變其名，屢換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權也哉。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記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車四千四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匹、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布為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為輔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為戰備、陣中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十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百八十人也、皆

符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偏西偏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偏西偏之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千人、分為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為奇兵、蓋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夫宗不曾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緣茲而起矣、

按宋時作此陣法、想皆用禁軍廂軍、布列都城、以為守禦之計、即如今之五軍神機神樞等軍、及前景泰間于少保所定十二團營等制耳、體勢重大、恐難於鋒銳馳突變化出沒之用、以戰不足、以守有餘、此所云積弱之勢、繇茲而起是也、然戰守非二道、以戰為守、其守乃固、若不足以戰、則士馬雖衆、軍容雖盛、平成則扮飾隊伍、搶攘則紛拏瓦解、不幾為牧野如林之旅、淝水之投鞭斷流者耶、如兵陣之法、蓋不可不詳參、不可不獨審、泥古而敗者不少、所宜深鑒、

宋眞宗常陣記

常陣之陣、宋眞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旁騎畧、偪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面不支、輒為所破、不利莫甚如此。眞宗出常陣圖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陣以木拒馬、或大軍陣內、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為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為二行、更番迭用以休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為藩蔽、號為拐子馬、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為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兼先鋒陣、三者而為殿、揆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眞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為主、以羈縻為道、以捍禦遮蔽為固而已、長驅遠鬭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

武經總要常陣法

大陣

大陣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

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常山蛇陣也、或排方陣、令號四門斗底陣、以步軍鎗刀手在前、方陣即四面排布、維以旁牌標鎗、當陣面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為之陣脚、兵按隋書舉鹿角設戎車為方陣、步騎相參、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弓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于臨時、務於重整、戎馬無以馳突、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即開門放戰隊出、出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環佃為用。不得人馬之力也。若馬軍在前先出戰、即候戰久抽歸步軍陣後、

若左陣、即抽爲陣中、押大陣、古之中軍也、觀大將掌
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illegible]戎矣、有先鋒陣、策先鋒陣、
拐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凡一將佐一部隊、
一偏將、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
而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師出征、或行隘狹
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限以當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士陣之左右翼也、宋地面行營拐
子陣、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

面捍禦不及、則有突奔之患、因置拐子陣、以爲救援
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先鋒陣、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順
少長也、説者云、出其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選則後
列尊甲也、是知出師之以少壯勇健之士在前、則先
鋒之義也、入則少壯勇健者在後、則後殿之義也、當
時列國諸侯戰陣事多、其可考者、選人中行在隊左
進卒前章處其中、從後勁選前進、卒以應敵之有
餘力殷勤搦者、若中、勁捍者在後也、詩曰伯也執殳、
爲王前驅、軍鋒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選、漢有樊酈滕
灌、先登陷陣、光武以馮異馬武爲衆軍前鋒、曹魏以
于禁張遼樂進徐晃迭爲軍鋒、晉謝玄鎮廣陵、須應
募驍銳爲前鋒、後唐置踏白横衝二軍、自古先鋒之
選、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蓋須勇力也、宋朝行
營、常選精兵、置先鋒陣、將領三員或二員、押之慮捍
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陣、咸平中真宗觀陣
圖、因曰、北狄寇邊、嘗遣精得爲先鋒、若捍禦不及、即

有馺軼之患、今盛選銳兵驍將統領、別爲一隊、遏其
奔衝、彼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蘇子瞻云、致勇莫先乎倡、又曰兵以氣爲決、均是
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有一人焉奮
而爭先、以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
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
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是則軍鋒之不可不
選、不但遏奔衝禦奔敵而已也。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號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兵勢不支則須先鋒陳爲應援禦其奔突

前陣

凡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爲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圖日凡兵萬二千五百人軍有中壘有外壘有正兵有奇兵陣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孫武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相應則當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外

擊爲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歲契丹兩救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嘗滿十萬人前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并爲拒後軍陣之置櫂道居後若強寇判壘欲圖㨿引重兵躡戰潛選精銳歸間道掩襲我委積輜重則須殿後捍之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圖日北虜妨選精兵出大陣後斷我根進因別選良將領二萬人殿後犄角捍寇用防腹背受敵之患

趙本學宋神宗九軍新陣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首、宋神宗皇帝之所演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制平戎萬全陣、眞宗制常陣、皆不務、元豐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別爲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牝牡衝方罘置車輪鴈行之形、牝取其廣、牡取其銳、車輪取其圜、罘置取其包絡、鴈翼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寢新者、何辨之、蓋黃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之三、謂之握奇、開闔出入、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何形勢之有、神宗爲九軍似矣、惜乎中外無奇正、不分泥於形勢、知爲九軍而不知所以用之、況李靖六花陣軍七、故將亦七、九軍而置四將、可知捭縱開闔進退出入、決無善政也、積弱累敗、至于喪國家、哉、或曰、孰與平處營中爲優劣耶、曰陣起于五而終於八、起於五者、前後左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終於八者、四奇四正也、而不變中、此萬世不易之易乎、故營陣、雖如五軍而布其所、失過于四守、惟於其取均、爲敗陣、惟

不泥於形勢、庶幾不類於見其耳、

按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世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者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

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實名實與古事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

首圖皆妄想臆說無一可取果如此章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倣夷阜齊整芟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陣非陣法也臣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宋神宗又嘗謂今之邊臣無知奇正之體者況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五陣之變出於自然非強爲之嘗曰李靖結三人爲隊靖深曉此非無

謂也趙奇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爲一小隊合三小隊爲一中隊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押副隊頭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今制每一大隊合三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善倫壯勇者一人爲押官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傔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較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許本隊委擁者就決隊委本轄隊將審驗不救所顯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致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實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然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審且以五人而一長節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閭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

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自廂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許洞長虹陣圖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前校
中校
左校
中騎
右校
中騎
許洞飛鶚陣圖
前校
中校
左校
後校
右校

許洞八卦陣圖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許洞重霞陣圖
揚兵
衝騎
揚兵

許洞四陣總論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竊見李筌纂集諸家陣法但有
其名而已其部伍行列步從尺寸則莫能顯然其名
存焉其要則寡洞因斥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為四
陣之名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兵戰之場立
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功決勝而定
天下乎是故布陣之術不可疏疏則離應不可密密
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
遲輕者不可使變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

不知變今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
萬騎兵三萬以為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
之步每步兵一人占地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
其出入轉動之便每一陣分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
別以準於右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準圖
之法選部兵器率以鎗戟戈鋋居首隊而包以弓弩
為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前校以朱雀旗表之後校以
玄武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以鼓旗表
之大將所處左鼓右旗謂之一隊若二十五人一部

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不當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
貴在戰鬬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鶚陣前校出首
騎者所以為衝也前出一部為嘴次四部為目餘五
部包之首數焉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
項及首也夫鶚以搏擊為義故陣取嘴爪之利焉重
覆陣冲騎苟衝敵陣不動即分兩穗退於左右較之
前即麾前校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輒進但于本處受
戰皆前衝騎退即前校兵進前校兵退即前衝騎進
夫雲霞以開合進退不常其狀故前較騎兵往來氣

氣以象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衝騎者外以掩敵
之不意內以衛大陣也夫長虹以名之者取陣形彎
撓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
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橫七隊為首橫七隊為身橫
六隊為尾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來薄則大
陣各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為彎陣我以飛鶚
陣當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尖陣我以
長虹陣當之敵列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
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

[illegible]之精熟在日教習之不能教習者是棄其師
[illegible]也

[illegible]李學許洞四陣圖說

虎鈐經陣圖首元許洞之所演也例十萬卒以七爲方爲圓三爲騎爲奇曰飛鶚者搏擊勢也[illegible]者[illegible]勢長蛇者縈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遞相變化以爲[illegible]何精之蓋握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伍法立則四支爲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入開闔奇正整

而不亂寡可以爲衆弱可以爲強蓋洞四陣皆以一字爲勢中設平列一字爲中軍是無握奇矣四隅無兵只首項身尾爲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單平曠之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擾前後不相救夾而攻之則闔而爲二爲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挫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爲節制之理哉經者紛紛然要人必信猾識虛實者皆笑其爲謬矣夫馭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至於如此

王驥立伍陣圖

王驥立伍陣圖說

國朝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選鎮南京沉靜有大略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皆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較練如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士乎夫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排陣侍敵人皆堅立不動一赴鬭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繇五人至

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前大以令其四面
如五人一伍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
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
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管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
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
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
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總
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
之令其下點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

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
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較莫不嘆服

按靖逸伯王公深于兵學雖古名將不能過之又
常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
之言洞若其爾位又堪爲後來臣職宗工矣

趙本學論陣法正宗後

相其受敵處固駐以重兵而仍細防之其不受敵處
亦未嘗疎慢則敵之聲東擊西者無患矣四面固有
衛兵來往以防守而中軍未嘗無衛兵一則以固本
部一則以隨時應用也營則奇兵在外行營則衛兵
在外或虛而張其威則衛兵在外或實而示之弱則
衛兵居中細觀其作用衛兵最勁奇技兵次之步兵
又次之其陣營定而隨敵可以應變以駢衛兵之得
宜也不古三迭陣而迭陣在其中矣

俞大猷聞趙本學陣法發微四章

猷讀先師（即指趙本學）所授韜鈐內外篇有年領畧大旨
如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茲著發微四章以檃括之
然後見先師輸精蒐繹躬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

書之數九軍八陣之法自伏羲文王四聖而下逮漢
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所著雖小大不同而同出天
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聖賢畱世之典宗祖將契之
大耶如日星其行功前世不概見耶學者究此而自
得焉當知猷所論者一本其所授自然者寫之云爾
若牢籠附會猷豈敢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
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

圓鬭也、黃帝則之是爲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役天之方鬭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布乾、次坎、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班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雲、上下不動爲衝、兩端不動爲軸、邪西相當爲衝、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

地陣、於巽爲風陣、於艮爲雲陣、于震爲龍陣、於兌爲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黃帝之陣、天也、衝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衝也、軸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于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爲奇、一三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東之南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爲奇、四方爲正、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敵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

夫洛書之數、四隅四正、以合中衍而爲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爲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八方而作卦位、以九疇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曆數、以九府而作圜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亦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名、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足與羲之易、禹之範、大橈之曆、同出

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正、而險所以爲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正、而動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周公之陣、三軍爲正、遊闕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爲正、車馬礮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四

正、四隅爲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旁擊爲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蕩爲奇、及乎臨戰制變、變化無窮、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勢、爲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強合以爲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爲準則哉、

第三章

謹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爲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卦、爲坤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繇、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无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爲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艮貞坤悔爲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

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爲豫也、象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爲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无咎、坤貞兌悔爲萃也、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

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曰
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拒則不整中援
則虛初當其後三當其中不空於動者周公繫辭而
其際皆凶所以欲人敦陣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駐
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觸于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
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
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二者
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
動空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

人著師卦之彖占無不瘉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
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朔之於若既善
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獻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
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
一峙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
者盈者緯者變化之若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
之根也皆動則偏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

一奇正正非 一俱不可必 奇正相生乃 可不窮于兵

乃本河圖 東安陣法 不相悉兵政

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繁矣故聖人制
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
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
於私智強爲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爲外層
一三二四相連而爲第二層十相連而爲第三層五
相連而爲裏層合而爲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
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
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爲九矣
而伏羲方圓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爲外層兌艮咸

損相對而爲第二層坎離旣未濟相對而爲第三層
巽震恒益相對而爲裏層亦合而爲一者也圓圖之
卦析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析自否以之坤
八卦而轉居于子析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
南析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析自同人以
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析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
居於酉析自无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析自
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爲
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

小四隅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衛如營周廻完密緊
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爲八向握奇居中有
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爲哉
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
又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是知其當然而
已毋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誰與歸
俞大猷曰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
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
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四

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先筆之紙
上耶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
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
尾相救伸縮相容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擊之不動而
已學者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
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方空與古人可用之法擬而
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
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
若穿鑿附會強說一陣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恐徒誚
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雜兵家陣法有混元陣　天圓地方陣　滿天星陣
三才掟陣　一字陣　出師二翼陣　四正陣　四
隅陣　五陣　五軍營陣　五形陣　梅花陣　正
五行陣　五形方陣　五兵攢陣　五花營陣　六
甲陣　八門陣　奇變八門陣　九鎖連環陣　長
蛇陣　交鋒大衝陣　車輪陣　禦虜戰守四方陣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　八卦陣　實假
虛陣　中虛陣　一堵牆陣　諸說擇其議論有用者節錄於後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五

混元陣說

混元陣勢猶混沌未分混如一團紛紜不散如混天
象其內外星位未分盤繞旋風其散不亂猶似太極
初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西南北龍虎鳥蛇兵歸
隊伍一定不錯進如風雨退似山移善扎於山善利
險戰必須閑習便熟號令觀旗幟聽燈火知進退妙
分合遇敵取勝運用一心迯險出奇値峻設伏曠野
以疑凡攻圍戰守混元陣法變化可堪備戰者矣

天圓地方陣說

天圓地方陣猶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兵卒雖行、惟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間、臨敵三軍、司命一刻、皆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八陣、如棋盤之路、而兵卒交戰者也、

三才陣說

三才陣以天地人分布前後中、列營作此陣極便、就地安扎、分列得宜、前後備衝、中有兩翼、若一面敵戰二枝以逸待勞、可以便宜息喘、候戰出奇、攻擊無不

取勝、李衛公云三門即今所傳太公三才者、天覆地載、記設意耳、天有日月三光、地有寬窄險峻、而變動之妙、分佈設處、皆在於人、所爲不同、天陣在前、合陰精之變、地陣在中、能載萬物、出奇正、人陣在後、存乎運動周旋、故三才爲無窮之術也、

六甲陣說

六甲陣按子午卯酉四衝、辰戌丑未四墓、以立陣內天門地戸青龍小將與罪之位、安營立寨之設、趨吉避凶之理、行兵取勝之道、攻守敵戰之宜、操演排列之法已分設備陣矣、何以列子午卯酉之營陣、設如子午一衝、卯酉一衝、如敵人犯我、我主他客、以子來衝午、正臨北來、或西北而來、或黑旗、或月令旺彼、又日辰助敵、我兵正對南方、即發辰戌營兵迎之、但敵人違酉而至、我即發前哨兵以紅旗破敵、又觀賊人以何物衝先何旗引鋒、我即調禽冊而破其、如我兵爲客、賊人生衆以爲主、如卯酉一衝、取相生尅戰、時日月令、除皆做此、六花陣乃李衛公法、以中一軍爲奇、以外六軍爲正、用以詭設奇正○或驚前而後取或

衝東而擊西、古今善用兵○無不正○無不奇也○此陣奇總矣

八門陣說

八門陣勢、內按子午卯酉四方、外門擺列前朱雀、後玄武、分爲鳥翔蛇蟠、左右列龍飛虎伏之勢、中按五形、隊分設伏、兵分奇正門、分變測、整肅齊備而後戰、皆無不取勝矣、營陣者、如兵士之賴有家、整肅隊伍、安營出戰、乃先備而後攻取、雖曰善戰者不陣○古今不可一無陣而能戰○若進退之有虞○其何以賴也、若

其虎鳥蛇多變奇陣設伏分佈反覆聚散機見之不測無窮惟存乎運用矣

奇門卦陣（即奇陰八門陣）

奇門卦陣乃按八宮以合陰陽循環之數、出師札寨君宜與爻旺地以九數爲率、以九十人排列、或九千人分列營伍、將立九天門上、仍坐向九星吉方背建向破、不向歲君、宜立五帳之中、（五帳者金木水火土旺者即爲中勿以五行論也）中便隨六甲居預以大將住傍蓬星隨青龍用事按景死驚開休生傷杜循環十二方位立札爲門、

須順天道四時之氣不可逆列而行也雖有籌策之巧莫先於陰陽變化之術、若無陰陽順逆、豈有天運之機乎涼禍福貴賤、昔武侯借東風子房傳奇遁天書定數、往往流傳、以示趨吉避凶之理也、

九鎖連環陣

九鎖連環陣以五人內立一兵爲伍長、列爲伍兵、五五二十五人爲一隊、一百二十五人攢爲一哨、一千二百五十人爲一營、演兵練陣、多寡不同、一哨亦堪訓練、如伍兵遇敵、其伍長如頭目、兩人如手足連環皆攻、或一隊、或一哨、進退紛紛不亂、猶以鎖連不散、即令長鎗短劍、遠近寬窄、存乎便用、人合九數、或九隊變衍、爲九鎖連環、如大兵萬衆、以伍兵攢列、有不盡之法、名曰梅花陣、又名滿天星、又曰五形陣、取按金木水火土之變、可以列方營、或以列圓陣、惟在精兵如心使背、臂使指、斯連環之妙用矣、

大衝陣

大衝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列左列右、內外前伍、以按五方、合散無錯、紛紛無亂、緩急進退、不

許不忙、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即收同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即兩翼變兵吃取勝、倘卒遇山林險道、必難齊進、須變伍兵扎營緊而行、見險設伏、遇峻出奇、料弱可擒、順流可攻、際勢操練精熟、機見存乎一息矣、

默守四方陣

默守四方陣兵之分布、不論多寡、在相勢、拒守待敵臨時號令軍丁離營十餘丈、留兵出路、餘挖品坑深三尺、口濶尺餘、上覆各軍隨帶號布一方、四角釘覆

其口用竹簽四根割於坑中上用草土蔽其形跡如
虜衝營先用大砲點打次用排墻銃手分班對打頭
班打完退後裝藥二班術環如之如賊近營必陷品
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實假虛陣

實設虛陣疊兵按部分方位外以揚奇備兵隱伏高
平如對敵令旗所召急合外攻倘彼增兵來戰我則
左右皆助如勢大令曲兵援之中部固守夜則中營
將兵偷出內鳴金鼓誘彼若賊掠營中軍放大砲我

兵八面夾攻所謂實假虛也

中虛陣

中虛陣與賊對壘彼衆我寡即可將虛變實外布遊
奇之兵中寨旗幟金鼓頻震煙火蔽日赫然軍旅之
氣分守嚴肅智者不能窺勇者不能進晝則濯固夜
則秘伏原野整其中營待其來劫鳴炮齊攻斯可以
寡而擊衆也

陣法肇於天文之精辛義氏之師非貴命之遁奇
後來名將輩出或行前跡或創新法或變化其數
於古人之法代不一制人不一見而用其陣勝者
敵者有成勛或平居讐議用其陣則可以勝用其
陣則將致敗某陣前人之所未經用而實有妙理
某陣前人之所常用而究未盡善前史班班可考
邇來諸將皆謂可戰則戰奚以陣爲不知用陣以
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人使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
得獨退始稱萬全之義昔孔明推衍八陣以巴蜀
羸卒數萬屯渭水伐魏司馬懿以十萬之衆不敢
與戰晉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樹機能等

數萬騎以復涼州今爲將者統兵數萬衆果可不
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
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議者見岳武穆教戰每命
以意教之未嘗作陣宗澤以岳武穆野戰非法授
之以陣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遂謬謂陣可廢嘆乎雖岳武穆特未嘗拘
拘於陣耳豈廢陣哉且必如二公者而後可以神
明於陣之內變化於陣之外凡將效之不幾成若
敖僨壘何能以真機取勝乎故陣不可不究也布

陣之法。務須臨時致宜。隨地而設。地有廣狹尖斜之形。陣有方圓曲直之勢。使地形與陣勢相等。堂堂正正。內固外威。始往而莫當耳。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卷四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四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營壁

武經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爲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倚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審蹤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

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嘆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也充國屯田則較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夫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居山在陽居木避卑不居惡谷謂貫八牛口之類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無

水及死水恐渇飲之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臨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絶不居無草莱恐士卒乏絶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慮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濮阜慮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高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降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竈穹窿傚背四面平坦謂

之沃焦神祠社木謂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地並去無留營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矣

李靖方營法

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夫既有二萬人已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則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上寛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則不得使容一營地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日右軍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軍虞候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軍虞候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抑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前面各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相救援如欲得放馬其外營幕即挾長布列務取營裏面寛廣不使街巷窄狹營外仍置拓隊倣此

李靖偃月營法

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李筌握奇營法

分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二尺六寸、以為三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陣、陣有一千九十七人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率、守地一萬四千尺率成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率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

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為外壘、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陣居震為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為虎翼門、蛇盤陣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乾坤艮巽為闔門、離兌坎震為闢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逐、四隅有鋪、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守地六十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餘一百步、六纛旃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李筌握奇營圖

李筌太白一營法

參星代三星連體十星爲十將軍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四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摇落有軍容之感故兵出而法焉一將一千人十將一萬人幕一千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七里餘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六步四尺營內有地一十八頃七十畝餘一百三步五尺三寸三分地主居坎爲地主門和德居艮爲和德門高叢居震爲高叢門大炅居巽

爲太炅門大威居離爲大威門大武居坤爲大武門大簇居兌爲大簇門陰德居乾爲陰德門四仲爲闔門四維爲闢門外置牙旗遊隊四維置鋪偏將軍居壘門內禁出入察奸邪大將軍旗旛圖禽右一將行得水黑旛幟旗圖蛇旗額白脚青右二將行得火赤旛幟旗圖鷂旗額白脚黃右三將行得木青旛幟旗圖羆旗額白脚赤右四將行得金白旛幟旗圖狼旗額白脚黑右五將行得土黃旛幟旗圖虎旗額白脚白左右二千人爲左右決勝軍大將軍衛五百人爲

幕二百五十人共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餘四尺共中營小每一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增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地三頃四畝餘一百五十七步二尺五寸九分休門主二居子生門主三居艮傷門主四居卯杜門主九居巽景門主六居午死門主七居坤驚門主五居酉開門主一居乾八門四維四仲惟景門闢諸門闔置大將

軍旗纛金鼓有握奇之法懸天威門在前六纛在前

許洞六甲營法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之營居陽卦之上、以九爲法、九十步九百步九十里九里人數加之陰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數大牙門以旬陸當皆建旬衙一作旗不向、太歲不向太陰不欲𡖇水、不居𡖇地、不居地柱、地柱者四下中高也不居地獄地獄者四高中下也、不居天竈、天竈者谷口也不居龍首龍首者山之端也大將居九天之上、須治王帳、九天亦青龍也王帳者黃前之二辰也假令正月當居巳上是也巳上類此推之、如隨六甲所居、明堂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陰中、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糧用天牢、治病居天庭、軍器華蓋、此所謂立營體天道也、

許洞六甲營圖

甲子旬營

未　午　巳　申　辰　酉　卯　戌　寅　亥　子　丑

許洞六甲營圖

甲戌旬營

未　午　巳　申　辰　酉　卯　戌　寅　亥　子　丑

許洞六甲營圖

甲申旬營

未　午　巳　申　辰　酉　卯　戌　寅　亥　子　丑

許洞六甲營圖

甲午旬營

未　午　巳　申　辰　酉　卯　戌　寅　亥　子　丑

許洞六甲營圖

甲辰旬營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許洞六甲營圖

甲寅旬營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戚繼光車營法

往者胡虜之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衝破、其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靡、勢不能禦、故創立車營、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搭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

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狼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執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在左右前後分合催督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充鏡鈀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鏡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

衛車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蔽馬捍衆、無計可遁、遂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孱、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軍一員、又鼓車二輛、即以鼓手充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即以火箭隊充車正、座車二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統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

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每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旗官以上分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統工一百二十八名、狼筅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一百五十六名、運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司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鈀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二千一百九員名、

戚繼光草營圖

戚繼光馬營法

每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名、次鳥銃手二名、次快鎗手二名、火箭手二名、鎗棍手二名、大棒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隊計隊總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爲一旗、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員、共一百一十二員名、四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名、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以上爲中營、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員、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三百一十六名、兵勇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馬騾九十匹頭、中軍計三千之外、另爲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帳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戚繼光馬營圖

戚繼光步營法

毎步軍十二名爲一隊、火器手毎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殺手毎隊隊長三名、團牌二名、狼筅二名、長鎗二名、鈀二名、大棒二名、隊長長旗鎗一桿、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筅手狼筅二把、鈀手兼火箭鎗手半弓箭、大棒手兼弓箭、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條、三隊爲一旗、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

鳥銃四局殺手四局、共八百八十九員名、三千總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以上爲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內銃手一千八十名、殺手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戚繼光輜重營法

師行糧從軍車所先遍來虜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虜乘肥馬即月麹百五十餘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供將城門關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誤追賊大事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候緣倉場門小林粒干係錢糧唱名給支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虜虜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後饑疲甚矣氣息懨懨支步不前安能殺賊即虜有可乘

之機徒付嘆息而已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車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捉車騾內以六人為管狼機二架每架三名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王一名專司進退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籐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鉤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

車載米豆糗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於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三日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營飽而敵氣不銷全賴於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營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

水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糗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糗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戚繼光輜重營圖

戚繼光水軍營圖

右擺船之說。大抵海濤洶湧。港有灣曲濶狭。須察。風色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寬洋大水按陣擺列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山路道險步步爲行營制拾壘道圖

山淺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處或抱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貿然而進萬一遇綫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儉山之隔首尾難援之險前後莫救營寨不先爲之防今用連珠倒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爲十六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包旗即住下熠誌定伍行山形熠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熠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五哨以至十哨相同如果有警即將本哨少進入我兩旁立營之中當路口包山連原立住營脚派囘探馬哨兵安排厮殺如自中攻來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彼爭不得安敢中攻如敢來攻吾中則兩山出兵夾攻彼攻在左之營則右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左

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再其後後營後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勢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即兩頭剳住山險我中間分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蒺藜鹿角等項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軍心齊一不致奔潰自見行營星布彼此爲援到處有家人膽自壯何懼於敵敵入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

敵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遏然如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吝戰行營萬萬無過此者

諸家營法

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櫳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據壕城營木柵之類符蔡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惟大將度宜而處之令御軍者

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槍營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間架均令穿營外置約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有警當時不得高聲放槍傳過四面既知有警預作隄防

車營拒馬槍在外車轅在左右廂和門

拒馬營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布置須首尾相繫魚貫布之則牢固矣

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一人過其閒釘撅仍着木壓之其車[illegible][illegible]間架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若久駐營中置望竿

掘壕營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濠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拆去

城營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墻高四尺女墻高四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二尺置連枷棒一具其外掘壕一重立木柵一匝柵外更布蒺藜外陷馬坑一重

木柵營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宜澰埋木

根重複彌縫其闕爲女墻皆泥塗之防敵火柵外掘壕一重闊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其中致門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無便以入

櫳槍營凡櫳槍爲營者其槍如鵶窠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車牛在旁橫排凡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扞外寇

茅竹營細篾籬每三寸插茅竹籤一根長三尺周圍亦作

凡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卽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計五十六隊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步兵五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左右廂各二軍每軍各有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馬步通計總

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每十人共一幕且以二萬人爲軍四千人爲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部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營街各別濶十五步計當一百八十步通前

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卽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旣定卽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illegible]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寸地併衛案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郭卽五步以上下幕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卽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凡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曉兵閒道絕敵之路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若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意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貽矣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守兩向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若當盈陣待敵衛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盈陣者絕隘口

大山但營不守者此等處

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平安待危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速則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爲不相親、曰遠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敢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爲貴。此之謂也。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遠林奮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週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進、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絕也。左右前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

來之路、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害得之、戰則爲伏。急則藏守則爲薪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凡安營規制不立、則糾紛不能竟營、規立而下之凱倖不生、規立而上之喜怒不作、故營以合衆、規必先焉、

安營必有營規其詳此書未載行軍者所當究也

軍營不難於日而難於夜、營壘下定。當須周防嚴衞、而至于夜則設兵候置外探。明更籌。辨姦僞。諸法不可方。而若暗地移營。尤當有鬼神不測之術、燈火號砲須密爲記認。不使敵知。諸家之法備矣。臨時酌用。不可刻舟而求。而營中扞禦之具。如拒馬木城蒺藜鬼箭耕戈之類。皆當整備。

營陣表裏。不能安營。不能行陣。諸家營法甚詳。特備稽考。凡興師動衆。必先營後陣。猶能守。然後能戰也。

隊伍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李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曰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總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步隊

步隊之法凡隊長三隊以至五隊皆可一隊二伍五人爲伍也一隊十二人即十人爲什也每一旗下三隊至五隊皆可五人爲隊也一哨官下三旗以至五旗皆可百人爲哨也一把總下三哨以至五哨皆可五百人爲司也一把總下三司以至五司皆可三千爲營也三千一營以至四千五千皆可爲一營三營五營皆可爲一師即什伍師旅井田內政之遺也不必拘定數目五人而後謂之伍他皆倣此但願人士之利相時措之宜因兵食之額要之不出乎用法而不泥于法是已

選編必用把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各舉平素所知或先同當兵或係同鄉相認或在同歇相隣平日守法生事膽力勇怯衆觀於不作意中得於所忽甚真今令自選干繫在選者若臨時不堪上陣平時生事胡爲且所選之人何辭自諉應行連坐亦不怨于上若官府面前一時選驗不過年貌力氣而已全無可憑且餙爲兵態怒目抵掌口稱忠義膽勇心事包藏于肘如何足信故上一層不可有意掣肘仍要多方關瞽使等等自擇此軍中第一要着也

騎隊

騎隊之法每隊須用年力壯健能射者一名爲一伍長能射者二名爲一伍第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俱

夾鈀手以骨肉結實精健者爲二伍長即第四名也第五名在右第六名在左俱充夾刀棍手又以力大貌黑而粗猛者爲三伍長即第七名也第八名在右第九名在左俱充大棒手以善於炊爨肯爲人下者一名爲火兵

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屬前鋒者與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哨三部雖同一體而驍健伶俐好漢須多歸中部專爲架梁等用每一旗內火器一隊居中左右三隊俱殺手其左右二部每一旗

內火器二隊居左右殺手二隊居中

車隊

車隊之法牌号阜次幷刷腰牌册俱與騎兵束伍同編選之將先擬千把百總車正隊長亦同騎兵例但點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膽有張主者一名側立聽車正將衆軍中取三十二名前來中年上下曾經受苦挑擔耕鋤出得全力之徒六人爲車兵專管推車又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爲舵工各給腰牌紙票騎兵例送塡又擇年少伶俐力量少弱才貌細小者二人爲火箭手爲一次塡牌如前又選伶俐有膂力者四人爲鳥銃手爲一次照前塡牌又選年紀中大謹愼者六人爲佛郎機手爲一次塡牌此車上之兵也如以馬兵爲殺手則不用選殺手如仍備殺手一枝則再選有膽好漢一名爲隊長聽隊長於選中隊內有殺氣少年二人爲圓牌手力健有神氣骨肉勻稱二人爲長刀手又如此二人更加全粗有力者二人爲大棒手身長肱長二人爲鈀手又以堪役使者一人爲火兵通名選過即給牌挨送查塡一車完即給

方色如式認牌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須在空所照圖擺成行伍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于教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派宗城司哨明白至期各照所派車上去處各爲信地又寸難移另有軍法條約

凡每車舵工專管車兵而車正亦得兼管其佛郎機手箭手鳥銃手俱聽車正專管其殺手一隊聽隊長管而車正通得兼管除隊兵計共二十人爲一車每

一車為一宗每三宗用百總一員是為一局每四局用把總一員是為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為一部每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為一哨多多放此每正車外加糧車十六輛每車車正一名舵工一名兵十二名騾十頭正營行時頗窄今加十六輛於四門永無議矣

冊隊

紀效新書曰船一隻捕盗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一二名賺手二名椗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

名神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隊長一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或七隊或六隊五隊相船相地損益之

止則為營行則為陣以全勢而言謂之陣分條析縷則有伍有什有隊若伍什無法隊偶參差左右亂行前後失次又何以觀全陣哉嘗念古善將兵者無如武侯衛公今按瞿唐舊迹太宗問答却未嘗廢部伍况世無諸葛李而可恃野戰以為功善乎 國朝文襄楊公之法也公在靈州人有笑其

演營習陣者公謂愚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營備為法且每諭諸將曰無事當如有事時隄防有事當如無事時鎮靜莊誦斯言而得其意於兵也幾矣

進止

魏武侯問吳起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凡我軍經過不使他兵馬得近為絕視生處高生陽戰隆無登無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據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沒依高前處無迎水流恐溉我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而水遽漲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illegible]人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

天羅地形陷下為天陷山澗迫狹深數丈者為天隙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漢光武使吳漢伐蜀戒之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之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条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二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深入敵境至其城下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多樹旛旗使烟火不

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前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

晉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繇內江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可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彼

知虛實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適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餘相次瓦解

唐肅宗時或言雒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雒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

可忍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不得地形雖精於布陣亦無可如何欲軍行進止。須與地形相宜北邙覆轍可鑒也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武定 四三

伏說

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音不相接顏色不相覩欲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說也孫吳之書韓曹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遺逸之士言其大槩而得其傳者類皆粗略故其所傳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謂山巖崎曲闘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壕堤岸古城舊壘三曰草伏草蒿蓊鬱茅葦掩映四曰林伏蔚葭荆棘茂林修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氣晦冥六曰烟伏山嵐氣霧罩占郊野七曰水伏束葦流[illegible]荇湖蕩面八曰津伏橋梁枯澗屋舍幽暗九曰偽伏我欲設伏而窘於無兵欲不設伏而恐其襲我故設險阻之處偽為塵埃旗幟如設伏之狀使賊疑而遁以是九者出軍之日先選機巧者千人夜為伏兵應用行軍下營專務揀擇形勢設奇伏以備盜劫故伏兵之設一人不知萬人不期一夫不睹萬騎失措至於曳柴揚塵而中有突騎斷木成菴而後有伏

者皆所謂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能及微乎微乎至於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伏而至此詎容以言盡耶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源非負機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然善於設伏而不善於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將轉而為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遠入虜地營壘生疎道路險阻恐其設伏九當先發發伏兵將縱橫搜索斯無疎失故艸中走獸突出則伏必在艸林中

飛鳥鳴噪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葦自動則伏必在山無雨而灘磧自濕則伏必在水濮濁渾濁則伏必流四鳥昏暗則伏必僻野無起塵則伏必未定未曉鷄鳴則伏必夜動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炬木細竹擊石連弩搜生而縱炊搜何而縱背縱火於東而靜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搜其右是謂搜伏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升菴有伏而
不從追正併
[illegible]

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吳侵楚楚將養繇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
繇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
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
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
夫曰吳王素富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
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
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鐘鳴

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計至洛陽
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
劉備北侵至鄴魏太祖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
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
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
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
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illegible][illegible]操戰時兵皆
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
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
兵乃相謂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
明日復來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陣進乃令輕
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大敗之
武平二年周遣將攻邊高齊將斛律光率師禦之段
韶請行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
新城韶曰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
圍定陽據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
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
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千人餘設伏於東南澗口其

夜果如所策賊出城伏兵擊之大潰
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
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叛於陳偽告猛曰法尚
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
鬬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
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
于浦中又伏精銳于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
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
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

中伏。船取其幟。建周旗幟。猛子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有與部。欲乘敝擊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偃師。營於通濟渠南。是時密新得志。驕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詰朝薄密。密出兵應之。陳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潛出。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之。密營遂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軍大驚潰。

唐太宗討竇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纔四騎而已。賊前見騎少。疑為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並援槍而進。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輒引弓射之。斃一賊。賊懼而止。止而後來。如此再三。每至必斃。賊乃不敢以逼。太宗引賊入伏內。伏兵排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嚮導

經曰。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軍襲邑。舉人之行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客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泛決之變。齋行則有暴來之圖。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頓舍必須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勝敵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草蒲葦之可以隱藏者。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委積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眾少。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嚮導。不可暫無。凡用軍士。或俘虜為嚮導者。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察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賞。要之爵秩。乃遣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偕出。相處審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

管仲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迷失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於前。隨以歸。

漢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

兵已罷未可遽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巴至汝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討猶豫才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唐李愬之擒吳元濟也降將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白於裴度度曰兵非出奇

不勝乃命祐帥突騎三千前驅為導自率兵繼進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留兵鎮之以斷朗山之救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祐與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失色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人馬凍死相望然畏愬莫敢違夜半至州城蔡人不為備因鼓譟至無一人知者祐領其城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開門納眾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官軍至蔡未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駭怯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愬攻牙城束薪焚之門壞擒元濟檻送京師

李元直知人不疑見可能斷故用佑言擒元濟無風雪山川之阻後之用嚮導者法此

候收
凡烽燧動經千里猝遇寇警豈能頃刻傳報且值陰霾晝晦咫尺迷亂故必設烽火候望庶聲息相通千里一刻得以知敵向何方犯何地不至倉皇失備耳古治兵者曰烽火不明不可以軍誠要言也

漢先零與羌叛趙充國請行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羌虜何如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至金城嘗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為營壘戒軍勿貪小利虜以珍藏為期日饗士卒虜數挑戰不出又下

令罕开有能捕斬有罪賜錢有差時詔充國攻罕开充國以為先誅先零罕开不煩兵自下不奉詔罕开果下又詔進兵先零充國度其勢必壞欲罷騎屯用以待其斃條便宜十二事璽書三詰之不動後先零果殺楊玉降

南齊將劉道根守阜陵理城仍遠斥堠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兵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戰敗之

董敦習建議於朝曰淮安為墉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此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三里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所以嘗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為盜號曰刮城門居人恐懼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堠嚴密人獲安

宋武寧軍節度使曹翰為幽州東路行營都部署受詔開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運翰遣夫數萬人抵賊境伐木以給用先用驍騎為斥堠以五色旗授之人戒曰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水濟舉黑旗陵阜舉黃旗以為驗凡虜之將至也必舉狼烟為候翰命大舉烟於境上虜衆疑有伏兵引去

之路節各得巨木數萬

匈奴入寇舉烽火徵兵漢文帝時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可見烽堠之法自古設之矣唐兵凡邊城烽堠每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峻處若山岡隔絕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烽相望以便遞速傳知若臨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又考之宋行烽法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置煙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節於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

其捉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暮間見煙火掩襲烽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即舉烽遞報軍司賊千騎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不及百騎至二百騎即放一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五千騎即放三炬準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抵山谷藏伏既至燿烽軍內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煙火忽舉即報大總管其道煙火

起大總管當須戒嚴收斂畜產遣人出探 國朝永樂間劉江鎮遼東立墩臺以備瞭望戚繼光紀效新書有車營法皆可考其制而行之大約墩軍須講守條約火炬須依式傳放白日放煙夜放火須應背速無誤軍機為要耳

治氣

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總是未戰養氣既戰養心之要其實得之休養休養之法守者與戰者更相番代守者出戰則戰者可因守以養其銳戰者入息則守者可乘銳以宜其力使守者不戰則戰者必力困戰者不守則守者無銳氣尉繚子曰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恐力不專也吾不敢信也

魯莊公將齊師伐我曹劌請戰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蕭衍舉兵指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城中進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中軍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士卒克獲更多

以靜待譁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尅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尅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頭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以治待亂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

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遂引去

得孔明綸巾羽扇之意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衆號十萬蔑亦棄營而躡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深入敵境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

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有限今積雪旣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旣而交戰大敗之敵遁去

永樂間劉江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衞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繇實當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煙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令鎬師抹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艘直逼堝下登岸魚貫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邀賊大敗官軍環攻之江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處夾擊破之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

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眞武陣以鎮服之賊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鬭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仰副帥必殲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乎此爾

上勞之進封廣寧伯

弘治間仇鉞寧為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使率兵禦之鉞毅然曰兵不必多恐我自選五十人足矣從之鉞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坑令二十人

埋伏、覆以蘆蓆、飾以浮土、三十人登山瞭望、以砲爲
號、虜至界北營其地、夜半砲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
大軍襲之、自相蹂殺、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
剿、齎級遂成奇勳、

設定獲附嚴裝待之機無虛發、豈非奇略過人。

揆其變

戒嚴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
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堠
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
柰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勝敗存戒怠之間非文武可以肆）
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之音、
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
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以逸待勞）武王曰、敵人知
我隨之、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推究到處）

擊我後、或薄吾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
爲之柰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
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
前、敵人必敗、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其堅如難）
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
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
而處、必爲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

云右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

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

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鳥雲之陣者聚散無常也）行列

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

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

人雖衆其將可擒○凡用兵之大要當臨戰必羅衡

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陳此用兵之

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心驕怠謀畫不神軍陣

散亂知之何許洞曰可擊也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

擊之曰人者天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

乎或曰[illegible]處大將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

進退有節禦之何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

當為之何洞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矣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必有伏焉宜詳

審四衢之雲氣秣馬厲士坐守待之結營之地候夜

宜於營之四周數甲各以勁弓之士伏強勇利楯多

列鼓鼙有賊遠發擊鼓為號賊擊衛兵中營出輕兵

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守候變

賊退則隨之勿逼之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當其

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則分五方之

陣左右前後上中軍不可太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

軍多寡資糧芻貨咸置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

右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忽遽周章當貴畏

戒嚴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淵渟雖奔衝馳

突不可妄動蓋凡深入敵境與嘗戰不同地形我未

細究其順逆叢林我未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

中數出奇兵左右掩擊利則進不利且止貨則掠人

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嚴備而倖之能免

驚擾劫奪之困哉

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

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宣命由師時惟卯辰而兵使

軍須已無不備具

宋紹興十四年朝議析利州為東西路以吳璘為西

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隷焉時和

此謂以虞待不虞

此舉致詞以懷服遠人

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嘗如敵至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即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諸金人罪以致詞

曹友聞守同慶北兵抵至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候賊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王洪臣等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一

晉陵莊應會精言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兵機

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

法也
太公曰攻伐之道勢因敵家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
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
吾所貪抗而害之使之疑而却吾所長堅而養之
使之與而陷凡陣交先人者奪其心後人者待其
衰要以因敵動變盡之矣
兩軍交綏堂堂作陣主客互立步騎雜陳或水或陸
或原或谷在主則安持重在客則利迅速在步則精
甲宿在騎則急遽斂火險通乘術環反覆如河津則

可邀如長林則可伏用寡者宜趨隘用衆者宜走陸
（寡宜易用兵第一者）
敵入我疆則設秘我殺我入敵境則亟食其粟乃合
奇分號疾驅徐進先後重輕不渝正踦故曰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彩圜不亂即千變不可離也
兵相拒賊騎必虎潛蹤開道以直援根本此非奴
敵兵遠來抑或惰歸預伏要路邀而截之此
非智勇不可敵將懸斧可以驟之運道險遠可以劫
之然營非敵間不能入而劫非巧詐不能近也彼將
（非嚮示不能等語）
而我則示之以弱佯北委資可餌而誘也彼將內懦

我則示之強虛張聲勢可脅而奪也彼將急躁則我
挑其怒而攻所必救且訴且虜可擾而致也
然師勿遏囿為常法第歸不同或主將病亡國君有
故內外携貳境有他兵久師疲敝糧援斷絕皆為可
追早令吾間偵知焉毋直進必旁擊善後尾設預伏
分合疑誘各有奇機如遇險阨之處必令探者詳察
地形有可以往難以返謹止勿進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為執與膠柱鼓瑟何異未見決
（趙括盡讀父書何用）
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順逆凡與師

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
惟以勇敢為己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或敵將善用
古法我則逆用古法以待之故用兵之奇莫奇於設
（更妙出其意料之外）
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
（新智二字妙絕智何新舊只是運）
而反之古人料敵於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
（特生出救萌之新）
者挑之觀其號令旌旗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
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默以定勝
負是以古法有曰若其衆諠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
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

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我當順其所料以詐示之而伏兵待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又古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銳吏士分伏要衝僞使其如勞倦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衆士諠譁應人所料敵必出師襲我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如或敵人敗走我師

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要知此未必伏與來也或假爲疑兵已奔遁而令者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鳥之類也古法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或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爲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法故兵法不可執一而用也明矣

大意言古法難執如鳥起者伏樹動者來古法也此言未必伏與來或先遁而假爲疑也設伊時方料如此而鳥起者果係伏兵樹動者眞是來寇洞眞執今之是而泥古之非哉亦借一端以見意耳

北征錄曰善兵者惟因其釁而已夫釁見於彼者謂之隙應於我者謂之機決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與智將戰不暇大約釁之在人有二有天釁有人釁故釁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釁出于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天釁者何一曰淫雨二曰久雪三曰暴風四曰大霧五曰星變六曰妖祥七曰暴水八曰火災九曰雷電十曰旱魃十一曰人疫十二曰馬瘟茲十二者是爲天釁凡兩軍相持釁見于我

急宜厭避釁見于敵急宜乘擊何謂人釁一曰移營二曰涉水三曰分兵四曰易將五曰絕糧六曰未合七曰陣亂八曰兵疲九曰異令十曰主疑十一曰卒餒十二曰將驕十三曰得間十四曰下離十五曰內亂十六曰失險此十六者人釁也凡兩軍相持釁生于我急思秘避釁生于敵急令訪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所謂勝見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所謂利一任乎釁而已故銳乎料將深籌周覽多設間諜厚賂採探有釁可攻則

如風發動如河決無禦可乘則外嚴其防內伏其士虞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觀釁

力攻其堅而堅破則瑕者益瑕力攻其堅而堅不破則瑕者亦堅故曰攻堅不如乘瑕是用力寡而成功捷也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齊伐魏以救趙田忌欲卽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精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齊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孫臏曰夫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委國于齊因起兵擊之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歸魏大發兵虞太子申將以禦齊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行三日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亡者過半矣乃棄走輩卒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道陿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善射者夾道伏期見火舉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燭

之弩發伏起涓刎虜其太子申

孫子著十三篇爲兵法之祖今臏之用兵神妙不測又理所至明眞善讀父書者較之趙奢何啻天淵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反諸將請亟發兵陳平曰諸將用兵有過信者乎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而遊迎謁因而禽之一力士事耳果禽信

詐力掩襲非聖主馭下之宜然信之用兵諸將素

[illegible]其能[illegible]之將[illegible]克有濟不得不為襲取之計
亦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
漢景帝時吳攻梁上[illegible]救梁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嘗
夜驚[illegible]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吳奔壁東南陬亞
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士卒多
飢死乃引去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之初發也其
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
會亦一奇也不聽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

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入疾西
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
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亦不能用
漢建武中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諸郡太山太守陳俊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
耿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
實易攻乃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
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
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
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
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
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
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兵還奔臨淄并兵合勢
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
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
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
漢永初間鄧隲惡虞詡以為朝歌長勦賊故舊皆弔

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
別利器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朝歌背太行臨黃
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
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無謀也願
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于是設三科以募壯
士又潛遣人縫賊衣出市者盡擒之賊遂駭散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
詡于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
到當發羌聞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兼行令

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羌不敢逼武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滿三千詡令軍中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令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

百人於淺水設伏候虜奔掩擊之斬獲甚衆賊乃敗散

朱雋擊賊師趙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何進欲誅宦官多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果敗

袁紹軍武陽爲土山地道以攻操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

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極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至官渡操擊燒之紹復遣軍運穀使將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遣支軍於表以絕操之鈔許攸曰操悉衆拒我許下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

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會攸以事去操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紹自敗也操喜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閒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斬其將淳于瓊紹軍大潰

曹操遣鍾繇討張晟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屯據潼

關操自將擊之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遣任子賈詡以為可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凉州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

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連為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操將征烏桓諸將多懼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
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
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以
出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廷合戰大破之
司馬懿征公孫淵淵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壍二十
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
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巢穴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
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趍之懿潛濟其北
逆賊破之時霖雨暴漲軍恐欲移營懿令敢徙者斬

賊恃水樵汲諸軍欲取之懿又不聽陳珪曰昔攻上
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
達今遠來而更安緩竊惑焉懿曰達衆少食多我軍
四倍于達糧不淹月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
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
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
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賊糧垂盡圍落未
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使走也夫兵者詭
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

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霽懿命合圍畢
具晝夜急攻之淵饑窘請降懿不受擊斬之
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
西陵陸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廵南岸禦
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
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
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
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
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

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養銳伺視閒隙兵
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
甲挺走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
陷西陵誅夷闡族

　即刻分部徑趍西陵夜易夷兵鳴鼓弗進四事者
　示眞能發貞議機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雒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
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
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

李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雖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于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

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于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伍飢倦皆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試之曰賊若不動宜歸引如其覺動即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宗[illegible]機之處）乃命騎將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遂引陣卻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遂出賊陣齊張旗幟內外俱奮賊徒大潰

唐裴行儉從征突厥時虜據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其首領殺掠不可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屯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猜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

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

行儉兩征突厥初縱兵後縱間批郤運斥用不一轍而受降如受敵一語更堪作帷座箴銘

會昌中回鶻寇天德詔劉沔爲招撫使以太原師屯雲州沔爲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觀其所爲殆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　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虜偶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遠竄苟不能捷吾

有紇逆亦無患也雄自選勁騎并雜虜三千騎出府
在發高度從趙烏介之牙帳逼扼武雄入城登埤覘
其虜数見毛帳東数十從者朱碧謀者曰此公主帳
[illegible]出兵奉高俗級迎公主還太原
[illegible]則用力多而成功少出不意而攻無備譬
若下鈎投卵蔑不克矣
唐光啟中秦宗權數爲朱全忠所敗耻之悉力以攻
汴州其將張晊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
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畜

銳休兵方來爭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今
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砦將士勇躍爭
先破栗不備連拔四砦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爲神助
唐李嗣源襲鄆州高行周爲前軍會日暮陰雨人
[illegible]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
下城人不知李從珂先登啟關納外兵且拔牙城
[illegible]將究項犯塞嗣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
先走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
[illegible]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青

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
弩皆執短兵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鉦聲則嚴
陣而佯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
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
相謂曰孰謂天使勇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
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
宋雍熙初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
衛都部署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
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

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
是約都部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至河間使爲虜所
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慮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
有使至大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得密詔東
路王師衂于君子館詔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
州矣[illegible]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
之退乃潛[illegible]中夜發兵二萬人持一幟負一
束芻[illegible]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
[illegible]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

宋方士塔背拖擊大敗之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金人退。澤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其乘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宋高宗時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

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適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必欲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illegible]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

嘗讀孫子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恍然悟機之說矣。法者一定者也。機者無定者也。然而法可以言。機不可以言。二法可以示人。機不可以終日。其藏最微。其息至深。而其及物入最。能設關而入。堅。神乎。渺乎。機之爲言也。昔聖王制井田。寓兵法。伍兩卒旅。出于農。攻圍刺擊習于田獵。勝攻取藏乎法。以正治國。即以正治兵。

後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兵行專務詭勝。而形于無形之說尚矣。嗟乎。蒼頡造書成。天雨粟。鬼夜哭。以文詭詭也。至用兵純任機。而所爲天之機者。無寧自是而無餘。乃世濤淆待擊鬪。而吾袖手揖讓于其間。其能致機而不致于機乎。是亦烏能已矣。世之所謂機者。余既知之。非能離奇正虛實分合主客之間也。然而顛倒乎奇正虛實分合主客之間而非能操乎正虛實分合主客之機于不敗者。也。且夫成敗往往括于度則擇。夫先之非

度後之非度杆之非度衰之非度若縣基之射期七扎而僅至六扎之半亦非度其權在于可以釋可以無釋之間其微在於能省不能省之際其省而釋釋而中亦不中于既釋之後而中于未釋之先一發不中咎不在不中也一釋幸中功亦不在中也一一釋不中欲再發于既釋之後而吾之所發者不能及之彼矣一釋幸中欲復中于再試之餘而吾之所守者又不可必之我矣故理之所處可以納天下法之所處可以服天下而機之所處不

能以分寸而其張施亦足以動天伏地而無外今夫奕之為數也至渺小者也其布于枰者曰局布于局者曰勢運于勢者爭一子之先後緩急曰機夫一子之先後緩急又至渺小者也一得一失而全局之勢爭之神于奕者不使之知而先處之次者隨至輒應下者與之爭至于爭而得失半故機欲其藏藏則深深則不測不測則能致遠而服強其發也如迅霆過于前而不及騎麋鹿興于左而不及逐及其成也則舉天下而不暇乎邪之力搏

犀兕而無煩縲索之勢故曰縣法可以人理縣機可以入神雖然一言之可盡亦萬言之不可盡者也當機之已發事蹟眾著勝負顯白人方曰不過此機爾已如此而勝如此而敗雖三尺之童能辨之其未發也如射覆者然覆之內止二而已而吾則不知其一歟二歟卽幸而中中而復覆而吾復不知其所覆者仍前之一歟抑今之二歟是未可知也昔張繡追魏主操賈詡勸其弗追繡不聽追之果敗而還詡復曰復追當勝之機復追之果勝

夫以初追之銳不能勝以復追之疲而勝則何也以知其初之追也故勝在操也不知其繼之復追也故勝在繡也魏主在當時稱善兵矣而不能于一追再追之故審定于必至而計出于有備則知機豈易言哉此其妙蓋必得之學易而後可易之乾坤定爻象成理具矣法備矣乃一闔而一闢一屈而一伸一靜而一動而機存乎其間矣故曰知幾其神又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後之救東則擊西救甲則擊乙驚於機矣烏能取勝若神明哉

聖人之作易也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彌綸六合無理不包言兵而歸之易理學經濟無兩道矣　師臺自小草以來日閉門學易深有所得嘗欲作爲傳義以行世旣而語及門日見之楮墨亦不盡其胸中之所欲言吾于易終不欲有所著傳也。門人白樹嘉識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能爲敵之司命

筆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覘其倉庫度其糧食

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擊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我欲敵之要地則不

示可攻都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使敵兵到則分與戰復以堅壁以精銳襲所攻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信募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于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支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譯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欲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重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虛聲更勝實着後有以八百里三字誤聽而退兵者此類是也

後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兵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費邑遣弟守巨里弇進軍先脅巨里使楊言多伐林木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欲救之弇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亡歸歸者告邑邑將精兵三萬來救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適其所求也大敗之

漢光武將南鄭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詔遣岑彭征南大將軍令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

歸救之彭與諸將伏兵於營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漢諸葛亮出兵攻祁山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衆

亮揚聲別道而身率攻祁可謂得虛實實虛之妙

魏明帝時馬城鮮卑攻圍之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兵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騎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屍積地

虛其南實其北此設機關只爭先後相懸三十里者同一知也相去遠矣

後魏丞相高歡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犄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將何及也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而潛軍東出晨與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泰乃縱兵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死焚輜重棄城而走

隋趙煚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

即遣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縻日老之敎
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敎軍數有叛人投瑱
瑱遂納之敎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
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
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
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敎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
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敎患之乃僞
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
來爭取敎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亾命奔

瑱者猶謂設詐逆遣扞擊幷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
能制

用虛用實如左右手之相應方可不然實而不虛
不能實矣虛而不實不能虛矣

宋劉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种師道召起知環州俄
遷保靜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
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
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
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
少若逗遛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
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
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
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

談禪無過色空談兵無遺虛實二語世人舞勺而
聞之白首莫解其故爲之解者且曰孰爲色孰爲
空禪機寥矣孰爲虛孰爲實兵機寥矣故兵可學
也虛實不可學也可學者習行陣審法令裒然而
立於軍門以爲將而不可學者即裒然爲將之時卒

無異販夫豎子見三尺之兵而僅指爲殺人之器
古之善兵者圍一城克一城戰一敵殺一敵盛功
當時名流後禩而知其功之可見不知其功之不
可見雖日用兵而兵理竟爲絕學不傳之秘則虛
實之不可不講也法云避其實擊其虛是用實也
又云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此用虛也乃
有實而虛之虛而實之且慮其用虛實之一定而
不移則應之者得以屢嘗而得之也有實而實之
虛而虛之且慮其虛虛實實之百擬而不變則應

之者或以鬪投而中之也鹵莽者既無功則簡練而揣摩之揣摩勝而機械之途開日輪黃於虛實實虛之間而不能一當於機事令夫窮山之與竹木稠翳語人曰是虎豹藏也步者不窮矣爲勇敢之說者曰是未必有虎豹也所告虛也爲戒慎之說者曰是安得無虎豹也所告非虛也需疑其無者之爲非則安知其爲非謂疑其有者之爲是則安知其爲是然則虛實之故豈眞冥渺而不可明知嘗病之隔世而不可通乎而蘊馭豪傑顛倒百

萬之師於危城大險之間者則在乎知與不知之微故曰覺則可以證羅智則可以行兵矣

料敵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

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卒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因端推委見影求形是理所必然絕非讖緯術數之類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

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軍無間行，驅饑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

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知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此言從多少遇得來敵說）

見可知難二語，不止該括此節，從來無數兵書總不出此。

魏武侯問吳起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吳起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見敵若新至是則急擊是矣）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巧以乘之。）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

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許多制敵方法，都是伺隙而入，知病便得瘳病之方，故將不可不讀。

敵之營壘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塵起而驚亂者，

主衆也塵高覆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奮
不而起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
兵多而塵淸者部伍按行將之令整軍動而塵埃條
條而起不散漫者筆止而塵亦止者皆大將威德行
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陳之昔有塵起飛宜隨所起處
防之必有潛到也臨賊以塵爲候亦料敵取勝之術
按圖索駿豈卽是駿執方求醫豈卽是醫如此篇
料敵云云不過爲兵家指點爾爾天開之邈隔垣
之見非其人莫能傳也

秦爲令狐之役散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名）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
欒盈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
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
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
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
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乎乃出戰交綏
西進

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上計
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
倉之粟塞城皐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
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
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而不能爲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之揣漢遂破布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繇審

配守鄴曹操圍鄴尚還救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
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
來者此成禽也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
犯圍操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蜀大將諸葛亮悉大衆十萬繇斜谷出始平據武功
五丈原魏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于渭南亮
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屢使交書及致巾幗以怒宣
王宣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制之亮曰
彼不復出矣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于衆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宣
王使二十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
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
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
亮卒于軍中及軍退王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司馬神於兵然而挫于亮想才亦自有高下
魏司馬懿少聰明多大畧博學洽聞服膺儒教漢末
大亂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帝聞而辟之從討張魯
言于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

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
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
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
言卒不從
崔浩對魏太武北伐蠕蠕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
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
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
禦南賊自國家並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眾以
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

以窮寇不遏 今非出窮寇 亮之死也

謂國家力不能至夏則散眾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
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
走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遂行及軍到
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
南北三千里所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
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退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
司馬懿追諸葛亮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秦得孔明遺之法）
者懿以窮寇不遏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
壘獲其圖書粮穀甚眾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

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粮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
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
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
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
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東晉末劉裕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
東陵卞範屯覆舟山西以拒之裕疑賊有伏兵顧左
右見劉鍾曰此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
鍾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illegible]欲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拔壽陽

後魏末涼州人豆盧狠害都督大野木兒等據州反州人李賢乃召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剥為業夫以驕縱之賊而御烏合之衆勢自離畔今若從中擊

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一戰而敗遂追斬之

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于謹率衆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謹悉衆圍之梁主遣兵出戰為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降尋殺之立蕭詧為梁王

景德中知宣州劉永規在郡嚴酷會澄海卒伐木葺州署以不中程即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役衆咸怨焉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洎監押國鈞權判官盧成鈞為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等發兵討之初奏至真宗謂王旦等曰司天嘗言當有兵變方憂邊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速遣剪除廷議擇官旦言利用精于方畧悉心王事張煦尤熟用兵張從吉頗知嶺外山川險易張繼能勇敢可用此賊不出三策保其家屬據城拒守一

逃竄山中背以趨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為慮若
選募驍果立謀直趨廣州賊之上策然其智識必
不及此猶慮為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郴州洛曹縣
帝曰此賊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久遂平

昔敵如奕棋算定著數不一毫走漏

太祖時徐達等平河南駕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
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
斯之謂與河朔士民恐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
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

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臣西據潼關李思
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一穽中孤豚耳誰與為臂
指若臣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
北奔不窮跡之將為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秉氣運
南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斷盡何煩我窮兵出塞
其後自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
兵渡河北

審勢

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
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故善動敵者形之敵
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
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魏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
寡為之奈何吳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

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
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走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
疑

武王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
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
效在人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
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
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
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

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
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
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明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
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擾逆大風甚雨之利士
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
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兵之[illegible]問親絕用新更當神明）
夫戰者在山澤右丘陵將高而下處生擊死此平陸
之戰人也遇敵無追於水彼知不克致死於我窮獸
猶鬥況於人乎俟半濟而擊之先者知克後者慕之

後有鬭心敵逆水而來迎之于水內此水上之戰人
也左右山陵溪谷隘狹與敵相遇我金鼓蔽山旗
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人也
兵之勝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雖有智者不知乘勢）
敗率繇勢焉耳勢之成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
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一曰
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
名隆振聞者駭懼遂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也
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惜如雷霆

（[illegible]兵奚因得[illegible]有勝[illegible]明[illegible]兵之神速在機兵之利勝在勢）

（窮深絕微之多謂一法門[illegible]神通妙不可說）

此之謂氣勢也士卒寡少益其鼓旗張為疑兵使敵
人震懼此之謂假勢也因敵疲倦懈怠出兵襲擊此
之謂隨勢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
後無有阻隱此之謂地勢也用兵乘此五勢未有不
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
於戰敵此之謂挫勢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
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也吏士詭譁不循禁
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
不敗軍殺將者也是故任勢在我可以指揮道攻矣

任勢在敵我當有道死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
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于
始攻無所援掠無所得敵之衆益以慢矣當中夜潛
師傳更鼓號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擊之壁中鼓
譟以應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勝者矣敵有恃氣勢而
到者可於後潛精兵僞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火擊
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疾
速為務鮮能精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轢之堅陣以
待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假勢而到者

兵甚之虛埃塵之多預料敵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伏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其旗多者其兵或少以精兵出其不意必臨突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即詐示以疲倦懈怠使敵知之必隨勢而來預於間道及邇翦陰伏銳兵以侯之邀半則邀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持久斷泉心怠矣夫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此隨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敵

弱之率孫勢爾

此篇談戰勢甚詳甚妙雖紙上臨摹未及身親變化而斷微曲盡闡陰發奇熟審乎此當有無窮之用

敵營僅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壘之地而不顧兵之利者可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得泉水之利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一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可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圍密而兵實者左右前後有出入之便有水草之利者俱不可輕之此皆料敵法也

凡未戰之先首營戰地必嚴三據更審六忌或據山或據水或據林莽可前可却背高面平便利水草士卒乃可以不病若夫大山之端大谷之端地網天牢草不蒙茂三面受敵或居下流是在主戰者周慮疑駐隨方擇勝庶不貽軍士之憂迨戰之日則急趨戰所敵人後至倉卒未整相機乘勢戰乃可以必勝風雪雨霧之中最難用戰顧能握其機而善備其事

懸重賞許重勝而復信之以必死之令置之以必死之地將欲率衆寡而衆寡用命驅強弱而強弱一心自足以一當百往無不勝矣乃若方進戰而當地險阨又值怪風陡作注雨如傾飛沙障天怒霆洊雹此[illegible]關之災也霎時勝敗要在相其機空或因風馳擊乘勢力摧或固壘整陣如我治彼亂則以輕銳乘之敵恃順勢迫我則選銳疾戰萬人怒呼敵衆自亂然亦有因其時反其勢以致勝者故曰握機備事而又在相機爲必勝也

怪風注雨之際尚有轉敗爲勝之方兵之不窮于
機如此

漢光武即位拜鄧禹爲大司徒赤眉兵起禹定河東
後諸將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
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
財富充實鋒鋭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
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
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晉宇文護將東討韋孝寛遣長史辛道獻啓陳不可
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恐城遂陷空陽被圍孝
寛乃謂其將帥曰空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
爭之勞師數載彼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
見侵擾今空于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脱其
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
果解空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
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寛相見明月云空陽小城久勞
爭戰今既入彼幾與汾北取償幸勿怪也答曰空陽
彼之長策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
爲輔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
爭兵構怨連禍乃於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切爲
君不取

梁將王彥章攻莊宗自將救之周德威告莊宗曰梁兵
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
千里利在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
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
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

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
臥帳中德威謁監軍張承業曰不速戰者非怯也吾
兵少而臨賊營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
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
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
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俘兵問王景
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
梁營挑戰自以精兵三千繼之景仁悉軍與德威諜

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遠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然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遂大敗

料情審勢必一線不差後饒着着應手德威後來能勝亦繇始初能審

宋太宗即位召曹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辭是中止太宗曰今我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

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吳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浚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玠素務遠畧不務近小漢中近和尚原守遠地而近地自安作用妙絕

宋紹興元年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時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先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宋張浚宣撫川陝奏王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

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二

經武勝略正集謀成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候甫纂輯
後學白汝璽果明甫較閱

伐謀

善克敵者，在攻其心；善破卒者，在奪其氣。沒其奸謀，擊其必敗，威以利害，撓以虛喝，此攻心之法也。阻絕糧道以待其饑，淡滯高壘以伺其衰，此奪氣之術也。敵或傾國圍我城邑，或逆王師盡銳相拒，則宜揀留羸兵縻絆其軍，潛遣精銳擣其腹心，乘彼還救，張伏邀之，是曰善乘其虛。

魏鄧艾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已有先手

淮與維相拒，而維先退，蓋誘之也。觀其後還可見。

艾分兵備之勝於郭淮遠矣。

蕭銑據江陵，李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蜀酋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既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靖曰：銑之境，南際嶺廣，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放蕭銑之船於江中，以疑阻其援兵，是以形誤之也。

唐代宗以僕固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李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子儀，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服，如抱真策。

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二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

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縻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和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官兵賀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前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撥縻，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較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宋廷方慮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

賊嘗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孟宗政出師向唐、扈再興
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
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
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於泚陽、斬其將李提控、
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
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兩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
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
傅友德等伐蜀至陝、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即趨陳
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

白龍江橋、阻我師、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歿、友
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
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和為木牌數千、書
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
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
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
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兵、將向太亨城下迎
擊、壽兵敗之、拔其城。
也先犯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寇京師、石亨議毋出

兵、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示
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親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諸
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
以數騎來窺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
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
門、謙使諜諜　上皇轝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
死者千計、賊遂退、
成化初、兩廣蠻寇復大起、發湖湘閩廣上漢兵討之、
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會衆議進取、或請分

軍處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剸閫外
者、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
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諸軍不先薄其本、迺分兵
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
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
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
衆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
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
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

得生為良民願先三軍鋒摧大怒顧左右叱丹此皆
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衣中利刃出乃悉
斷頭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篝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
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直抵大藤峽誅賊黨草孽兵勢已成建瓴矣

嘉靖時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
詔遣逍合師二十萬討之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
江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宜速
擊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

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其言璉
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
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
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鬪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
剿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闔走哉於是引
兵萬五千人疾走相蕭嶺擊璉巢賊果歸保而大猷
出奇俘斬千餘潛說璉黨誘璉已為兩廣帥所奪或
請誅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巳翌日班師不
殺一人以示信

偵諜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
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
為之柰何太公曰凡入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
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
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
絕我糧道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
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
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

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
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
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
相知吾三軍常堅完必無毀傷
欲擊敵人先令細人審構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
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為戒焉
兵法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諠靜以避之凡金鐸
之聲下以濁鼓聲之音濕如沐旗幟皆重而自垂曳
如霈霧此衰敗之兆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

惑或以耳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
坐或起言語諠譟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
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
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
類宜審察之此必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
兵其或誘爲棲鳥安立不動或人立於草木之中執
彈以驚鳥令人疑之之類察者又須以他事參之

方許洞論古法又進一層

北征錄曰兵家之有採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

不具則爲廢人採探不設則爲廢軍故古人以峰山
草望爲軍目以遊騎採探爲軍耳候吏不嚴君子以
爲絕耳目之軍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韡馬成
試烽火之燧而事皆預知趙國充之破先零得高山
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必先縛其屯候使不聞知
而除其二將渾鎬之討義武知其設備不設故能深
入賊境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知
故能直入賊營而生擒元濟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
奪人之心關中之王在于先入北山之勝在於先據

所宜戒

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至城內蕭鼓未絕皆繇其
無採探也國家承平以來廟堂惡聞邊備將帥不貫
聞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臨事而論形
勢則謂之泄漏兵機所謂夾山之張令肥之魏磨盤
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靨之解安豐之倪小王
衝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石門之王
桐栢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謂子
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爪牙非私販銅
錢則私通椎貨兩河之地如其室家商販之間即其堂

闥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
年以來諸將例皆庸駑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帥
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捜訪間諜收
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採探之法視爲何物甚至
邊候不嚴邊鋪不設無賞賚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
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故士不出境探不入
賊盱眙山陽之於連海安豐花靨之于壽春桐栢唐
城之於襄信招信濠梁之于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
舍烟火之氣騰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雞犬之

葢朝昏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援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形之勇怯葢殆若異世之事欲望得其萬一哉此無怪其喪敗也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斥堠則屯邊禦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謂採探

春秋時楚子元爲楚令尹以車六百乘伐鄭人桔柣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春秋時子罕爲宋司城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

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

得人心爲本軍行尤要可悟大易容民畜衆之理桓文節制不若湯武仁義此之謂也

晉師伐齊齊侯畏衆齊師夜遁師曠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魏無忌安釐王時爲信陵君不以富貴驕人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且至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言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問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後梁達奚武爲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趨沙宛太祖遣武覘之武後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又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韓忠武與蘇格聯騎穿敵營候者呵問忠武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與此同意

用間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

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用間之道、自古以來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審、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為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敵所愛倖、因以所求中之、次使致玉帛子女輿馬、以求和解、晃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速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為間也

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之、俾得聞焉、陰緩使逃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為間也、其三曰敵來間我、我詐為不知、反事示之、敵得偽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乘來言以為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其使、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為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為小敗、亟引兵渡壁、示以懼色、乃使言辭鄙鈍無智慮者使之敵、令盛張皐我師之衆、強俾敵知為間者、必以我為懼而強辭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為間

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腹心者以金寶餽其家使
潛構敵情此以內變爲間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
行金貨賂敵親信構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之言使
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反以讒人爲間者也其八曰
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
鄉人爲間者也
用間最爲微密非神妙之知鮮不爲敵所困微乎
微乎莫測其端斯可以用間矣
戰之善者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夫人不戰而何以

屈夫亦于兵乃未交而令其爪牙先折腹心先潰聰
明先亂籌計先顛倒囂然喪其所守而不自知耳自
古用兵功莫捷於得間意莫刻於用間機莫微於投
間蓋論至於間之微而孫子五間之術猶未探其本
也夫間者二之也二其心而使不自信也間者離之
也離其見而使不自合也出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備
謀其所必合謀其所必趨夫孰非二孰非離則亦孰
非間也故曰多方以誤之誤之者間之也曰乖其所
之乖之者間之也山有間道謂其徑斷而捷也則凡

斷我謀而救功捷者皆間也垣有間隙謂中有破而
可窺也則凡窺破其隙而應中其款者皆間也則亦
何必使人間又何必浩浩于瞷人之動靜耶使人間
其如無間可瞷何而且如反爲之瞷何即或瞷其動
靜而其如聞動而不善應聞靜而不能撓何故曰微
莫微于遣間而微于用間者之心是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若今之用兵者自不能廢間探之事也間之道
淺矣
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

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
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
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
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
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
詞焉有因其仕子敵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
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
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
凡在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者賚之又審始可行焉

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爲甜情尊奉、厚遺珍寶。攜其所聞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暱。朝夕慰謁、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已處、居我道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其所言。使既遲違歸、彼猜貴必是稱論心事。我知計遣而用之。且夫用

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已。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其厚利館所之、徐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卽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爲實、我卽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武經曰、因間者、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無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變詐、嘗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非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賂誘之、反爲我用之、或佯爲不覺、示其僞情而縱之、則敵人

之間、反爲我用。死間者、外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生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鬪於鄰事、能忍饑寒詬恥者、往來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否則不能成務、而自屠其身諸吾軍事也。故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謂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乃可用之。然則間亦有利於財貨、不得敵之情實、但將虛詞以忍我約、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僞。

趙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春秋時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駕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前漢陳平初為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來即陽驚曰吾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夫亞夫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不肯聽亞夫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卒用計滅楚

魏主操與馬超韓遂相拒渭口操多設疑兵潛遣入渭作浮橋進軍悉渡超等挑戰不許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

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語移時不及軍
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
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
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
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

馬超韓遂皆一勇之人知淺謀疎安得不墮魏主
奸計然操之用兵談笑折衝雄長一世其芟夷亂
畧宜哉

吳陸遜爲大將軍右都護鎭荆州時魏江夏太守逯
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
協遜知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
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
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
以見式式惶恐遂自送妻子還洛繇是吏士不相親
附遂以免罷

杜預爲征南大將軍督荆州至鎭繕甲兵耀威武乃
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敗之政吳之名將也據

以計易將兵家大忌

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
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
還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
成傾蕩之勢

後周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據宜
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
諜人訪獲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爲作道常與孝寬
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道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
用心深至此
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

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崤澠
遂清後孝寬爲驃騎將軍鎭玉壁善於撫御能得人
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
貨遥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

用間必先之以得心[illegible]妙

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
爲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以
李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至頡利頡利不肯朝覲請待
草青馬肥將踰砂積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
到彼虜必自寛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

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如唐儉等軍何足惜督軍疾進自向道襲之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賊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使之遂榮乃為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諜徉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留孫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黃州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使賊將人人自疑是內攻之法

設疑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潰

法云用衆必晨用寡必昏余謂用疑必夜可也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

李廣馳射匈奴射鵰者二人生得一人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

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晉王入魏州劉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後鄩潛師出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卽整衆而旋

魏文帝至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駕木幹衣以葦蓆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頭望甚憚之遂退軍

周大將軍永昌公椿帥師東討屯雞棲原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王公信守荆襄不和尚劉千斤反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擧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圍以死士出城五六里擧炮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

詭張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恐不及備者乘機也非謾不可〕
合離聚散、則變化百端、陰謀密機、則神運莫測

漢光武即位、以祓宮爲侍郎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illegible]〕
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沖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木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泝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杲之牛湓口、劉裕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嘗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獲、但縱兵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因乘勝繼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隷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賚鼓旗、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擧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若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

以張形勢則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為
彼所輕悉衆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與從焉將次崞
縣突厥候騎馳告謂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
如所料

吐蕃入長安郭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
晝則擊鼓張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
又紿之曰郭令公大軍至矣吐蕃遁去 此亦與令公一意而

思齊當之擊突厥至兩井日暮突厥大至當之令營
中燃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遁

契丹蒲宋代州張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
東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意謂并
師至駭而走齊賢伏卒掩擊大敗之

一幟一芻就有許多作用妙妙

示弱

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示
之遠遠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
避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漢耿弇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
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
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
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乃耿兵少於彼又皆疲

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
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
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
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
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
交乃自引精騎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

魏司馬懿之擊公孫淵也淵以步騎數萬屯遼隧圍
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
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

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師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深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軍欲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眾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

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逮雨霽懿晝夜攻之淵窮急遂盡懿擊斬之

勢有不同故強弱各因時而措魏主稱懿臨危制

一變詐哉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總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帥人皆醉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梁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邀三關擾動詔韋叡督眾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

怯時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爲將須有怯時一語妙能爲怯則不至于怯矣

隋末賊帥孟讓眾十餘萬屯盱眙帝遣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坐待之於是進攻其柵世充與戰佯敗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分竈撤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

賊李成圍江州未久解范宗尹請還將致討張俊概

然請行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慤趨豫章且曰我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有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此借之孟德與韓遂書法）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牒知賊怠乃議戰

驅賊于懈怠之途已省三軍戰力多矣

（兵機所在間不容髮）

陰用

人去我取內嚴外驕所以用險誓士必死以寡突衆所以用輕師震不亂懸士潛襟所以用危佯受間探反爲我用所以用愚退避卑和設伏出奇所以用畏五用者皆反敗爲勝之法也故戰勝不可專勝有反敗之理勢敗不可專敗敗有反勝之道凡急而疑巧而遲事有形勇怯弗決主權分皆敗道也士饑而割所愛則憤士恐而身先則勇士失期而殺所暱則懼士惑而爲鬼詐則喜皆勝謨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大將陵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于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伏或攜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宋嘉定十七年趙范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卽遣徐晞稷齎令敎二人挈家歸走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

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并請抽還楚州

萬曆戊戌天兵援朝鮮遊擊毛國器當中路請獨守星州星州三面受敵勢甚孤懸國器提浙步兵三千設伏候倭出犯輒擊屢有斬獲國器覘倭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而望洋爲首碎其首則餘如破竹但隔晉江不能渡適蔡謀史世用先從使日本時與流寓郭公國安有約時國安在倭營縱所擄中國婦女以通消息世用因遣間與約使爲内應國器乃整兵渡江倭出戰忽望洋寨火焰燭天倭遂驚潰盡燒其屯艘七戰七克倭棄城走

外舉内應神妙不測然在先得郭公耳故用兵能下先手省後來多少幹旋

誘致

以敵從我者勝以我從敵者敗以謀先敵者勝敵至發謀者敗孫子曰利而誘之蓋言致入而不致於入之道也

漢段熲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還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欲進擊而詐爲召還用而示之不用也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時劉裕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能虛能實）明早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兵入城宋武帝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五萬餘戶並欵附相率南還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陸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本要

乎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
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楊然其計
援陵果來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設護伏兵發
賊遂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梁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兼師老思欲旋師以歸河
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
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
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
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繇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

岐以擾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
無生理願錄其孥帝憮然立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
明日軍出諸砦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
闉詐以梁軍悉東遁爲告且言列砦尚留萬餘人俟
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
寇將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
數百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
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繇是喪膽但閉壘而已
正合奇勝兵家之法盡矣而乘機集事尤兵法之

最要云

郭子儀討安慶緒渡河圍衛州慶緒率衆來援分三
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
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退
之既戰子儀僞退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遂聞鼓譟弓
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因整衆追之賊衆大敗

唐周德威當梁晉之際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
軍中曰能生得周德威者爲刺史有騎將陳章者嘗
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德威欲生致

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
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擬邪因戒
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
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
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擊之德威伺章
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威仕晉救燕而取梁之潞州救趙而勝梁之鄗邑
困劉鄩于臨清破劉守光子幽州智畧冠人不止
勇鷙而已若夫敗於栁陂特以莊宗不聽其言耳

豈智不及哉

費穆討柔然穆曰戎狄之性見大敵則走乘虛復出乃上簡精騎伏山谷以兵羸者爲外營誘擊破之

後唐伐蜀班師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延獻孝叛據莫州掌書記張礪獻策於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也延孝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延孝

五代漢除趙暉鳳翔節度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正叛于蒲趙思

綰據于雍與景崇通相爲援乃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景崇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以待一鼓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春降之

用敵

經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

文伐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

漢趙充國將兵擊諸羌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

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畧者解散虜謀

唐李愬請濟師討吳元濟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乃紀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嵖岈山以取縮治城入白狗波港柵拔楚城襲郎山再執守將平青陂城擒慓將丁士良與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

因敵用敵

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文撫料降

宋岳飛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何如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

招撫降附

宋孟珙討唐鄧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為少然須木查騰云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將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剩殘奉書請降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

因擊猜嫌非盡心不得

金撻懶在承楚欲為久駐之基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眾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即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為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為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驟以酒殺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錢為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為之取婦給良馬器杖使出戰前後立功為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權論

武王問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强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之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鄰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不出兵法但有作用）（妄六韜作行）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

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謀兵家不可缺一）

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我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脩高頻取陳之策想得之此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

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彼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遺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讎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遺國相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

謀計百出

一番施怪至此既出于[illegible]天奇

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聞之卽使騎刼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繇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徧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人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丹用兵詭譎離奇不可方物另一家法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强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終敗遂至咸

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李廣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漢光武時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爲所敗匈

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用矢雖敵未奇也乃先聲傳語使之震驚驚駭易潰

吳將肅卒呂蒙屯兵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大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

心且居國上流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起乎不下空著後來著相應

恐蒙圖後備兵公安南郡非不已及於此乃斷斷於兵則未絶缺矣其致敗在是多兵者於殺國一發一動可無深察而應之乎

以白衣搖櫓之詐而又恩威並著故事竟有濟

潛據其城撫其民羽進無所之退無所據矣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𦩘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據城

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藥醫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

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將欲裝舟艦僞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胡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匿者乃并裝之

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盧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唐儀鳳二年帝召裴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至西州諸蕃部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天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鎭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

譎計亦非範我馳驅之道然行兵取勝不得不爾古有以義師不用詐謀奇計自致覆敗者非也

高宗遣將裴行儉討突厥于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隘要以

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幾盡自是糧運無敢近者

出其不意兵家肯法但亦有事理必至而策料未到者如此糧車藏甲士異是意外之奇

郭元振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强欵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

神妙至此誰識許多變環[illegible]

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兀振夜進兀振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兀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衞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此意從無中生出）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

淸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設認爲巴軍之張斌而語以兩逢使齊之事與以遺謀劉豫之書金人因以廢豫可謂善用間矣○前陽言以誤曹成諜者而使之歸告其主此又陽言以責兀朮諜者而使之離間劉豫皆是因敵間而用之也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三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奇計

經曰凡戰者以奇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衆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韓信東下井陘擊趙趙不聽廣武君策信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

我走必虛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於時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走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力

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

背水死戰出於陷死後生置亡後存二語若侯空馳入拔趙立漢奇速之機在呼吸須刻信非簡練有素能得心應手如此乎

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陣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之且佯不勝還走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

佯敗決沙勢果莫遏孫武所謂半渡而擊之此是也○背水囊沙自是奇策但用兵之妙呼吸變化泥而用之便成拙矣　男京生講

魏鄧艾伐蜀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粮道險遠軍乏食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可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粮運將匱瀕

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守綿竹艾破斬之

行兵在於出奇出奇制勝非冒險無以見其功艾走陰平祐攻吳房皆以奇取勝所謂攻其腹心四肢自潰者也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水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方

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壘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將兵不知其故、眞不可解）

依八陣作偏箱、正也、累磁石、制鐵鎧、奇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刼、大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雜伎、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晉將左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取幽州、

前秦苻氏遣將苻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姚襄、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晉將桓溫所敗、銳氣衰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門、挑之、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囘騎拒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其形如屋、隱兵士於中、推之使前、搆去洞壘、人鑿出、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至則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將將兵救之、蘇木通城中、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者觸之、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達城、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

宋宗慤征林邑、逕入象浦、有渠南來注浦、宋師進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不渡、其裝被象、諸將懼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之、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

力焉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渡冥沓擊其衆奔散遂克林邑、

岳飛入賀州寬得賊曹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及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趣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奔走、

若眞糧盡矣不暢言即或說破亦决不逸諜者而使之歸還是此諜不聰明。

元張弘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于濟南父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從壕中得路擁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按範用兵、全以詭勝、或以退爲進、或聲東擊西、或先靜後動、或設伏出奇、名將也、

陰謀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假與武其眞疑其詐二者不決則強弱不分麟乎若玄雲之無象漾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而況於將乎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三心矣而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間則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僞示可攻之

勢於敵敵必乘間乘攻而我設計以覆之力戰以却之則敵將必懼而不敢急攻矣

韓非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致敵殺降誘敵來攻

機關全在不可泄處

敵處高燥不利水草則困之敵便水草屯處卑下則灌之敵居不便出入艱難糧道遠絕則變之敵地廣大食寡兵少四守失隘則急之敵貪利則可賄可啗敵驕忌則可間可離敵愚昧輕信則可懾可誘敵喧囂不忌則可擣可欺敵乘勢務利則可襲可擊敵欲進疑退則衆必失依敵人懷歸志則開險塞易敵疲勞怠惰飢渴驚疑前隊未營後軍未涉偶値霖寒風雨忽作則因而乘之如是而敵將不足虜矣

有勾踐君臣一副本事圖吳不得復

越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道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

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越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大破

皆用詭取勝

劉鄩圍晉陽誡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武彌不病乃退因選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會閉留數馬及旌旗虛設于高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

時服其謀

數馬遂致敵疑能用虛也。

賀若弼鎮淮南請勑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晉南鄉二源山瀕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竇弁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俞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從王寮爲盤歸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驚自安而

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釆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

秘密

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凡克敵制勝之術宜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然有傳之于衆而達之于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又不可以不先傳也

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

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

弘治中閩眷為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將有征討或先半年調兵或先數月運餉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敵微裨將不先知惟徹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嘗宴客樽俎未徹誠賊已報捷坐客皆驚愕

殊不及攻不攻守在人連捲之

不及非拳又多亦敵而近也

機警

兵之情主速宜乘人之不及繇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時之至間不容瞬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戰人也

曹操既克鄴袁尚袁熙遂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桓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尚熙傳送其首諸將或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吳陸抗以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枯假破堰虛聲蓄因水實利抗即察揚聲虛意得亟破先機芥子針鋒間不容髮

晉王敦深忌陶侃功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州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勸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對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

宋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

莫有國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魏于謹嘗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時魏未衰亂，羣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

宋程遐爲廣陵相，亾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而訐人緣廣陵城

得入叫喚，直上廳事，越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卻入邸，答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賊恐曉必逃，賊聞鼓鳴，將謂曉，于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使吳延祚白其事，且告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闘，但離巢穴即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往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犄稍旬浹

恐賊愈滋，攻之難爲力矣，趙普亦曰，兵尚神速，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尅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餽運艱險，後難支也，上納之，六月上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督之，遂克其城，

全師雄擁衆十萬餘據郫縣叛，謀窺成都，曹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賊約三鼓復來攻，翰

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散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劍南遂平，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曹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宋劉子羽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宣和末，韐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韐守眞定，金人入寇，父子相擔欢守，金人不能拔而去，京城不

守父喪之既免喪除秘閣修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令子羽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項刻而定（一言分衆）

發機如箭羽離弦項不容停且隨風轉棹折旋于呼吸沙磧之間總無礙處眞是神不可及

韓世忠屯駐長沙將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栅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繋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必擒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一二制御爲者使不疑）

宋趙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日父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如此敏才沖年眞自難得

元世祖時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

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

此象數之學

洪武初　上方欲刑人劉基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武宗南征奉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

仍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泝江而上抵南
昌王守仁時俘宸濠取內道以歸忠泰等使人要之
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
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可改與楊一清善除劉
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
江西遭濠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
曰吾出爲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非爲
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
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會有巡撫江西之命

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
其卒傲守仁欲以爲釁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
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張永獨保持之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按舊制南營軍月米
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每嘆曰
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者爲哉
於是故爲苛抑各月各衛逆支毋必詰其逃亡多寡
又甚停補役軍丁寒械諸卒忿甚比歲大祲月已既
望而餉猶未下值振武營舉期遂鼓譟闖懋官第懋
官鬪變踰牆而出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
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兵部侍郎李遂揚言
曰黃侍郎自踰牆死各軍特不當窘辱之耳不得稱
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
糧月糧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議發賑人一金補
減折糧餉姑散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

先發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

漢建武帝詔馮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魏主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車駕至潼關恐不得西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先置以截其裏

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孫權拒操於濡須呂蒙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禦甚精操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勇自升食時破之權加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后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收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請盛彥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史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撑高縱火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就張善

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得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自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東行果踰山南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

太宗破薛仁杲既敗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衆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直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所以克也衆咸歎服[illegible]之勝兼復養鋭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在擊破擒殺之今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所謂成筭諸軍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太宗用兵當時諸將莫有過之者適緩急先後之宜而已蓋緩急先後之間機所在也

金兀朮自合肥侵歷陽游騎至江張浚議分軍守南

岸王德曰敵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但渡采石便督軍繼之德夜援和州晨迎俊入

能奪氣則已勝於未戰之先

金兀朮入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人伏焉兀朮果登廟幾獲之

武宗以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擾寇上陽尚書王公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赴山西要害虜果入大敗之

陽銑承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謂九江為郡陽上流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簡可造營也有警可仰達也繪長江圖具事標呈南京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請造戰艦千餘艘習水戰江上十一年與臺院畜議兵食籌皖城南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礀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告郡守張文錦併發帑車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擒夾十一先登

□乃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儒者行

坐制

周書大武解曰伐有四時三興四時者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者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饑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陳規曰善守者非獨為城池深卒強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聲出以疲彼衆或彼來鬬而我不出或彼欲之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

漢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嘗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躬不自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于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

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涑康康然之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于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勢與往不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

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破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攻難守易兵法之常然守無根茇豈能爲持久之計是故力攻不若坐困之爲上策也

梁使王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拒侯景景既陷郢州將進荊州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來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賊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栅風不便自焚而退

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崔浩曰此非上策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

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遥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

裕之北伐誠不出崔浩之料此時魏强晉弱不能爲假途滅虢之計卒之得而不守損兵耗費卒以

料賊必遣將襲，已又料賊將必然降，已，真妙算也。

唐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必不忍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蔡挺治平初知北地，夏人寇大順，挺盡斂邊戶入堡戍，諸砦無出戰，命將先布鐵蒺藜城傍水中，賊渡水，馬多顛躓，驚言有神，且夜砍其營，夏人潰之。

元中統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于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

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逼近縣禁。敕項忠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逡退，公即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步困賊，與賊相持旬日，賊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飛以禍福諭賊，賊目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也，我擒，公令貸與爽，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今立功，予金鉤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

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彭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避寨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播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擊之，且盡。賊二廖有異術，能隱形，既擒身首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

嘉靖間，倭陷興化，俞大猷自翰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失泉城，責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只萬人，能戰死，迫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

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于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閣士夫共詬病之已竟殲賊

牽制

蘇子曰善兵者堂然而陣旗然而鼓覩敵之兵有挺及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滑鐵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棄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蹂其中中兵躡其下此吾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淨既爲吾克其不能獨完亦究爲吾所并耳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崩壞則上下震動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

攜持
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必奇兵誘以奔北內實嚴備而外爲弛慢頻使諜來託以患苦或使以相紛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減灶令營則淹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候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理須曲爲防備而已

梁天監初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刺史蔡道恭於塹內作蒙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近又潛作大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壅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梯攻圍日急道恭用烏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人[illegible]憚之

蜀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止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出五丈原是時魏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却之

據險爭利兵家要着懿與亮相持大小數十戰皆持重定靜雖不能勝亦不致敗與勍敵對壘不當如是耶

周韋孝寬移鎭玉壁齊神武志圖西入以玉壁爲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乘間令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

掎殺之又於塹外積柴置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推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便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竪木柵扞之敵不

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測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梁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皆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入更衣引

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殺命適已三日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撤屋村爲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粮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彥章亦撤南城屋村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囬輒於中流交鬭矢石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

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横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晉王大軍來援彥章乃退

吳玠守蜀兀朮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而下玠以萬人當其衝弟璘率輕兵與玠共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誓以死戰金分軍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

於西羿左縈右繞急屯第二隘。金大兵踵至。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入。羿以身禦隊。金人用火攻樓。以溜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率兵左右擊。率銳士入金營。奪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遁。

玠此戰雄銳殊甚。不減武穆之痛飲黃龍也

猝應

經曰善戰者。勢短節險。如決積水於千仞之溪。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山。進不可禦。退不可追。因形而措勝於衆。故其疾如風。難知如陰。人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不復

猝守孤城。器械難具。則急取民間竹笆或荊棘搭女牆。多[illegible]石灰瓶。賊有項門一梯者。以大石壓之。在城下者。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眯之。又收拾蘆柴火以燒之。用遶灶行爐煮糞澆之。令其肉爛。滾湯潑之。令其皮脫。鐮刀斬其手。鋤鍬斷其頭。衝錐穿其胸脇。又貫其喉。鍋蓋窗戶可以抵弓矢。水被濕袋可以禦火砲。持竹篾繩作礮石以擊遠。賊取木替鎖為鐵鏁以懸扁筏。又以小杉木作抵篙以禦雲梯。以大[illegible]為形椽以拒攻車。又斷木為弩。繒麻為弦。[illegible]可為箭。[illegible]為鏃。以代弓矢。此應卒權變之術。實太公所謂攻守之具。盡於人事也。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

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于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賊攻圍日急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三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鐵鎖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

人因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兵無常形呼吸應變非深通於法者不能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猝應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有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

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大破之

曹操解穰圍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到安衆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擊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漢兵乃退後又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萬人

守城懿率衆二十萬拒亮亮聞懿將至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掩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郤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以為恨

兵家只在機關未被處兩相虛實雖英傑偶有失智司馬懿亦慧心人一旦入亮彀中可見不能跳出虛實實虛圈子

唐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城中食盡將士廪米日一合

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士衆同甘苦、故下爭致死力焉。

太平興國二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斌翟守素分路掩擊、至邵州、聞蠻酋苞漢陽死、去其居十里為陣、大敗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千餘人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梅山洞蠻恃險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掩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苞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

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周公金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闢門召諸將卒悉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詎殺、以使之焉、其詎忍乎、衆大歡呼、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

乘辭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月暮道遠、士衆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

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攻其三門、閏月戊亥、濟於陰坂、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孔子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漢王甫嵩與朱雋曹操合兵討黃巾賊、大破之、斬首數萬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召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于下曲陽、又斬之、斬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illegible]

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衛據橫山築城縱亘十餘
里攻之不拔乃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稍懈公密
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一進一退見無數兵機

東魏初齊高歡每揚聲云欲討爾朱兆復出復止如
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
騎先掩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晏休惰忽見
泰軍旋不奪氣因而尅之

兵家之勝無如奪氣攻心爲上

王世充欲擊李密密屯偃師北山上時新破敵有輕
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
溪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出兵應之陣
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
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進拔偃師密走保洛口
唐[illegible][illegible]遣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擇霄
度兵[illegible]對左右請出兵擇霄門未也遣人執門旗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約曰賊以我兵少必懈伺其有闕可壓所
設旗之伏兵城外皆伏以火礮復約曰見旗[illegible]礮即
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
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
虜大潰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四

掩襲

經師

操縱

權宜

勝算

奇功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卷四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掩襲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

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公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公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潜行間道掩赴其營羌人大驚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陣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後魏將奚斤自羅南征以鄭範爲副帥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日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以失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孤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

潜威形内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因曜逆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于是即夜部分昃便攻城崇朝而克

掩襲在于疾速機關一破使用力多而成功少矣

西魏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

發東擊西妙于襲取

唐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羅藝逆拒之薛萬均謂藝日衆寡不敵今若出師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騎百人伏于城側俟其半渡擊之賊破必矣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散

韋雲起討契丹以其與突厥相通素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兵南渡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産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十六國北凉沮渠蒙遜率兵伐南凉禿髮傉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

勝至于始藏夾見降者萬數千戶僱賀錯請和而歸

北虜既據河套不時寇殺我邊士王越諜知虜他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覆也乃集虎果萬騎齎七日糧出塞可二舍許即留數百人伏更二舍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萬騎齊奮縱火擊之斬首三百餘獲馬牛甲械以萬計比午虜自外歸慟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趨雪結陣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虜送不支而遁邊徒者二十年

楊鋭守蛇時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賊接挾兵而進

公日事急矣乃選以大將軍火銃實石破鉾金鼓置賊上何寇兵望見大濵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材十云日寇果解體且暑甚力憊夜軒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炮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營舉火噉賊上應之乘勝捕殺群寇數千是夜寇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緩師

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掣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强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

春秋時晉荀罃伐楚將戰楚君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荀罃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楚師終敗

漢建武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上遣臧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爾宜小延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

按此令賊得逃是圍師必闕之法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漢中，屯於平陽關，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遂斬淵。操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兵拒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操果引退，先主遂有漢中。

緩師非懈怠也。有緩之而得速者，兵機所在，如風轉，沉於時膠柱而鼓哉。

魏司馬懿圍公孫文懿於襄平，會霖潦，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敢，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操其樵株，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魏王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持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恃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眾，內實虛空，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壁蓄

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眾餒，金剛乃遁。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攻墌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鬭，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携貳，其將翟長孫等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腹心內離，諸將將曰、

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寔營于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寔盡銳攻梁寔冀逞其志梁寔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奮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罰已不可十易敵

將士卒者當以嬰兒愛之道

操縱

夫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用卒之法）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春秋時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為猶不服故後圍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而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虜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餘兩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

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漢朱雋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司馬張超請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尅雋登土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遂降

諸葛武侯之南征也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北事彊賊彼知虛實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至南中所在戰捷入斬雍闓等孟獲秉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

觀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易勝耳乃縱之更戰七縱七擒而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是時蜀魏交爭而南夷乘間竊發即一戰勝獲究非心服今其取獲弄之於股掌之上使南夷永莫我貳專意西方眞得擒縱之宜者哉

宋宗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攝之已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其爲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

北陷没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没耶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斧其名常尊憚之

斬兄勵弟操縱得宜

哈密忠順王若故死遺孽 文皇帝寵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

鹵入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馬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鎮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illegible]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illegible]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邀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

遼東法令久弛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王翺至責諸將疏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壕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輒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贍窮之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間得金穀馬牛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騰願得一戰報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聳公來大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驛之患

將安

經曰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漢岑彭下巴郡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

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矯制益馬張旗挾船都是英雄謀見

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劉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破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

[illegible]亮字孔明[illegible]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

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言時勢

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必矣如此則荆

吳之勢弱、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兵歸鄴、
先主敗於當陽、使非與權并力、不但無蜀、且無吳矣。鼎足之基、實在於此。武侯一番議論、因利制權、轉禍為福、炎漢不滅、伊誰賴之。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為魏將朱榮所擒、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兵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

後周尉遲迥作亂、以宇文忻從韋孝寬擊之、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觀者走之、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

唐貞元中、楊朝晟奏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要路、詔問須兵幾何、曰、臣部兵可集事、非復前城五原用師七萬也、蓋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難輕入、則發兵十日至塞、未三旬城畢、積儲完、頃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必嚴備、測不暇城矣、已事畢、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
不用衆而用寡、頗知權變之道。

洪武初、李文忠代開平王將北討、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徐達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西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遂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絲毫不可動、

勝筴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不可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人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隨多其方

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速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并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文具大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戶俾敵知之此守急役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illegible]淵大壑不可卒濟卽駐兵築壘刻木廣爲[illegible]示以必濟也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屯守候彼衆亂大兵卽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遇彼絕斷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以爲然所備必緩卽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亟出其不意我卽回大軍應之其術三也兩陳相向敵躁挑戰勿卽應久之徐徐引退敵來薄陳且[illegible]出奔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illegible]疏部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illegible]而內駭焉五術五也敵戰時伏精兵於大陣後不[illegible]旗鼓弓箭唯以強弩劍盾戈鋋而已候前陣戰士[illegible]歷開前陣大戰令後伏兵[illegible]奮之兩

是前陣兩向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
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道也孫子
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管子曰征伐之道計必定乎內然後兵可出乎境計
未定而出兵是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
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
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
山溪林谷則伏險阻江河洲渚則誘其半渡敵畏則
斂其錯敵驕則示之弱我欲進則佯為退計我欲退

則詐為進謀
賊發掠兵而我兵三讓之或予以所利為使入深地
而後我計得行此為誘攻誘攻之法持本以待之設
弃以迫之毋作浪戰不幸而去兵失守是為必要城
為以據險疾發而掩至焉我總老弱編作女持旗幟
為以週之使知不虞又為餓馬之鈴羊蹄之鼓或發
潛而偽練焉或束草而假卒焉必有遺徳直為三旋
旋而持數頭蒺藜於山谷映於林木或不得已而坐
將壘戶獨馬前戰燃篝飲宴揮扇自若飛旗以鄰郡以
應之此皆戰守之計也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
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於他
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
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又求地於魏桓子桓
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
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
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
矣

驕之使士深得老氏雌守之妙所謂攻心之勝策
者以此
龐涓任魏為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
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
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
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句踐之報吳也因吳有黃池之會遂以滅吳亦所
謂搗虛也故必自治而後可以治人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謀之成
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
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
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
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
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韓信與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說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假臣奇兵三萬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
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
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
夫曰吳王素富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
於殽澠之閒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
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鐘
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
至洛陽使吏搜殽澠閒果得吳伏兵

亞夫行兵每嚴重爲務趙涉進之以神速益兼若
動之藏者發之正者奇之此乃兵家最要之道
漢虞詡遷武都太守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
圍赤亭詡令軍中彊弩勿發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
弱并兵急攻詡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詡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
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
相恐動詡計賊當走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
候其奔羅因掩擊大破之

後漢曹操征荊州劉琮降遺書孫權云今治水軍八
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
下問以計策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
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
拒操者長江也今破劉表蒙衝鬬艦千數此爲長江
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
之魯肅言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雄
材兼父兄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
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

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操以虛聲恐嚇使微魯肅不待拄頰之下而早巳無吳久矣功不偉與

漢諸葛亮出祁山魏主使張郃督諸軍拒亮亮復出急攻陳倉帝召郃問曰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

郃知亮縣軍無穀不敢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巳走矣屈指計亮粮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

郃以譏不下據城而絕其汲道是譏不明於依山阻谷之說也

魏鄧艾解王經圍於狄道蜀將姜維退至鍾堤乃以艾爲安西將軍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幾於危亡今以策[illegible]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

謹下以師艾已走巳彼所料以度待不虞也

料事者鏡照形

爲絕兵出其南而泛舟潛出其北與韓信度臣之計同

[illegible]

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須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巳有備乃回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王召司馬懿問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而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惟明者能深度彼巳此非其所及也遂遣師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

此帝悟出用兵

濟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進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晉[illegible]伐吳令王濬修舟楫爲順流之計[illegible]疏曰今若[illegible]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illegible]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

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兵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將疑於韜士困於野平當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專進勝可必矣

後周韋孝寬上平齊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今大軍若出軹關與

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遏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又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百道俱進並趨虜庭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屯田預爲貯積募勇悍立爲部伍彼東南有敵戎出奇兵破之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當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其第三策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若今更存遵養臣謂宜還崇鄰好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孝寬三策一謂大軍若出當與陳氏犄角募遣諸路爲前驅二謂未即大舉亦當與陳氏分兵勢屯田募士以乘其間三謂若欲更存遵養宜還崇鄰好安民養威以觀其釁後卒如所言可謂料理精審矣

隋開皇七年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熲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更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殫矣隋主用其策陳人益困

戰者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

也故帝王之師以全取勝其道在仁以此取陳之策固居最勝然反覆牢籠敵自承交鋒更舞雖兵事尚詐術何恐殘至此隋氏君臣立心如是而國祚亦因以不永不可慨歟予因筆而戒之曰行政刻苛妄以秦為鑒用兵殘恐妄以隋為鑒

大業十一年突厥始畢可汗圍煬帝詔天下勤王時唐太宗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以為救兵大至望風遁去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屠管州滎陽之翟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皋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

貞觀十九年太宗之伐高麗也江夏王道宗獻策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矣上未應後攻安市城不下還京師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

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其陳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主與將持滿之道也太宗狃於屢勝畫策不審後雖追悔其何能及

袁履謙與顏杲卿謀起兵討安祿山時祿山遣高邈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紿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

與孔明東吳取晉公計同法

趙魏斷燕薊署脅則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城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城則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

天寶十五年令狐潮圍睢陽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潮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留守四十餘日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

大亂焚壘而遁益兵相鬬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潮射雷面中六矢而不動語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軍令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烏知天道

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欲解圍郭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梁王彥章破李德勝唐軍東保楊劉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曰彼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不勝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彥章圍我志在取鄆州也宜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

張齊賢解救[illegible]自題

乘已振之勢敗契丹於新樂據必爭之地破彥章於楊劉俱是爭上流法

遼主征金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宋王韶聾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蘊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鋭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致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

欲解河州之圍而先絕踏征之外救批亢擣虛莫過於此

張俊岳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重鎧躍馬抵城東賊出城亦
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
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宋紹興中兀朮至順昌劉錡會諸將問策或請令以
屢捷之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
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
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
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
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遂募曹成等二人諭

之曰遣汝作間事如我言令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
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
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
已而二人果遇敵對如前兀朮喜卽置鵝車砲具不
用錡乃以書約戰遣人毒穎上流及草中衆請先擊
韓常軍錡曰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
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
甲錡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方
晨氣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閒敵力疲氣索忽遣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
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

信叔之敗兀朮計恭勇力各半而實以全副精神
出之自金元犯宋以來無此奇捷快哉快哉

宋紹興中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王彥
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
者募敢死士易磨幟設奇以待賊至秦郊逆戰大敗
之

虜寇大同李文忠往援次白楊門前軍去虜五十里

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
刼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
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
大破之

正德朝山東盜日熾楊一淸疏陳戰守撫剿賞罰機
宜時流賊劉六劉七等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
從之一淸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
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及賊至鎭江貽書於完
顏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萬帶西北勍兵數千

人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佐總兵兵馬亦於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為瓜真二壩之防又恐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遡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空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

俞大猷奉　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繇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

只是渾知如如一語足以盡之

奇功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士也動莫動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諸嘗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逐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塹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猝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根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歃血誓士嚴

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強擊之衆衆以我為輕也我當有輕之用孫窮地而闢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大人駭衆以為危我不遽自慌亂當有危之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撫慰吏士外閑其貌內潜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我當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敵之兵來退縮守壁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為畏也我當有畏之

用退縮則設伏而攻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甲驕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而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頗言及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旣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鐵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

留二十八日而復益增壘者先示以怯也

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奢用兵可云審機勢識緩急矣

漢岑彭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機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公孫述使諸將悉兵拒敵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已不戰而屈人兵

漢皇甫嵩靈帝公車召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所在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閒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於是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兵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

武經云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先至而待之皆勝可見古來名將未有不據去而能取勝者也

以火力乘兵勢猛烈

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見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擧燎應之、賊驚亂奔走、

李光顏戰數勝吳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李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將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李祐以突將三千爲前

出文城柵而不從洄曲是攻其所不守

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皆謂殁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

入蔡州城是出不虞之道

待降重賚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之信、二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

如此行事、始使元濟不及知、後使元濟不及爲、是

處女脫兔之法

唐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驍勇有謀、頗爲夷人所服、張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首領屈剌與可突干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僞、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誅之、悔至屈剌帳、賊徒初無降意、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叶、悔潛誘之、夜斬屈剌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犒賞將士、傳屈剌可突

于首于東都

洪武八年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厲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阻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不敢經蓋州乃繇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遁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沿河疊冰為牆以水沭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穽于平地伏兵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即豎旗[illegible]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illegible]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復于城中出兵追擊王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

洪武初大發兵討張士誠命常遇春仍爲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毘山港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等其丞相士信揚塒引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大營於東阡都壓其背士信急納精兵搏戰退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遂遁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藉其兵得二十五萬

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常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置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于錦州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微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

雲南平須臺帥衆三十萬[illegible]餘寇定遼沐英自將精兵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

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後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日演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伏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于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後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卻者一隊必盡戮于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左右取師之前來左陣邊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塵氛復前甚奮戈詰急三軍大呼而麾賊衆大敗自是諸蠻讋服平兩藏入貢賊不復反矣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一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攻圍

經曰先絕其後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尚固而援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援者守之至也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守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宜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備蓄不備二宜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宜戰也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圍一面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開殺必欲緩我而求解因將衝突也

逐寇於城湟壘堡逼而圍之者浹旬不變非克敵之

說此則吾可言攻不可以以守攻也

術如園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擇士由濬濠池去國百里廣爲閒道築壘備之盛其游兵分部往來遇急則救慰之閒中窺敵窮匱慮以死守復生他計宜伏精兵於要路以待本國三面兵士嚴爲備禦開闔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散此可以克敵矣

杜牧曰朴衆以攻衆衆存不攻朴食以攻食食存不攻伊備以攻備備存不攻

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靖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雖口誦孫吳而必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已者也

許英子曰守城有四可出擊凡敵來攻城近郊而不即攻者其衆未集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城而士卒不用命者其賞罰未當也其上下不和也可出擊二用命被傷而將督不止者不受其士卒而必力屈也可出擊三攻城日久而忽然攻不休者心糧盡力竭而欲解去也可出擊四

梁韋睿進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

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須之堰城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慮無濟因戰破之

陳宣帝將謀北征吳明徹請行總衆軍十餘萬發都豫江城鎮相續降款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乃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今軍中益修攻具又遏淝水灌城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

旂咸曰計將安出明徵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反加速）
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
疾攻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景和遁走
乘夜攻王琳是出其不意因齊景和頓兵不進而
疾攻以擒王琳是兵情主速
代宗時吐蕃與黨項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
武收復嚴武遣將統兵西山賊城周圍石壁攻具無
所設惟東南隅壞外之地爲褒土謀知之預晝夜穿
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

成化時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作亂朝廷遣劉玉
項忠帥師討之項忠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
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益
困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窮水俱
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
貍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忠見勢不可爲夜
潛出軍門降忠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圖賊擒滿
四來以贖前罪諭畢彼出戰擒之遂遣虎貍去明
日忠督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

軍所擒餘黨悉平
項襄毅坐困叛達之績不下於趙充國之坐困西
羌也使當時叛達不殄而與北虜連兵則關陝益
危誠可畏懼我軍圍守甚固使不得四出攻掠竟
入山自困項公之力不可及矣朝廷有人豈非社
稷之福哉

城守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唐李靖曰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若謂城小而堅可守也凡城愈大則守愈易須分坡段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人城即死矣善守者守於城外不善守者守於城內如人在甕外則能逝甕故填門據堞備械懸壁是守於內雖守之不可慶而有識者堅壁淸野設伏備應使敵人吾地

進之不得攻退之不得恃饑則困之逸則疲之去則襲之陣則衝之開門延敵使敵怖疑而不敢犯是守之上者也

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疎而池湟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安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湟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

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魏王思政守穎川東魏大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政亦作火攢因風投之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募勇士縋城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引洧水以灌城城被灌久多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城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

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大風起船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于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穎川士卒八千人被圍入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止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副之軍

旅指揮一夬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內恟懼侃詐稱
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滅火景作木
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
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
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二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
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
山以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及於城
內築土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侃

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來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
進

黃巢陷長安趙犨刺陳州對諸將曰以吾計巢不爲
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
治城池爲守備逃民皆遷之入城選子弟配兵甲以
弟昶珝爲將巢果敗東走先遣孟楷據城衆擊執之
巢王聞楷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乃悉衆
圍犨置舂磨廢人肉爲食陳人恐犨曰君家三世陳
將必能保此丈夫建功立業當在此時陳人皆踴躍
巢樹柵爲八仙營置百官聚糧餉衆號二十萬陳人
舊有巨弩數百廢壞後生者罕識其器珝創意理之
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倒巢不敢逼圍凡三十旬而
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同李克用會擊敗巢
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鄴又敗巢
乃解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欲棄城走判官劉昌
裔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
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

制之說然之賊旦夕故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
棚木柵於城上得不陷

昌裔神氣堅定是能守者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臨河
南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龍武羽林
等軍往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
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
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衛校夜至澤州適
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

不知所爲存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鬬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忠欽甚有）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稟守太原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數千每攻城先列諸石砲三千座凡寨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至于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塡壕之法先用洞

子下置平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幔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中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塡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蓆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塡即先穿壁爲竅致火鞴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尋木能燃濕薪火即漸盛令人鼓鞴其烟亘天至能不令塡壕其鵝車一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作車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繫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悉用車輪火梯其高一如城樓悉如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應外壁之壞

自來攻難守易故攻常不足守嘗有餘觀此太原之守不減墨子之拒公輸矣

靖康丙午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仲友禦之賊攻拐子城乃捍禦水門者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拐子城仲友於拐子城上爲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

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干戈板間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墻迎敵皆自轅門若賊兵厚重則人轅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磚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五尺其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柵凡三層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賊於河內壘橋仲友選神臂弓弩手下臨布牀子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紋縛致勝欄賊橋竟不能寸

進其賊人疊橋法先用䡾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蓆一重土搭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橋鵝車洞子（其法為木驢也）撞竿兜竿之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檣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輪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數丈又橫木數十條中穿而下留守把可以致力頭以鐵纍或以大鐵劍或置以托又鈎頭每一棲子上嘗置撞竿一二條俟賊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既

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倘撞竿不中則使狼牙鎗手砲架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次次續之有長數丈者上用牛皮生鐵纍定內用濕氈中用大㡧矢石大皆不能入用以治道安砲并推梯橋取土透城禦之須用鐵蒺藜懸下敲之其法以熟鐵闊徑寸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

鼓譟以轆轤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塗者即舉遠放下火炬油燒之若穿地道來先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以火爇之或用火炮納其中則敵自焦爛或用游火用鐵筐盛火以脂臘毒藥懸墜下燒薰穴中攻城人或用燕尾炬縛草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皆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桑木為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傍令壯士牽之鈎竿至則用梯桄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

人俱倒惟砲架最難禦砲架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纍定鵐鵶火不能入其砲有七稍五稍三稍兩稍獨稍旋風虎蹲等砲內七稍可以致遠其石大五稍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砲於樓子上受敵更絞縛獨上羅索綳并下攏轉布用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櫃本笆籬惟牛糞亦可以遮砲也又有幫築城身之法硯受敵樓子遠近築面闊一丈二尺五寸下脚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旁豎砲小門如城門

法萬一賊兵上城頗有限隔可以迎敵其縛虎栅時須多備濕麻搭舊氊衲襖以防火箭火炮後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為撞竿所壞又再來撞竿不着火燒近着樓子沿燒字號及三樓子賊得登城實天之亡宋也初友仲議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每員皆一正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驚則一正將統兵二百五十名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方借乎不從其請

金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師

海州金人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魏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勝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以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人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人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闢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寢金卧鼓若寂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撞雲梯置炮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潰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

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解圍須之子蓋先率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覘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兵大戰斬首不可勝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兵還

嘉靖二十四年翁萬達督大同諸方今邊事之故借箸難詳將來措置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乃行欲持永安必畧近效及至邊乃併民堡使協力拒

守每堡擇材力者爲堡長次者爲隊長立法曰守牌每五十名爲一隊每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則人守一牌奇正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攝守每隊爲紅黃二旗隊長執之以分其衆爲方圓二牌堡長收之以調其奇又多造火器以給之奇正相間一調一守視晝可謂密矣

凡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傳築城內促圍塹外水高下別築

瀾墻墻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洩疏之若水已入城則於新築墻外作船選勇士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鍬钁遣暝夜從門銜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砦所選之士須預習水戰者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爲助

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機橋於重墻曲巷內出奇伏兵掩擊遏陷之或約其題一二百人即下重門拆板使其前敗後絕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銜枚擊之擊敗亦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裏迎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凡城中日給百用至於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杖姦人也或城

內有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動者主將命擊鼓五通城上吏卒聞鼓不得囂譁擅掌民不得奔走街巷凡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擧商物如竿表之物及吹擊樂器恐爲賊內應凡賊中有使至門者徑導詣主將裨校民吏不得輙見如城中得飛書不得輙讀特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將凡有曉星氣數術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凡號令

一出主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各異指揮餘依行軍約束條件

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栢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等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

當師之未出也必先討其食及粮之已行也又首嚴應接故日日虞匱時時備却守必重兵運必勇將敵有可乘先因其篠。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制勝 十八

城守無虞必合各物全備。如粮糒布帛芻荳柴草蘆葦茅荻石灰沙土錢炭松樺蒿艾膏油麻蕴荆棘蓖籮釜鑊盆甕桶缶水石磚竹鍬钁鏟斧錐鑿桴索皮角硝磺毒藥紙紬綵碌膠膝木頭板仗舊鞋底牛馬牲畜之物靡不畢具庶使臨時之供應不窮。亦使久守而取用不竭。

城守器械皆已先具則量其輕重緩急而次第行之。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發立牌以自障賊將近敵壘並度視遠近施放火石火毬火鷂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鉤賊若填壕則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草木板轉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投飛器以燒其攻器颺石灰糠麩以眯害其眼目擂火礶毒砲擊爛其身樓棚踏宝版內雜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加捧擊之劍手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環木環放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列叉竿推撞車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砲石則張布慢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制勝 十九

水桼賊爲地道來攻則掘壍聽候其來方穽井邀之犛塵火毬烟毬等害之賊附高穴壞則縋油火箱灼之賊築土埋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埋下引取其上賊埋自壞或城薄賊起埋相對盛兵抵禦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鐮柳酒子柳鑵鍁手猫衂筒禦之若攻具稍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預塗覆亦須畢麻搭濶護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賊之切勿以水加恐油溜愈熾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缶以醋醬木各實

善守者守於城外

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煙不能犯臭目

守城者禦於境外固為上策仍恐守力不復則當豫于城外週廻四面各扎營寨掘為濠塹置陷馬坑堆攔馬石列拒馬鎗揷連機弩置套馬索立火器壘埋遍地揣木栅鹿角柞行馬鐵蒺藜火身火櫃火牌火車威遠砲連珠砲碮布圍升營車釘牌之類都要豫先製造禦於城外賊來犯之守器不可邇鬬攻器尤能堵截且前出後應左突右掩我有所依彼無所乘此守之城內不若守之城外者之為得也

外守雖嚴而堅壁清野亦當預計如聞賊將至下令城外十里內悉伐木斷橋焚燒宿草撤屋壓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民間木石磚瓦及芟芻粮糗器械牲畜之類盡令徙入城內倘徙不逮窆埋之或焚之總之不窆賫盜也

甘延壽投拔距絕于倫張晏曰蠡兵法飛重十二斤機發行三

安延壽有能以千[illegible]後是遷[illegible]

蓄銳

盡敵銳攻則宜堅壁持重乘彼力竭倏然突擊是曰養我銳以乘其疲

秦王翦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策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項燕荆遂敗走因乘勝畧定荆地竟平為郡縣

趙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

乃詔李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終以為怯趙士日得賞賜而不用咸欲一戰於是乃選勇士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眾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唐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而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為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衄士氣未完

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為營護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

愬之攻元濟也先撫養士卒以完其氣不取吳房以分其力討擒李祐以得其將不蹂洄曲而繇文城柵以乘其虛並不戮一人而元濟歸命奇哉既知山川之險易賊人之情偽而又知士卒之可用乃請濟師何為不勝

審戰

武侯曰、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强敵、攻無堅陣矣、凡戰以智決、以勇鬬、

就趙信之言欲出匈奴之不意而伐之夫之君臣亦近矣

漢武帝時、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嘗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令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趙

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强、戰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百數、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油帔冠木杪所以設疑兵也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兵討之、玄使將鍾謙、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以油帔冠諸木杪、徧滿山谷、玄不之測、大懼、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聲、震駭京邑、謙等軍一時奔散、

未過險而移書示好是畏而驕之既次邯鄲而即斬其使是示敢之氣

田悅圍邢州、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詔馬燧以步騎二萬、與李抱真李晟合軍討之、燧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元之、悅閣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用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

良等以騎兵守雙關、戒曰令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于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獲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

符彥卿等擊契丹、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東北風大起、掘井輒崩、人馬俱渴、契丹拔鹿角而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李守貞曰、復衆我寡、風沙之內、不測多少、惟力鬬者勝、俟風止、我屬無類矣、風勢益甚、昏黑如夜、彥卿等擁騎橫擊、契丹大敗、

乘風沙而力鬬、卽用寡必昏之意、

宋宗澤至開德、戰捷、合諸道兵入援、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過至衛南、渡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

既不爲金兵所襲而又能殺敗金兵則兵神矣

看他逐節進及二吳璘所謂更迭以捷之之法

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金兵衆、澤兵少、既死戰以勝之、又徙軍以避其襲、以少擊衆、不得不如此

兀术會諸道兵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

宋紹興四年、兀术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吳玠以萬人當其衝、吳璘率輕兵與金人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

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也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

玠前介于沒立砦折合兩陣之間而使之不得合。此又介于兀朮韓常兩陣之間而使之遁去真善將兵者俱從隨機而發得來。

宋紹興十年金人敗盟詔吳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胡世將在河池急召諸將議叅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砦大敗之

洪武朝我師薄廬州陳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徐達嘗遇春以廬州之師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　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引退

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　上縱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

[illegible]合君心

言用兵者求勢

敢死

經曰、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漢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官屬曰、寧覺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

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超召鄯善王廣、示以虜首、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虜叩頭願屬漢無二心、

班超立功異域。古今艷談。不但智勇兼備。亦所謂死中求生。威仲絕塞。爲漢虎臣。真千古一人。

李嗣業聞詔至、即引兵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嘗爲先鋒、以巨棓笞鬬、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首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戰。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

長柯斧搯進所向無前歸仁歷兵營左覘羅勢王分
囘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
斬首六萬級塡溝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宋宗澤兵至衞南渡轉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
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
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
人大敗退卻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
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
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

宋欽宗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人衞會金人進河北
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司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
復鼓衆以亂淄靑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
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
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
後隊剿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
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
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
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
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衆悉就降

單騎夜造而告以大軍所以奪其氣保全汝立功
名所以懷其心也

宋馬知節平劍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
貴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
赴之舊卒悉詔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不之聽賊
十餘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
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
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

以入賊衆敗去

土達滿四反時兵事急訛言洶洶項公忠督軍矢石
雨下無懼色當嘆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

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驁猛關中根本四未平
步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
竭心力餘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二十餘
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

衝坊

經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高志慧據江南叛隋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來護言于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

尹子奇復睢陽張巡謂將佐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戰鬬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殺士卒五千餘人令狐潮圍雍丘巡城中矢盡縛藁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遁

吐蕃尚結贊入寇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以身免

用兵擊其堅陣則餘陣自靡擊其中軍則衆軍可潰所謂擊一而克十擊十而克百者此法是也

李謙溥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絺綌搖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視賊知是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縋而出薄賊營鼓譟營中大擾遁去

宋韓世忠為鄆州團練使屯滹沱河將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糧盡援絕人多勸其

潰圍去弗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梟首被創死故衆不能支

突圍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路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力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力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降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壍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壍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

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衡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鬭莫我能止

翁英子曰我立敗地而欲出圍則詐約降以僻之爲奇計以撓之不得已則背城死戰以却之

司馬師之征淮南諸軍就鄧艾於樂嘉毌丘儉使文欽襲之與師猝遇欽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

應會明鴦見盛兵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四馬拒追騎萬餘突圍而出所向披靡人莫敢逼

勇冠三軍突出萬騎得之英妙之年固已難矣乃未定之擊又何熟諳孫吳乃爾

魏將于謹嘗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疑有伏兵旣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素乘駿馬名紫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追擊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陳吳明徹追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不從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

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第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

突圍之法非精騎不克用兵以氣爲主率先衝突則已挫其鋒而奪其威故餘者相繼如破竹之易也

宋山東河北盜賊蜂起韓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

擒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

宋張浚以右相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賊潰駭、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

間道邀郃 錄不虞以 勝寄兵也

邀遮

堅壁清野、嚴固我壘、敵攻不克、又無所掠、則宜乘彼引還、預扼其要、夾而擊之、是曰善乘其窮

劉先主以張飛爲巴西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

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三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惟有一道、魚貫以渡、因而迫之、彼數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諸君勿疑乎、是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于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因而請和、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二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二

晉陵莊應會恭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堵遏

武王曰、敵人與吾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爲之柰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以列以飛梯火車等具、思政亦作火矟、因風縱火燒之、纔勇士出戰、據兩土山置樓堞以防守、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灌久多崩壞、岳悉衆力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壓水神、堰城水大至、城中水泉涌溢、懸釜而炊、糧食俱盡、慕容紹宗等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射之。適暴風起、船飄至城下、城上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等俱被溺、并獲船中將[illegible]攻戰八千人圍而死

十六七無有叛者

侯景反舉兵趨建康彭文粲以石頭城降景進兵攻臺城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若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宋劉錡守順昌將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頴河至城下金人圍順昌錡預於城下設伏

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闢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部將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

于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閭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過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可爲力戰矣

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捻遂已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劉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創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

軍俱至翼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人各持長斧奮擊之敵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

宋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吳璘功居多超遷統制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和尚原及兀朮太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坌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

步軍都副總管三年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河池原玠命璘棄原别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元术撒离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身圍轉戰會于仙人關敵果竭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别擇形勢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軍第恐之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

觀吳璘新立疊陣之法與高宗諭強弱制敵之術固得將家要領此與兄玠退虜于仙人大散之關有功於宋多矣

金人犯金州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馳告吳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繇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趣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邀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褒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遣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

內護

大城不完外廓不周地不可以守粟芰不多兵甲不備守不可以固敵在百里之外守不於百里之外不足以扞外而衛內

唐李光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闘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

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兵粮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攻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趣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令甲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

光弼前守饒陽問計於思義而從之此守東京問計於韋陟而不從僉謀獨斷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賊造雲橋高廣數丈容壯士五百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懸水囊爲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搆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以塡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洶懼帝召渾瑊賁空名誥身募突將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

管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因命以位瑊于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全蕘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火平明火焰高于城邑時北風急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以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餓又少甲胄瑊但感激戒勵之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前火從地中出城上入拔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雲橋灰陷賊焚死者數千解圍去

宋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兵[illegible]可[illegible]遏泰

鎮撫使兼知泰州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墩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金兵未討）百將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

滁州受兵撫杜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著引奮勵卒全其城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制勝　八

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楊一清以鎮江為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調三山鎮海官兵為外援設中軍營為內應故城內外賴以無恐

征鎮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宋熙寧五年七月以王韶知軍事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卻韶躬擐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制勝　九

香瞎征應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或別將蘇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

趨險置陣麾兵逆擊即淮陰背水意也張軍聲于竹牛嶺而潛師戍武勝攻其不意兵家多用此法

宋乾道元年詔吳璘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遂鎮兩宮宴餞甚寵璘至漢中修復堡

以吾所長博彼所長以吾所長勝彼所短

千頃民甚便之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史傳大義代兄爲將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返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又短攻長一段兵機盡此陣勢亦盡此

[illegible]鎮襄陽襄陽西控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illegible]壁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illegible]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畧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擒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illegible]由之老[illegible]

[illegible]交趾都布按三司

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

永樂五年交南悉平張輔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化爲異類今幸歸附除殘賊再覩衣冠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設都布按三司以撫輯民兵上遂如所請六年論功進封輔英國公餘頒賞賚是年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兵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群象兼銜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進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留輔鎮守十四　召還京經略交趾前後凡十年

欽定

經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其有失命亂常背德。乃徧告于皇天后土日月神祇。然後徵師入罪人之地。

唐憲宗時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

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啣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讙譟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還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來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潘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

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嶺南劉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爲、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鋹窮蹙、四年二月遣其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上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汝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卽令賦直冉彥衮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

百二十里、餘兵十五萬、依山谷恃險阻堅壁以守。上
既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
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
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
大風、火勢甚熾、餘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斬獲數萬
計。長驅至廣州、餘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餘送京師、
露布以聞。

洪武時、山西既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趨
鹿臺。時奉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

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
聞徐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
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
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耆民大悅、以奉元為
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
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
於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度隴取李思齊於臨
洮。達曰、不然。思道日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
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壓

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
遂決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王聲、呂總帥、
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暠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
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
乃以兵攻靖寧、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
重。使使諭慶陽張思道、思道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良臣
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顧時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
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皆捕誅我、乃佯為蕭伏道左、
獻牛酒、而夜襲顧、顧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

慶陽、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
納降、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井誅其黨二百餘
人、陝西悉平。

[?]議北伐、平章常遇春請直擣元都、執虜主以臨
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
山東、撤其屏蔽、旋推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
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
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徐達曰、上策之
善、於是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

天文地理俱
出聖算中

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閫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姓可請降既而叛達怒急攻下沂州　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獨觸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稱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險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蹈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維膠壽光臨淄等諸州

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克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

元都平詔徐達與常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蒿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馮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以鐵騎爲先鋒畧平定州而北據擴廓帖

此文其心解
吏齊根扼節
之勢

木兒兵方自保安謀險居庸關擣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摠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跣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

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敵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由西悉平

入險

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軍襲邑舉入人之行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客形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頻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

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計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

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于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

宋乾德二年詔伐蜀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繇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畧十二月帝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招討使韓保正獲糧三十餘萬斛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入康延澤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于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繇羅川趨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張萬友分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

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橋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不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

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
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
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
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
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
遂克劍州。

前至嘉慶。蜀人斷門道。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治
閣道以進。遣別將踰羅川以進。而會軍於深渡。後
至益光。蜀守劍門。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趨來蘇

以進。命偏將攻劍門以進。履乎勝之道。如蟻穿九
曲。蜂入蜜房。繩繩綖綖。是何方畧。

宋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韓世忠以偏將從王
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
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躁亂。世忠追擊。賊
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
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
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
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
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
口。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
直其事。轉承節郎。

戰地不同。勝敗因異。如武穆忠武兩將軍。陸亦勝。
水亦勝。平亦勝。險亦勝。怪絕亦暢絕。

蔡人恃柴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
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
孟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
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

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
斬之。進逼上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炮。人
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
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珙下令
具衝梯。分運雲梯布城下。巳酉。珙帥師向南門。至
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
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開西門
招降。盡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
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焰未[illegible]與

偉蓋分守豬骨得實六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
永樂四年張輔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
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進度芹站至昌
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
雲南兵至自蒙遣人來會時賊恃爲東西都及宣江
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上緣江樹柵增
築土城盡據江北諸府州民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
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椿內諸江海口每下
捍木以防攻擊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

劉顯翦冠把都蠻寨隘都蠻古西南夷地界川貴其
窟穴爲九絲山崇蠻嵯峨外限深箐東北爲雞冠嶺
都蠻寨凌霄峰三岡皆峻壁拔地數千仞都蠻蚪聚
保據毒流恣噬齧把隘挺身與蠻格鬬殺傷數十蠻
畏顯萬曆初元顯把四川兵攻凌霄擒阿苟襲么兒
斬阿墨賊遂喪膽留阿太守雞冠而阿二方三等上
九絲顯計蠻中九月薦賽必聚飲盡醉乘夜攀蘿昌
雨腰組板挽而上兵入蠻帳二酋醉夢驚覺起距闘

至擊殺躡猶投崖落塹死者亡筭二酋走保牲豬寨
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獲之併破雞冠寨阿大逃出
爲部將所擒都蠻盡平破寨柵六十得酋王三十六
俘馘四千六百有奇拓地五百餘里獲銅鼓九十三
昔漢諸葛武侯時物又獲古留牛寶兕淳于葵器凡
若干告廟薦勳爵賞有差

萬曆朝播酋楊應龍反烏江失事再破綦江官兵五
路征討劉綎總綦江路繇松坎爬頭箐夜郎舊城進
深峒懸崖伏莽截徑而銅鼓臺巖村囤楠木峒山羊

箭臺三峒皆陡絕爲巨賊淵藪我兵連破三關賊以
死拒峒乃運草縱焚時風逆將雨綎叩禱風轉火入
峒賊死烈焰三峒盡克賊復挑老虎兵令男朝棟總
營分三路綎亦審引兵三路接應虎苗冲營伏兵齊
起綎舞太刀立斬數人率部下血戰賊奔潰酋父子
驚言他處兵不畏只畏綎與水西軍朝棟敗酋大懼
退駐石虎關我兵奮勇斬關連奪滴淚三坡并尾窖
坪石火爐二寨又克悶頭箐妙米坡頂山三塌尾崖
險寨賊投崖奔入某山谷棄山關萬峰插天黑箐蔽

以喬木連雲中一路纔數尺懸石架樓設木關十三座絶逕硬隘門衝尋菁旐坎血至養馬城楊酋張黃蓉皆廉劉兵猝至僅以身免自此不復窺婁山矣綎堅壁不動搗營冠子由進逼海龍囤下議攻鐵柱關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綎親督各將挖城垣五處部兵先登左水關樓樓被燬風順冲烟囤上滿囤哭聲響震山谷酋父子躬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募死士拒戰苗皆散無應者翼日陳璘吳廣打陳遂登囤入城楊酋縱火自燔總督李化龍平播鑄銅鼎銅標鐫

銘堅海龍囤之顛廼撫江公鐸立石紀功是役也綎以一戰破三峒再戰克九盤三戰取石虎婁山入養馬四戰奪鐵柱奪後關諸軍逼海龍連月不拔綎至一日而克其二城破巢而賊無噍類征播以綦江為首功焉

險捷

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為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魏以張遼為盪寇將軍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主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

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親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權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

重遣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遣將麾下數十人得
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遣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
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王濬發兵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
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
羊祜獲吳間諜具知其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
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光行筏遇
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丈餘大數十圍灌以

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
無所礙詔進濬爲平東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
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
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濬
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
石頭皓降
宋酈瓊受圍金兵益盛劉錡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
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
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啣枚錡

兵家乘風乘雪乘水乘雷星船騎未有用及雷者此奇

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
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
不動敵衆大亂錡軍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
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宋紹定六年元將那顏倚蓋追金主守緒過蔡撒並
珙戍鄧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
移剌瑗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
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是其壘一
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

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
紹定時武仙愛將劉儀降孟珙問仙虛寔儀陳仙所
據九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
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
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師成擒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
盧秀執黑旗帥衆人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
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
砦入帳中斬金將首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
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汝明等邀截走路火燭

于祿侈山積師還至涉窩西與金人遇大捷丁酉等又破默僕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涉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珙從之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詣曰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捐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且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召文

彬等受方畧明日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遁軍襄陽

高皇帝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常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

洪武朝沐英等率兵掠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下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繇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大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大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繇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

率歸附雲南悉平

成化中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兵部尚書程信爲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繇戎縣貴州軍繇芒部雲南軍繇普市人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礌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拔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遂

下險以老我師爲上策與戰合擊實勢不可[illegible]

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口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蠻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

永樂四年張輔副朱能討交阯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能州率衆度坡壘關入安南境進至北江府親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列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諸江口俱下桿

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卿校昇攻其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

响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命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爲銃矢所傷皆退奔賊陣官軍張驅而進賊遂奔走

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馬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輜事聞加祿俸一級僰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借號攻刼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晝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

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

長驅

孫子曰、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杜預進師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時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郡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

樂毅以一戰并齊七十餘城、卒頓兵于莒卽墨二邑豈天欲存齊抑兵勢尚阻也故兵家因勢利道。釆勝進驅最爲上策。

後唐莊宗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郭崇韜以讒見忌、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李紹琛毛璋李嚴等皆爲列將軍、政皆決於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會盡力一决、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

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大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李紹琛進至綿州、斷蜀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也。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延旬浹期。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近千人、溺死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

洪武三年李文忠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徐達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真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筭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册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

追截

魏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吳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强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追者六彼將氣減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必無鬭志也）輜重甲兵散漫而不敗者四也主將已死五也若夫敵人雖敗勝氣不減一不可擊也溪澗水流忽絕視敵已過二也（慮其絕水之計）敗庫道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誘我逐之恐後伏發也）吏士奔走不甚顛躓步騎不相參錯（慮其[illegible]也亦應其詐也詐則必）敵走失道左右山谷前亦[illegible]也（安敢走不甚顛躓必[illegible]）之五也（無路可走必致死[illegible]）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illegible]追則急追否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我則利追而害退也

敵敗初還必嚴後殿我毋急追潛躡其後彼既疾趨其力已倦其備已懈則宜倍道乘之敵將走死是日

善乘其歸
始追不戒或罹其伏則宜急整驍騎風馳更遞彼方
惰歸無心戀戰不意重來無不可敗是曰善乘其惰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進
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
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
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
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
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速戰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行兵以識爲主不可扭於嘗法如窮寇勿遏歸衆
　勿追兵法也而待衰擊疲又當相時而動
夏赫連勃勃伐秃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餘口牛
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勃
衆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
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解堆阻水
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
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陵埋車以塞路勒衆逆擊
傉檀大敗之殺傷萬計
宋建武初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
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軍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
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
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從之
都御史陸完平河南賊有言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
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竄隨勝聚燒運艘
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
淩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

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
河西務將北就達靼尼關險不得道度河南竄荆楚
至儀爪洲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
後趕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
餘逃明
嘉靖二年北虜入寇龍門守備馬驤以兵少不敢戰
度虜必繇舊路許家衝出乃率兵斷其路路在兩山
之間驤濬濠深二丈許虜聞之大驚以精甲拒後纔
牽蟻附而去

席勝

孫子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

晉謝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謝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州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

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

南北朝十六國時蜀李特攻晉將張微軍潰特議欲釋微還涪涪蕩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敝而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追攻微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群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宋王德克宿州後乘勝趨亳州會張俊於城父時叛

將鄒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遣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策請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

宋李寶勝金人於石臼島將乘勢席捲寶子公佐諫曰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達失延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親緩急為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

觀此則李少保唐島一捷大有關係若非此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

轉敗

爲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漢建武二年赤眉引兵擊鄧禹禹軍潰馮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

漢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

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illegible]遷并州刺史八年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頻兵敗被圍二月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斬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不戰虜遂饑困敗散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

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暝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扞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

唐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吐蕃盜塞瑊入衛會涇源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旣還反鬭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

亦奪所掠而還、

宋建炎中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輙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淩敵既卻、卒全蜀、劉子羽之力居多、

是時蜀全則閩與廣便有聲援。劉子羽之功、固不少也、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三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盜寇

秦觀曰寇盜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語曰豈世無寇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然陶唐之世比屋可封舜總百揆咎繇作士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之命諄諄不忘聖人豈以平世忘戒備哉故晉用隨會而盜奔秦子大叔用子產之言而萑苻之澤不驚亦在有以廓清之而已

漢寇恂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漢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

多方以誤出其不意

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牛馬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粮畜產而還

陳兵向山分騎繞襲是用寡勝衆之法卒以兵少不得窮追又何識機乃爾

漢光武時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二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馬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陽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漢拜段熲爲破羌將軍時羌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兵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段熲進兵與田晏等共逐羌虜於令鮮水上熲士卒饑渴乃勒衆推奪其水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闘及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羌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

蹊於室內也臣奉大漢之威建良久之策欲絕其本根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遣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壘將何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求岳飛屯兵江州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諸盜連衆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岳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大帥之畧）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乃曲赦人感其德

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韓世忠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魚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

（討范汝爲則乘勝壓山頂襲城邑討劉忠則潛入賊營奪其望樓皆得勝之策凡用兵者必先知敵情爲要着）

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施逵等五百餘人聽民自相別農結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躡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

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萑苻亙側潢池弄兵粤稽古昔無代無之今日流氛
蠢蠍肇於秦棘於晉蔓於豫楚者十有餘稔矣上
厪
聖慮焦勞而下竭師武臣之力乃廓清未奏正罪猶
稽是於勦撫兩途不可不斟酌萬全之策也
江淮盜賊蜂起張俊討杜用於淮寧趙萬郭青於鎮
江陳通於杭州蔣和尚等於蘭溪皆平之二年升秦
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

宋江浙群盜蜂起授張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
使凡所部招收群盜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
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一亂之餘孔彥舟
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桀據江淮湖湘十餘州
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中外圖江州久
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成黨馬進在
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急趨豫章且曰我得
洪州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
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諜來索戰俊以細書狀

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為先鋒
楊沂中鎖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
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
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康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
午為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
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空乘賊
勢已衰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俊追至樓子
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扼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
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進絕江而遁

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軍至
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
失險之敗據石壁扳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
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
數萬驚潰馬進為退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
平
宋寶慶元年趙范知揚州乞調趙葵以殊勇雄邊軍
五千屯寶應備賊紹定二年李全將入浙西告糴實
欲規叢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

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除兼知滁州、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傳戰、全腐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日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求錢糧耳、葵日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府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天乎、欺人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辛邪、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已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

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寧立橋堡砦於北門、賊騎分道來戰、勝擊破之、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俘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騎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師輕兵橫冲之、三道夾擊、賊敗走、翼日全遣兵圍城

先伏騎兵乃敵步卒以誘之此倒裝之法也

范葵遣諸將出夾城東西掌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則自平山堂麾騎下救、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閒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楊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

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突鬬而前、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脊長槍三十餘亂刺之、餘黨議潰去、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賊于灣頭、又破之、奪回糧畜蔽野、

此是兵法所謂虛之法又謂之形兵

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戚繼光西行既捷軍聲大振須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披兵乘亂出入渺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徃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夾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旣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督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翻脇從者功最多焉

威遠

詩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禮記曰是月也以立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脩以史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千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

右倒其碑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唐貞觀三年李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于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渡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還以勣治并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嚮子長城

行儉此議不欲顯言討十姓但立波斯王子爲王達首其隙縱師行擒之之計則不勞而成功且不生事于西方也

遠矣

人可作城故備邊端在選將

唐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換方熾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日水泉非遠衆多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

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鎭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

又勝伏渡用

乏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沭英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湯和林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

破之獲太師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擒四部本渡臚駒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繇長沅出羅鬼遂躪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穎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達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恃爲元守

軍令嚴肅果獲大勝

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穎川侯分道平東川烏[illegible]芒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成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　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猺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寧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馳下

即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夜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　朝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弑其君并戕我使者以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幹木通道以入前鋒奮猛烈柵華關臨賊散走遶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沕走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合兵破多邦城柵擒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困枚攻江倀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棄其衆子孫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

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傅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命定西伯將貴爲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討之驥至雲南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據大猴州欲畧景東諸處參軍兵

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畧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捹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入國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大破之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韋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貫自率中軍進攻擊之乘勝造[illegible]賴朧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別將

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驥等遂逐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

萬曆二年蜀中告急江陵以曾確菴請于 上詔令往討之曾至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凡越六月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拓地四百里

克復

大將之職在克復疆土安定國家苟非弘濟艱難何以勝任而愉快曹劌以一劒劫齊君反魯侵地田单以火牛之力一朝而復齊七十餘城故將者國之輔將得人則國全而君安矣

唐郭子儀擊賊史思明破之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畧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俄從元帥廣平

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子道嚴莊等走洛陽

不攀外城而擣都城是攻其腹心爲制勝之要

挾蒙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李晟擊朱泚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遽薄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

天誘之矣縱兵鏖戰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拔中軍諜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餘衆走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令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

分慰居人而秋毫無犯所以安其民

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鳥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賊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殿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夙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脩脅汙于賊者請以不

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如之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

宋紹興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張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羅而金人分道來侵拔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眞鹿邑等地師還十年夏復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又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

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亳州、置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

圖存

凡國祚孱弱、數見侵伐、非集謀臣武士、則不足以自存、不足以自存、則將淩至於亡矣、有賢君起、而定計於上、良臣復佐命於下、國可全而不懾於強大、語曰、人定可以勝天、此之謂也、

吳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天道盈而不溢盈法天也定傾者與有四文作用在人、人道空以自牧節事者以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卑辭厚禮以進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也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大食遣兵攻四鎮、高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李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菹醢、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

全師以退亦見有功、

誓衆

尉繚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故古者大君命將鑿凶門而出示必死無還心也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爲明威將軍統兵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掩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又三貫矢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冑下馬據胡床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大破之諸營壘一時俱潰

唐李光弼將戰內刀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宋劉子羽留吳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雖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

誠感

誠也者可以貫金石可以格豚魚況醜虜亦人也不足通志而達欲因類而致感哉舞干而有苗格單騎而回紇拜誠之謂也否則文德不修而盡用兵云乎矣

回紇寇奉天召郭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爲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回

綵拾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綿綵結歡示好如初

數言退虜蘇平昔威名既勝此時誠意更自難欺耳

宋狄青破儂智高至邕州會崖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井眾遂以濟

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宗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

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偉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萬往來京西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孔鏞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涖任三日郡兵適已調發眾議閉門拒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諭以朝廷威德庶自解耳眾皆難之鏞曰然則吾于何畫乎眾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

眾猶諫沮鏞即命騎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了門啓隨閉賊遊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柰有所欲言爾當道我賊巨測始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遁去鏞徑入峒賊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坐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於廷鏞坐呼眾前眾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

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為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眾箝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眾皆驚服

義辭

司馬法曰爭義不爭利是義辭以明其義也

魏問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崔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援之待其惡稔如其强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鋭意南伐詔浩曰劉裕因姚興死

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

蘇定方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于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歛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

代宗幸陝辟吐蕃雍王爲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爲副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爲并鋒覩軍容使

敵勝而葺治諸陵所以收拾人心即易所謂渙汗之道

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義爲後殿自澠池入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曆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夾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敗戰死者數萬

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屢戰皆捷中原大震岳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今行視諸

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降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詔曲許使飛班師以少兵入內以身[illegible]稍香干[illegible]惋之

家軍來郎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等、皆率所部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

此與子儀單騎見虜者同

信服

荀子曰、王者之兵政令信者疆。政令不信者弱。

唐高宗時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偈槃陀三國復叛、詔蘇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堡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走馬頭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蔥嶺以西遂定、

殺之而不服、不殺而服。此間詐不如信多矣。

宋种世衡遷洛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崛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威讋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漢張奐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靜延熹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

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反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

遜令諸葛瑾督舟船自悉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望風讋服畏威甚矣且退不遽退使瑾督舟佯向襄陽遜引船整部而退是欲退而示以進顯使不測機關

唐李晟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屯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節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

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

中和四年高仁厚困梓州久不下乃出射城中遺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食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楊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于此甚遠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鄭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

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

王驥蔣貴等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廬舍皆盡俘斬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俾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浙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權斬其首并妻子來獻

屈服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春秋時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

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威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威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有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蜀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即定

勝也亮咲曰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唐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燧乃率步騎三萬次於絳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禪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天下蝗兵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逝甸捨之損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

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倨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朔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涕泣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嘆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降將餘戍望風遁去

宋龐籍鎮河東俾郭逵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

兵有奇謀詭計而勝者亦有披心示膽而服者其人其時各有所宜耳

宋种師道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

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殺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

此記禹威悅關西人心之事

此正其務悅民心處

綏懷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則夫大兵之後寇賊雖剪百姓瘡痍猶未起也是必勞來安集黎民悅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漢光武即位使使者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爲鄼侯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漢岑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

晉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卒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成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淮西既平裴度爲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惟盜鬬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禁以晝夜爲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者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無不感泣

宋仁宗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

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子人分爲六將領之日夜閱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仲淹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羌

涇之民、相蹕歸業、

一觀將不擇人三語、文正不但善用兵。而善用將。史稱韓范功業人品皆足千古者也。

宋建炎四年春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都統制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後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民冒禁如故、

招附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漢建安中鄜城梁興寇畧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于是轉相寇盜、與離散、又以恩信告諭羣黨安集。興餘衆聚鄜城、渾討斬之、

漢光武即位、拜岑彭爲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嘗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于帝、帝曰、夫建

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即許降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時步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弇令降卒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鎭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太平鎭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

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鄉者十萬餘口

唐元和中魏博義成軍送擒獲逆賊李師道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並從釋放仍却遞送軍前驅優給放去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潛相傳告繇是皆感朝廷恩相繼有降者

唐高祖已定京師拜李孝恭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孥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復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

按恭破朱粲于巴蜀降蕭銑于江陵擒輔祐于丹陽唐之宗臣最爲顯著

李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紛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于坐衣大錦袍金帶誇異之虜皆指目歆艷

宋岳飛擊賊曹成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

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

成化十二年兩廣總督朱英奏曰廣西猺獞叛服無常然彼亦人類可以善化臣與鎭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

男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同行三司勘處分守栁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稜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楊朔等縣猺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其籍復奏而處之

安衆

士卒者大將之臂指也大將者士卒之心體也將重則軍不擾三軍之動靜一視諸將而已矣

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如雨下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illegible]矣

漢張步攻耿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三軍視一將爲安危不使左右知之雖傷事亦有深意）

魏將曹仁圍甘寧於夷陵周瑜與呂蒙往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流矢

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
就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

唐儀鳳二年帝召裴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
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
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多安俄而雲徹風恬行
數百步水草豐羨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
二師將軍

後唐李嗣昭守潞州嘗與諸將登城張樂為梁軍矢
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

心

宋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寇鎮陽侯騎
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
承衍獨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燈設樂與賓佐遊宴達
旦人賴以安

正德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郭登都督僉事副劉
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
靖伯朱冕戰不利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鼐張益
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居庸纔四十里虜至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塗瑒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
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創傳
藥衆皆感戢

全歸
既巳以圍更防尾擊肅我部伍選我材武嚴我後勁
翼我兩旁整以衆退乃能不敗
梁帝叡既平合肥有詔班師去魏軍巳近懼爲所躡
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
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大將宇文憲伐齊遣將尉遲迥圍雒陽爲敵所
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于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
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雒陽軍散人情

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
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
朝棄之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若
追之必克也
五代梁牛存節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闞前軍失
利于清口歛軍退至埋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與
諸將釋騎步鬭諸軍稍得齊收拾所部兵并敗兵共
八千餘人至于淮涘時不食已四五日矣存節訓勵
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金主亮舉兵渡淮慮魏勝覘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
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
金人于新橋大敗之寶既拔勝亦還州爲捍禦計金
兵至營于城北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
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
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
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
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遣士憑險擊之金人
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

追將及勝獨乘馬殿之叱曰魏勝在此闖者皆辟易
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
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
旣而金敗于柘皋復圍濠州韓世忠受詔救濠以舟
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于闇賢驛敗之金人
攻濠州五日而破越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巳南奔
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泝流將劫之金人
伏[illegible][illegible]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
自[illegible]口渡江北去自是不復入侵

持勝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有必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雜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于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决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啗之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

到殺其所恥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為鬼詐衆有天之用矣如是者皆以敗為勝者也

淮南子曰夫憂所以昌也而喜所以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柳人統勁杓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以兵顯

梁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擊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登達曙撫其衆嘗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宋仁宗時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則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壅遏山隅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

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止戈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戡敵。敵盡而止。

左傳曰。賦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斯之謂也。

漢武帝時公孫弘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宋乾德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

宋建炎二年。楊存中討賊徐明於嘉興。先登。主將師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

馬文升入為兵部尚書。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進討。文升不可。催遣官勘

一捏一勸國家多少元氣是大臣處置為民之心

處。卒無他。廣西土守岑欽與任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謄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以上原缺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兵制

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又六三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書曰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武之仁義所制又在其次）亢倉子曰有以飲藥而斃者欲禁天下

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沒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不得已而用之）三畧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蘇轍曰兵有三弊漢兵雖不知農而無聚食之弊唐兵雖聚而無無事而食之弊宋兵則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蓋兼有其弊也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

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川涅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兵爲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爲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制也（牧野之師紂軍七十萬意通畿皆發）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

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每一家一人爲兵其餘丁謂之羨卒今日十有一人是并羨卒通算也）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直任者又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窮民力如此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即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天子用諸侯之兵可身征伐自天子出）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戍申以遠見剌當是時周都洛矣錄洛戍申許毋乃未

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膠濤、惟及江黃、北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之後、惟賞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文林雜集論客兵之苦曰、客食不納、寄椿不數、誰其食之、葦蘆蔽寓、糗飪伐炊、誰其飽之、孤旅幽羈、窮愁飲恨、誰其憂之、於是吾亦逝去之心、始勃乎不可遏矣、

客兵之若采薇、備之防秋、更戍、自古已然、安得內順治而外威嚴、使四夷不爲邊患也、三代而下、惟我

高皇一掃胡元、

成祖三犁虜穴、厥功天地不朽云。

李白論南北所長曰、平沙淺草千里、所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蓊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illegible]因南論南兵可用曰、項籍以會稽兵而角距鹿之[illegible]、[illegible]今浙江之兵是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illegible]今江淮之兵是也、越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illegible]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illegible]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稱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武穆捕楊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而武穆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則兵之強弱、安有東西南北之異哉。

揆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周人因井田而出軍賦、小司徒爲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然此五兩卒旅師軍、即平時比閭族党州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然只言其可任者如此、非盡用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以桂氏法積算、千乘之國、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匹、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卿六遂、造用之耳、遂乃鄉之副也、其實五百乘而已、六大半七家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疲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也、因卿士而命將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五十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

周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選擇有時遂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郡敎五載大簡車徒練習有節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者也齊作內政而寓軍令二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遂焉國子高子將其二大畧依周變齊便整晉作州兵而置三行晉惠公作州兵五党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但周禮以卿大夫治之今易以州長皆人既少督察易稍文公作三行以習戎大閱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其實為六軍清原之蒐去三行更為上下新軍作五軍襄公蒐于夷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卿之戰三軍增制大夫各十人猶三行也至安華之職

齊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魯作丘甲以盡民力魯自宣公稅畝用什二之征遂成公聲伐齊作丘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三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司馬法之舊矣魏用武卒以殫民命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帶劍冑中趨百里至於秦人兵令益酷、商鞅變法、專尚軍功、民年二十三以上即調從軍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斬一首賜爵一級平安之役年五十以上悉發又非商之舊矣故其銳士獨强於天下及併六國置材官於外郡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天下兵器鑄為鐘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而秦亦族亡矣漢室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民以丁而不以田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為退

卒郡國有材官騎士之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羽檄而南北二軍不出又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位之兵也郡國番上南軍三輔番上北軍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召始此期門羽林皆世為之則長從始此武帝更太尉為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悉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尉以中壘須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于光祿勳增期門羽林之兵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亦軍士之子孫也盖自是有養兵之漸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貲復漢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民多出錢於官貲復其身調發之士

觀漢制兵民分為六

盖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及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先是承秦及立秋肆郡國並京都試之法光武從見西漢保試或反為患翟義之[illegible]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日勒軍誅長[illegible]武帝將吏起兵遂罷都試之法凡有征伐皆籍京兵出擊或將移兵留屯南北軍無復禁衛之職番上變為長安帝屯長屯至是又變為遠征此漢兵之三變也斂民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營士桓帝又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衛之兵亦单弱矣漢京師有南北軍外有材官騎士南軍衛官禁衛尉主之北軍衛京城中尉主之材官騎士供調發

何異此始

郡守尉主之。在秋則乘與御戎。俾武士肄孫吳之業。習戰陣之方。在十月則車駕幸長安於南門。會五營之士。演入乘之法。諸郡則郡守諸尉課郡試之法。凡車騎材官樓船。使各習焉。然考禮儀志謂罷邊衛事。必勸以農桑。馮唐言衛士。山中從軍。其舉井田既廢。民兵分為二。而其遺意猶未盡泯。則亦可以覘漢家兵制之大畧矣。

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兵法益備、凡建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唐志言分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舊志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府兵志十六衛謂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又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而折衝都尉並遙制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諸衛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領兵則一太守與郡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府衛遠以二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者亦不免此出尻以埰盡紮而府之置兵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衛之領兵有多寡、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番休有將、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征調有法、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矣二十而為兵。

六十而免。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於朝。兵散於野。無握兵之重也、此其法制尤為近古。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則天以後、府兵寖壞、衛士亡匿、府兵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彍騎。六軍皆市人。而方鎮之勢盛矣。東萊呂氏曰太宗分天下為十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以天下之權遂為天下之重鎮而都督之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上北方鎮巳兆之形及張說募彍騎李林甫倚上下魚書內兵耗弱而外兵強盛藩鎮之禍興矣今為唐兵三變之說者謂府兵變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為藩鎮特未之考耳鎮兵既盛、天子亦增置禁軍於京師以自衛、而神策專以宦官掌之、初高祖定天下罷兵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白渠之田給之號元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又更置馬射者為百騎武后改曰千騎肅宗又改百騎為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天寶以後禁兵寖耗祿山反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總曰北衙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州中使魚朝恩監其軍代宗避吐蕃幸陝魚朝恩舉兵迎之及京師平朝恩遂以其軍歸禁中自將之遂為天子禁軍勢居北軍右自後或隸或典大率兵柄在宦官而同皆曰於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大勢去矣。府衛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軍此唐兵之所以三變也

兵三變遷
府衛變
後來名
多制度

而亦頗拟六唐

唐京師置十六衛中外置六百三十二府兵籍於府府隸於衛有發則命將檄兵平居則分番更直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内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試中多者賞以束帛將帥亦皆上考雖終唐之世其制三變而考校遺意今未嘗不可法也

宋革五代之弊（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識軍號最爲陋政）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諸鎭之兵亦皆戍更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職者曰禁兵（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則以征伐）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諸州之鎭兵也太祖選州兵壯勇者送京師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士民團練者曰鄉兵（河東陝西有弓箭手麟州有義勇之類）諸部内屬者曰蕃兵（塞下内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兵符出於密院兵衆統於三衛其制亦善矣厥後或刺義勇或募强壯州縣疲於養兵而國勢終於不振毋乃諸郡檄備之過乎

宋急五季之弊聚重兵於京師其最精銳者曰禁軍次曰廂軍其下分散郡國曰鄉兵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凡其才能校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邊境有事亦輪禁軍以戍邊天子嘗躬自按閱訓練於近郊科試設武舉外舍生稱武進士内舍生稱俊進士以論策定其法畧以弓馬定其高下是法度損益前代而鼓厲教習之方則未嘗不仍漢唐之舊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錦衣等十三衛親軍（皆宿衛皆執戈戟嚴翊警監門禁衛錦衣所長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則旗纛金鼓之物諸衛所統軍卒而錦衣獨使騎力士郎局之士直責也諸軍皆世卒前府軍衛發功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皆有定數（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所一百一十二名爲百戸所）兵皆

兵統於將將士若朝制更之分兵驗於

士若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代襲之患其兵武有統誠有如宋濂之所稱者矣　成祖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城歲較月練今考其法指揮所轄萬人其有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級有差千戸所轄千人以百爲限百戸所轄百人以十爲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廢以衰正統己巳之變虜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謙因兵政

變弛乃立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天順初年罷之三年復置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兵以次啓行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退還原營名曰老家老家者充爲宿衛守衛之用也嘉靖庚戌之變復立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科臣臺臣督伍其稱可謂備矣

按京營之制洪武時止有五軍營以衛兵分隸五府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分大小較場與城

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是爲三大營每營以公矦伯三人充提督其營總兵官居營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又增錦衣

等爲七十二衛留守等爲四十八衛又調河南山東中都大寧衛班更入操提督以名家宿將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鋭官軍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頭撥以備警急調用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中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其營將領其營士卒啓行不必揀選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山東河南江北各

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寔之分爲春秋二班嘉靖庚戌虜寇京師　朝廷釐革營務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別爲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矦伯一人恊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印柳葉篆文虎鈕如將軍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

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管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營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益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恭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

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繇兵部提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于肅愍當巳巳之變營務廢弛於是選三大營中精銳分爲十營以訓練之命日團營其餘者爲老家營於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大司馬董之別勇怯則可激勸預簡練則可應急是時營政一新而乾坤再定其後又分爲十二營大抵即團營遺意至正德中京軍不足以備征討而循調邊兵嘉靖中北虜闖入內境竟不能以一矢加遺則團營與老家營亦無甚差殊矣○王文成公平承寇立兵符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才識優者爲之副

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一法治衆如寡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約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選伍調

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國朝兵制內設京營以固本與錦衣諸衛相表裏
錦衣衛宿衛而此獨止巡徼扞城彷彿漢南北軍制日有操月有較春秋有大閱士嘗訓練而亦有徐勁外則邊鎮宿以重兵而勾陳薇垣之形壯衛所間於州縣而牙錯碁布之勢張監之以司道統之以督撫而又優恤勸懲詳其令較閱清察嚴其條所在各自屯給而不盡縻縣官之費且本兵有

出兵之權而無統兵之任督撫有統兵之任而無出兵之責上下相制彼此相維眞百世之鴻規萬禩之碩畫也

車戰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戰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言不能往來也陷之險阻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

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千乘萬騎前驅旁

萬騎必勝

從來論戰車者曰有脚之城不秣之馬戰之藉於車尚矣然不審于形勢去十害就八勝其不至于棄輔説輻將伯助予者幾何哉

兵法曰用軍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易戰

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遂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健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車旗力可引弩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五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

孫子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吳子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鋭甲堅則人輕戰

武侯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吳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車與步戰于易則一車當徒八十人戰于險則一車當四十人與騎戰于易則一車能當十騎戰于

險則一車能當六騎○凡車利結營横便渉遠宜于廣易陽燥不宜于卑濕窪泖所以貴高而賤下進止須從其道焉其犯堅衆也必先走其雷電纙以小戎急出騎車或突或衝火亂其西弩亂其東半騎半徒伏奇從鋒晦冥不便謹壁弗攻出入有制馳驟得捷敵雖萬匝克之必矣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于戰自夏啟車御以正而勝有扈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野之役也宜

三之南征北伐、皆用此制、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疾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等率軍數十萬出定襄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行翕侯趙信者故胡人後與單于戰兵盡奔降單于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困可坐取虜以精兵待幕北遇青車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日暮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皆彊戰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數百直衝漢圍西北而去之後武剛車行以載兵止以為陣器械無不犀利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從黃河九曲者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陵與單于相值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擊傷虜騎甚衆李靖以偏廂車而擒頡利、兩

製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平借亂、總名偏廂、別為鹿角、馬隆以是破羌戎、宋吳淑謂車為一營之甲鎧、一陣之騎介、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其法用兩竿夾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簾以蔽矢石下設鐵槍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且以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二十五人四人挽十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器械魏勝又創為如意戰車、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有獸面木牌木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旁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蔟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中遊人弓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障間發弩箭砲近陣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卻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

俱利何便出擊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而符彥卿亦以拒馬救敗、此皆知用車之利者也、若晉魏舒毀車而行、而成太原之功、房次律改步用車、而有陳濤斜之敗、唐房琯用車戰而敗於祿山此又非存乎其人者耶、

車騎步三者、各有其用、非可軒輊取舍。近時談兵家、悉稱步騎、至車兵一制、造作有所弗詳、運用有所弗習、遂泥太公衆地有十之說、謂不若步騎之輕便、不知古時制井田寓兵法、簡徒蒐乘、大率攻戰多出于車、其制莫備于周、周至宣王中興、車攻

再詠可見也。他若秦之小戎、楚之乘廣、荀吳伐狄毀車而行、李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左角、一為右角、分三隊為一乘、然則春秋之際、中原相邊、有不藉車師之力者哉、漢唐宋以來、代有制度、而我朝

成祖北征、用兵部所造武剛車饋運、但未以出戰也。至景泰初、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中國長技、惟

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臣又覩車製四圍箱板內可藏兵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闊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愚按李文達于肅愍丘

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爲鷓鴣車謂不得行也訪之前代名將用車致勝者不獨衛青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却魏軍韋叡走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鷓鴣耶近時于俊大猷輩雜用鹿角武剛之制大斥虜騎于雲中亦可驗矣他如魚車、平夷車、虎車、象車、活竅車、鎗車、巷戰車、正箱車、偏箱車、雙輪戰車、雙輪輜重車、屏風車、衝虜藏輪車、大櫃攻敵車、盛油引火車、衝敵鉄頭車、運糧木牛車、神轉火毬車、各

有機妙非數紙能盡攻城則莫善臨衝輕捷則莫如小飛車皆可考而用之大抵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行則可以載兵舉止則可以爲營衛對壘則屏蔽外張鎗砲齊發虜散則出兵追擊互相救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誠勝具也然山川險阻車非其宜而深入後討尤非所便假遇長溝枳棘不有如前輩之所慮者乎今日宜大等處、山川平夷可用餘塞則宜掛酌地形而用之而且也造車之法須以盡制爲上若用

北方脆木版及竹笆則一砲可碎若純用南方堅木版則又太重重則遲單小固不足拒敵遲滯亦艱于運旋輪輹桯板須堅而輕輿箱之內須可伏步卒載器械火砲設氈帷以避矢石畫猊以驚胡馬管轄既堅膏鐧有餘以利攸往而翼車尤在奇兵正車一乘以有力善推者爲舵工以酌知進退者爲車正次狼筅手兼習刀斧以有膂力者充之次百子銃手次火箭手以伶俐者充之翼車兵以隊長執旗鎗專司指揮以翼之車後次烏銃手

次籐牌手次鎲鈀手次鈎鎗手火兵居後兼習短兵亦如奇兵法方可制勝耳

戰車不可更僕數其鹿角武剛則俞子俊踰大猷輩已屢效於前今冬官所造想備其制故不載考諸古制有便于今用者特簡附數圖于後以便觀覽云

虎車

武經之虎車非古車兵之車也然前架鎗刃遇者莫當不飾狻猊胡馬驚却無武剛之重滯而有偏廂之鋒銳今欲破虜最宜用此

活盧車

兩旁皆屈曲向內兩頭盡處有環以連下架木兩層

象車

象車腹中可藏火器備敵

鎗車

衝敵大營須用此若零
敵則此車不空輕走

正廂車

正廂偏廂今車營
之車是也

偏廂車

雙輪戰車

身兩股車內横寛兩
頭各用一人中間一
人二竿共用六人舵
用一人主之風馳轂
走堅鋭無比

衝虜藏輪車

前轅二層架鎗孔八捍廂中放火箭藥通於外面內裝火箭四十枝用軍二名輪流推行衝攻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軍實　二十七

火櫃攻敵車

此車須用堅木為之下架鎗捍上穿火箭櫃蓋油刷用牛騾推行二兵隨帶燃火此進攻衝敵長技也

沖敵鐵頭車

高五十寸大衍順數前亦五丁長十尺取天干上體高三十三寸取天下體二十四寸取氣下單以堅下寬七尺取斗其鐵頭作人字狀尖脊向敵二邊各三尺六寸共七十二寸取煞小輪無廂但置輕物大輪有廂人坐其上重物閒置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軍實　二十八

盛油引火車

此車以木做兩輪推架上釘鐵條橫架油鍋中懸鐵盤燒炭火沸油車角撑帶茅草熱火之具無踰此者

雙輪輜重車

此糧車也不可以戰能任重而車體又輕堅可用

飛輪車

有車之用而無其滯有牌之利而廣其意有拒木之益而可以架火器使得如車營之制四面爲壘可以出塞萬里逐虜漠南百戰百勝矣

無敵神牌

無敵神牌見于武稿其說曰一人可以敵百十卒能敵千人無拘山險水戰可用攻營守營能領我兵之不退能拒敵兵之前進亦利器也

騎卒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

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敵也

按車騎之敗皆以地言者謂吾自陷於地形之未便而致敗也吾能審而避之豈遂致敗哉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

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馬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

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

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吾地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

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

胡服果便騎射但養尊處優則當顧體又非可以匹夫一劍之任自雄也

後漢光武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樵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走追至館陶大破之

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

今虜皆馬騎。日行百里。來如風雨。去似絕弦。以步逐之。勢不相及。所以莫制。兵三十餘萬。曠日無功。使爲君討者。莫如羅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以萬騎乘千虜、奔騰奮擊之勢、漢家飛將也、

魏武泰初爾朱榮爲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

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將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千里、旗張而進、榮軍山谷、爲騎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齊發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擊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隋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楊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

與荀吳伐狄、毀車而行同意、

五代符彥卿遇虜寇於陽城彥卿以拒馬爲行寨因

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以掩虜、乃大敗之、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銳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拒故每戰必賊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當著納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三代之戰俱藉車師之力至漢時匈奴數患邊大將軍驃騎將軍歲出塞突騎無前遂絕漠北進止

部署惟輕捷是利而騎兵之用至今尚焉大抵騎
戰未戰之先不但當令馬軍練習騎射攻擊尤須
令營中馬匹皆將馳驟使馬性嫻熟諳會金鼓旗
色進止廻軍轉陣遇敵之法臨將對壘尤須防敵
人鹿角拒馬蒺藜溝壍至其騰驤衝突之務捷於
車而逸於步不言可知矣

步兵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柰何太公曰步兵與車
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
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
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
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
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
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
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

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
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翰子曰步戰須擇山林險阻而據之積木石爲周壘
環而守之車牌在外火炮第二蕃鋋斧之士養力定
氣待賊稍懈卒而犯之可解圍而出矣
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
車所遇又扼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
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
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于左偏爲前拒以誘之翟

人衆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漢李廣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謂有廣風拜騎都尉使將荊楚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帝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秦王堅攻晉平陽公符融使朱序來說謝石等令速降序私謂石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奪氣可遂破也謝玄遣劉牢之師步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佈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有懼色

謝玄使劉牢之以步兵五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古所豔談然其敗機乃在朱序敗其前鋒可遂破也

一語乃知兵在用勢數節之後自遂及耳

宋紹興中岳飛收復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攻襄陽

騎利平曠步利險阻成皆反之安得不敗

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用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人馬俱斃

紹興十年岳飛擊兀朮于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出戰敗之兀朮又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士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

騎所以勝敵者以衝突非步兵可敵也而岳韓二將一用長斧一用麻扎刀斫馬足敵遂大敗眞善以其短破其長運用之妙存乎心斯之謂矣

金人陷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引兵出清溪而還皆
捷兀朮以拓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
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
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千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
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諸軍皆至分軍爲三渡河並
進以擊之師中欲俟俊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俟即
上馬迎敵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
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
進虜大敗

步戰之法不宜於平野惟利高山大林每隊必須
神牌當先銃器隨後大隊須步步爲營多行緩進
尤須多設遊兵探賊搜伏遊兵但用善走輕牌俠
鎗亦不必用馬既搜山內無伏又四山高望山外
無賊乃進進時前隊既行後隊猶緩遊兵仍駐望
四山若山外有可疑即遣猛士往探之無乃行有
賊即止營搜擊未暮先卜營就壘爲機因山制岩
平地則向之高岩則依之嚴防其後密探其旁若
平地步兵遇賊車騎皆無則全賴火器行之之火

器則趨丘林據屋市又無則亟掘濠作壘塹木石
爲營若戰惟以安靜持之依律進退萬無所失乘
山則可向下急擊仰攻則惟持重緩鬬趨徑伏道
可以急行若平地兩陣相當必不可急遽交交惟
火器乃利先發要之理能前定機以時定毋執一
也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目錄

卷二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天時）煙火必素具、（燒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

乃焚其後、敵人若至、即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太公時只用縱火燔掠之法、此時火器尚未備也、若用火者、或燒其屯、或爇其艦、或燔其芻糧、或幸其移而焚其營柵、或埋地雷斷崕谷以摧其堅、然其玄

妙總在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日、起火有時、其機惟在器、而其難又在火種、夫走線如地雷埋地數尺、遠廣數里、水雷入水丈餘、沉伏港汊、藥線入土即潮、入木即爛、又烏能旬月不敗、俟彼火機一動而即發之耶、所以善製火器者、有不傳之秘、善用火者有心得之巧、

齊襄王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會燕君平卒、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故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奔趙、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宣言曰、神師下教我、又言惟懼燕人劓所得卒、燕人如言、城中皆怒、又言吾懼燕掘城外墓、燕軍掘燒之、齊人皆涕泣、共欲出戰、單知可用、與士卒同甘苦、飲食盡以餉士、遣使約降、燕軍懈、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穴縱牛、壯士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城中鼓譟隨之、追亾逐北、七十餘城皆復爲

齊、

火牛一舉、從來用火之奇、莫過於此、只可一不可再、不然如王德以萬弩破之有餘矣、

漢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十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救火妙在此）亦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

用火之法多宜在夜

皇甫嵩討黃巾張角、嵩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

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風萬約勒兵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火應之因鼓而奔其陣賊驚走大破之

曹公操與袁紹拒於官渡紹屯輜重於烏巢軍無嚴備許攸勸操以輕兵襲其不意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自敗也操使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用袁軍旗幟銜枚縛口夜從間道人抱束薪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盡燔其糧穀紹軍大潰

周瑜逆曹公於赤壁曹軍連船艦首尾相接黃蓋曰

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降因風相次俱前曹軍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風猛火烈延燒岸上營壘煙焰張天人馬被燒溺死者不可勝計操軍敗還

屈指古來大戰赤壁鏖兵不在四五之外其勝處全在江潤潮空舳艫啣尾風發火烈乾坤盡赤方之火牛誠兩大觀也

殷浩北伐請江逌為諮議參軍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軍至襄營謂將較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塹柵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雞數百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單用牛適用雞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各有宜耳

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洲南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韋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

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盧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劉乘鬬艦競發擊魏州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暝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進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

三川制置使詔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董璋將兵會任圜討之追及延孝於漢州延孝出兵逆戰圜使璋以羸兵先戰而却、伏精兵於後擊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竹木爲柵、圜帥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散亘空、延孝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萬騎奔綿竹追擒之、

唐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自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攻朱瑄方整軍出寨瑄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正有懼色全忠卽令騎士揚鞭、呼嘯、隊出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縱火、煙燄亘天、乘勝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人、餘衆壅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騎薄城宗政列甕瀦水以陞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穿井纔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竹以剸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擁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全兵墜死、燎焰會邑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人頓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幷來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宗政自城中出擊、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人鄧州而還、

韓雍征廣東蠻寇帥諸道兵徑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擣大藤峽、大藤峽係賊之巢穴、叢林深箐蓊翳漲塞、古藤虬結、山澗險阻、其中蠻亘數百里、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自國初以來未有窮其巢而破之者、雍率官軍直抵其處、命縱火燒斷其藤、易峽名斷藤、磨崖記歲月而還、

襄毅燒大藤峽火光數晝夜不絕林箐濯然。山澗失險磨崖紀績擊蠻之功於 國朝可稱第一。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生風。風火相搆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

之月行於箕在天十三度軫在天十二度張在天十七度翼在天十九度四宿則不出三日有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一日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月暈色青四圍有風無雨日沒黑雲下接來朝風作風行十里揚塵動葉風行百里吹沙飄瓦風行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樹知天之時而善用之者則萬戰而萬勝矣

地勢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曠野平邊遠擊者勝叢林隘道夾擊者勝漫坡磐石埋擊者勝長江大河逆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壓之以下攻上其勢逆用銃器烈火燒之彼此皆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遠器先擊者必勝彼此皆有營欲防豁攏先觀伏路其勢易疑用號器四擊者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使避其煙障篷帆必以藥製使不染煙火此火攻之上策也苟不知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棄器而走資寇敵也

器製

火攻之器有戰器有埋伏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不得宜無有不敗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疲力而銳氣常先其埋伏器利於爆擊易碎火烈而煙猛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其守器利於遠擊火長而氣壽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分番疊出各為號令火砲火銃火箭火彈此遠器也則與長鎗大刀相間火鎗火刀火

牌火棍此近器也則與強弓硬弩相間選以精兵練以陣法器貴利而不貴重兵貴精而不貴多將貴謀而不貴勇良將一員火器一千練而用之足抵強兵計十二萬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其水器沖鋒則利於當面直擊發貢狠機是也橫截則利於兩旁夾攻神鎗火銃是也亂陣則利於燒染篷帆火箭飛毬是也殿後則利於矢石齊發火砲神弩是也將得其人隨機應變無或不勝矣

藥製

火攻之藥硝礦爲主木灰爲副然必知藥之性斯得
火攻之妙硝性主直硫性主橫灰性主大火各不同
以灰爲主有箬柳灰杉灰性直者主遠擊硝九而硫
一性橫者主爆擊硝七而破三青楊灰其性最銳桴
杉爲灰其性尤峻蘆葉爲灰其性尤燥雄黃氣高而
火酸神火以雄黃爲君石黃氣猛而火烈法火以石
黃爲君砒霜氣臭而火毒毒火以砒霜爲君銀銹金
汁硇砂炒製鐵子蓖屑着人則腐爛見骨其爛火藥
內用之萎粉霜牙皂椒末製飛砂神霧着人則立瞎

雙睛飛火藥內用之草烏巴豆雷公藤少加本馬虎
藥中人飲冷水即解加本鳥則見本愈急熬煎火藥
龍鎗着人則見血封喉火箭火鎗用之中賊即死江
子營山半夏略和川黃造製噴筒火礶着人則禁人
不語噴火藥用洞油荳末松香利焚糧劫寨偷劫火
器內用之人糞鐵汁巴油用破葦末皮帳賊攻城用
此鎔化燒沸傾注城下洞透重華錫末狠煙晝黑夜
紅遊傳警報江豚灰逆風愈勁勢疾神奇砲藥量入
十銀易於爆碎信藥加用斑猫永無閉塞金汁砒霜

法製玉圍砂用行火藥順風揚之名曰神砂末香硫
霜配以硝硫名曰神煙銀銹硇砂和以海汁名曰蔚
水砂入人目則頭昏眼瞎煙鎖人竅則血湧鬱流水
注人腹則心碎騰裂騾馬獅象傷藥者亦如之用藥
一石可斃賊百萬然將兵者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
義用之不得其宜是爲逆天恐促巳壽以天地好生
之德論之切不可輕用也武侯之壽輕於藤甲有明
徵矣別有石油入水不滅可造藥團藏火器中放燒
賊船出四川猛火油見水愈熾可燒濕物出占城國

九尾魚見風便熾四爆無可遮攔出婆羅國此皆極
妙之藥爲將者不可不知也精通藥性製合神橫上
輔　聖主下安黎庶戢寇平夷礪山帶河豈止萬人
敵而巳哉
火器有必可恃者三有深可慮者二一曰守禦可恃
古來兵法至近世而一變爲火器也今有西洋砲又
一大變也此砲之用自徐光啓始光啓奉命練兵從
廣東香山澳募到極大者四門李之藻督造軍需取
到次大者二十三門內以十二門解發穿遠天啓六

年用之却敵殺賊一萬七千餘人奴酋失志憤懣斃月而斃此其明效矣今邊方城堡若修造置備一一如法雖敵兵數萬必盡於堅城之下各邊隘口亦如此法建臺一二座虜入隘即盡殲之此則我兵一可當虜百可恃者一也一曰步戰可恃大砲之用人初不信寧遠一捷謂可守城矣然言用之以戰猶未信也今第一等火砲宜藏之內府以示居重馭輕之勢其第二等用之邊鎮第三等用之守堡第四等重千斤以下者用之車營步戰其法以大小車輛結爲方

營大小砲車雜置其間極小者至鳥銃而止若數等銃砲既多且精練兵士用之習熟便利雖終日對敵砲火不絕即二三百步乃至數里之外已殲其大半其有未盡者冲冒前來我之弓弩毒箭鎗刀又足制之何慮不盡乎此則兵一可當虜十可恃者二也一曰騎戰可恃今之邊方騎兵倍劣於虜從前遇敵止辦一走雖多無益故教練者必得鐵騎萬餘悉用強壯馬飼養調習銜勒駕馭一一有法騎兵悉習鳥銃兼用弓矢鎗刀用銃必數令裝換點放極其便捷虜

發一矢在三十步之內而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即未及交馬已先殲其大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鎗刀又足制之此則我騎一可當虜騎十可恃者三也一曰不精可慮軍中用火今之時務東虜兵馬精強亦用火器今特以大勝之北虜邊長賊衆今當以大且多勝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敗則我之所有悉爲敵用故必萬全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事求精求精者士卒欲選車輛牌盾甲胄欲堅兵器欲利技藝欲熟餉給欲厚即敵以厚賞募死士

乘閒突入而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一有缺失一有粗疎皆不精之屬也若用火砲矣而置造修合點放少不合法或收藏不慎以致損壞則不精之至也所宜深慮者一也一曰敵謀可慮東奴謀爲火器已二十年師徒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收藏歛習攻遼陽時且以之敗我矣寧遠挫衄獨以火小不敵故也彼遭此大挫而所藏器藥甚多且老奴練兵二萬皆托名樵獵謀成而妻子不知其深閟若此今安知非精練以蓄威待時而後動

手若云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謀求欲得之也得之道或以賄取或以強取或以計取或以購取設今不圖彼萬一得之其勢不復可當矣北虜亦甚畏此畏則必謀還亦生智所宜深慮者二也

古兵法火攻之説雖著而器用不詳近代制造日繁日巧攻守戰莫不藉以取勝但其利可恃害亦可慮可恃者我得之固利可慮者敵得之亦利也可恃者器具精良點放習熟一發而糜爛敵人于呼吸之間可慮者制造不精點放無法風候未定地利未得我欲以傷敵或反而自傷豈非陰道哉操演不可不預布陳不可不習若用之攻戰其大者須用車小者如鳥銃之類步騎皆可用若城守則無論大小胡虜長於騎射野戰恐無以取勝唯火器為中國長技他如倭寇島夷其地亦各有砲製須謹避其發而在我則當神其運用總之車雖堅待人轉馬雖良待人策火攻具備而不得用之者奚可哉則製造習用之人又主帥所當延攬

火器名

砲　車砲　銃　火箭

器械　噴筒　火牌　速滾

磚彈鷄窠葫蘆　雜器　禽獸

求　水具　伏地　發具

已上俱軍中必需各項下種目未繫其制度用法亦非可數紙盡姑俟另集纂定茲不備

舟師

軍畧曰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橫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自太公為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盖以濟河也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皆在於河益亦暫以濟耳曰吳人以舟師楫楚楚敗吳師獲其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伏于舟側夜呼餘皇而三人迭應楚師亂吳人從之取餘皇還又越軍吳軍舟戰於江吳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其軍對枚而進吳師大駭遂滅吳伍子胥教吳人以船軍之法以船軍北陸軍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謂之鈎拒退而鈎之進而拒之而舟始用於戰矣武帝破東越以樓船起樓其上者因朱買臣之言而使之治船擊東越擊東歐則兼用戈船下瀨船瀨湍也取其輕疾又開昆明以習水戰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而為昆明所蔽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光武討公孫述岑彭裴直進樓船與冒突露橈數千艘發桂陽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且曰荊門之事一委征南其任何專也按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欑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

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繇征南公為重而已曹操既平荊州得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鬭艦數千艘日蜀艦用之以長戰者曰蒙衝狹蒙之以物而以衝敵者而周瑜亦用蒙衝鬭艦破之於赤壁關羽因漲覆小舟以成樊城之功于禁等囚水漲舟覆降羽而不知呂蒙白衣搖櫓已議其後呂蒙襲關羽于江陵伏精兵于艨艟中使白衣搖櫓潛行破之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舫按晉武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初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王鎮惡伐秦乘蒙衝小艦宋武帝北伐王鎮惡帥師次潼關謀進取計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在艦內秦兵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用固有所不同也劉裕因風水之勢盧循僅走單舸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塞江而下劉裕率兵出艦利闘艦躬提幡鼓擊之因風水之勢賊衆大潰循等單舸走李建及乘蒙幢而上梁賀瓌攻晉得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王自引兵馳往救之於河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李建及日賀瓌悉衆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利則彼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與之戰乃選敢死之士被鎧操斧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人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隨巨艦實甲士鼓

置撞竿官舟過之輒碎岳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遂擒斬之韓世忠敗兀朮于黃天蕩、世忠守鎮江兀朮渡江入寇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不得渡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窘蹙李寶石臼島之捷、李寶撒着部客之膠西至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衆咸列舟擺及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艦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寶命火箭環射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中原舊民登島散去虞允文采石之捷

皆以舟師致勝者也、

舟師之勝、見於前代者、班班可考、

國朝尤不勝指屈、聊取一二事觀之、

聖祖之初、擊陳友諒於鄱陽也、俞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賊遁、我軍先柵塞子口、橫截左蠡、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盡移兵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繼此而永樂間、英國張公追交趾黎賊至富良江、賊拒戰、舟連十餘里、用划船載木立柵、輔兼柵未備敗之、乘風長驅至黃江抵悶海口、季犁遁去、嘉靖朝倭寇東南、俞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令艫船高大、集銃士其上、倭船遇之、可以摧壓焦爛、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剿、凡若此者、固繇我武維揚、無不克而人謀之協。器用之良、焉可忽哉。大抵水戰第一藉舟體之堅。器桅棹之利用。帆檣篙索。一切舟中器具周弗整備。然後浪湧潮空。乘風疾走。所向有功。而水軍須以濱海識水之士充之。柁師把帆欄頭篙工察

海候占星氣知風辨怪。俱選諳練者充之。檣上高招。則選明敏有膽畧者充之。識火者司火器等。泅者爲偷劫。慓疾者爲遊兵。俱用輕疾有膽力者充之。此又選舟兵之法也。

防用船名附列於後

叭喇唬船 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制

艟䑸船 戚繼光所置比蒼船船大可以禦倭

八槳船 此船不可用以攻擊但可供哨探甚為輕捷當與海上之魚船象山等處之綱梭船並用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樊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之內船之外隱人可盪槳先用此舟衝敵入賊隊中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

兩頭船 大學衍義補中有此說兩頭置舵以防不測可以衝敵

蜈蚣船 形如蜈蚣可架火器破敵係島夷長技其法流入中國嘉靖四年成造十三年裁革然其功用最大不可泯其制也

鴛鴦槳船 狃敵則乘兩棹敵近賊放火器分為兩舟夾攻

車輪船 此船極可用火器

環舟 一舟常有兩舟之用水戰之奇策也

舟中器用如火桶鈎鐮撓鈎犂頭鏢罟網之類俱宜備

壅灌 附

經曰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淯水灌穎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亾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

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

許洞曰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敵絕中流而柵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設火順流衝之柵絕而過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流士馬賴是水我得上游可以毒之此二者所謂因也逆水之用則為崇堤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

軍行之際若[illegible]不容也

灌所謂迎也賊水之用敵所賴者水也當潛以水工
當地理險爲導之他處竭其所賴所謂賊也絕水之
用或以薪衣土以石實舟沉之所上別爲長渠泄之
或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決囊所謂絕也
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用反爲所害矣
涉水爲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
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敵無禦我之謀合兵
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
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爲十使對敵一

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
吾軍登涉卽佯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
遠九軍登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
顧而拒我九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
少地狹分爲一五使對敵一軍先過水岸而不得渡
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登涉卽佯與交鋒
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四軍登涉彼岸直衝
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拒我四軍則吾對
敵之軍可不勝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

登先涉之兵後登彼誠能拒我之二三則我之已涉
者蓋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吾之已涉者蓋
已三四是謂分渡
漢高祖遣韓信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
請兵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人救廣與信夾濰水陣
信乃令人用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信
佯不勝退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
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擊殺龍且
囊沙一事淮陰以此成名百世不知半渡可擊蓋

法所應爾後世用兵有巧生意見者未見其分法
也
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于鄴先爲地道配亦
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萬
餘人配覺之從城右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
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
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後魏將劉昶攻宋壽春宋將垣崇祖乃於城西北立

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遣數十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彦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趣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内薄攻小城崇祖著白沙帽肩輿上城守自晡時決水下魏攻城之衆溺水千數衆退走

水至祭而至剛從來水攻之勝更甚於火放水一激急踰三峽孫吳無謀賁育無勇矣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

葉爲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先定閩中

唐初劉黑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水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溺死者數千人

火攻難於器藥水攻難於決壅此須有機法者能之不可妄作意見也

大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帝大舉南伐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衆往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衆兵敗師古沒焉

宋太祖北征王師傅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隄灌城内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强弩進攻其城時殿前指揮使趙廷翰白上以城壘將下諸班衛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訓練一以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陣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軍陷必死之地左右感激再拜呼萬歲其後北縁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

者韓知瑤猶在太原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

團募

吳起曰古之明主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國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于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功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無前矣

蘇子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蓋春秋之時諸

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地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

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彊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

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爲三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而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

另添一步

呼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習驕悍而民習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敎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敎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思慮精詳言言石畫

此皆當今切務者甚可行

募兵之法有十一廣開其途二寬宥其戾三因用其機四恬安其故五實飽其欲六嚴稽其冒七潛消其釁八鼓勵其忠九旁通其便十維收其力十者備而兵集矣廣開者識巧愚蠢藝能強健皆可收也寬宥者盜犯死囚鹽礦亡命邊戍降虜皆可鼓也因用者遷徙重遷廬墓所在內迫於身外俛於虜則人自鬬也恬安者畿輔內地不必另設多兵惟選壯丁給弓矢使習于衙技而免租傭也實飽者招一兵則給一倆安家衣仗不使缺乏而渙散也嚴稽者籍貫保結必嚴連坐不令遊棍得冒充于其間也潛消者有豪俠劇盜能率衆報效者授之以銜而責之以賞內足消釁外足禦寇俛鼓勵者凡能招致多人充募者原官加給無官授銜而當民不習戰陣則招邊兵計級分功之例也旁通者民間有願以子弟寄學納鍰贖罪僧行度牒通務無追俱令得招募民兵以報效也維收者如徽毛兵狼兵苗兵土兵少林兵之類有能率衆鼓憾則大懸賞格以酬之也如是而何兵不至哉更諭募兵使者勿得濫收以應名數必雄壯可用

務期爲國家幹一分實事則非惟不憂其不來抑不患其不精矣

吳孫策年十餘歲便交結知名年十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往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人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曰丹陽精兵之地可往召募策遂詣曲阿依舅氏召募得數百人歸取江東行收兵至歷陽衆五六

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瑜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

策年十七爲﨟侯盟長其始也在於結納豪傑後人用兵才畧或遠遜于策而每有輕當世之志抑獨何也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滅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曰臣請募勇

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表棟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率衆而渡溫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遂平

無問所從來是軍中用人方畧

文彥博麗籍當仁宗時公私困竭因選兵收其精壯而退其老弱邊儲以紓

宋趙范在揚州請撥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强壯者及覊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

景泰朝兵部奏延綏巡撫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胡敢鬬若選練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不待驅使者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行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嘗存二子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繇始也

國初縉雲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

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嘗徑橫歛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嘗得精壯二千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强而財富按此卽寓兵于農之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合當擇而行之

天順初招募民壯給與鞍馬器械本戶有糧者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

國朝累代振武于斯見矣

弘治中令州縣選取民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至冬操三歇二遇警調集官給行粮其餘留天順時例團練鄉民多可應用古法二十而從軍五十而免行今取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頗得其意

嘉靖三十年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

不可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今不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焰例陞賞得　旨允行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爲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爲鄉兵即以客兵粮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者從之

今昔舉兵雖太公時有與器考古對今

器械

書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孫子曰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至論曰徒手而遇[illegible]賁育無卻之何操箠而遇敵雖童子不知所避晁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王褒曰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莫翛蒲苴不能以射故鷹騰撇波而濟水不若取舟之逸也蒙衝涉田而能數遠不若遵途之疾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太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法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

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

騎、方首鐵棓維肦、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

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瞑前來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閒

廣一丈五尺、長一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

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檿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鋌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旁胸鋌又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鋌又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鋌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拆栈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强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

也武王曰允哉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兵器內府又受良兵而兵器入焉秋官又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一以司藏一以司造職固有攸分也夏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之屬制無不備矣秦人銷兵鏑而武備盡弛漢興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爲之而工官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其在京師也則有武庫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皆以少府主之是時邊吏拒寇者得賜武庫兵邊兵不足者得賜工官兵故李陵以請弩射匈奴虞詡以强弩射羌兵陳球之選射千步取若之勢傍管皆足以致勝者也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府兵之法宿衛者各給弓矢横刀其介胄戎器皆藏於庫有所征行則給之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騎燧造甲必爲長短三等最爲得之而蕭俛銷兵之議何其愚也宋太祖太宗留心武備造兵器者十日一進課其功也與兵器者十餘年不易專其業

也或幸弓矢命賜及作工或幸軍器庫加賞主吏勉其職也或作坊歲造凡三萬或諸州歲造凡六百餘萬豈其積也至於慶曆武備弛矣仁宗一意作新既遣近臣分治軍器又遣朝臣揀試兵器而獨蕪之弩則得之郭諮寨腳之車則得之郭固流星之弩拒馬之牌則得之朱守信及於熙寧在京師有監有庫在諸州有作院而弓則曰神臂床子弩則曰九牛八牛箭則曰入陣滅指刀則名斬馬鞍則名邊樣甲則名偏族其法亦備矣哉　弼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

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時費簡點若有缺壞委官
造補遞有閏歹泰開分給其外藩有司歲造之數起
送赴部辨驗交納弓刀制度以時加添而火鎗飛礟
則或出于古人之所未備者掌工部者愼毋忽諸
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貴精據馬文昇疏
稱在京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
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盔尤太重京衛軍士掌
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
八平時尚不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

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
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一
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諸鎭
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
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尅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
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
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黄牛等雜皮三千三
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水
膠漁漆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

軍中利具無一可以不精一丈尤宜甚至利便處妙訣一不

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
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一周悉況收
貯之後並不曬晾修葺未五六年箭翎弓張多已脫
朽鎗刀衣甲亦多銹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
臨事而誤悔何可及乎愚請査見備軍器計軍分給
而藏其餘者於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
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害換所藏者或濕則挨年漸
修又于每歲軍局所造必減其數而貴其精有不堪
用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爲有用矣

凡人有所倚則力張有所恃則神全猛虎當前執
不惴且卻焉而一人者披甲執蓋而前非一人之
獨勇衆人之皆怯也有所倚有所恃雖稚子可以
驅虎豹無所倚無所恃雖孟賁烏獲其能空臂而
格于將裸程而鬬猛獸哉故軍資不一而器械最
爲急務云

軍器多種顯著者不盡載特简其未著而利用者
錄數條以便酌用

被服

七梁盔

外線精銅爲之內壘兩厚納爲裏護領用葦爲之其上有七梁直四横三雖側中刀而不可斷箭則擦過其葦上耐下柔可防卒至之外而又便于轉頭

金鬼臉

亦如盔製外銅內兩即同戲面須相面合宜周圓嚴密更宜彩畫獰惡驚人

渾金甲

亦如盔製特宜周身而又便運前後二片欲其充滿

行舉過臂臂單過肱手袖過脉身甲護腰腰甲護腿腿甲護膝以接于靴上下皆互相穿掩更須輕巧活溜任所轉移其接合處皆靭皮絨繩縫之

錦鱗靴

用龍鱗葦法製之

已上將領用

龍鱗臉

製同上而薄其外加其裏以爲臉繫于笠

龍鱗葦

材製同上樣用渾金甲法爲之

已上武士用

翊江滚海飛波神甲及潛水法

洪沙翁曰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尤要用油絹爲裏韃板爲甲砌加龍鱗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須刻數十里而長江大河之險無虞也若潛伏水者用銀打法物長一寸二分兩管塞鼻下合齒入口氣口鼻之氣自相通往仍用椰瓢漆黑以護胷囊將扁帶縛繫腰間盔胷囊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毒物望光而來

人命必傷護之則光不現而無害此水戰之必備者

入火衣

浮仙秘法用海汁煉冰魚液製衣被之入火不焚

持器

三股長叉

舊法用鎗一鋒既折更無所用且士卒臨陣二手交忙一鋒所刺詎必中乎莫如用三股叉一鈍存二二鈍存一俱鈍而三股鐵條猶可擊賊也况三條亦不易鈍哉紫崖仙人教此用于車上已爲成法喻子曰

中軍用此為多步騎皆可能追能拒尤妙火攻也車
上之兵專用鏟更妙若車下用此尤非所宜

長板斧

刀無厚而難攻厚甲故用斧斧又及鏟刀鎗等俱宜
用廣西槍桿木或川條為柄

鎚

甲極厚者惟鏟破之方稜長形更為刺角最毒
又以上製為短形而繫以熟銅練𣂏之可以及遠救近
其車下用方鎚如簡其柄稍短則用力實

竹鳥銃

鳥銃本利器但鐵造者一人止可持一門且一放更
裝藥不及今以竹造取其輕便一人可持三四門裝
成遇敵無不及之患其制用小堅竹造之外用觔漆
固麻所費不過五錢較之鐵造半其費耳但能造者
少故不多見然妙用在心智者自好為之

鞭棍銃

以鐵造六尺長兩頭如鳥銃之空每頭安藥三節過
敵兩頭次第舉發可當六銃之用發訖又可擊人

百矢鎗

用製過紙筒六個連中心繫縛一處筒內裝爆枝藥
在底以木馬塞緊每筒裝箭數枝用老竹削長五寸
如弩箭樣頭用藥蘸過火內烘乾刮磨快利其硬如
鐵抹藥在上臨用量其遠近點放百矢齊出

守器

燕尾炬

油灌葦為之用騎木驢焚之

飛虎拏

鐵鏈銅練用破攻車

連環

翻車及衡

火毬

鐵為之懸於城外半壁以焰人

布城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為一柱共用
柱四根用布五幅淡青色畫磚石之形

神龜

喻子曰布城易火而用毯被架難聯而勢散獨斯城也有壘磚之象而不虞衝砲之攻有坐臥之安而不煩車騎之踩有車馬攔椎之衛而無攸覩之苦輿推轉之艱卷可速收舒亦急就技之最奇也

輸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綿被掛上以堵銃矢亦可阻路此取一時之便耳

拒馬

暫時止歇用此步營陣前以防卒然冲突取其輕巧

一人提行若夫車營則用鹿角矣

鐵蒺藜

步卒夜宿用此防賊

鐵菱角 用與上同

喻子曰二物之用皆須置沙草中使不得掃不知而蹈之不然無益也

火器

轒轀車

此舊制也或曰宜用繩脊皮爲衣更輕便但此車當時亦可載物故凡軍家之具貴于兩用喻子曰更宜輪處于內以避傷則車可長而軟墻濕物以當火石萬無失也

尖頭木驢

喻子曰凡此等車具俱宜以巨木爲脊板以合成之輪皆宜內兩頭俱欲鶻突不露恐其被鉤搭翻也若渾沌蒙蔽周密以進城上無如何惟巨虎拳制之則又用天衝矣

天衝

此崇崖仙人兵笈秘授法也鐵汁灌木飛鎚安所用之哉若城上矢石遠及則宜用大木驢蠡人人以此木貫驢中用之便從車墻上懸掛極妙

地柱

即裂土撐也穴地而支之支而後燎之柱折而土崩

行器

繩梯

登山所用須步步有鐵鉤釘釗鉤住土石乃可緣上

浮囊

涉水之具羊皮吹氣爲之人携其一緣絙而涉此物輕便軍中易帶

皮船

用同上長者乘二人圓者爭一人更持浮木翼之此物閒時可盛雜藥料

甕筏

凡涉水飛絙爲主木筏次之葦蒲筏次之甕筏次之牌次之囊次之葫蘆鼓又次之而械筏不與焉

伏器

排空天目

牛觔爲之客着鈎刀石砲發之

透地涉囊

馬上用砲車絞之二器擒賊片甲不返其秘妙得之紫仙口訣不能盡圖

機墻

半月木脚機發而傾賊滿可盡也

機輪

底下爲氣極重而發不重不發也

機屋

妙在實處歸虛嘗地爲變巳居之而陷人

機路

妙與屋同可以陷賊